

大师们的 处女作



“学徒文库”总序

有一个短语，现在大概已经是过时的语言了，叫做“变成铅字”。现在印刷出版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然而还是有成本的。与之相对，电子刊物则很难看到隐性成本以外的付出。无论是软件的购买或是学习，制作刊物的时间付出，

都给电子刊物一种“廉价”的感觉。因此，电子书的价格不低于实体书甚至比某些实体书还高就不被人理解了。

实际上，图书的定价方式本身就不相同。有根据成本定价的，有根据利润定价的，还有根据对图书的价值的理解而进行定价的——获得最新诺贝尔文学奖的短篇小册子的价格显然不是夫妻闺房笑话集能比的，即使它们的页数一样。

这是可以理解的。编辑们，文编和美编们抱怨说买书的人忽视他们的劳动，经过一校二校三校一审二审三审的精装版图书竟然要和粗制滥造错字满篇的再生纸大部头比价格，真是冤死人也。而某些读者则会反驳：明明用再生纸大部头就可以做出的廉价诗集非要用长而窄的精品纸来印刷，每页还只钱一首甚至半首诗，真是坑钱。对此，我只能说，道不同不可相谋。

实体书是这样，电子书同样如此。电子图书正版的概念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盗版 TXT 书籍的传播比比皆是。这一方面固然传播分享了知识，另一方面，传播分享的知识却时常出现谬误，令人哭笑不得。因此如果要看电子书的话，我还是推荐扫描版的 PDF。大概这类电子书的内容不能复制很不方便，然后究竟是经由一道又一道的实体书手续，比较保险些。当然，某些实体书和正版电子书的质量也不算好，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就不多说了，但它们毕竟不会出现乱码这类错误，还是可以勉强一读的。

我以前梦想的职业是成为编辑，后来偶然接触到了设计行业，自学了一点设计软件的东西，又接触了专业的排版软件，顿时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套“学徒文库”就是我在某时冒出的一些想法，大多数是科幻奇幻内容，不过也包含了其他。本意是希望可以做出一点自己的东西，然后等到自己年老或意外死去时，可以说声“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为人类的知识库的传播贡献了点自己的力量”，这就可以了。

是以为序。因为我的这一点点力量还是太过微小，所做的电子图书出错的可能性很大。本书的读者如果发现任何错误，欢迎来邮至我的科幻信箱：

secretkeeper@126.com

谢谢！

2017 年 6 月 14 日

前言

每个新作者动笔前可能都想过几个问题：我的小说的水平怎么样？和职业选手们的区别有多大？在科幻界身负盛名的作家们刚开始写作时也像我这么菜吗？

——至少，我就这么想过。

所以就有了这个策划，展示名作家们刚踏入这个圈子时的作品水平。

……希望没撞选题吧。

目录

“学徒文库”总序		
前言		
目录		
特里·普拉切特		
冥界生意	7	
艾萨克·阿西莫夫		
灶神星畔受困记	21	
斯蒂芬·金		
玻璃地板	34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违规	43	
雷·布雷德伯里		
钟摆	47	
湖	57	
乔治·R.R.马丁		
英雄	64	
韩松		
第一句话	76	
星新一		
狐狸的叹息	79	
罗伯特·谢克里		
最终考察	82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A.E.范·沃格特		
超级杀手	102	
库尔特·冯内古特		
巴恩豪斯效应的报告	128	
阿瑟·克拉克		
漏洞	137	
H.G.威尔斯		
时间机器(节选)	145	
筒井康隆		
小松左京		
罗伯特·海因莱因		
生命线	163	
厄休拉·勒古恩		
巴黎四月天	181	
斯特鲁伽斯基兄弟		
自发反射	192	
六根火柴	207	
刘慈欣		
鲸歌	224	
王晋康		
亚当回归	233	

特里·普拉切特

特里·普拉切特(1948-2015)英国奇幻作家。作品主要是幽默奇幻“碟形世界”系列,或者可以算是“科学奇幻”,讽刺味十足。逝世后遗作遵从其遗嘱被销毁。

据作家本人所述,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冥界买卖》(The Hades Business)首先刊登于校刊,后来经过修改刊登在《科学奇幻杂志》(Science Fantasy Magazine)1963年8月刊。

冥界生意

《科学奇幻杂志》1963年8月刊，总第20卷第60期，约翰·卡内尔主编。早期版本刊登于海威科姆技术高中校刊《技术小天鹅》。

哇咔咔……只要我把耳朵用手指堵上，大声喊“啦啦啦啦”，就听不到你们把这个故事读出来的声音了。

这故事很幼稚。得提醒你们一下，写它的我也是，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三岁。在我写出来的东西里这是第一篇出版了的。实际上，当我写它时我头一回感觉自己在写的是个真实的故事。

它一开始是一篇作文。语文老师给它打了20分的满分，还发到了校刊。孩子们都喜欢这个故事。我是作家了。

这可是件大事，因为在那之前我什么都没擅长过。我语文很不错，别的就都一般般了，跟别的孩子一样，根本入不了老师的眼，我们也很乐意。我的体育很糟，只有在曲棍球这个了不起的项目上，我不但很糟，还很危险。

不过别的孩子都喜欢这项运动。结果就是我曾被打到嘴里冒血。

当时全英国有三家，对，总共就三家专业的科幻和奇幻杂志。不可思议吧，但这是真的。我说服我的打字员阿姨把这篇小说打出来，然后把它寄给了约翰·卡内尔，那三家杂志的编辑都是他。初生牛犊不怕虎。

他收了。

天。

他付了14磅稿费，够买一台二手的帝国牌58型号打字机了。打字机是从我的打字老师那买的——我的妈妈觉得不管是当作家还是干别的，我应该有能力自己打字。当我写作时，我觉得它的价格其实远超值十四磅，不知道我的父母有没有在暗中悄悄补了差价。

幸运的是，在我把它弄坏之前，学业和考试成绩把我扔进了一家当地的报纸，在那我学会了正式的、或者至少也是新闻式的写作。

我之后曾读过这篇小说，手指忍不住想把它打散、改变故事节奏，搅乱套路，或者简单说，想把它从头到尾改写一遍。不过那太傻了，所以我还是咬紧牙关吧。

读吧。

我听不到你，啦啦啦啦啦啦啦！

锅子一打开家门，双脚一下子就像生了根似的牢牢粘在了门前地毯上，迈不开步来。

想像一下暴雨云的内部。再撒点灰烬和硫磺的佐料提下味。

然后锅子的客厅是什么样子，你就大概有印象了。

烟从书房的门缝下钻了过来。锅子迷迷糊糊地想起一部他曾看过的电影，于是用手帕捂住鼻子，摇摇晃晃地走向厨房。也就是接了一桶水的时间，他回来了。门动不了。电话也在书房里，那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而准备的。

锅子放下桶，用肩膀顶了顶门，门仍然关着。他退到大厅对面的墙上，眼睛流淌着眼泪。他咬紧牙关，他冲了上去。

门自己开了。锅子划着一道优雅的弧线穿过房间，直栽进壁炉里，之后一切都(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变黑了，然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锅子的头上，一群大象穿着木鞋跳起了踢踏舞。他可以看到一个朦胧的身影跪在他身上。

“来，把这个喝了。”

啊，给人健康的愉快果汁！啊，令人振奋的交错汤！那些大象换上了拖鞋，现在改跳一支沉稳的华尔兹舞：威士忌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锅子再次睁开眼睛，看着不速之客。

“真是见鬼了，你到底是谁？”

“你猜得没错！”

锅子的头砰的一声击中了炉架上。

鬼把他抱起来，扶他坐在扶手椅上。锅子打开了一只眼睛。

鬼穿着一套朴素的黑色西装，纽扣孔里插着一朵红色康乃馨。他那薄薄的蜡质小胡子，还有细小的胡须，都给人一种庄重的感觉。桌子上有一件斗篷和一顶可折叠的礼帽。

锅子早就知道这会发生。十年来，他一直在向那个毫无戒心的商人索要现金，这注定会被复仇女神抓住。他站起身来，擦去衣服上的烟灰。

“我们要走了吗？”他悲伤地问道。

“走？去哪里？”

“去‘那儿’吧，我想。”

“‘那儿’？哦，你是指我家！我的上——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见鬼！不！将近两千年来没有人到下面去过了。我想不出为什么。不，我来找你是因为我需要一些帮助，关于下面的；冥界生意遇到问题了，它没办法运转了——没有迷失的灵魂了。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唯一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是一个叫但丁的狂妄自大的家伙；带着完全错误的印象离开了。你应该听到过他说的关于我的话！”

“我确实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它。”

“真的吗？对我来说真是糟糕的宣传。这就是你要介入的地方。”

“哦？”锅子竖起了他的耳朵。

“是的，我想让你为地狱做广告。喂，怎么回事！你把喝的洒到地毯上了。”

“为什么是我？”锅子声音呆呆地问。

“你不是‘公平交易’广告公司的老板吗？我们希望你让公众意识到地狱的美丽。当然，和永远的诅咒无关。只是一日游啊什么的，地狱之旅等等。”

“如果我拒绝呢？”

“你觉得一万英镑怎么样？”

“再见。”

“两万？”

“嗯。我是不是该给你开一些任务清单，比如说把冥河的沙子灌进口袋里当锻炼器材卖？”

魔鬼看起来很生气。

“四万，这是我最后的报价。此外，“魔鬼把指尖按在一起，对着天花板笑了笑，”关于佩恩-史密斯产品公司的案子，我们有一些相当确凿的证明，我们把它公开怎么样？”

“啊，我才听懂你的意思。四万英镑，对佩-史案保持沉默？”

“是的。”

“就这么定了。”

“我很高兴我的方式起作用了。”魔鬼说。锅子坐在他的桃花心木桌子后面，拿出一个垫子。他指着一个抛光的银盒子。

“香烟？”

“谢谢。”

锅子自己拿了一支烟，摸了摸打火机。突然，他闪过一个念头。

“我怎么知道你真不是凡人？”

魔鬼颤抖起来：“拜托，真是见鬼！嗯，我知道佩-史的案子，不是吗？”

锅子的眼睛闪闪发光。

“你可能是个聪明的骗子。说服我。继续，说服我！”

“好吧，你自找的。顺便说一句，你左手口袋里的枪对我没用。”魔鬼漫不经心地探身，向锅子伸出一根手指。

“看到了吗？你是个骗子，一个低级的人——”

唰！

一道闪电穿过房间。锅子香烟的烟头被点着了。

“我——我——你说服我了！”

“真高兴。”

锅子变回了他的一贯样子。

“让我们言归正传。我想你是想让地狱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被开发吧？”

“是的。”

“好吧，我恐怕在看到这个地方之前，我做不了什么——从活人的角度来看，你明白的。”

“是的。好吧，我可以带你去那儿，但对你来说那可能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

“我和你说，如果你在这条街的拐角处等着，到——今晚八点怎么样？我可以去接你，我们可以步行去那里。好吗？”

“对。”

“那咱们会再见的。再会！”

噗！

他消失了。房间里又充满了硫磺味的烟。锅子打开了窗户，然后又关上了。如果一个爱管闲事的人看到烟雾了，锅子会很难向消防队解释为什么没有火灾。他走进厨房，若有所思地坐了下来；他希望自己之前曾多读过一些奇幻小说。

锅子盼望着魔鬼管好自己的事，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想法是一样的，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今天这事的原因所在。锅子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啤酒。

自己有些秘密还是不被人所知的好，而现在有个人不但知道它们还在外面乱晃，这太危险了。锅子对金钱的热爱与他对自由的向往打起架来。他想要那四万英镑，但他也不想路西法到处乱跑。

突然，他想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当然！为什么不呢？他抓起帽子，匆匆赶往当地教堂。

锅子站在倾盆大雨中的街角。一股小水流顺着他的背流下来，淹没了他的麂皮靴。他看了看手表。离八点还有一分钟。他颤抖着。

“喂！”

锅子环顾四周。

“在这里。”

他看到人行道中间一个一人宽的洞的盖子被顶起来了。魔鬼探出头来。

“来吧！”

“穿过那里？”

“对。”

他慢慢地穿过那个狭窄的洞。

哗啦！

他必须把鞋子放在”成本核算“上。

“好吧，我们走吧。”魔鬼说。

“我从来不知道有人能沿着下水道到那儿去！”

“这是最容易的道，老家伙。咱们离开这儿。”

周围一片安静，只有他们的脚步声：锅子的麂皮靴和魔鬼的蹄子踏在下水道里的声音。

“还有多远？”

他们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锅子的脚湿透了，喷嚏打个不停。

“我们到了，老家伙。”

他们已经到了隧道的尽头。在他们面前延伸着一条黑暗的山谷。在远处，锅子可以看到一堵巨大的墙，墙有一扇小门。一条黑河横贯山谷；空气整个儿被硫污染了。

魔鬼从隧道口的一个什么东西上取下一块防水布。

“请允许我介绍——杰里昂二世！”

锅子眨了眨眼。杰里昂二世是一辆 T 型福特车与一辆奥斯汀 7 号车拼成的产物，上面优雅地用硫黄色涂装。

魔鬼猛拉车门，把它拉掉了下来。

他们爬了进去。令人惊讶的是，只摇了几下启动手柄汽车就启动了。

他们嘎吱嘎吱地穿过了硫磺平原。

“好车。”

“是吧！有四十匹龙力呢。我用地球上的一些零碎的东西建造了她。不过从垃圾场附近的地面上出来时有点麻烦，”魔鬼一边说，一边咬紧牙关在硫磺云中快速转弯，“一个人要经常在一堆旧铁下面就会出这种事。”他揉了揉头。锅子注意到他的一只角被包扎起来了。

他们在河边打着滑停了下来。汽车冒出蒸汽云。

一艘破旧的小船停泊在河边。魔鬼帮着克鲁兹进来，捡起了骷髅——对不起，说错了——捡起了船桨。（骷髅和船桨发音相似）。

“那个谁来着，卡戎？他怎么了？”

“我们不喜欢谈论这件事。”

“哦。”

一片寂静，只有桨在吱吱作响。

“当然，你得建座桥来代替它。”

“哦。”

锅子看起来考虑得很周到。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惊喜。”

“我在想，”锅子说，“水是不是正拍打着我的脚踝。”

魔鬼没有抬头。

“用这个。”

他递给锅子一个破旧的马克杯，上面的首字母 B.R.都快辨认不出来了。于是他们继续。

他们站在大门前。锅子抬头看了看门上的字：

进入者需抛却一切希望

“不太好。”

“不好？”

“霓虹灯。”

“哦？”

“红色的。”

“哦？”

“能闪的那种。”

“哦？”

他们进去了。

“下来，孩子，从锅子上下来。”

三根舌头同时舔了舔锅子。

“回你的狗窝去，孩子。”

刻耳柏洛斯呜咽着溜走了。

“你必须原谅他，”魔鬼一边说着，一边扶起锅子掸了掸灰尘，“自从他从俄耳普斯的腿上掏出一个肿块后，他就再也不一样了。”

“故事中没说过这个。”

“我知道。遗憾的是，因为真实的故事要更，呃，有趣得多。但那种故事这也没人说，那儿也没人说。”

锅子对周围环境进行了评估。他们似乎站在酒店大厅里。在一面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桌上摊放着本巨大的来客手册，手册上满是灰尘。

魔鬼打开了一扇小木门。

“走这边。”

“去哪？”

“我的办公室。”

锅子跟着他走上狭窄的楼梯，脚下的木板吱吱作响。

魔鬼的办公室摇摇欲坠地坐落在地狱的墙上，相当破败。一个角落被冥河淹过，一片潮湿的纸正从那儿的木墙上剥落。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生锈的炉子发着红热的光。锅子注意到地板上似乎堆满了旧报纸、账单和写了各种咒语的纸条。

魔鬼掉到一把宽敞的扶手椅上，而锅子坐在一把弯曲的藤椅上，在他的重量下，藤椅几乎崩溃了。

“喝点吗？”魔鬼说。

“随便。”锅子说。

“非常好的饮料，这个，”锅子说，“食谱是你自己写的？”

” “是的。很简单——两品脱蝙蝠血，一品脱——喂！你的脸色变了！你还好吗？”

“噫！咳咳！呃，很好，谢谢。那个，咱们开始谈正事吧？”

“好吧。”

“好吧，在我看来，我们的主要困难是要让公众认真对待地狱——还有你。我的意思是，大众接受的地狱理论上是一种火炉，你拿着草叉，和成群结队的恶魔一起鞭打迷失的灵魂，在周围都有什么东西在乱叫的声音——嘿，这提醒了我，那些人都在哪里——呃，我是说，那些灵魂？”

“谁？”

“还有谁？迷失的灵魂、恶魔们和女妖们。”

“哦，他们。嗯，就像我之前说的，两千年来除了那个混球但丁没有人到这里来过。这里所有的灵魂都慢慢地去炼狱了，恶魔们从那出发——呃，都去了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

“收税官。”锅子喃喃道。

“一点儿没错。至于火炉，只有角落里的这台马克 4 号还着着。它对我的做饭很有帮助，但在其他方面就没什么用了。”

“嗯。我懂了。你手边有地狱地图吗？”

“我想有的。”魔鬼在他身后的一张老旧橡木桌子里翻找了下，拿出一卷黄色的羊皮纸。

“这是我这最新的地图。”

” “行了。现在让我看看。嗯，我想这就是我们进来的地方。”

“是的！那片阴影就是硫磺平原。”

“很好。我相信峰点矿业公司会为采矿权花大价钱的——”

“哦？”

“当然，我们必须在上面修建一条好点的道路，以增加交通吞吐量——”

“哦？”

“从地球往下挖一条大隧道——”

“这儿建个咖啡厅。那儿建个舞厅。终点是赛道。保龄球馆放在——”

“我们可以在这里放座游乐场——”

“那里的空间得腾出来，给一家餐厅用——”

“在这儿和这儿放几个冰淇淋摊，在这儿——”

“那边是一吹就一整夜的爵士乐队。与你的恶魔们联系一下，为他们开点更高的工资，让他们回来帮助管理这个地方——”

“让俄耳普斯组织一支爵士乐队——我相信阿波罗会答应的——”

于是，事情就这么整着。很快，地图上画满了从舞厅到环形赛道的各种符号。然后他们坐下来讨论第一阶段：将地狱置于公众视野之中。

当然，起初也有些令人尴尬的时候，比如魔鬼在杯赛最后一天出现在球场中心的时刻。不过，他毕竟拿到了所有热门报纸的头版新闻。

一家著名的啤酒厂因为顾客流失起诉了他，因为大多数杯决赛的观众在看到会后都签署了戒酒誓言。

世界各地的电话都被打爆了，线路熔化、慢慢地融合在一起，锅子现在被大金融巨头的报价困扰着。广告公司们为争得魔鬼的参演大打出手。在锅子的监督下，伦敦到地狱的隧道工程进展迅速。魔鬼搬到了他家里来，说那些起重机和推土机什么的正让地狱变成地狱。

“看看刻耳柏洛斯有多喜欢他的狗狗美味！如果你也给你的狗吃狗狗美味，它也可以有那么光滑的皮毛，那闪闪发光的尖牙，那三个头！狗狗美味，两盎司罐头包装，方便快捷！

“刻耳柏洛斯说狗狗美味好~吃得不得了！问狗狗美味！！”

“成功人士都抽棺材钉牌香烟！”

“告诉我，路西法，你为什么抽棺材钉牌香烟？”

“我喜欢那种凉爽清新的感觉；上等烟草的味道；贵公司为这些陈腐的广告付给我的 50 英镑——”

“告诉我，先生，你对种族歧视有什么看法？”

“嗯，我——呃——我的意思是——嗯——呃——呃——就是——”

“你觉得年轻一代怎么样？”

“嗯——呃——嗯——啊——是的！当然！”

“你同意电视上的暴力行为是导致国家犯罪案件增长的原因吗？”

“嗯，啊——嗯——不。也就是说，呃——是的。我的意思是，呃——不——啊——嗯。”

“先生，非常感谢您今晚来到这里，并就当前大众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您的意见。非常感谢。好了，女士们先生们，下周我们再——”

锅子冷静地审视了公司。这里通常有一群不怀好意的三流议员、没名气的小明星、无聊的记者，当然还有保镖们通常所谓的疲惫派对，他们都在喝着廉价的香槟酒。三教九流的气息。锅子最近成为了一位研究拥挤场合空气的专家，他断定这是一种有特别果味的混合烟雾，由马尔花草和甲烷、还有偶尔飘出的一氧化碳构成。他转看向魔鬼，魔鬼正在用鸡尾酒摇瓶表演魔法。

“我的朋友，这就是被戏称为聚会的地方；这种仪式仍然存在于上流社会。它似乎由一个——”

“哦，别说了，小锅。这是我五百年来参加的最棒的一次聚会，我会尽力的——”

声音沉闷了下去。看来魔鬼的确已尽可能“竭尽全力”了。

这是个清爽的十一月的早晨，在僻静的蔓越莓大道上，鸟儿在歌唱，树叶在飘落，锅子在吃早餐。他边大口吃着培根和蘑菇，边把报纸迅速从左往右翻。八卦专栏吸引了他的眼球，他想起了魔鬼。

他把纸扔进垃圾桶，用餐巾擦擦嘴，然后拖着步子往卧室走去。

混乱的景象映入他的眼帘。房间里到处都是纸帽、气球和飘带，还有不少瓶子。魔鬼自己仍然穿着锅子第二好的西装在趴在床上大声打着鼾。

“醒醒醒醒！”锅子无情地喊道。效果令人印象深刻。魔鬼在空中射了两英尺远，然后抱着头下来了；他所讲的粗话让锅子的耳朵都变得通红。

锅子在厨房里捣鼓了会，端着杯黑咖啡回来了。

“喝这个。”

“哎哟！不要那么大声。”咕噜！“哦，现在好多了。昨晚发生了什么？”

“你试了试伏特加和绿茶的效果。”

“哎哟！”

” “是的。现在，最好大脚——呃，大蹄——往前迈。地狱的开幕式十二点举行。

“我不能这副样子去——哎哟！”

“对不起。你只需要喝上几加仑的黑咖啡，然后忍受它。现在，来吧。”

爵士乐响彻地狱的墙壁。流行音乐在黑暗的走廊里回荡，这其中还夹杂着老虎机的咔嚓声。浓缩咖啡在河里流淌。发热的摩托车的尖叫声与女妖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女妖的声音既有幽灵的也有人类的(是专门用吉他弹奏出来的)。

地狱的人气增长飞快，只有魔鬼银行账户的增长速度能相提并论。

在地狱墙壁那高高的阳台上，魔鬼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吃了三片镇静剂。

暴风雨肆虐。上个月，北半球一直在遭受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雷暴的袭击。气象员花了所有的工作日来测试他们的玉米、海藻和其他神谕，但不得不承认自己一无所知。

锅子在他新买的乡间别墅的大书房里。他又在炉火上扔了一根木头，然后任由自己深陷在扶手椅里。暴风雨还在继续。

他的良知正困扰着他，困扰着全欧洲最强大、最无忧无虑的人。

冥界的生意出了问题。当然不是金钱方面的，因为他过去三周的佣金非常丰厚，他的乡间别墅，还有两辆汽车、五匹赛马以及一艘游艇也都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地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层人士纷纷蜂拥而至，而且一切都已经获得了当权派的批准。

但有什么事不太对劲。和那些暴雨有关。

在锅子脑海中的某个地方，翅膀、光环和竖琴在锅子的良知上上下下跳动。雷声低沉。

噗！

魔鬼出现了，他看起来非常激动，一出现就跑向了锅子的鸡尾酒柜。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贝拉多娜，转过身去，来到了锅子身边。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尖叫起来。他的手在颤抖。

“又怎么了？”

“你的错！他们把我家变成了疯人院！噪音！噪音！噪音！我想好好休息一宿都不行！你知道吗？我已经两个多星期没睡了！什么都会只会大喊的青少年们——”

“等一下。你说他们打扰到你了？”

“很有趣！”

“为什么不暂时关闭地狱，去度度假呢？”

“我试过了。天知道——”

轰隆！

“我试了！你以为他们会走吗？不！一群暴徒威胁说，他们会‘追到’我，假如我试图关闭他们喧闹吵闹的天堂——”

轰隆！

“我不被一群野蛮人围住索要签名！我很出名！我不能得到一点平静！下面简直就是地狱！”魔鬼现在跪在地板上，眼泪顺着脸流下来，“你必须帮助我！把我藏起来！做点什么！哦，天哪，我希望——”

雷声把天一分为二。天空回荡着声音。锅子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拍打着爆裂的耳膜。

然后是沉默。

魔鬼躺在地板中央，被光包围着。然后雷声响起。

你想回来吗？

“哦，是的，先生！请对不起！我为一切道歉！我为那个苹果感到抱歉，真的很抱歉！”

书架上，查尔斯·达尔文的半身像碎成碎片。

“对不起！请带我回去，拜托——”

来吧。

魔鬼消失了。外面，风暴平息了。

锅子颤栗着从椅子上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窗前，望着晴朗的夜空。

然后，夕阳下升起一只光之手臂，向他致敬。

锅子笑了。

“不客气，先生。我的荣幸。”

他关上了窗户。

艾萨克·阿西莫夫

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美国作家。科幻作家，科普作家，历史方面也有著作出版。出生于俄罗斯，苏联成立后全家搬至美国。最主要的小说作品是“基地”系列。

1937 年开始专业创作科幻小说。在接连二次被约翰·W·坎贝尔拒稿后，1939 年第三篇小说《灶神星畔受困记》(Marooned off Vesta)首次刊登在《神奇故事》(Amazing Stories)上。

灶神星畔受困记

“你别那样走来走去好不好？”华伦·摩尔躺在卧铺上说，“那对咱们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咱们真是万幸啊，这个舱还是密封的，对吧？”

马克·布兰顿一下子回过身来，恶狠狠地对着他。“我很高兴你对这种局面还能感到庆幸，”他恶意地厉声说，“当然，你并不知道我们的空气供应只能维持三天。”他带着挑衅的神情继续，踱起他那被打断了的方步来。

摩尔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回答道：“那样浪费精力只会使空气更快地消耗完。你为什么不学学榜样麦克呢？他完全处之泰然。”

“麦克”就是迈克尔·席亚，前不久还是“银色皇后号”飞船的机组人员。他那矮胖的身躯正靠在舱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双脚搁在唯一的一张桌子上。他听到提起他的名字就抬起头来，呲牙咧嘴地笑起来。

“有时候你们得提防发生这类事情，”他说，“冲进小行星群是件冒险事。我们本来应当绕行，那样时间虽然长点儿，可是安全。然而船长不干，非要照预定计划办，想冲过去，”麦克厌恶地啐了一口，“就把我们搞成这样了。”

“……绕行是怎么回事？”布兰顿问。

“噢，我们理解麦克伙计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在黄道面之外标绘一条避开小行星带的航线。”摩尔回答，“就是那么回事，对吧，麦克？”

麦克犹豫了一下，谨慎地应声说：“对……我想就是那么回事。”

摩尔随和地笑了，继续说道：“不过，我不想把过错全都归咎于克雷因船长。恐怕在那块花岗石撞穿咱们飞船之前五分钟，船上的推斥网就已经失灵了。那不能怪他，虽然我们实在不该一味依赖那张网，而应该设法闪避。”他深思地摇着头，“‘银色皇后号’业已粉身碎骨了。咱们这部分船舱居然完好无损，而且还保持密封，真是吉星高照。”

“华伦，你对运气的看法实在荒诞，”布兰顿说，“我认识你这么久了，你始终秉性难移。咱们现在在栖身的船舱只是飞船的十分之一，只有三个完整的房间，空气只够用三天，看不到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你还厚着脸皮胡扯什么好运道。”

“和那些撞上小行星时当场毙命的人比起来，运气确实不错。”摩尔回答。

“呃？你这样想吗？好吧，我可以告诉你，和我们不得不将遭受的痛苦比起来，当场死亡确实不算坏。窒息而死可是个受洋罪的死法。”

“我们可以找条出路。”摩尔抱着希望提议说。

“为什么不面对现实呢！”布兰顿满脸通红，声音颤抖，“我告诉你，我们完蛋了！彻底完了！”

麦克迟疑不定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干咳了一声，以引起他们注意。“好啦，诸位，要知道我们大家同处险境，我看怨天尤人都没用。”他从衣袋里掏出个装满淡绿色液体的小瓶来，“这是上等的贾勃拉，我还不至于小气得不肯拿出来公诸同好。”

布兰顿一天多以来头一次显出高兴的样子。“火星上的贾勃拉水！你怎么不早说？”

但是他刚伸手去接，一只有力的手就抓住了他的腕子。他抬头一望，正碰上华伦·摩尔那双冷静的蓝眼睛。

“别傻了，”摩尔说，“这点儿东西也不够让我们醉三天的，你们想要干什么？想现在狂饮一番，以后再清醒地缓缓死去吗？咱们省下这东西，等到最后六小时时空气窒息、呼吸困难的时候再用。到时候咱们一块儿把它一饮而尽，就再也不知道、不在乎结局什么时候来临了。”

布兰顿的手不情愿地松开了。“见鬼，华伦，你身上要是割破了，准得流出冰来。到了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方寸不乱。”他对麦克作了个手势，瓶子就又给装回去了。布兰顿走到舷窗边向外面眺望。

摩尔走过去友善地把一只手搭在那个年青人的肩头。“干嘛这么想不开呢，伙计？”他问道，“这样下去你会挺不住的。要是你老这样，到不了二十四小时你就发疯。”

布兰顿没回答，凄苦地注视着几乎充盈了整个舷窗视野的那个星球。摩尔又继续说：“你盯着灶神星看，也一点没有用处呀。”

麦克·席亚也慢慢凑到舷窗前来。“只要咱们能下去降在灶神星上就脱险了。那上面有人。咱们离那儿有多远？”

“根据它外观大小来判断，不会超过三、四百英里。”摩尔答道，“你一定记得它的直径只有二百英里吧。”

“距离得救，三百英里，”席亚嘟囔说，“对我们说来和一百万英里没什么两样。要是有个办法能使咱们脱离这个破壳子眼下运行的轨道就好了。你们想啊，要能想办法推咱们一把，就会往下坠落了。这样做决不会有坠毁的危险，因为那个是小星球，没多大引力，连一块奶山蛋糕都摔不碎。”

“可它有足够的引力把我们留在目前的轨道上，”布兰顿反驳说：“准是飞船失事之后，我们躺着失去了知觉的时候它把咱们滞留住了。但愿它再近点儿就

好了，咱们也许能在上面着陆。”

“灶神星，古怪的地方，”麦克·席亚说，“我上去过两三次，那地方真新鲜！全盖满了象雪的东西，可又不是雪。我忘了他们管它叫什么了。”

“是冻结的二氧化碳吗？”摩尔提示道。

“对了，干冰，碳物质，就是那东西。他们说灶神星闪亮耀眼就是它造成的。”

“当然啦！它使灶神星有很高的反照率。”

麦克半信半疑地看了摩尔一眼，决定不再追问下去。“由于那种雪，很难看清星球上面的情形。不过你要是仔细看，”他用手指着说，能看见小灰点。我想那就是本奈特的拱形屋，他们那个观察站就设在那一带。再往上是卡洛恩的拱形屋。那儿是燃料站，就在那儿。还有好多其它设施哪，不过我看不见。”

他迟疑了一下，转向摩尔说：“你听着，头儿，我一直在琢磨，他们一听说失事的事一定会找咱们吧？我们离得这么近，灶神星上一定很容易发现咱们吧？”

摩尔摇摇头。“不，麦克，他们不会找咱们的。一直要到‘银色皇后号’未能按计划抵达预定地点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失事的事。你清楚，撞上小行星的时候，咱们连发出 SOS 讯号都来不及，”他叹了口气，“灶神星上那些人也不会发现我们。我们目标大小了，尽管距离很近，除非他们知道所要搜寻的物体和方位，否则看不见我们的。”

“嗯，”麦克在沉思，额头皱起了道道皱纹，“那么说咱们必须在三天之内设法到达灶神星。”

“这正是症结所在，麦克。要是我们知道怎么才能作到这一步就好了。呃？”

布兰顿突然发作起来。“你们俩别他妈瞎扯淡了，想点办法好不好？老天在上，想个办法吧。”

摩尔耸耸肩，没答理他，又回到铺上。他惬意地靠在那儿，看起来无忧无虑，但是两眉间浮现的细小皱纹说明他在凝神思考。

他们身陷困境，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又把前一天发生的事回想了一遍，这大概已经是第二十次了。

当小行星撞上飞船，把它撞得四分五裂时，他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有多长时间他不知道，他的表已经碎了，又没有别的计时器。醒过来时他发现他和同舱的马克·布兰顿以及机组人员麦克·席亚已是“银色皇后号”这截仅存的残躯上仅有的乘员了。

这截残部目前正围绕着灶神星轨道歪歪斜斜地飞行。就眼下而言，环境还相

当适意。食物储备够吃一星期的；舱里装有局部引力发生器，可以使他们保持正常体重，这装置还能无限期地继续工作下去，肯定要比空气维持的时间更长；照明系统不太理想，不过迄今为止还未失灵。

然而，隐患正埋伏等待着他们，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空气只够用三天！况且并非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令人沮丧的情况了：暖气也没有了，不过飞船在真空的宇宙空间散热很慢，要过很长时间才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更为严重的事实是他们所在的这部分船身既没有通讯工具，也没有推进系统。摩尔一再叹息。要是有一台完好的有燃料的喷气发动机的话，一切就都妥了。只要在右侧发动一下就能把他们安全地送上灶神星。

他眉宇间的皱纹更深了。怎么办呢？他们只有一套宇宙服、一枝热射线枪和一枚雷管。这些是彻底搜索了飞船残余部分一切能进得去的地方之后获得的全部空间装备。真可谓是遭逢绝境了。

摩尔又耸耸肩，站了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他仍然在深思，机械地把水喝了下去。这时，一个念头蓦地闪过他的心头，他出神地看着手里的空怀子。

“喂，麦克，”他说，“咱们存水的情况怎么样？真邪门儿，我以前竟没想到这件事。”

麦克一幅惊诧莫名的神情，眼睛瞪得老大。“你不知道吗？头儿。”

“知道什么？摩尔不耐烦地问道。

“全部用水都在我们这儿——”他一挥手作了一个囊括无余的手势。他说完后看到摩尔那迷惑不解的表情，又进一步补充说：“你不明白吗？总水箱在我们这儿，也就是储存全船全部用水的那个水箱。”他指了指一面舱壁。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隔壁有个装满水的水箱吗？”

麦克使劲点点头，“对啊！一百英尺见方的大水箱，还有四分之三满着呐。”

摩尔很惊讶。“那就是说还有七十五万立方英尺储水。”接着又突然问道：“它怎么没从断裂的水管漏掉呢？”

“只有一条供水总管道，从这个舱外面的走道通出去。小行星撞上我们的时候我正在修理总管道，必须把总开关关上。我苏醒过来之后把通咱们这个舱的龙头管道打开了，现在只有这一条管道开着。”

“噢，”摩尔内心深处涌现出一个奇特的想法，但那只是在脑际萦绕的一个初具雏形的念头，他此刻无论如何也不会公诸于众的，他仅仅意识到他刚刚听到的这个情况有点名堂，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可是他又说不出所以然。

这期间，布兰顿一直在默默地倾听席亚的叙述。此时他发出了一阵短促而冷

涩的笑声。“依我看，命运真会跟咱们开玩笑啊，首先，它把我们放在距离安全地带只有咫尺之遥的地方，就是可望而不可及。

“其次，它给咱们准备了一星期的食物、三天的空气、还有够用一年的存水。一年的存水啊，你们听见了吗？咱们有的是水，可以喝。可以漱口、可以洗洗涮涮、可以洗澡、可以想拿它干什么就干什么。水啊，去他妈的水吧！”

“哎，别那么悲观，马克，”摩尔说，想要缓解一下那个年青人的忧郁情绪。“假设我们是灶神星的一个卫星——我们实际上也确是如此，固而我们有自己的公转与自转周期；有赤道和轴。咱们的‘北极’位置在舷窗顶部某个指向灶神星的部位上，咱们的‘南极’则在水箱背后背朝灶神星的某个部位上。好啦，作为卫星，我们还有个大气层，现在，你们瞧，又有了个新发现的海洋。

“郑重其事地讲，我们的处境还不算太糟。咱们的大气层能维持三天，咱们可以吃双份口粮、水可以喝个透饱。咱们有的是水，就是放掉……”

刚才他头脑里初具雏形的那个念头突然间臻于成熟和定型了。伴着他上面那番话尾音的满不在乎的手势也骤然在空中凝滞住了。他的嘴巴骤然合拢，头部猛一痉挛。

但是布兰顿还沉浸在他自己的思路之中，没注意到摩尔奇怪的动作。“你怎么不把你的卫星比拟说讲完啊？”他揶揄说，“是不是你这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沾不愉快的现实的边啊？假如我是你，我就这样讲下去。”他模仿起摩尔的腔调来：“这个卫星目前是宜于居住的、也是有人居住的，不过，由于它的大气层将在三天之内逐渐耗尽，它即将成为死亡世界。

“喂，你怎么不作声啊？为什么你非得要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啊？你没看到……怎么回事？”

最后一句话是一声惊呼，摩尔的动作也确实令人吃惊；他突然站了起来，用力在自己的前额上拍了一下，就默然地僵在那儿了。两眼渐渐眯成了两道细缝，凝视着远方。布兰顿和席亚惊异无语地注视着他。

忽然，摩尔喊了起来。“哈哈！有了。我怎么早没想到呢？”他的喊声低了下去，变成了莫名其妙的低语。

麦克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掏出那瓶贾勃拉水，但是摩尔急躁地摆手表示拒绝。这时候，布兰顿不加警告地挥起了右拳，猛击在毫未提防的摩尔的下巴上，把他打倒在地上。

摩尔呻吟着，抚摸着下额，颇觉愤慨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起来！我再给你一下！”布兰顿喊道，“我再也受不了了。你那番说教，那套异想天开的废话，我听够了，腻透了。你简直是发疯了。”

“发疯？没有的事。我不过是有点儿兴奋过度了。老天在上，你们听着，我认为我有办法……”

布兰顿气势汹汹地怒目相向。“哼，你有办法，是真的吗？用某种愚蠢的计划让我们满怀希望，结果不过是空欢喜一场。我不听那一套，你听见了吗？我要给这些水找个实际用处，用它来淹死你，这样还可以省下点儿空气。”

摩尔按捺不住了。“听着，马克，没有你的事。我单独干，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也不想要。要是你那么肯定就要活不成了，又那么害怕，干嘛不解脱你的烦恼呢？咱们有一枝热射线枪和一枚雷管，这两件武器都靠得住。你可以任选一样来自杀，席亚和我决不干涉——”

布兰顿翘起嘴唇，无力地最后作出一点儿挑战的姿态，接着就下子完全屈服了。“说得对，华伦，我听你的，我……我觉得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我不大舒服，华伦。我……我……”

“哎，这就对了，小伙子。”摩尔真诚地为他感到难过，“轻松点儿，我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是你一定不能认输，要斗争，否则你真会精神完全错乱的。现在你试着去睡会儿，把事交给我办。局面还是会有转机的。”

布兰顿一只手按住疼痛的额头，踉踉跄跄地走向卧铺，一头睡倒在铺上。无声地呜咽摇撼着他的身躯。同时，摩尔和席亚心事重重地悄然立在一旁。

最后，摩尔用胳膊时轻轻推了推麦克，“来吧，”他小声说，“咱们忙一阵。我们一定要马到成功。五号气塞舱在走道的尽头，是吗？”席亚点点头，摩尔继续问：“密封吗？”

“噢，”席亚想了一会儿之后说，“内层门当然没问题，可是外层门我就完全不清楚了。就我所知那道门可能是格筛式的。你知道，当我检查舱壁密封性能的时候，我没敢打开内层门。因为如果外层门有什么毛病的话，那就呼噜一下全完蛋了！”他说着作了个极其富于表情的手势。

“那咱们现在要搞清楚外层门的情况。我必须想办法到舱外去，我们不能不冒这个险。宇宙服在什么地方。”

他从碗橱里把仅有一套宇宙服抓出来甩到肩膀上，领先走进贯通船舱舷侧的长长的通道。他从一扇扇关闭的门边走过，在这些道门的密封屏后面原本是一间间乘客住舱，现在已成了暴露在太空之下的一个个空洞。通道的尽头就是五号气塞舱那扇紧闭着的门。

摩尔停下来小心地检视它。“看起来一切正常，”他说道，“不过门外边怎么回事可说不准。上帝啊，但愿它还能行。”他皱了皱眉，“当然，我们可以把整条通道用作气塞舱，用我们住舱的门作为内层门，这扇门作外层门，但是那样

要消耗掉我们的一半空气储备，我们可花不起那样的代价……哦！”

他朝席亚转过身去。“现在可以了。指示器表明上一次使用气塞是进舱，因此它里边应该是充气的。先把门开一条小缝，要是发出咝咝的响声，赶紧关上。”

“动了。”控制柄移动了一点儿。门上的机械装置在碰撞的冲击下受到了剧烈震动，以前启闭时毫无声息，此刻却发出了粗厉刺耳的噪音。不过它还能用。气塞的左侧出现了一道窄窄的黑缝，说明门已在滑槽上滑动了几分之一英寸。

没有听到咝咝声！摩尔焦急的神色缓和了几分。他从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把它贴近裂缝。假如漏气的话，纸片在向外流动的空气推动下，应当固着在那里不动。然而它跌落到地上。

麦克·席亚把食指放在嘴里含一下，再把它贴近裂缝。“感谢上帝，”他透了口气说，“没有气流迹象。”

“妙，妙，把门开大。起动！”

摇柄又动了一点儿，裂缝开得更大了。还是没有气流。很慢很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门吱吱嘎嘎地开得越来越大了。两个人屏住呼吸，深恐那外层门虽测没有被撞出破洞，却已经是摇摇欲坠，随时都会垮下来。但是它屹立不动！摩尔欣喜若狂地钻进了宇宙服。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麦克，”他说，“你就坐在这儿等我。我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但是我一定回来。热射线枪在哪儿？你拿了没？”

席亚把枪递给他，问道：“可你要去干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摩尔正要扣上头盔，他停顿了一下。“在舱里你听见我说咱们有的是水，放掉些都没关系吧？对，我反复盘算了这事，主意还真不坏。我这就去放掉它。”他没有再作解释，走进了气塞舱，把感到迷惑不解的麦克·席亚丢在后面。

摩尔的心砰砰直跳，等着外层门打开。他的计划非常简单，但要完成却不容易。

发出了一阵齿轮的吱嘎声和刺轮的摩擦声。空气呼啸着冲向浩渺的太空。他面前那扇门滑开了几英寸，又停住了。有一瞬间，摩尔认为它开不开了，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但是屏门在抖动了几下、嘎嘎地响了一阵后，终究还是全滑开了。

他卡嗒一声扣上磁性抓钩，小心翼翼地宇宙空间迈出一只脚。他笨拙地一路摸索着移动到飞船一侧。他以前从来没有在辽阔空间中的一艘飞船外面呆过，当他如同腾云驾雾般地紧依着他那立足不稳的栖身之地的时候，一阵强烈的恐惧向他袭来。刹时间他感到一阵眩晕。

他闭上眼睛。有五分钟之久他悬在那儿一动不动，紧抓住一度曾是“银色皇后号”的这段残躯平滑的舷侧。磁性抓钩牢牢地吸住了他，当他再度睁开眼时，感到自信心已经恢复了几分。

他环顾四周。失事以来他第一次看到了整个星空，而不仅是他们的舷窗所显示的灶神星的景象。他急切地在空中找寻那有蓝白色斑点的小星球，就是地球。他常常觉得好笑，宇宙间的旅行者在扫视星空时总是把地球当作首要的目标。但是此刻他不再感到这种情形有什么滑稽之处。然而，他的搜寻是徒劳的，他所在的这个方位看不见地球，它和太阳一定都隐藏在灶神星的背面。

不过，有许多别的星球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木星远在左方，那是颗肉眼看去只有豌豆粒大小的亮星。摩尔还看到了它的两颗卫星。也能看到土星，它原属光度较低的某个星等中一颗明亮的行星，从这儿看起来却可以和地球上见到的金星比美。

摩尔原先预料会看到大量的小行星(他们正困在小行星带当中)，但宇宙却出人意外地显得空荡荡的。有一刹那他觉得看到了几英里以外有个什么物体疾驰而过，但是速度太快了，只见到个飘渺闪忽的影象，他无法肯定是不是幻觉。

当然，还有灶神星。它几乎正在他脚下，象个挨得很近的大气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天空。它平稳地浮在空中，洁白如雪。摩尔怀着热切的向往注视着它。他想，只需对飞船的舷侧狠命地踢一脚，就会使他自己朝灶神星方向坠落下去。他或许会安全着陆，再设法援救其他人。不过这一手太冒险，他可能进入一个围绕灶神星运行的新轨道。不，一定要采取更为妥善的办法。

这下提醒了他不能再浪费时间。他审视了一下飞船的舷侧，寻找水箱的部位。但眼前一片断舱残壁，参差不齐、支离破碎。他犹豫了。显然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先走到他们住舱那这着灯的舷窗外，再从那儿确定水箱的位置。

他小心沿着飞船外壁行动艰难地推进。在距离气塞不到五码的地方。平整的舱面突然中断了。前是个张着裂口的大洞，摩尔认出来这儿从前曾在挨着走道尽头的那间住舱。他战栗起来，说不定他在这几间住舱里会碰上肿胀的死尸。船上大部分乘客他都认识，许多人他直接接触过。他努力克服自己的神经质，迫使自己继续这段艰险的旅程，朝目的地前进。

现在他遇到了第一个实际困难。住舱本身有不少零件都是用有色金属材料制成的，磁性抓钩只适用于飞船外壳，对于飞船的许多内部结构全然无用。摩尔没想到这一层，直到他发现自己突然顺着一道斜坡滑了下去，抓钩完全失效了。

他赶紧抓牢近处一个凸出物，拽着它慢慢用力返回到安全的地方。他躺了一会儿，简直快喘不过气来了。从理论上说他在这宇宙空间应该是完全失重的(灶神星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他的住舱装设的局部引力发生器在起作用，而又没有其它引力发生器来抵销其作用。随着他不断地移动位置，引力发生器对他的作

用力也不断突如其来地变换方向。若是他的磁性抓钩突然脱开，可能会把他完全甩离飞船。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显然这项工作要比他原先设想的更为困难。他很慢很慢地匍匐前进，每进一步都要先找一下抓钩是否稳当。

有时候不得不兜个圈子才能前行几英尺，或者不得不奋力爬越过一小片一小片有色金属材料结构的部位。引力发生器始终在拖后腿，使人精疲力尽。它在他往前行时进不断改变引力方向，使得原本是水平的地板和垂直的舱壁变得颠来倒去，角度混乱不堪。

他仔细地检视着途中遇到的一切物体，但是收获甚微。不外是些在出事时用出来的桌椅什物，现在已成了太阳系中独立物体了，不过他设法检起了一架小型单筒望远镜和一支自来水笔，把它们装到口袋里。就目前来说，它们毫无价值，但不知怎么的，它们却使人倍觉这段穿越一艘毁灭的飞船舷侧的可怕行程确是眼前逼真的实事。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他艰难地朝着他认为是舷窗所在的地方缓缓推进。汗滴流到了眼睛里，并且使他的头发缠结成一团。浑身肌肉由于长时间的紧张而开始酸疼。他前一天受到过生死关头的考验，如今还惊魂未定，精神开始动摇，开始支撑不住了。他感觉这匍匐前进的行程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要一直这样爬下去，永无穷期。他正在奋力爬越的这段路程的目的地似乎已无关紧要，他只是一心想着必须前进、前进。一小时以前他和布兰顿以及席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似乎已成为遥远迷糊的往事，至于两天以前的那种更正常的时光，他已经完全忘怀了。他眼前只有七扭八歪的舱壁，他那走马灯一般的头脑里只想着说什么也要到达某个不可知的目的地。抓牢，使劲儿，用力爬过去，摸索铁合金部位，翻进一个个曾经是房舱的豁口，又一次次地翻出来。摸索，拽住爬过去，摸索，拽住爬过去。啊！灯光。摩尔停下来。要不是他紧依着舱壁就摔倒了。灯光好象使事情一下子明朗化了。那是舷窗，不是他经过的许许多多漆黑阴森的舷窗，而是一个生气盎然的、明亮的舷窗。窗后面是布兰顿。他深吸一口气，顿觉全身振奋、精神清爽。现在他眼前的目标是明白无误的。他朝着那生命光亮爬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他伸手触到了它，他终于到了。他扫视着那熟悉的住舱。天晓得，他心里并没有什么庆幸的遐想，而只有某种实际的、近乎自然的想法。布兰顿还睡在卧铺上，他的面容憔悴干皱，但是脸不时掠过一缕微笑。

摩尔举起拳头想要敲敲窗。他迫不及待地想和什么人谈谈话，就是打打手语也好。不过最后他不还是克制住了。小伙子也许梦见了家，他年轻、敏感、吃的苦头不少了，让他睡吧。等他的打算成功了(假如能成功的话)，再叫醒他也不迟。

他认准的舱内紧靠水箱的那面舱壁，设法从外面确定它所在的位置。这毫无困难，水箱的后壁隆起了一大截。摩尔惊叹不已，它居然未被撞破简直是个奇迹。或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

虽然水箱在飞船残部的另一侧，要过去却不难。以前曾有一条差不多可直通水箱的走道。“银色皇后号”完好无损的时候，这条走道是水平的。现在由于局

部引力发生器不平衡的作用力，它好象成了一道陡坡。不过因为它全部地铰钢结构，从而为摩尔开辟了一条捷径，他在小心而缓慢地跨过通往水箱的这二十多英尺的路程时，再没有抓钩不稳当的问题了。

现在到了决定性的最后关头了。他觉得应该先休息一会儿，但是他内心的兴奋越来越强烈，还是趁热打铁。他挪动到水箱凸出部分的中央，把伸延到水箱侧面的走道地面当作靠架，倚着它开始工作了。

“真倒霉，总管道的走向不对头，”他自己嘟囔着，“要是在右边那就省事多了。既然如此……”他叹了口气弯下腰去干活了。他把热射线枪开到最大功率，看不见的射线流集中射在水箱基底部之上一英尺左右的部位上。

集束射线对水箱壁分子的作用逐渐变得明显了。有硬币大小的一块地方在射线枪的集中猛射之下开始微微发红了。亮点变幻无定地闪烁着，越来越亮。摩尔的胳膊酸了，竭力想保持稳定，他把胳膊支在靠架上，这样效果更好，小圆点越发明亮了。

光点的色泽逐渐改变。从起初的暗红色慢慢变成鲜红色。由于热射线的继续冲击，亮点似乎在向周围部分蔓延，就象一个由表及里渐次加深的红色标靶。距离射线焦点几英尺以外的箱壁尽管并未发亮，也灼热得使人难受。摩尔发觉他必须尽力避免宇宙服上的金属部分和箱壁接触。

摩尔不住地咒骂着，因为靠着的支架也越来越烫了。似乎只有骂上几句才能给他点儿安慰。等到熔化的箱壁本身也开始散发出热浪时，他的主要诅咒对象变成了宇宙服制造商。他们为什么不制造一种既能保温又能隔热的服装呢？

但是布兰顿称之为天生乐观的那种素质起了作用。尽管带咸味的汗水直往嘴里流，他仍然一个轻儿的劝慰自己：“我本来预料还要糟得多呢。两英寸厚的箱壁毕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障碍。要是水箱和外壳合为一体的话，喔哦，我岂不是得烧穿一英尺厚的箱壁吗？”他咬咬牙，坚持干下去。

亮点现在已变成了桔黄色，摩尔知道快到铁合金钢的熔点了。他无法紧盯着亮点，要间隔好半天才能短暂地观察一下。

显然，要想大功告成，必须抓紧时间。热射线枪装的能量本来就不足，一直以最大功率在倾泻热能，迄今差不多已有十分钟这久，眼看快要消耗完了。可箱壁顶多也就是刚有点软化变形。摩尔焦躁万分，干脆把枪嘴直接顶住亮点中心，烧一下再迅即抽回，来回移动。

软化的金属面上出现了深深的凹陷，但还没有穿孔。不过摩尔挺满意，他眼看要成功了。如果在他和箱壁之间有空气存在的话，他无疑会听见箱内热气腾腾的水在泊泊作响，发出嗤声。压力越来越大，已经变薄的箱壁还能捱多久呢？

钢壁终于穿透了。发生得那样突然，以致摩尔有好一会儿没有省过味儿来。

射线枪造成的地一小块坑洼处的底部出了一道细小的裂口，转瞬之间，箱内蒸腾的水就夺路而出了。

枪嘴下烧熔的金属终于化开了，参差不齐地蜷伏在豆料大小的破洞周围。从洞口内发出一阵沸腾的嘶声，涌起的一片气雾把摩尔笼罩在当中。

透过雾气他能看到水蒸气几乎立即凝结成小冰珠，那些冰珠又迅速抽缩消匿无踪了。他用了十五分钟，一直观察着喷涌而出的蒸气。

后来他感觉到有一股轻微压力在把他推离飞船。他心间涌起一阵儿狂喜，因为他懂得，就飞船而言这正是加速度的结果，是他自身的惯性在拖住他。

这说明他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了。水蒸气起了推动火箭前进的作用。

他开始往回返。

如果说通往水箱之路是一段惊险艰辛的行程，那回去的路就越发险阻丛生了。他身体疲惫不堪，两眼疼痛，几乎看不清东西，而且除了引力发生器那使人摇摆不定的牵引力外，又加上了飞船不规则的加速度所产生的作用力。但是，不管他在回程中付出了多大努力，他却没有为此操过心。后来，他甚至再也记不起这次惊心动魄的旅程经过了。

他并不知道他是怎样安全地越过这段路程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沉湎于欢乐的憧憬之中，很少顾及现实环境。他心里只充斥着—个想法——尽快回去，把脱险的喜讯告诉大家。

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自己已到了气塞舱外。他甚至都没意识到眼前就是气塞舱，他也不大明白他为什么要按信号按钮，只是某种本能告诉他应该这样做。

麦克·席亚还等在那儿。外层门吱吱嘎嘎响着启动了，还象以前一样在老地方停顿了一下，又继续滑动，走完了它的全程。它在摩尔身后关上了。接着内层门开了，他倒在席亚的怀抱中。

象作梦一样，他感到自己被人半扶半拖地经由走道弄回到舱里，他的宇宙服被脱掉。一种火辣辣的液体刺激着他的喉咙。摩尔用力张开口咽了下去，觉得舒服了一些。席亚又把盛贾勃拉的瓶子装进了口袋里。他面前布兰顿和席亚模糊飘忽的影像渐渐稳定了、清晰了。

摩尔用颤抖的手拭去脸上的汗水，努力露出个无力的微笑。

“别忙，”布兰顿制止他，“什么都别说，你都半死了，先休息，不管别的。”

但是摩尔摇摇头，用粗哑的声音尽可能详细地把过去两小时中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他的叙述不相连贯，很难听明白，但是给人印象至深。两名听众在他讲述时几乎连气都没透。

“你的意思是说，” 布兰顿结结巴巴他说，“喷出的水柱在把咱们推向灶神星，就象个火箭排气管似的？”

“一点儿不错……一模一样……火箭排气管，” 摩尔喘吁吁他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了位置……在背朝灶神星的侧……所以把咱们推向灶神星。”

席亚在舷窗前跳起舞来。“他说的不错，布兰顿，我的孩子。现在可以象在大白天一样清楚地辨认出本奔特的拱形屋了。咱们靠近了，咱们靠近了。”

摩尔觉得精神恢复过来了。“由于我们原来的轨道的关系，我们正螺旋形地向它靠拢，大概五、六个小时内就要着陆了。水流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压力还很大，因为水是化为蒸气喷出来的。”

“蒸气……在宇宙空间的低温下？” 布兰顿感到奇怪。

“是蒸气，在宇宙空间的低压下！” 摩尔更正他的说法，“水的沸点随着压力降低。在真空中沸点是非常低的。就连冰在气压低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升华的。”

他微笑了，“事实上，凝结和沸腾是同时发生的，我亲眼见到了。”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噢，你怎么样了？布兰顿，好多了吧，呃？”

布兰顿面有愧色，脸都红了，有好半天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小声说道：“你瞧，我当时那种行为就象个混蛋、象个懦夫。我……我觉得我真不配共享这一切，那会儿我全垮了，把脱险的重担都撂到你肩上了。”

“当时我打了你，我希望你也揍我一顿，或者想怎么样都行。那样我还好受点儿，真的。” 他看来确实是一片真诚。

摩尔亲切地推了他一下。“忘了吧！你不知道，我自己也差点儿就受不住了。” 他提高嗓门儿，不让布兰顿再多说什么道歉的话，“嗨，麦克，别愣在那儿看舷窗外边了，把那瓶贾勃拉拿过来。”

麦克欣然从命，拿来三个有机玻璃容器权充酒杯。摩尔把每个容器都斟得满满的。他象是要喝个酩酊大醉。

“先生们，” 他郑重地说，“请举杯，” 三人一齐举起了大杯。“先生们，我请你们为我们曾经储存着供一年之需的上好的陈年 H₂O 而干杯。”

文本：『乌拉科幻小说网』 方舟计划存档。有改动

斯蒂芬·金

斯蒂芬·埃德温·金(1947-), 美国作家, 作品主要为惊悚小说, 兼含科幻、奇幻、犯罪等多种题材。著作等身, 代表作有《肖申克的救赎》《闪灵》及“黑暗塔”系列等。

开启职业生涯后, 金的第一篇小说是 1967 年的《玻璃地板》(The Glass Floor), 它被卖给了《惊悚神秘故事》(Startling Mystery Stories)。

玻璃地板

在詹姆斯·迪基的小说《解救》中，有一个场景，一个住在远处的乡下人在修理汽车时工具猛击到他的手。一个正在找人开车下河的城里人问这个叫格里纳的家伙，问他是否受伤了。格里纳看着他血淋淋的手，喃喃自语道：“不，倒没我想象的那么糟。”

这是我重读《玻璃地板》后的感受，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获得报酬的故事。《怪诞故事》的编辑达雷尔·施韦策和我说，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改改它，但我觉得那可能不是个好主意。我一直没动过它，除了变化两三个单词和增加一个段落分隔符(这可能是一个排版错误)。如果我真的改了，它将变成一个全新的故事。

按我记得，《玻璃地板》写于1967年夏，当时离我二十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大约两年来，我一直试图把一个故事卖给罗伯特·A.W.朗德斯，他为《健康知识》编辑了两本恐怖/奇幻杂志(《恐怖杂志》和《惊悚神秘故事》)，还有一本更受欢迎的文摘《性学》。他友好地拒了几篇稿(其中一篇比《玻璃地板》稍好一些，最后以《老虎之夜》的标题发表在《奇幻与科幻杂志》上)，然后在我终于投稿了这个故事时接受了它。第一张支票是35美元。在那以后，我兑现了很多更大金额的现金，但没有一个比它更让我满意；终于有人为我在脑子里构思的东西付我真金白银了！

故事的前几页写得很笨拙，很糟糕——这显然是一个未定形的讲故事头脑产出的——但最后一页的效果比我记得的要好；沃顿先生在东屋发现了正在等着他的东西，那一幕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我想这至少给了我一部分缘由，让我在这么多年后还允许重印这部几乎不起眼的作品。而且，我至少在(哪怕是象征性的)努力去创造不仅仅是剪纸娃娃的角色；沃顿和雷纳德是对手，但都不算是“好人”或“坏人”。在最近的一部名为《图书馆警察》的作品中，我也奇怪地看到了《玻璃地板》的影子。这部新作是篇短篇小说，收入了将在今年秋天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午夜四点》里。读过它后，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这么长时间之后，能看到同样的图像再次出现，这真是令人着迷。

大多数情况下，我重新出版这故事，是为了向那些现在的年轻作家们发出一个信息，那些作家们正在努力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一路收集《F&SF 午夜涂鸦》，当然还有《怪诞故事》(这是所有这些杂志的祖师爷)等杂志的拒稿信。信息很简单：你可以学习，你可以变得更好，你可以出版。

如果那小小的火花在那里，也许迟早有人会看到它在黑暗中微微闪烁。而且，如果你抚摸火种中的火花，它真的会变成一团熊熊烈火。这就发生在了我身上，从这个故事开始。

我还记得我是怎么想出这个故事的，它和现在的想法一样——来得随随便便，不声不响。我去看一个朋友，走在一条泥泞的路上时，我开始无缘无故地想知道站在一个地板是镜子的房间里会是什么感觉。这幅图像非常有趣，以至于我必须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写它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当然，结果并没有我希望的那样清楚；我希望能完成的事情和我实际能做到的事情之间还有差距。不过，从它身上我还是得到了两件有价值的东西：一篇历经五年拒稿后终于卖出去的故事，以及一点经验。这个故事就在这里，而且正如迪克的小说中格里纳说的那样，倒没我想象的那么糟。。

——斯蒂芬·金

沃顿手里拿着帽子，慢慢走上宽阔的台阶，他伸长脖子，以便更好地看到他妹妹的丧命之在，这头维多利亚时代的怪兽。他想，这根本不是一座房子，而是一座陵墓——一座巨大的、绵延的陵墓。它似乎是从山顶上长出来的，像一个巨大的变态毒蕈，全是三角伞和山墙，还有突起的、布满空窗的圆顶。屋顶上铺着摇摇晃晃的瓦片，足足倾斜了八十度，上面有一个黄铜风向标，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小男孩形象。小男孩一只手遮住了眼睛——沃顿也很高兴这样自己看不见它们了。

然后他踏上了门廊，整个房子都与他格格不入。他拧了拧老式的铃铛，听着它在昏暗的凹槽里空洞地回响。门上有一盏玫瑰色的扇形灯，沃顿勉强认出了玻璃上刻着的日期——1770年。说这是陵墓还真没说错，他想。

门突然打开了。“你好，先生？”管家盯着他。她老了，老得可怕。她的脸像软软的面团一样挂在头骨上，她的手扣在门上的锁链上方，因为患了关节炎的缘故扭曲得很奇怪。

沃顿说：“我是来看安东尼·雷纳德的。”他看着她穿的那件不成样子的黑色连衣裙，觉得自己甚至可以闻到那皱巴巴的丝绸所散发出的腐烂甜味。

“雷纳德先生不见任何人。他在哀悼。”

“他会见到我的，”沃顿说，“我是查尔斯·沃顿，珍妮的哥哥。”

“哦。”她的眼睛瞪大了一点，松弛的嘴角空荡荡的牙龈上扫过。“等一下。”她消失了，任由门半开着。

沃顿凝视着昏暗的桃花心木阴影，辨认出高背椅、马毛装饰的沙发、狭长的书架、卷曲的华丽雕花墙板。

珍妮，他想。珍妮，珍妮，珍妮。你怎么能住在这里？你到底怎么受得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从黑暗中浮现，肩膀倾斜，头向前伸，眼睛深陷，充满了哀伤。

安东尼·雷纳德伸手解开了门链。“请进，沃顿先生。”他沉重地说。

沃顿走进房子的阴暗之中，好奇地抬头看着这个娶了他妹妹的男人。他的眼窝下面有眼圈，看起来又蓝又青。他穿的西装皱巴巴的，软绵绵地挂在身上，好像他瘦了不少。他看起来很累，沃顿想，又累又老。

“我妹妹已经下葬了吗？”沃顿问道。

“是的。”他缓缓关上门，把沃顿囚禁在腐烂的黑暗中。“我最难过的是，先生。沃顿。我非常爱你妹妹。”他做了一个意义不明的手势，“对不起。”

他似乎想再说点什么，然后突然猛地闭上了嘴。当他再次张嘴时，很明显他已经刚要说出口的话已经过去了。“你愿意坐下来吗？我肯定你有问题要问。”

“我有。”不知怎的，这一步骤比他预想的要来得快得多。

雷纳德叹了口气，慢慢点了点头。他往前带路深入客厅，指着椅子做了个手势。沃顿深深陷了进去，它似乎吞噬了他而非支撑着他。雷纳德坐在壁炉旁边，摸出香烟来。他一言不发地把它们递给沃顿，但他摇了摇头。

等到雷纳德点燃香烟，他问：“她是怎么死的？你的信里没说太多。”

雷纳德把火柴吹熄，扔进壁炉。它落在一只漆黑的铁制柴架上，柴架被做成了滴水嘴兽的形状，它那蟾蜍的眼睛盯着沃顿。

“她摔倒了，”他说，“她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沿着屋檐往上掸灰尘。我们正打算喷漆，她说在我们开始之前必须把它掸干净。她在梯子上面。梯子滑倒了。她的脖子断了。”他喉咙里发出吞咽的咔嚓声。

“她马上就死了？”

“是的。”他低下头，把手放在额头上，“我很伤心。”

滴水嘴兽瞪了他一眼，蹲下身子，压低了乌黑的脑袋。它的嘴向上扭曲，露出一一种奇怪的、愉快的笑容，它的眼睛似乎因为某个它自己才听懂的笑话转向了内侧。沃顿努力地把目光从它身上移开。“我想看看意外在哪里发生的。”

雷纳德掐灭了才燃了一半的烟。“恐怕不行。”

“恐怕我必须这么做，”沃顿冷冷地说，“毕竟，她是我的……”

“不是这个意思，”雷纳德说，“房间已经被封上了。很久以前就该这么干了。”

“如果只是从门上撬开几块木板……”

“你不明白。房间外面已经抹了灰了。那里只有一堵墙，别的什么都没有。”

沃顿感到自己的目光被无情地拉回到了柴架身上。该死的，它在笑什么？

“我忍不住。我想看看房间。”

雷纳德突然站了起来，高耸在他身上。“不可能。”

沃顿也站了起来。“我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把什么东西藏在了里面。”他平静地说。

“你到底在暗示什么？”

沃顿有点发呆地摇了摇头。他在暗示什么？也许安东尼·雷纳德在这个独立战争时期的老房子里谋杀了他的妹妹？可能这里有比阴暗角落和丑柴架子更邪恶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在暗示什么，”他慢条斯理地说，“除了珍妮这么匆忙就被埋了下去，你现在表现得很奇怪。”

一时间，愤怒变得更加强烈，然后消失了，只留下了绝望和无声的悲伤。“留我一个人待会儿，”他喃喃自语道，“请留我一个人待会儿吧，沃顿先生。”

“我不能。我必须知道……”

年迈的管家出现了，她的脸从大厅的阴暗里的浮现出来。“晚餐准备好了，雷纳德先生。”

“谢谢你，路易丝，但我不饿。也许沃顿先生……？”沃顿摇了摇头。

“那好吧。也许我们稍后会吃点儿。”

“那好吧，先生。”她转身要走。“露易丝？”“是的，先生？”

“过来一下。”

路易丝慢慢地拖着脚步回到房间，她松散的舌头湿漉漉地在嘴唇上滑过片刻，然后收了回去。“先生？”

“沃顿先生似乎对他妹妹的死有一些疑问。你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他吗？”

“是的，先生。”她的眼睛闪烁着敏捷的光芒，“她在打扫，是的。打扫东屋。她在热切地刷墙。雷纳德先生在这儿，我想他不太感兴趣，因为……”

“说重点，露易丝。”雷纳德不耐烦地说。

“不，”沃顿说，“他为什么不感兴趣？”

路易丝疑惑地在他们间看看去。

“你说吧，”雷纳德疲惫地说，“如果不在这里告诉他，他也会在村里听说的。”

“是的，先生。”当她准备讲述这个珍贵的故事时，他再次看到了那一闪，她嘴角松弛的肉掀起的樣子。“雷纳德先生不喜欢任何人进入东屋。他说这很危险。”

“危险？”

“地板，”她说，“玻璃地板。它是面镜子。整个地板都是镜子。”

沃顿转向雷纳德，感觉血都涌上了脸上。“你是说你让她在一个有玻璃地板的房间里爬梯子？”

“梯子有防滑橡胶，”雷纳德说，“不是因为……”“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沃顿小声说道，“你这个该死的傻瓜。”

“我告诉你不是因为那个！”雷纳德突然喊道，“我爱你妹妹！没有人比我对她的死更难过了！但我警告过她！天知道我警告过她那个地板！”

沃顿隐约意识到露易丝正贪婪地盯着他们，她像松鼠囤积坚果一样在囤积流言蜚语。“让她出去。”他粗声粗气地说。

“好的，”雷纳德说，“去吃晚饭吧。”

“好的，先生。”露易丝不情愿地走向大厅，阴影吞噬了她。

“现在，”沃顿平静地说，“在我看来，你有一些事情要解释，雷纳德。这整件事在我看来很奇怪。难道没有进行过调查吗？”

“没有。”雷纳德说。他突然瘫回到椅子上，脑袋空空地看着拱形天花板的黑暗。“他们知道这儿的东屋。”

“到底知道那儿的什么？”沃顿紧紧地问。

“东屋运气不好。”雷纳德说，“有些人甚至会说它受了诅咒。”

“现在听着，”沃顿说道，他的坏脾气和无处释放的悲伤就像茶壶里的蒸汽一样，“我不会被敷衍过去的，雷纳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更加坚定地想去看看那个房间。现在要不你同意我去，要不我就会去那个村子……”

“求你了。”这个词的平静绝望中的某些东西让沃顿抬起头来。雷纳德第一次直视自己的眼睛，那是一双忧心、憔悴的眼睛。“求你了，沃顿先生。相信我的话吧，你妹妹是自然去世，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死！”他的声音变成了哀号，“我不想看到任何人死！”

沃顿感到一阵悄悄的寒意笼罩着他。他的目光从咧嘴笑的壁炉滴水嘴兽跳到浑身蒙尘、眼睛空洞的西塞罗半身像，再到角落里奇怪的壁雕。他心里传来一个声音：离开这儿。一千只有生命却麻木的眼睛似乎在黑暗中凝视着他，声音再次发出……“离开这儿。”

只是这次发声的是雷纳德。

“离开这里，”他重复道，“你的妹妹已经安息。我向你保证……”

“你在说什么该死的话！”沃顿严厉地说，“我要去找警长，雷纳德。如果警长不帮我，我就去找县里的警察局长。如果警察局长不帮我……”

“好吧。”这句话就像遥远的教堂墓地里的钟声。

“你来吧。”

雷纳德带路走进大厅，穿过厨房，空荡荡的餐厅里，枝形吊灯捕捉反射着一天中最后的光线，他们穿过餐具室，朝向被灰涂得一丝不漏的走廊尽头。

就是这里，他想，突然，他感觉肚子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里面爬行。

“我……”他不由自主地说。

“什么？”雷纳德问道，他眼中闪烁着希冀。

“没什么。”

他们停在了大厅的尽头，停在了暮色中。看起来没有电灯。沃顿可以看到雷纳德用来封闭房间的泥灰抹子仍然湿漉漉地放在地板上，爱伦·坡《黑猫》的残言片语在他的脑海中胡乱响着：

“原来我把这怪物砌进墓墙里去了……”

雷纳德摆着黑把泥铲递给他。“你要非干不可就去吧，沃顿。我不会参与。我不管了。”

沃顿满怀疑虑地看着他走向大厅。他的手在泥铲柄上松开又合上。小男孩形状的风向标、滴水嘴兽样式的柴架、女佣那干瘪的脸似乎在他面前混在一起，都咧嘴嘲笑着他无法理解的地方。离开这里……

他突然恶狠狠地咒骂一声，猛敲起墙壁来，泥灰抹子直劈进还没硬的新灰，刮过东屋的门。他挖灰挖开到能够到门把手。他扭了一下，然后使劲猛拉，太阳穴里的静脉都要被憋出来了。

灰出现了小缝，分裂开来，最后碎掉了。门沉重地打开，灰块像死皮一样脱落。

沃顿凝视着闪闪发光的水银池。

似乎在黑暗中它也闪烁着自己的光芒，空灵而梦幻。沃顿走进来时，还想着自己会不会沉入温暖柔顺的液体中。

但地板很结实。

他自己的影子倒悬在他身下，和他只有双脚接触，好像头朝下站在空气之中。他一看就头晕。

慢慢地，他的目光扫过房间。梯子仍在那里，伸向镜子那似乎发着光的深处。他看到房间很高。高到摔下来就——他畏缩了一下——就摔死的程度。

它周围都是空书柜，所有的书柜似乎都在失衡的临界点上靠在他身上。他们增加了房间奇怪的扭曲效果。

他走到梯子边，盯着梯脚。雷纳德说的一样，它们是橡胶的，看起来足够结实。但如果梯子没有滑倒，珍妮是怎么摔倒的？

不知怎的，他发现自己又盯着地板里看了。不，他纠正了自己。不要盯着地板里看。要看向镜子；看进镜子……

他根本没有如他所想站在地板上。他正站一模一样的天花板和地板中间的空气之中，他现在没掉下去只因为他愚蠢地以为自己还踩在地板上。这太蠢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因为地板就在下面……

“振作起来！”他突然对自己大喊道。他在地板上，那只不过是天花板无害的倒影。只有当我头朝下倒立时，它才是地板，但我没有倒立；另一个我才是倒立的那个……

他开始感到眩晕，喉咙突然升起一阵恶心。他试图把目光从镜子里闪闪发光的水银深处挪开，但他做不到。

门……门在哪里？他突然非常想出去。

沃顿笨拙地转过身，但他脚下只有疯狂倾斜的书架、突起的梯子和可怕的深坑。

“雷纳德！”他尖叫起来，“我摔倒了！”

雷纳德跑了过来，心头的担忧已成定局。完了；又发生了。

他在门口停下脚步，凝视着里头那个连体人一样的东西，两颗一模一样的脑袋在这间没有地板、只有两个屋顶的房间的中央相互瞪着眼看着彼此。

“路易丝，”他扯着病痛干燥的嗓子叫道，像只青蛙。

“把杆子拿过来。”

路易丝拖着脚步从黑暗中走出，把一端有钩子的杆子递给了雷纳德。他把它滑了过去，穿过闪闪发光的水银池塘，够到了趴在玻璃上的尸体。他慢慢地把它拖向门口，当他够得着它时，他把它拉了出来。他凝视着这张扭曲的脸，轻轻地合上了上面那双死盯着的眼睛。

“我要泥灰。”他平静地说。

“是的，先生。”

她转向离开了，雷纳德阴沉地盯着房间。再一次地，他在想那里是否真的有一面镜子。在房间里，地板和天花板上出现了一小滩血迹，似乎在中央汇合，血迹静静地悬在那里，人们可以永远等着它滴落下去。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卢基扬年科(1968-), 俄罗斯科幻奇幻作家, 哈萨克斯坦出生。代表作包括奇幻小说“守夜人”系列以及科幻小说《星星是冰冷的玩具》等。

卢基扬年科的最早出版的小说是 1988 年发表在阿拉木图期刊《黎明》(Заря) 上的科幻短篇《违规》(Нарушение)。

违规

……第三区警报响了，肯定是有人进入了管制区。一般情况下我会等上三十秒，如果是谁不小心走错路的话，还有时间回头。但警报没有停。

我从值班室出来，进了走廊，一开始有点慢，之后越来越快。违规者还没离开，我知道，不过还是不能冒险。意识深处某个地方开始连接定位系统的信号。我几乎感觉到了机器处理信息的速度，有段时间没有新数据了……

“三区八层。

二楼，912 通道。

移动速度：时速

约七公里

两人。私人号码已被消除。”

……现在我加到了最高速。天花板上的灯融成了一条白闪闪的带子，几个值夜班的工人忙让到走廊的墙边。两人，他们总共两个人。这情况没什么特别的。另外，他们能消除自己的号码。就是说，他们应该有十二岁了，不可能更年轻。我猜是中学生——他们逃跑一般也是两两一起。定位系统一遍又一遍地对之前的信息进行修正更新。它是怎么找到的？算了，这不关我的事……我的事是找到违规者。

一个跳跃到了正慢慢合拢的电梯门里面。丝毫不差。想出错都难，早就都计算好了。电梯里有三个人，明明在害怕，却还强装着笑。没事，早习惯了。习惯了……

“三区八层。

一楼，9367 通道。

移动速度：时速

约五公里。

年龄：十八岁。”

我已经在八层了。现在正飞快地前往内部运输井道……这么说，他们十八岁了？那明天应该就是这两个年轻人的法定结婚日了……那就是他们作为成年人生活的开始。但是，即使经过了精心安排，仍然有人不满，有时还会逃跑……为什么？我一直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三区七层。

九十六楼，34 通道。

移动速度：时速

约四公里。”

累了……违规者们累了。可我不累，现在正下到再往下一层……他们是怎么想出法子穿过两层之间的？要知道这楼层之间可不是普通的防护壁……

“三区七层。

九十五楼，314 通道。

移动速度：时速

约九公里。

井道电梯电源已被切断，

建议从梯子进入。”

他们被惊动了，察觉到了什么……没关系，我已经很近了。真的很近了。

“位置不变。

目标静止。

注意：楼层间通道

已被关闭

高能机制”

坐标没有改动。我对自己说了句“万事小心”，然后穿过路口跑进了十四号通道。这里空无一人，大概这一层活动都暂停了吧，我把速度加到极限——重要的是要出其不意。最后一个拐角之后他们出现在了我面前——一个高个帅小伙子穿着灰罩衣，还有一个黑发姑娘穿着天蓝色连衣裙的。姑娘坐在地板上，小伙子冲她低着头，看起来，她的腿受伤了。对，就这样别动……可小伙子还是转过身来。他从兜里掏出样闪闪发光的小东西，往边走了一步，挡在了姑娘前面，大概是要集中精神做这一件事。他本来可能成功的……

我跳了起来。小伙子正好挡在了姑娘前面。可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射出了子弹，子弹把面前闪着的耀眼白光的东西打个粉碎，然后径直穿过了灰罩衣的衣兜。动能应该足够穿过这两个人了，我以前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没错，足够了。

我回到通道。现在可以不那么急了，事情已经做好了。早上他们就会被收殓，在他们逃跑经过的各个楼层进行展览上三天，然后尸体会被抹上一层特殊的涂膜，挂到聚会大厅里。会安静上，大概，一个月，可之后又会有新的逃跑者。为什么？

我不明白。他们有的吃，有的穿，还能按时进行维修……我是说治疗。他们为什么要逃跑呢，他们应该知道，没有人能离开城市。为什么还……

我只是台机器，有六个爪子和一个难看的“脑袋”……脑子就藏在厚厚的护甲下面。我叫机械犬，这名字是别人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可有件事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

“二区三楼。

六层，B3通道。

目标一名。”

我又开始等，三十秒……

翻译：巴别砖

雷·布雷德伯里

雷·布雷德伯里(1920-2012)的代表作有《华氏 451 度》、“火星纪事”(短篇集)等。除了科幻小说，布雷德伯里还是著名的文法学者，他同样创作和改编剧本。

14 岁开始售卖自己的作品(广播剧段子)，18 岁开始发表幻想小说。其第一部商业小说《钟摆》(Pendulum, 与亨利·哈斯一起完成)发表于《超级科学故事》(Super Science Stories)1941 年 11 期，而第一部独立作品《湖》(The Lake)则在次年卖售出。

钟摆

他是时间的囚徒，
被生与死放逐，
郁郁独看，年华流转，
逝者如斯夫。
等待，期许，
绝望，恐怖。
生生世世，无间无隙，
不朽的孤独。

“我们曾去过许多地方。”厄亚斯尖声说，“可是这里，绝对是整个宇宙里最奇妙的一处发现！”

他绿光荧荧的宽大翅膀微微颤动，珠子般晶亮的小眼睛闪着兴奋的光。几位鸟人同伴在一旁点头赞同，他们纤瘦的脖颈上，细小柔软的金绿色绒毛层层叠叠。在他们脚下，曾经是一条自动步道，如今却早已残破，像一条皱巴巴的纸带；从这里可以俯瞰一整座广大荒芜的城市。

“真的。”厄亚斯继续说，“如此诡异，又如此怪诞，这玩意儿……天知道它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他有点多此一举地顺着大家的目光指去，那个东西就坐落在不远处一座高高的岩石广场上。

“瞧瞧！那些高耸入云的金属框架，那根粗大的空心钟摆，从架子上面垂下来，却一动不动！那些机械装置，过去一定是用来驱动钟摆的……不久前我飞到那边看过，全被腐蚀得不成样子了。”

“可是，你看看钟摆底端！”另一位鸟人充满敬畏地低语，“那个空心的摆锤，像一个透明玻璃球。还有里面那个可怕的东西，正朝外面瞪着……”

一具人类的骷髅，孤零零地紧贴在玻璃内壁上，惨白的颅骨向外凝望，像在俯瞰脚下荒无人烟的城市遗迹。那些尘埃遍布的瓦砾堆，裸露在外的钢筋条，横七竖八散落满地，有如一只巨大的蜘蛛，在骷髅兴致勃勃的目光检阅下，似乎随时要蠕动起来，重获生机。

“那玩意儿咧着嘴在笑呢，真让人心里发毛！笑得就好像，好像……”

“别胡说！”厄亚斯恼怒地打断他，“那不过是一具骸骨罢了，曾经……确实……在这颗星球上栖息过的哺乳动物留下的骨头。”他有点焦虑，把重心从一条瘦骨嶙峋的腿换到另一条，然后又朝那具露齿而笑的骷髅看了一眼，“没错，那东西确实看上去一副……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可是为什么，为什么附近再看不见其他人？为什么整颗星球上只剩下他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被关在这么一座诡异的钟摆里？”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另一位鸟人朝不远处停靠在废墟中的太空船望了望，颤巍巍地柔声说道，“奥弗利正在破译那本书上的文字呢，那本他从钟摆里抢救出来的书。我们最好别打扰他。”

“他是怎么把书弄出来的？我根本没看见玻璃球上面有开口嘛……”

“钟摆的摆臂是中空的，跟玻璃球相通，大概是为了能用真空吸管清理里面的垃圾吧。那本书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了，好在奥弗利把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

“真希望他能再加把劲儿！这家伙……”

“嘘，给他点时间吧。奥弗利一定能成功的，他在外星语言破译方面绝对是个天才。”

“当然当然，我记着呢，上次那片星系，那颗小行星，那些金属碑上的铭文……”

“他来了！”

“他成功了！”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真相了……”

鸟人们激动得声音发颤。奥弗利的身影出现在太空船门口，手中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小沓黄脆的纸页。他向同伴们挥了挥手，然后展翅飞过天际，不一会儿便来到大家身边，停落在窄窄的自动步道旁。

“这种语言很简单。”他说，“书上写的只是个故事，很凄凉。我这就读给你们听，读完我们就离开这颗星球，这里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大家在金属栏杆上凑得更紧密些，热切期待着聆听这个故事。寂寂无风的大地上，钟摆默然低垂，纹丝不动，透明的玻璃球距离广场地面不过几英尺高。骷髅依旧咧着嘴在笑，仿佛被巨大的满足与喜悦笼罩。奥弗利又匆匆向它瞥了一眼……然后他展开手中残破的笔记本，读了起来。

我的名字是约翰·雷维尔，人们都叫我“时间的囚徒”。他们来看我，全世界的游客都来这里看我，看我被囚禁在这座永不停歇的钟摆里。广场周围缓缓运转的电动步道上，小学生们指指点点，天真无邪地连声惊叹。还有那些专程赶来作研究的科学家，站在外面，把各种测量工具向我伸过来。哈，他们明明可以停下钟摆，放我出来，但事到如今我早已明白，他们永远不会这么做。这一切于我，原本应是一个惩戒，但现在，我却成了科学上的未解之谜。我竟然永垂不朽了，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

惩戒，命运加之于我的惩戒！现在却更像一个谜。记忆溯流而上，卷携我回到这一切的开端。那一天，我依然记得，我发现了那个方法，可以跨越时间之隙，去往未来。是的，我发明了时间机器。不不不，跟这座钟摆完全不一样。我的时间机器像一个巨大的箱子，用金属和玻璃精心组装而成，里面有一组我设计的电动机轮，可以产生激荡而有序的力场。为了保证运行完满，我调试了不下三次，但是科学委员会那帮家伙，没有一个人肯相信我。他们都笑我。莱斯科也笑我，特别是莱斯科。他恨我，所以带头笑我。

我申请当众演示，以证实我的发明。我邀请整个委员会，连同科学界的全体精英一起前来观看。最终他们同意了，反正看热闹不花钱，就当是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又有何不可。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上百个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齐聚一堂，等着看笑话。没有人相信我会成功，但那又怎样，我不在乎。站在讲台上，依靠着巨大的机器，耳边充斥着幸灾乐祸的嗡嗡低语，还有几百万双不信任的眼睛透过电视屏幕对我品头论足，这些我统统不在乎。莱斯科早已成功地在公众舆论中制造了一场论争，一场对时间旅行轰轰烈烈的谩骂与嘲笑。怕什么呢，几分钟之后，我将彻底扭转战局，将胜利握在手中。我将启动机组，拉下开关，我将目睹机器滑入时间之维，然后重现，就像先前三次试验中发生过的一样。接下来，我将挑选一个人乘坐时间机器去往未来，我将改写历史。

那一刻终于到了。然而冥冥之中，上天却做出裁决，将那一刻判作我命中注定的劫数。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直到现在我依然想不明白，也许是电视转播的电磁信号干扰了机器周围的时空场。我只记得那一瞬间，我伸手握住总开关，面前一排排优雅尊贵的笑脸，又白又亮，从眼前滑过，然后我轻轻拉下了开关……

那一瞬间深不可测的恐怖，直到现在依然让我浑身战栗。一道青幽幽的电火

花在空中翻腾咆哮，如地狱之火，如长虹贯日，击穿整座大厅，将沿途每一寸空间中的每一颗原子都化作灰烬！

我杀了他们，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屠杀了全世界最精英的科学家！

不，还有人没死。莱斯科，还有我，还有那么寥寥几个人，我们恰好躲在机器后面，逃过了这一劫。我甚至是所有人中伤势最轻的一个，这反而加重了我的罪孽。民众们对我恨之入骨，审判席上，他们群情激奋，一致高呼要我血债血偿。

“毁了时间机器！”人们喊着口号，“毁了那个刽子手，让他万劫不复！”

刽子手！我本想为人类造福，却成了刽子手！我徒劳地向他们解释，这只是一场意外，但面对民愤，理智与争辩根本无济于事。

几周之后的某一天，他们将我从秘密监狱中弄出来，在重兵看守下匆匆押往莱斯科所在的医院。他用一只胳膊从病床上支起身子，一双煤球般焦灼的眼睛瞪着我。除了那双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他浑身都被包裹在绷带中。很久很久，他瞪了我很久很久。从他的眼中我看到了疯狂，奸诈的、恶毒的疯狂。他疯了，却并未丧失理智。时间滴答滴答，在静默中流逝。终于他用尽全身力气，抬起一只皱皱巴巴、缠满绷带的手，指向我。

“不，别杀他。”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围在四周的当权者们说道，“拆了他的机器，但把零件给我留下。呵呵，我有一个好主意，对这十恶不赦的家伙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惩罚了。”

我想起莱斯科对我的新仇旧恨，不禁打了个寒战。

又过了几周，一个警卫面带恶毒的微笑告诉我，时间机器已经被拆毁，然后秘密改装。莱斯科躺在病床上发号施令，指导整个工程。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我被押送往现场，第一次亲眼目睹那一幕。那巨大的钟摆从天而降，魔幻而恐怖。那一瞬间，我才明白莱斯科对我的报复有多丧心病狂。还有那些跟他一样满怀仇恨、一样残酷无情的民众，他们群聚在广场周围的电动步道上，好像古罗马角斗场里的观众。巨大的惊恐涌上来，我尖叫着想要挣脱，却只换来一阵哄笑。人们幸灾乐祸地叫喊着，大笑着，从我的痛苦中获得无上快乐。

警卫恶狠狠地将我一推，推进钟摆下面的玻璃空腔中。我躺在里面浑身颤抖，听见命运冷酷无情的嘲笑。这座钟摆，这座钟摆是用我的时间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组装成的！那些珍贵的金属与玻璃，如今变成关押我的牢笼，一座昭告我罪孽的纪念碑。我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这座出自我手的刑罚机器里度过余生。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咒我下地狱，骂我不得好死。

头顶上方传来咔嗒一声响，紧接着是呜呜的嗡鸣声，玻璃囚室动了起来，渐渐加速，沿着逐渐延长的弧线来回摇荡。我依然记得，自己是怎样绝望地敲打着玻璃墙，怎样徒劳地大喊大叫，直到双手鲜血淋漓。我依然记得那些脸，一张张，一排排，在视野中慢慢模糊，化为惨白的色块……

起初我以为自己会疯，但是我没有。我什么都不想。第一夜，肉体上的苦痛尚未来临，但我还是无法入眠。城市灯火有如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左，右，左，右，满眼烟火般的流光。夜色阑珊，我终于难受起来，胃中翻涌起冰冷的波涛，让我恶心想吐。第二天，痛苦依旧，我什么都吃不下。一天又一天，钟摆始终来回摇摆，左，右，左，右，一刻不停歇。

他们把吃的东西加工成团，通过空心的钟摆管道塞进来，扑通一声掉落在我脚边。第一次尝试进食，却以可悲的失败告终，钟摆摇晃不停，根本无法保持平衡。绝望之下，我再一次用拳头猛砸冰凉的玻璃，直到伤口开裂，满手满身的血。我用嘶哑的嗓子哀号，却听不见丝毫回应，只有自己虚弱压抑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不知在痛苦中煎熬了多久，我渐渐开始习惯，每天在动荡中吃喝拉撒，起床睡觉……那些人给囚室地板上装了几个玻璃环，夜里我可以用它们固定身体，换得一夕安眠。睡梦里的世界是寂静的，平和的，没有一丝一毫摇摆。我甚至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兴趣，看天地在眼前颠倒，左，右，左，右，上，下，上，下……我看啊看啊，直看到头晕目眩，双目生疼。这种单调往复的运动始终如一，从不改变。

单摆是多么高啊，金光闪闪的摆锤从机械骨架上垂下，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扫过大地，巨大的影子横跨一百多英尺的距离。根据我的估计，每次摆动的周期，竟然有四五秒之久。

左，右，左，右，时间就这样流逝。到底过了多久，我不知道，也不敢猜……

无聊的岁月里，我开始留意外面那些惊诧又好奇的脸，他们眉飞色舞，指指点点，只是听不见声音。呵，他们当然是在说我。我这时间的囚徒，来来回回永不停息，却始终留在原地。又过了很久——几星期？几个月？几年？住在附近的居民们不再来了，只剩下游客，依旧不时前来围观……

工作人员每天来一次，投下食物，用真空吸管清理囚室。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光阴在记忆中流转，渐渐褪色黯淡，时间于我而言，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终于我开始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逃脱了，我的余生将在这座摇摆不定的玻璃囚笼里度过。突然间，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写点什么，我要留下一点文字在这世界上。我久久地想着这件事，以至于再也不愿去想其他。

每天都会有一名工作人员爬到呜呜作响的轮轴上，通过管道向我投下食物。

我开始试着在管壁上敲出密码，请他给我带一点能够用来书写的东西。许多天，许多周……而后许多月，我的请求始终没有得到回答。我变得绝望而愤怒，于是愈加执著，日复一日地敲啊敲啊。

很久很久之后，终于有一天，一本厚重的笔记本跟随食物一起顺着管道被扔下来，还有一支笔！一定是我坚持不懈的努力战胜了那家伙！这些微不足道的奢侈品让我欣喜若狂，久久不能平复。

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在写，把关于我的故事如实地记录下来，不夸张，不掩饰。我已经写得很累了，但我还会写下去。从现在开始，我写的不再是过去发生的事，而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

钟摆依旧摇荡不停，划着亘古不变的圆弧。我敢肯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年，而不是几个月！我已经有些习惯了。如果有一天钟摆突然停下来，我一定会在绝对的静止中崩溃吧！

……(不知过了多久):

发生了什么事？周围的电动步道上挤满了人，不是游客，是科学家。他们拿着奇形怪状的仪器，远远地站在那里研究我。我想我知道他们为何而来，很早以前我就猜到了。我没有记录过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如果没猜错的话，莱斯科和其他人已经死了，唯独我还活着！我还记得，刚关进来的时候我脸上有一层短短的胡须楂，但它们却再也没生长过。还有我的身体，有种微微发麻的感觉，仿佛被一种神奇的生命力量所充满。我将比所有人都活得长久，我将与天地同寿！我无法解释这一切，那些科学家同样无法解释，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站在那里，把我当成一个奇迹来研究。他们甚至不敢让钟摆停下来。我的小宇宙，我的王国，一旦停下，神秘的力量就会消失，他们不敢冒这个风险。

……(又不知过了多久):

那些科学家，可怜的小东西，他们通过管道塞了一只话筒进来！他们终于想起来了，在被残忍地关押在这里之前，我曾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徒劳无功地研究了半天，却依旧搞不清我为什么一直活着。现在他们只好向我求助了，他们想听我亲口告诉他们，我的症状，我的生理反应，我的想法！他们被彻底弄糊涂了，却还不肯死心。他们想知道永生的秘密，只有我能给他们线索。他们说，我在这里已经两百年了。两百年！那些死于非命的科学家，如今在我面前的是他们的第五代子孙。

起初我缄口不言，看都不看话筒一眼，只是默默听着那些嘀嘀咕咕的议论，那些询问恳求，直到我开始厌倦。于是我抓住话筒，抬头望向那些写满紧张与恳切的脸。他们屏息以待。

“我所遭受的冤屈和痛苦，不是那么容易就忘得了的。”我大声说，“两百年太短了，或许再等两百年也不够！”

说完我放声大笑。天哪，那是什么样的笑！

“他疯了！”我听见一个声音说，“永生的秘密或许就在他身上，但他不肯说，我们也就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也不能让钟摆停下来，一旦时间场效应被破坏，恐怕再也无法重现……”

……(更久之后)：

自从上次写下那几行字之后，又是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漫长到我都懒得去计算。很多很多年……天知道有多少年。我甚至有点忘记了怎样握笔写字。

外面那个疯狂的世界里，发生了太多变化。斗转星移，山河倒转，万物生长而后凋零，沧海变桑田。

我曾见过一场战争。一拨拨战斗机遮天蔽日，从遥远的海上飞来，向着城市发起攻击。更多飞机腾空而起，从这里出发去迎战。天空中，绚烂的死亡之火闪烁明灭，竟是如此美丽！被击中的飞机一架架掉落，像风中飘零的叶子。幸存者耀武扬威凯旋，我却不知道它们究竟属于哪一方……

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生存或者毁灭，与我毫无关系。食物依旧每天通过管道送进来，我怀疑那或许已经成了某种宗教仪式。不管这座城市的居民现在是谁，他们一定早就忘记了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一切都成了传说，真相遗失在时间中。我的小小世界依旧摇摆不停，沿着亘古不变的圆弧，左，右，左，右……我像果壳中的王，傲然俯瞰外面那些蝼蚁般卑微的生命，朝生暮死，可悲又可笑。

一代又一代人死去了，只有我还活着。我要比他们所有人都活得长久，我要看到所有人的末世！

……

我又发现了一件事。那些每天给我送水送饭、为我打扫囚笼的工作人员，竟然都是机器人！方头方脑，巨大笨重，四条短短的腿——不会错，都是冷冰冰的钢铁之躯，只是外表有点像人罢了。

.....

这些笨头笨脑的机器人越来越多，到处都能看到它们。啊，当然也能看到人类，不过都是些游客，偶尔来附近观光。大部分人类都搬到了高处，在那些直刺苍穹的摩天大楼上，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像林子顶端的鸟儿。剩下的只有那些栖息在低处的机器人，做着卑贱粗笨的工作，维持这座城市的运转。我想，这正是那些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一直渴求的，现在终于实现了。

……机器人也在进化，越来越精巧复杂，造型与动作也越来越像人类。它们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神奇……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很久以后):

来了！我就知道这事迟早要来！反叛的浪潮如排山倒海！人类，软弱无能的人类，娇生惯养的人类，脑满肠肥的人类，逃吧，看你们谁能逃得掉……有人试图坐火箭艇逃跑，还没飞远，就被满天绯红惨白的热电子束击落。剩下的人们在绝望和恐惧中集结起来，试图用热核武器进行地毯式轰炸，摧毁机器大军的中央基地。但机器人们却设立了坚不可摧的电子防御场，将热核弹掷还给轰炸机，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

反叛之战很快结束，机器人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人类被彻底从这颗星球上一扫而光，只剩下我一个。现在，我倒要看看机器人会不会比它们的创造者更聪明。

人类是被自己的鲁莽和盲目毁灭的，为了实现心中的乌托邦，他们设计发明了机器人，赋予它们更多功能、更多技术。他们把整座城市都扔给机器人去管理，只留下一两个人类指导监督。然而，某时某地，由于某些原因，某个机器人的电子线圈中闪过一朵智慧的火花。它开始思考，迟缓，却精确。它开始偷偷摸摸地学习，一点一点自我升级。终于某一天，一个新的超级智能，一个天才的机械大脑在进化中诞生，高效冷酷，野心勃勃。正是它领导了机器人对人类的反叛。

这就是我对这段历史的总结与猜测。事到如今，地球上只剩下了机器人——非常聪明的机器人。昨天，一些机器人来到钟摆旁边，似乎讨论了好一阵。它们必定认出我是人类，是这颗星球上剩下的最后一个人。它们打算如何处置我呢，赶尽杀绝吗？

不，它们不杀我。我又一次成了传说，这些机器人的传说。钟摆依旧在摇荡，机器人们在上面加盖了一座玻璃穹顶，将整座机械结构严密保护起来。它们还建起了其他一些装置，专门用来供给我每天的饮食。那之后它们就不再来了。它们彻底忘记了我的存在。

该死的东西，它们竟胆敢忘记我！好啊，我会继续活下去给你们看！说到底，机器人还不是人造的……我会活下去，直到所有人和机器的末日！我对天发誓！

……(又是很久很久)：

结束了吗？我终于亲眼目睹了机器人时代的终结！就在昨天日暮时分，那些来自外太空的异族从天而降，如同密密麻麻的蜂群，遮蔽了嫣红如血的残阳。大团深黑色的胶体落下来，像下了一场沥青雨，所有东西上都聚集了厚厚一层……

机器人的战舰交错纵横，在一柱柱猩红的炮火间穿行，向黑色胶体喷射出热电子束。然而，那些外太空异族竟然毫无损伤，不为所动！它们一寸寸向地面逼近，机器人战舰彻底败下阵来，开始四散奔逃，寻找藏身之处。

没有用。银光闪闪的战舰一艘接一艘坠毁，七零八落，像水银珠子溅落在瓷砖上……

黑色胶体逼近了，像有生命的沼泽，在大地之上蔓延。所到之处，所有的金属都被无情地腐蚀，昔日的城市一点一点崩溃坍塌，化作废墟……

只有我的钟摆逃过一劫，我的小小世界。胶体密密麻麻覆盖在玻璃穹顶上，却无法进一步腐蚀里面的机械结构。城市毁灭了，机器人终结了，我的钟摆却依旧在摇荡，左，右，左，右……现在它是这世界上唯一会动的东西了。异族们为此迷惑不解，我知道，除非钟摆停下来，否则它们绝不善罢甘休……

一切在昨天就已结束。此时此刻，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钟摆里向外望着，异族们群聚在城市废墟上方，准备离开这里。只有几小团黑色胶体依旧粘在玻璃穹顶上，几乎遮蔽了阳光。还有一些胶体附着在嗡嗡作响的机轮附近，努力侵蚀那些机械结构，就像它们侵蚀机器人一样。这些家伙，真是一丝不苟，尽职尽责。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用不了几分钟，它们就会突破玻璃穹顶，将我的机器彻底摧毁。我要一直不停地写，在钟摆彻底停止前……

就是现在，它停了。我感到一阵奇异的碾压与摩擦声从上方传来，机器再也不动了。我的小小世界，我的玻璃囚笼，终于从它永不停歇的摆动中回归静止。

一阵强烈的欢欣鼓舞，像火焰在体内燃烧。最终，最终的胜利属于我！那些妄图惩罚我的渺小人类，还有他们的后代，还有那些机器人！所有生存与毁灭，希望与绝望，全都被我战胜了！还奢望什么呢？此时此刻，除了死亡，我别无所求。我相信这并不难，只要耐心等待，等待钟摆自己停下来，迟来的死亡终将步步逼近，伴随着无法忍受的永恒静止……

结束了。那些黑色的胶体生物腾空而去，与它们的同伴会合。都走了，只剩我一个。钟摆吱吱嘎嘎地响着，摆幅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

这感觉……真奇怪……

翻译：夏笳

图：吕则龙

文本：《科幻世界》2012年03期



湖

浪将整个世界与我隔绝开来。天空中的小鸟不见了，海滩上的孩子不见了，站在岸边的妈妈也不见了。有那么一会儿，幽绿的静寂包围了我。不久，浪退了下去，将我重新-抛回那片有天空，有沙滩，充溢着孩子们笑语的天地。我向湖岸上走去，整个世界等待着我的归来。世间万物和我离去前一模一样，几乎没有丝毫变化。

我一路跑上沙滩。

妈妈用一条毛茸茸的大毛巾给我擦了擦身子。“站在原地，把身上的水晾干。”她说。

我乖乖地站着，只见阳光静静地抹去了我手臂上的水珠，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鸡皮疙瘩。

“起风了，”妈妈说，“套上毛衣吧。”

“我正研究鸡皮疙瘩呢。”我说。

“哈罗德。”妈妈埋怨道。

我穿上毛衣。潮水一波波地抚上沙滩，又一波波地褪去。它的动作并不僵硬，并不笨拙，反倒显出种胸有成竹般的雅致风度来。这种幽绿色的优雅是踏着歪斜醉步的酒徒们-永远无法企及的。

时值九月。夏天最后的日子里，一切都无缘无故地让人黯然神伤。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滩上只有六个人，显得冷清而寂寥。呼哨着的凉风也许让孩子们也感到些许悲戚。他-们不再一起玩球，而是静静地坐在沙滩上。秋天的气息沿无尽的湖岸徐徐迫近。

所有热狗店都已歇业，店外钉上了一条条厚木板。芥末，洋葱，和肉类的香味已经随漫长而欢乐的夏日一起，被封存在层层木板之后。夏天仿佛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塞进了-一副副棺材里。其他店家也一个接一个地撤下招牌，关上店门。风拂过沙滩，卷走了七八月间沙地上那不计其数的脚印。九月时的水边清清冷冷，只剩下我那双橡胶球鞋留-下的足迹，以及唐纳德与德拉斯·阿诺德的脚印。

人行道上蒙着一层随风飘来的细沙。旋转木马已经被人们用帆布盖了起来。所有木马都穿在铜杆上，僵硬地停在半空。它们咧着嘴，依然在静态中奔驰。但音乐已经消逝，-只有帆布下穿梭来去的冷风为它们伴奏。

我静静地站着。其他孩子都已经去学校了，只有我还没开学。明天，我将随一列横穿美国的火车去往西部。今天是妈妈和我最后一次来沙滩上玩。

一片孤寂中，我突然想离开妈妈，自己待上一会儿。“妈妈，我想到沙滩那头去看看。”我说。

“好吧，别去太久就行。还有，别到水边去。”

我撒腿跑去。沙在我脚下飞溅，我乘着风飞驰。你一定知道那种感觉：张开双臂飞跑时，风吹过你的双手，让你觉得指间生出一层薄薄的纱幕，仿佛自己长出了翅膀。

妈妈静坐着的身影越来越远。很快她就成了我视野中一块小小的褐斑。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人。

对一个十二岁大的孩子来说，独处可算是种新奇的体验。他习惯于身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能在臆想中缔造孤身一人的世界。现实中有太多大人包围着他，教导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此，想拥有自己的世界时，他只能沿着漫长的沙滩远远地跑开，或是在脑海中勾画出自己远离人群，跑过沙滩的情景。

现在，我的的确确是孤身一人了。

我向水中走去，直到冰冷的水漫过我的腹部。以前，周围往往交织着太多目光，我不敢向这边张望，不敢到这片水域来，更不敢念着那个名字在水中摸索。但现在——

湖水仿佛一位不可思议的魔术师，将我生生分成了两半。我的身体好象从水面那儿一分为二。水下那一半身体犹如正在融化的软糖，静静地溶在水中。水波幽凉。不时有浪头带着优雅的力道涌过，浪尖上点缀着水沫缀成的蕾丝。

我喊出她的名字，——一遍遍地喊着她的名字。

“泰莉！泰莉！噢，泰莉！”

小时候，你总是觉得只要呼唤什么人，就一定能得到回答。那时的你总以为自己想象中的一切都会成为现实。的确，有时候这样的想法也算不上大错特错。

我心里想着泰莉。去年五月，她一路欢笑着在水中游去，脑后拖着金黄的马尾辫。阳光照在十二岁女孩小小的肩膀上。我记起，她的身影消失在水中，救生员跳进湖里，泰莉的妈妈尖叫起来……但泰莉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救生员一定是去劝她回来的，但她不愿回到我们的世界来。救生员上岸时，他那双骨节粗大的手里只有几缕水草。泰莉走了。学校里我身边那张课桌后再也不会有她的身影；夏夜的青砖路上再也不会有我们嬉戏时的笑声。她走得太远，湖把她留下了。

在这孤独的秋日里，水面与天空显得无比辽阔，沙滩长得异乎寻常。我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我孤身一人，最后一次来到这里。

我一遍遍地喊着她的名字。泰莉，噢，泰莉！

吹过我耳际的风无比温柔。拂过贝壳们嘴边，聆听它们低语的，就该是这样的风。水升起来，漫到我的胸口，不久又沉下去，褪到我膝侧。水波来来去去，起起落落，轻吻着我的双脚。

“泰莉！回来啊，泰莉！”

我只有十二岁。但我很清楚我是多么爱她。这种爱无关欲望，无关伦常，如永远比肩而卧的风，海，沙一般纯洁无暇。这种爱来自我们在温暖的沙滩上共度的悠长假期，也来自乏味的学校里那波澜不惊的单调生活。多年来那些漫长的秋日里，我曾一次次地帮她从学校把书背回家……

泰莉！

最后一次喊出她的名字时，我不禁颤抖起来。我觉得自己脸上有水。真奇怪，浪不会溅得这么高。

我转过身，走向沙滩上，在那里伫立了半小时之久。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迹象，一些征兆，再次捕捉到泰莉存在过的证明。最后，我跪下来，小心翼翼地堆起沙堡来。以前，泰莉和我在沙滩上垒过无数沙堡，但这次我刚垒好一半就站了起来。

“泰莉，如果你听见我在喊你，就来把这沙堡盖完吧。”

我向视野中那个褐色斑点走去。那是妈妈。水漫上沙滩，一圈圈地环绕着沙堡。小小的城堡一点点分崩离析，沙地逐渐平滑如初。

我静静地沿湖岸向回走去。

远远地，一只木马发出一阵干涩的轻响。但那不过是风开的玩笑。

第二天，我乘着火车出发了。

火车的记忆力总是很糟糕。它把一切都留在身后。伊里诺斯州的棉花田消失了，童年时嬉戏的小河不见了。小桥，湖水，山谷，农舍……痛楚和欢乐纷纷隐没。火车沿路抛洒着记忆，很快就将它们遗落在地平线后。

我身材逐渐高大，换上了一幅更为强健的躯壳，同时也用成熟的思想取代了童年的稚拙。我扔掉不再合身的旧衣服，从初级学校转入高中，后来又上了大学。再后来，我在萨克拉曼多结识了一个年轻女孩。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就结婚了。二十二岁时，我几乎把东部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玛格丽特建议我们去东部度迟来的蜜月。

火车是可以双向运行的，——和记忆一样。它可以埋葬过去，也可以把长年来尘封的一切瞬间拉回你面前。

拥有一万人口的布拉夫湖城出现在天穹下的地平线上。玛格丽特穿着新衣服，显得温柔而美好。旧世界的一切将我向它们身边拉去，她静静地打量着我。火车驶入布拉夫站时，她一直挽着我的手。我们的行李被人运了出去。

漫长的岁月间，时间改变了人们的脸，重塑了他们的身形。我们并肩从小镇中走过时，我放眼看去，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有些人脸上飘荡着缥缈的回声。——那是多年前-谷中远足时遥远的笑语。有些人脸上藏着微弱的笑声。——以前，初级学校放假时，往往有这样的笑声回荡在金属链条下的秋千旁，萦绕在一上一下的跷跷板上。但我什么-也没说。我走着，看着，用记忆填充着自己，一如收集着待烧的秋叶。

我们在镇里待了两星期，故地重游，看遍了所有老地方。那些日子里，我非常快乐。我觉得，我是爱玛格丽特的。——至少，我觉得我爱她。

还有几天就要离开镇子时，我们从湖边走过。和多年前那天比起来，夏天的脚步还没有走远。然而，沙滩上已经出现了寂寥的先兆。人已经稀少下去，几个热狗摊子外也已-经钉上了木板。只有风声一如平常，徘徊在沙滩上，为我们歌唱。

我仿佛看见妈妈还坐在她以前常坐的地方。那种促使我独处的冲动又一次从心底泛起来。但是，我不能对玛格丽特说这些。我只能握着她的手，无声地等待着。

天渐渐晚了。大部分孩子都回家了。只有寥寥几个大人还在夹杂着风声的阳光下伸展着身子。

救生艇靠岸了，救生员步伐迟缓地从船里走了出来。他怀里抱着一样东西。

我屏住呼吸，僵在原地，只觉得自己就这样缩小下去，变回了十二岁时的模样。我渺小得微不足道，心中充满了恐惧。风声呼啸。玛格丽特不见了，我的视野里只剩下沙滩-和救生员。他抱着一个灰色的袋子，缓缓从船里出来。那袋子并不重，但他脸上铅云密布，严肃得可怕。

“站在这儿别动，玛格丽特。”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

“什么？”

“待在这里就好，别问别的——”

我穿过沙滩，向救生员走去。他抬头看着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

救生员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他的声音仿佛卡在喉咙里。他把手中的袋子放在沙地上。湖水低语着漫过来，环着布袋，不久重又褪了下去。

“那是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真奇怪。”救生员静静地说。

我等着他的下文。

“真奇怪，”他柔声说道，“这算是我见过的事里最奇怪的啦。她已经死了很久了。”

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他点了点头。“我想她已经死了十年了。今年这里还没有孩子溺水。1933年以来，在这里出事的一共有十二个孩子。一般来说，不出几小时，我们就能把他们捞起来。我记得，只有一个孩子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袋子里装的就是她。她已经在水里待了十年……这可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

我看着他怀里那个灰色袋子。“打开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风声更大了。

他犹豫地托着袋子。

“快点，老兄，打开它！”我吼道。

“我想我最好别这么干。”他说着，随即被我脸上的表情吓到了。“她还这么小——”

他把袋口拉开一半，但那已经足够了。

沙滩上一片荒凉。我的世界中只剩下天空，风，湖水，以及在孤寂中徐徐迫近的秋天。我低下头，看着她。

我反复默念着什么。那是一个名字。救生员看着我。“你是在哪儿找到她的？”我问道。

“那边的沙滩下，浅水里。她已经在那儿躺了很久，很久了，不是吗？”

我摇了摇头。

“是的，很久了。上帝啊，很久了……”

人人都在变。我长大了，她却一如往常。她还那么小，那么年轻。死亡的字典里没有成长，也没有改变。她的头发还泛着金色的光泽。她将永远年轻下去，我也将永远爱她。上帝啊，我将永远爱她。

救生员又将袋口合了起来。

几分钟后，我孤身一人沿着沙滩走去。突然，我停下脚步，低头向脚边看去。救生员就是在这里发现她的，我对自己说。

那里，立在水边的，是一座盖了一半的沙雕城堡。以前，泰莉和我在沙滩上垒过无数这样的沙堡。她盖一半，我盖另一半。

我看着沙堡，屈膝跪了下来，只见一串小小的脚印从湖中延伸到我面前，然后又折回了湖中。

——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会帮你盖完这城堡。”我说。

我没有食言。轻手轻脚地盖好沙堡后，我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开。我不想看见身后的沙堡在浪花中倾圮。——万事万物，都有在浪花中倾圮的一天。

我沿着沙滩向回走去。那里，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陌生女人正微笑着等待我的归来。

译者: *Prayer Savan*

文本: 『乌拉科幻小说网』 方舟计划存档

乔治·R.R.马丁

乔治·雷蒙德·理查德·马丁(1948-), 美国作家、编辑、编剧, 作品涉及科幻、奇幻、恐怖多种体裁, 风格多变。主要作品有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系列, 以及科幻小说《图夫航行记》《光逝》等。

1970年, 马丁售出了第一篇小说《英雄》(The Hero), 后被刊登在《银河》(Galaxy)期刊1971年2期刊上。又一年之后, 他的《晨临雾逝》便在双奖的颁奖台上与小詹姆斯·缇普垂的《命运》和厄休拉·勒古恩的《从奥米勒斯城出走的人》竞争了。

英雄

这是一座死城，熊熊烈焰染红了灰绿色天空。

大火已经烧了一段日子。在这之前，抵抗大约持续了一周，战况一度十分焦灼。然而最终，入侵者还是顺利地突破防线，延续了他们以往的战绩。头顶上，外星天空的两个太阳丝毫没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他们过去领教过蔚蓝、墨黑和布满金色斑点的天空，都同样取得了胜利。

主力军距城市东部尚有几百英里时，气象控制部队率先发起进攻。一轮又一轮风暴袭击了城市街道，牵制住防御部署，也打击了守城士兵的信心。

接着，跟进队伍在城周立起轰鸣器，尖锐而持续的噪音日夜回荡不停。没多久，大多数平民变得惊恐不安，从城中仓皇逃跑。这时，主力进攻部队已就位，趁着东风吹起，发射了瘟疫弹。

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守城军仍没有放弃抵抗。幸存的士兵从城周的炮台里射出一连串原子炮，致使对方护盾能量负荷超载，借此成功摧毁了一个连的敌人。但这最多只能算是垂死挣扎。燃烧弹如雨点般铺天盖地砸下，充满酸性气体的巨大云团自平原上空飞来。

在酸云掩护下，地球远征军的猛烈攻势一步一步逼近城市最后的防线。

卡根瞥了一眼脚边已经凹陷的热塑橡胶头盔，咒骂起自己的运气。本来跟平常一样的收尾工作，他心想，再普通不过了——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颗该死的小型原子炮弹，差点击中他。

炮弹在卡根不远处炸开，冲击波震坏了飞行器，卡根随即被甩了出去。他在城东一处荒芜的峡谷里着陆。战甲使他的身体免于冲击的伤害，但落地时头盔还是摔得够惨。

卡根蹲下，捡起瘪掉的头盔，仔细检查。远程通讯仪已失灵，各传感设备也都没法正常工作。至于飞行器，更是早不见了踪影。卡根知道，现在他就是个又聋又哑、跛足难行的半瞎子。

不远的高坡上突然闪过几道人影。卡根抬起头，眼前赫然出现了五个原住民，每人肩上都挎着一把上膛的冲锋枪。他们一字排开，封死卡根的去路，枪口齐刷刷对准他。其中一人开始讲话。

但他没能讲完。前一秒，卡根的枪还扔在脚边的石头上；一眨眼，他已将它攥在手中。

五个人会犹豫，一个人却不会。就在原住民迟疑的刹那，卡根毫不犹豫、毫不停顿、毫不思考地——

大开杀戒。

射线枪射出一道足以刺破耳膜的高频声波，领队的原住民被击中，浑身剧烈颤抖，在声波的撕扯下四分五裂，化成一摊模糊的血肉。卡根举起枪又干掉两个。

剩下的两人这时才反应过来，朝卡根一阵扫射。卡根向右一个侧翻，躲避子弹，但穿着战甲的身体还是不断被击中。他发出一声闷哼，举起手中的枪——不假思索地疯狂射击，令枪柄也跟着旋转起来。卡根勉强握紧枪柄，利落地跃上山坡，朝其中一个原住民扑去。那人忙不迭地躲闪，也端起自己的枪。但一秒钟的空当对卡根来说已经足够。他高高举起持枪的右手，右臂猛一发力，将枪柄狠狠戳向对方面门。与此同时，左手也挥出一击 1500 磅的重拳，正中对方胸骨。另一名原住民看到同伴挡在自己和卡根中间，没敢开枪。卡根举着同伴的尸体朝他冲来，他连忙后退一步，准备开火。

然而卡根已冲到他面前。子弹擦过卡根的太阳穴，带来一丝烧灼的剧痛。卡根没有理会，一记手刀正中对手咽喉。对方身子一软，倒在地上。

卡根一个前滚，跳转起身，准备迎击下一个敌人。

周围只剩他一个了。

卡根弯下腰，从原住民的制服上扯下一块布，擦净手上的血。他懊恼地皱起眉头。从这儿回营地得走好一阵呢，他一边想，一边随手扔掉染血的布条。

今天真不是他的幸运日。

卡根小声嘟囔两句，翻身跳下高坡，找到射线枪和头盔，准备步行返回。

地平线上，城市一片火海。

* * *

卡根伸出拳头，里面的近程通讯仪响起嘀嘀声，接着他就听到了瑞治里兴奋的大嗓门。

“你可回来啦，卡根。”他大笑道，“信号确认完毕。嘿，你刚才要是再多走几步，伙计们估计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的头盔坏了，”卡根回答，“传感器也不灵，远程通讯仪都他妈完蛋了。该死，根本没办法判断距离。”

“头儿那边正纳闷呢。”瑞治里打断他，“他们以为你出了事儿，好一阵担心。不过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当然。我被一枚泥巴弹打中，飞行器也毁了。一路走回来费死劲了。算了，反正回来了。”

说完，他俯身钻入洞口，动作缓慢而娴熟。现在，卡根和警卫员瑞治里能看见彼此了。

哨岗厅内，瑞治里穿着笨重的银灰战甲，举起手臂朝卡根挥舞。他浑身上下覆着耐久合金战甲，与之相比，卡根的热塑橡胶甲单薄得就像衬衣。瑞治里身下是一台旋转型射线炮，罩型护盾将炮台严密包裹在中心，瑞治里高大的身影因此显得模糊不清。

卡根也向瑞治里挥手示意，然后迈开大步走进来，在瑞治里高耸的炮台脚下立住，等着激光路障放行。

“你看起来可真他妈惨。”瑞治里借助传感装置，透过热塑面罩打量卡根，“这身轻甲真是一点保护作用也没起到。随便找个毛头小子，拿把玩具枪，估计都能干爆你。”

“至少我还能动。”卡根笑道，“不像你，穿得跟大猩猩似的，只是能挨枪子儿。不过我倒想看看，你真打起仗来是什么样。光靠防守可没法取胜。”

“你这家伙！”瑞治里气道，“唉，站岗无聊死了。”说完，他按下控制台开关，激光路障中间有一块消失了。卡根从中通过，没过几秒，激光又恢复原状。

卡根迈着大步，迅速奔回营房。房门在他靠近时自动滑开。卡根一脚踏进房内，心中充满感激。回家的感觉可真好，他感慨道，回归正常重力的感觉可真好。这些泥巴洞里的重力太小，时间一长，胃就开始恶心，但营房都是斥巨资专门为战士打造的，特意模仿了威灵顿星的重力，比地球要大上一倍。是的，确实有点儿贵，但头儿说了，为了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有更好的发挥，这点儿钱不算什么。

卡根在备战室里三两下卸掉战甲，把它扔进回收桶，径直冲向自己的隔间，摊成大字倒在床上。

卡根伸出一只手，拉开金属床头柜的抽屉，取出一粒饱满的绿色胶囊，迫不及待地吞下去，躺回床上放松身体，等着它起作用。他知道，规定不允许在两餐之间服用增强剂，但事实上，没有人真去遵守规定。大多数前线士兵跟他一样，为了让速度和耐力维持在最佳状态，会不定时服用药物。

卡根闭上眼，准备舒舒服服小憩一会儿。挂在墙上的通讯箱突然响了起来。

“卡根。”

卡根猛然惊醒，一下子坐了起来。

“到。”他答道。

“立刻向格雷迪少校汇报。”

卡根开心地笑了。他知道，这说明自己的申请被批准了，而且对方还是位高级军官。

他迅速穿上一件棕色制服，朝基地走去。

* * *

高级军官的办公场所位于哨岗中心，是栋三层高的小楼，楼内灯火通明，楼身周围则是一圈又一圈护盾，身着轻甲的警卫员在四周巡逻。有名警卫认出卡根，确认过命令之后，将他放行。

卡根进入大门，很快被带到安检处。是的，伞兵被高级军官接见时不允许携带武器。如果卡根偷带了一把射线枪，那么整栋大楼的警报就会立刻响起，藏在墙里和天花板上的牵引光束会让他彻底动弹不得。但卡根顺利通过了排查，朝格雷迪少校位于长廊尽头的办公室走去。刚走了三分之一，一些牵引光束就将他的手腕牢牢吸住。初觉皮肤异样时，卡根本能地想挣脱它们——但这些玩意儿吸得太紧。他只得继续前进，它们在他身边越吸越多。

卡根暗骂几句，努力克制住想要打上一架的冲动。他痛恨这种被挟持的感觉。但没办法，谁叫这是参见高级军官时必须遵守的规定。少校办公室的大门在卡根面前敞开，他迈了进去。瞬时，两侧所有的牵引光束全都吸到他身上，将他牢牢固定。其中几条稍微移动些位置，令他的姿势很不舒服，肌肉绷得紧紧的。

几英尺外，卡尔·格雷迪少校坐在一张杂乱的书桌前，往一张纸上写着什么。他肘边摆着一大摞待阅文件，最上面还压着一把老式激光手枪。

卡根认出了那把枪。传说它是格雷迪家族的传家宝，最早被老格雷迪在地球上用过，还参与过 21 世纪的“怒火之战”。到了今天，虽然十分古老，但它仍可以使用。

格雷迪少校几分钟后才放下手中的笔，抬头望向卡根。对高级军官而言，少校出乎意料的年轻，只是一头欠打理的灰发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稍长。和所有高级军官一样，格雷迪少校也出身地球，那里的重力比作战星球威灵顿星和隆美尔星都要小，居民的身体因此更为纤弱而迟缓。

“报上你的名字。”格雷迪少校说，瘦削而苍白的面孔一如既往地写满厌倦。

“地球远征军伞兵冲锋队，战地军官约翰·卡根。”

格雷迪应付地点点头，拉开抽屉，拿出一沓表格。

“卡根，”他翻翻表格，开口道，“我想你知道为什么被叫来。”他用指尖弹弹纸面，“你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报告长官，就是字面意思。”卡根答道。他想变换一下重心，但光束的束缚让他动弹不得。

格雷迪瞥了他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稍息。”他命令。大部分牵引光束应声断开，放松卡根的手脚，但还是剩下一些牵制住他。总算能动了。卡根活动一下手脚，欣慰地笑了。

“我和军队的合同还有两个礼拜就到期了，长官。我不打算继续服役，所以申请退伍，打算调到地球。上面写的就是这个意思。”

格雷迪微微扬起眉毛，但深色眼眸里依然露出厌倦的神态。

“是吗？”他问，“卡根，你是个军龄二十多年的老兵，为什么突然要退伍？恐怕我不太理解你的决定。”

卡根耸耸肩：“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年龄问题吧。也许军队不再适合我了。一切都变得无聊起来。干掉一个泥巴洞，接着又是一个。我想体验些不同的东西。一些……能让我热血沸腾的东西。”

格雷迪点点头。“我明白了，卡根，但我并不赞同。”他的语调突然柔和起来，充满劝说味道，“我觉得你低估了远征军的价值。再过不久，我们就要面临真正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只要你再忍耐一段时间。”他靠回椅背，把玩手中铅笔，“有些事我要讲给你听，卡根。你知道，几十年来，我们和哈兰甘帝国一直水火不容，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跟他们起过多少正面冲突。你明白其中原因吗？”

“当然。”卡根答道。

格雷迪没理他，继续说着：“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为巩固各自在宇宙中的地位，我们和哈兰甘人一直忙于收编边境附近的小行星。你口中的泥巴洞正是重要据点，它们可以为我们供给原材料，生产工业品，还能提供廉价劳动力。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尽力减少无谓的杀戮。我们在开战之前使用轰鸣器，运用心理战术恐吓、摧垮敌人，为的就是尽可能多留活口，好在日后为我所用。”

“这些我都懂。”带着威灵顿星人的爽直，卡根冒失地打断格雷迪，“可这些跟我有关系呢？我不是来听您讲课的。”

格雷迪的目光从铅笔上移开。“不，卡根，”他道，“你不懂。热身时间结束了，真正的好戏刚刚开始。类似你我身处的这颗星球——有待征服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再过不久，我们就要跟哈兰甘军队正面交锋。顶多一年，我们就会去攻打他们的老巢。”

少校说完，满怀期待地看着卡根，等着他的回应。但卡根毫无反应。格雷迪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他把身子向前靠了靠。

“你还不懂吗，卡根？”他急切地问，“还有什么比大决战更令人热血沸腾？你不用再跟那些还在使用原子炮和原始推进步枪的平民玩过家家了，哈兰甘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他们同我们一样，世代拥有精锐部队，他们是战士，优秀的战士，从生到死都是如此。他们也有射线枪和精良的现代武器。同他们交手，将是对我们作战部队的重大考验。”

“也许吧，”卡根答得有些犹豫，“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热血沸腾。我上了年纪，最近我明显感觉到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就算服药……效果也大不如前。”

格雷迪摇摇头。“你一直是远征军中最佳纪录的保持者，卡根，你被授予过两次星辉奖章，三次星球会议勋章，地球上每位公民都知道你拯救托雷格登陆的光辉事迹。你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实力呢？对付哈兰甘人，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继续服役吧。”

“不。”卡根略带遗憾地答道，“规定里明明说了，服役满20年就能退休。我的奖章还能为我赢得一笔不菲的退休金。我只想享受自己挣来的一切。而且正如你所说，地球上的人都认识我，我是个大英雄，说不定他们会欢迎我呢！”说完，他扬起嘴角，笑得十分开心。

格雷迪却很不耐烦，眉头紧锁，用指节狠敲桌面。“我知道规定是怎么写的，卡根，但从来没有人真的退役过——这点你必须清楚。大部分伞兵们到最后都选择留在前线，那是他们的使命。大凡来自作战星球的人，生是战士，死亦是战士。”

“我真的不在乎你说的这些。”卡根打断他，“我只知道，规定里说了，我有权拿着全额津贴退役。您就不要拦着我了。”

格雷迪慢慢冷静下来，琢磨着卡根的诉求，深色的眼睛陷入沉思。“好吧。”一阵沉默后，他说，“让我们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你可以退役，也可以领走全额津贴和奖金，但我们会在威灵顿星或隆美尔星给你安排一处地方，让你带一批年轻的战地指挥官。任何年龄段都行，这个听你的。或者，你愿意训练营地指挥官也行。依你的资质，我们可以给你挑选最优秀的人才。”

“您就别费心了。”卡根坚定地说，“我不去威灵顿星，也不去隆美尔星。我要去地球。”

“可为什么呢？如果我没记错，卡根，你是在威灵顿星出生长大的——在一座高山营地。你从没见过地球。”

“是的，可我在营地的无限广播电视里看到过，还挺喜欢。我最近开始阅读有关地球的书籍，很想亲眼看看它到底什么样。”卡根停顿一下，又笑了，“这么说吧，我很想看看我一直为之卖命的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格雷迪再次皱紧眉头，露出不快的神色。“我就是地球人，卡根。让我告诉你，你不会喜欢那儿，那儿也不适合你。地球重力很小，而且没有能维持高重力的军营。服药在地球上违法的，并且严格禁止，但我知道你们作战行星人离不开它，所以你又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地球人也没接受过反应训练。总之他们是跟你完全不同的族类。回威灵顿星去吧，回到你自己的族人中间。”

“也许这正是我想去地球的原因。”卡根固执地说，“在威灵顿星，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伍老兵。该死的，每个退役军人最后都回到了他们一开始所在的军营。但换作地球，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地球，我是个名人，还将拥有整个星球最快的速度、最强壮的身体。那感觉应该不错。”

格雷迪看起来烦躁至极。“重力的问题怎么解决？”他咄咄逼人地问，“药呢？”

“低重力的话，过一段时间我也能适应，这不成问题。至于药，反正我也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和耐力了，我想大概能戒掉吧。”

格雷迪将手指插入乱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尴尬的沉默。最后，格雷迪把身体向桌子靠了靠。

他的手猛地伸向激光枪。

卡根迅速做出反应。他一个鱼跃，手臂伸直，五指紧紧扣住格雷迪伸向激光枪的手腕。他动作极快，只因牵引光束的制约而稍有延迟。牵引光束突然提高能量，将卡根的身体紧紧捆住，提到空中，又狠狠地摔下来。

格雷迪将手从激光枪上收回，向后靠回椅背。他苍白的面容有些激动。他举高一只手，牵引光束也随之向上提升了一截。卡根从地上慢慢爬起。

“你看，卡根。”格雷迪再度开口，“这小小的测试证明，你的反应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如果我不是留了几条牵引光束在你身上，恐怕早已被你放倒了。听我说，我们正需要你这种训练有素又经验丰富的人才。我们需要你帮我们对抗哈兰甘人。继续服役吧。”

卡根的冰蓝色双眼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去他妈的哈兰甘人。”他怒吼道，“去他妈的测试。老子说不签就是不签。你们谁也别想改变我的主意。我要去地球，你们谁也别想拦着我。”

格雷迪把脸埋进手掌，长叹一声。

“好吧，卡根。”最后，他缓缓道，“你赢了。我会让他们照你的意思去做。”

他抬头看了卡根最后一眼，深色的眼眸里露出一丝奇怪的神情。“你是个优秀的战士，卡根，我们会想念你的。听我说，你一定会后悔这个决定。你真的不再重新考虑一下？”

“绝不。”卡根斩钉截铁地答道。

那丝奇怪的神情从格雷迪眼中消失，他的表情回归了厌倦和冷漠。“很好。”他简短地说，“你可以回去了。”

卡根身上还留有几条牵引光束。它们引领着他——不太客气地——离开了办公大楼。

“收拾好了吗，卡根？”瑞治里随意地靠在隔间的门上问。

卡根拎起小型旅行包，最后打量一眼房间，确认没落下什么东西。屋子几乎空了。

“差不多了。”他答道，走出屋门。

瑞治里赶紧把夹在腋下的头盔戴在头上，跟在卡根身后追出去。“这么说，你真要走了？”瑞治里跟上卡根的步骤。

“没错。”卡根答道，“一周后，我就在地球享受退休生活了，而你还得继续待在该死的合金盒子里，准备好再吃些枪子儿吧。”

瑞治里大笑。“也许吧。”他说，“但我还是觉得，那么多地方，你竟然选择地球，简直是疯了。你明明可以在威灵顿星拥有属于自己的训练营地。让我想想，你是打算金盆洗手了，不过这想法也够疯狂的……”

他们一起迈出营房大门，瑞治里还在不停地说。一个士兵突然过来，走到卡根另一侧。他也跟瑞治里一样穿着轻质战甲。

卡根本人则身着镶金边的雪白制服，黑色枪套里别了一把经过处理的纪念激光手枪。他脚上穿着黑色军靴，头戴银白头盔，两肩佩有象征战地指挥官军衔的蔚蓝色条纹，授勋奖章挂在胸口，每走一步都哗啦作响。

卡根率领的第三伞兵部队也被召集过来，站在军营后的空地上，一齐向退役的长官致敬。飞船一侧的坡道旁站着一群被护盾围住的高级军官，格雷迪少校在最前排，脸上的厌倦表情被护盾晃得看不分明。卡根在两名警卫护送下慢慢走过广场。他戴着头盔，笑得无比开心。管风琴队在广场另一头奏起音乐，卡根听出是远征军的军歌和威灵顿的国歌。

卡根走到坡道前，转身回望人群。士兵们在高级军官命令下整齐划一地 toward 卡根敬礼，并在卡根回礼之前保持不动。

另一名战地指挥官向前迈出一大步，将卡根的退伍函正式递交到他手上。

卡根把它别在腰间，又朝瑞治里挥手，然后匆匆爬上登机梯。登机梯在他身后缓缓收起。

进入船舱，一名船员向卡根点头示意。“我们为您特别准备了一间房。”他说，“请跟我来。本次航行时间预计十五分钟，之后我们会把你移交给前往地球的飞船。”

卡根点点头，随对方走进房间。这里看起来没什么特殊，屋内空空如也，四面是加固的耐久合金板，一面墙上挂着显示屏，对面摆着一个起落专用沙发。

船员离开后，卡根在沙发上躺下，伸展开四肢，把头盔挂在沙发旁的挂钩上。这时，一些牵引光束从空中轻柔飘过，将他稳稳地固定在沙发上。这是在为稍后的起飞做准备。

几分钟后，船舱内部传来一声轰隆巨响，卡根感觉到来自下方的巨大压力。显示屏亮起，上面是飞船远离星球的画面。

他们驶入轨道后，显示屏熄灭了。卡根想要坐起，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牵引光束把他牢牢按在沙发上。

卡根皱起眉头。飞船进入轨道后就没必要再用光束固定了。肯定是哪个笨蛋忘了关掉开关。

“嘿！”他大喊道，心想屋里什么地方应该有通讯仪，“这些该死的牵引光束还开着呢，快把它们关掉，不然我动不了。”

没人理他。

-卡根用力拉扯身体，突然感到压力又增大了。这些该死的玩意儿让他有些难受。他心想，肯定是哪个白痴调错了大小。

他在心里暗骂两句，大口喘着粗气。“错了！”他冲驾驶舱大喊，“更重了，你们调错了。”

然而压力一路上升，越来越多的牵引光束附到卡根身上，像一条看不见的被单盖住他的身体。该死的，他感觉到了疼痛。

“混蛋！”卡根喊道，“一群废物，快把它们关掉！”卡根咒骂，愤怒地扭动手臂。然而，即使威灵顿星人的强壮肌肉也抵不过光束的力量。卡根被死死按在沙发上。

一束激光作用在卡根的胸口，强大的压力把星辉奖章嵌进了他的皮肤。锋利的金属边缘割破制服，雪白的衣衫慢慢渗出鲜血。

压力还在持续增大。卡根痛苦地扭动身体，和看不见的枷锁抗争。但不管用。压力越来越大，牵引光束也越来越多。

“关掉它们！”卡根的声音已变成尖叫，“你们这群混蛋，等我出去绝饶不了你们！快他妈关掉，你们要弄死我吗？”

咔嚓。卡根突然听到一声骨头断裂的脆响，右手腕同时传来一阵剧痛。咔嚓。没过多久又是一声。

“快他妈关掉！”卡根带着哭腔喊道，“你们快弄死我了，妈的，你们快弄死我了！”

他突然明白了：他们就是想弄死他。

* * *

格雷迪看着副官走进办公室，眉头皱成一团。

“什么情况？”他问。

副官是个正在军校接受训练的年轻军官，也来自地球。他快速行了一礼，答道：“刚刚收到飞船传来的汇报，长官。任务已经完成。他们想知道怎么处理尸体。”

“扔到太空去。”格雷迪说，“随便怎么都行。”说完他摇摇头，脸上挂着无奈的笑。“真是太遗憾了。卡根在战场上是个多么出色的战士，可他的心理却出了这么大纰漏。我们应该写信警告他所在的军营，以后培训新兵时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不过挺有意思的，不是吗？这样的人……竟然到现在才出现。”

他自顾自摇摇头。“地球，竟想去地球。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动摇，觉得或许也不是不行。但我用激光枪测试他时，我明白了：不行，绝对不行，”他浑身颤抖了一下，“我们绝不能把作战星球的人放到地球上去。”说完，格雷迪又埋头于卷宗。

副官准备转身离开。格雷迪抬起头。

“哦，对了，”他交代，“还有一件事。别忘了派公关人员去地球，就说‘哈兰甘人袭击我方飞船：战争英雄死于非命’。好好包装，媒体很喜欢这类题材，收视率应该不错。记得把他的勋章都运回威灵顿星，那儿的军事博物馆应该用得上。”

副官点点头，格雷迪又低头继续工作，脸上一如既往地写着厌倦。

翻译：解冰

文本：《梦歌》重庆出版社，2015

韩松

韩松(1965-), 中国主流科幻作家之一。任职新华社。主要作品有《2066 之西行漫记》《地铁》等。

首次出版作品为初三时的《熊猫字字》，发于 1982 年《红岩少年》报 9 月的增刊上。首次商业出版为《第一句话》，刊于《科学文艺》1987 年 01 期。

第一句话

飞船离冥王星越近，他便越忧虑不安。

他忧虑的不是能不能成功地降落。飞船设计得很好，这一点完全不必担心。不是能不能顺利完成任务，比如顺利地采集到岩石、土壤。这些都是最常规的做法，自从人类登上月球以来，已经千百遍被重复做过了。也不是在完成任务后，能不能不出麻烦地点火返航。电脑已经把一切都万无一失地安排好了。

那么，这位第一个飞向冥王星的宇航员在担心什么呢？

此刻，占据他整个心灵的思绪，便是“着陆后第一句话该怎么说？”这才是他苦恼的根源。

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时说了一句话：“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但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这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从此，登上其他星球的第一句话说什么，都要格外斟酌。宇航员们纷纷模仿阿姆斯特朗，在踏上火星、金星、木星……时，也呱呱呱来上一句意义深远的话。这成了宇航中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现在，太阳系中只剩下冥王星还未被征服。他则是担负这项使命的人。地球上几十亿人都在猜测，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必然会更有深意。冥王星是太阳系的边缘嘛。

然而，直到现在，我们的宇航员还没想出该说什么。早在地球上，在他得知自己将驾驶这艘飞船的当天，他就在想这件事了。妻子、儿子、亲戚、朋友，乃至不相识的人都在帮他出主意，可他都不满意。什么“这是人类在太阳系的结束，同时也是在宇宙中的开始”呀，什么“冥王星，你第一次看见人类了”呀，这些，都嫌空洞，也太雷同了。

还有三分钟就要降落，他的汗都快急了出来，手和脚都不大听使唤了，只有眼珠还在转动。幸好，一切都用电脑控制，不需他来驾驶。他的眼睛这时恰巧落到一管航行牙膏上，一个闪念冲进他的脑海。

飞船稳稳地降落了，舱门自动地打开来。

几十亿地球人吃惊地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他走出来，手里挥舞着一管特大号牙膏，大声地又叫又嚷：

“冥王星，如果你有居民的话，我代表地球向你们推销迷你斯特公司的最新产品迷你迷你牌牙膏！”

这是人类在这个陌生土地上说的第一句话。

大家捧腹大笑起来，有些人笑晕了过去。人类远足几十亿公里，就是为了这个么？

一年后，他又顺利地回到了地球。人们好奇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那样说呢？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他如实地回答了他们：

“……快降落了，我还想不出说什么好。这里，鬼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知道了我想不出来的原因。因为我实际上除了那句话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是这样的，两年前，我与迷你斯特公司签定了一个合同。合同规定，我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宇航员，凡面对三万人以上讲话时，都有义务向他们推销有公司的产品。三万人以下不在此例。我则从中获得报酬。我踏上冥王星，有几十亿人在看着我呢，我不这样做，就要被公司罚款。你们觉得这不好吗？快去买迷你迷你牙膏吧！我们在宇宙空间走得再远，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地球上的你们！”

文本：《科学文艺》1987年01期

人工录入

星新一

星新一(1926-1997)，日本科幻作家，超短篇科幻作者，一生创作一千篇以上超短篇科幻，主要为科幻和推理。语言模糊，因此时代性弱而更易流传。与小松左京、筒井康隆并称“SF 御三家”。小说《喂——出来》收入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

有记载的首作《狐狸的叹息》(狐のためいき)发表于 1949 年的同人志《林登月报》(リンデン月報)。

狐狸的叹息

我是狐狸。

是住在伊豆天城山中的众多狐狸中的其中一只。

我总是被朋友们瞧不起，因为我无法假扮成人类。朋友们总是变成美女，得意地告诉我今天骗谁喝了马尿，吃了狗屎，但那时候我只会感到悲伤和寂寞。

我不是不能变身。我知道，只要用山上的水洼照照看就知道，我可以变得比其他狐狸都美丽。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出现在人们面前。因为我知道人类的痛苦。

都市生活匆忙、绝望、焦躁，人们在那种完全无法思考明天的时间的地方，勉强靠感情生活。这些人只要一有空闲就会来到伊豆。如果我以美女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会怎么样呢？从结果上看，可能是都被骗了。

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假的。然后，他们很快会安慰自己。就算是和狼一样生活在山里的狗的粪便，对每天都感觉在嚼沙子一样的人们来说，他们难道会觉得不好吗？在这空气清新、到处是美丽草地的牧场里，还有什么比嘈杂的城市里、沾满灰尘的路边摊上、买到的可疑酒精更肮脏的呢？

城市里的人是明知故陷。同伴们觉得这是自己的变身的原因，所以很高兴。他们得意地说，城市里的人太天真啦，男人长得挺好看，却像个傻瓜一样。但我觉得说这样话的才更像个傻瓜。

如果是以前的人，在被欺骗、回过神来时一定会生气吧。但是，现在的人们为了不被欺骗而努力着。人们既知道没有快乐的梦，也知道被欺骗的事，所以才会把被欺骗的事制造成快乐的梦。

我很清楚那个。正因为如此，才无法伪装成人。同伴们对我很瞧不起，眼神也很冷淡。好像在说，因为你是笨蛋、没有志气、散漫，所以什么都不会。

不，也有直接骂我的，但我对骂我的那些一句话也说不出。有时我也会想说，被欺骗的是你们，但这句话说了也没用。

我那些瞧不起我的朋友根本不可能问这种事，而且，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不可能，如果他们知道的话，那就糟了。那可怜的样子，想想都觉得可怕。

不管怎样，我都不能说。说了也只会嘲笑。或者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劣等的狐狸。而且，这也可能是真的。我们狐狸有的不过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变身术，不管人类怎么想，只会单纯地为自己的妖怪身份而沾沾自喜，把人类当傻瓜，悠哉悠哉地在山野中游荡，这或许才是真的。

有一天，我们中年纪最大的狐狸悄悄地对我说，你身上有人类的血。狐狸即使变身捉弄人，也决不会把身子交给别人，但是我的狐狸妈妈却那样做了。

没有办法吧。那个男人是来伊豆寻死的。感情上被恋人欺骗，事业上被伙伴欺骗，就连信赖的老朋友也抛弃了落魄的他。对他来说，面前就是世界上最后一只能变身的狐狸，这样的事实。

他始终相信别人，从不怀疑别人，面对他那天真无邪的眼神，我的狐狸妈妈把一切都交给他了。我会变成这样一只愚蠢的狐狸，也许是对狐狸妈妈犯了禁的惩罚吧。

此外，我有时还想远离同伴。和一被捉弄就发怒的猴子、和即使想扮人也会立刻露出尾巴的悠闲的狸猫、和只会让人觉得可爱的野兔、和声音优美的小鸟一起生活。虽然如此，但最终还是会被认为是在装腔作势，反而更被厌恶了。

山里有抓兔子的陷阱，但我们狐狸是不会中那种陷阱的。设下陷阱的人，应该也没想过要捉狐狸吧。

但是，可能有一天早上，某个孩子会告诉父亲狐狸掉进陷阱了。正在准备干农活的父亲会把手中的镰刀放下站起来吧。他那上了年纪的祖父也一定会一边大喊“怎么可能”，一边和大家一起走向陷阱。

在那里被困住的是我，狐狸中最笨的那只。我打算装模作样地说“好了，随便你们怎么做吧。”可这时，敏感的孩子可能会看穿我的心思，哟，狐狸那家伙露出悲伤的眼神，他叫起来了，该怎么办呀？

一想到那时候自己一副可怜、丑陋、还没出息的样子，我就无法走到陷阱里。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还是从明天开始做一只平凡的狐狸吧。也变身成美女吧。骗人吃脏东西。然后，和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吹牛说大话。但是，我能做到吗？

原文出自《天国からの道》(新潮文庫)Kindle 版, 2005 年

翻译：巴别砖

罗伯特·谢克里

罗伯特·谢克里(1928-2005)，主要作品为短篇小说，风趣。代表作有《铁鸟执勤》《可否一聊？》《幽灵五号》等，以及长篇小说《恐怖的贩卖组织》。

1951 年，谢克里的短篇小说《最终测验》(Final Examination)卖给了《想象力》(Imagination)杂志，开启了职业作家生涯。

最终考察

如果你看到天上的星星消失

数以百万计，并且知道你只有五天

准备来迎接你的末日——你会怎么做？

我想它早在天文学家发现之前就开始了，当然比我发现时更早。我不知道有多久；也许几千年，甚至更久。但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在三月的一个晚上，当时我打开报纸。

简在厨房里打扫卫生，我坐在安乐椅上，浏览主要文章。我大概看了所有的战争言论、价格调控、自杀和谋杀的新闻，然后是报纸的其余部分。后面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天文学家们找不到星星了，标题写道。我想这是一个事关人类利益的故事，因报道的风格相当隐秘，看报纸讲述这类事情时令人抓狂。

“圣詹姆斯山天文台的威廉·门茨纳博士说，最近几周来，他一直无法找到银河系的一些恒星。门茨纳博士告诉我们，这些恒星似乎已经消失了。对太空某些部分重复拍摄后，照片里，这些昏暗遥远的恒星的不再存在。它们在 1942 年 4 月以来，直到最近之前，一直出现在拍摄的照片中并且位置一成不变，……”

文章给出了一些对我毫无意义的恒星的名字，并斥责科学家们的心不在焉。“想象一下，”文章接着写道，“把一颗星星那么大的东西弄丢。不过，”作者总结道，“这并不重要。他们还有几千亿美元可以玩。”

我当时觉得它有点可爱，尽管有点可疑。我对科学一窍不通——我是服装界的人——但我一直怀着最大的敬意对待它。在我看来，当你开始嘲笑科学家时，他们就会想出原子弹之类的东西。最好对他们多一点尊重。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把文章给我妻子看。如果我给她看了，她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

生活照常进行。我去曼哈顿工作，工作完就回皇后区。几天后又有一篇文章。这是一位博士写的，而且不再是开玩笑的风格了。

上面说，恒星似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我们的银河系中消失。两个半球的天文台均发现，在过去的五周里，估计有几百万颗最遥远的恒星消失了。

我走出后门看了看。在我看来，一切都井然有序。银河仍在那里，一如既往地在天空中涂抹了一道。北斗七星闪耀着光芒，北极星仍然指向威斯彻斯特。没啥不一样。我脚下的地面还结着冰，但空气几乎是温暖的。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春季流行也要来了。

在远处，穿过 59 街大桥，我可以看到曼哈顿的红光。这似乎解决了问题。我唯一的问题就是衣服，我回到房间里担心它们。

再过几天，这个星星故事就登上了头版。“星星消失了，”头条标题写道，“接下来呢？”

似乎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万颗恒星从银河系中消失。其他星系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尽管很难确认；但它们肯定是从我们星系脱离了。它们中的大多数离我们太远，只能用高倍望远镜或相机捕捉；但任何还有人都可以凭肉眼看到成百上千的星星消失。不是爆炸或淡淡消失；只要眨下眼，它们就不见了。

这篇由一位天文学家和一位博士撰写的文章提醒大家，只是光在停止。恒星本身一定是在数亿年前就没有了，在穿越太空这么远之后，光终于停止了。我认为是数亿，尽管可能十倍不止。

这篇文章甚至没有推测这一切的原因。

那天晚上我去看星星了。附近的其他人也都出现在了他们的后院。果然，在浩瀚的星光中，我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光在闪烁。它们几乎不引人注目；如果不是我一直在寻找他们，我永远不会看到任何不同的东西。

“嗨，简，”我在后门叫道，“出来看。”

我妻子出来站着，双手叉腰，望着天空。她皱起了眉头，好像她对这件事很反感。

“我什么都没看到。”她说。

“仔细看，”我说，“一次看一片区域。那个就是！你看到了吗？”

“没。”

“注意看星星眨眼。”我说。但她是看不到，然后托马斯的孩子从隔壁过来，把望远镜借给了她，她才看到了它。

“给，奥斯特森太太，用这个。”那孩子说。他手里拿着三四台望远镜，一副双筒望远镜，满手都是一把图表。真是个孩子。

“你也有，奥斯特森先生。”他说。

通过望远镜，我真的能看到它。一会儿，有一点点光就在那儿，然后——砰！它不见了。这真的很奇怪。我第一次开始担心了。

但这并没有困扰到简。她回厨房去了。

当然，即使银河系崩塌，服装生意也必须继续下去，但我发现自己每天都要买四到五次报纸，还打开店里的收音机、好了解发生了什么。其他人也都在这样做。人们甚至在街角为这个争论不休。

报纸上有大约一千种不同的理论。有关于红移和星际尘埃的科学文章；有关于恒星演化和视觉幻觉的文章；心理学家们试图证明那些星星一开始就不在那里，或者类似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唯一一篇对我有意义的文章是一位社会评论员写的，他甚至不是一位成熟的科学家。他说，看起来好像有人在银河系外做了个大扫除。

托马斯的那个孩子有自己的理论。他确信这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入侵者的手笔。他告诉我，他们正在把我们的星系吸进他们在另一个维度的星系，就像灰尘进入真空吸尘器。

“现在一切都很清楚，奥斯特森先生，”一天晚上，我下班后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开始吸食银河系另一边的外部恒星，他们会吸到中心部分。他们最后会到达我们，因为我们在遥远的尽头。”

“嗯……”我说。

“毕竟，”他告诉我，“《惊奇纱线》和《诡异科学故事》对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它们是科幻领域的领导者。”

“但他们不是科学家。”我说。

“那不重要。”孩子告诉我，“他们在潜艇出现之前就预测到了。当科学家们说大黄蜂不会飞的时候，他们预测到了飞机。还有火箭、雷达和原子弹。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的真相。”

他停下来喘口气。“总得有人来阻止入侵者，”他继续说道，语气十分坚定。他锐利地看着我。“你知道，既然他们是维度改变者，他们可以改变人类的外表。”他再次疑惑地看着我。

“任何人都可能是他们。你也可能是。”

我可以看到他越来越紧张，可能快要把我告发给个什么委员会了，所以我给他喂了牛奶和蛋糕。这让他更加怀疑了，但我对此无能为力。

报纸就像托马斯的孩子告诉我的那样，采纳了科幻理论，并添加了自己的润色。有人说他知道如何阻止入侵者。他说，他们已经接近了他，如果他愿意合作，他们会给他提供一个小星系的控制权。当然，他不会合作的。

这听起来很愚蠢，但天空正变得光秃秃的。每个国家的人都在说蠢话，做蠢事。我们开始猜我们自己的太阳多快会消失。

我每天晚上都在看，星星消失得越来越快。似乎以几何速度增长。很快，天空就没多少光了，它们消失到快得你数不清。现在几乎整个现象都可以用肉眼看到，因为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在两周内，银河系仅剩一部分马加伦云，天文学家说它们怎么都不算是我们银河系的一部分。参宿五、阿克塔雷斯和参宿五不再眨眼了，然后是天狼星和织女星。然后半人马座阿尔法星消失了，那是我们最近的邻居。除了月亮，夜晚的天空完全光秃秃的，只有零散几个或几片在这儿或哪儿。

我不知道如果当时没有听到声音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但在半人马座阿尔法星消失的第二天，这个声音传来了。

我在去商店的路上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我正从第 59 街车站沿着莱克星顿大道走去，看着橱窗里的衣服，想看看我的竞争对手能提供什么。正当我路过"玛丽-贝儿家的长袍"、想着他们的夏装系列会在多久内上市时，我听到了。

这是一个悦耳的声音，友好。它似乎就在我身后，离我肩膀大约三英尺。

“对地球居民的审判，”它说，“将在五天后举行。请为最后的考察和离开做好准备。此通知将重复播报。”

我立刻环顾四周，想知道是谁在说话。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会肩膀上方发现一个高高的、死气沉沉的狂热者，某个胡须和头发一团糟糕、双眼冒火的家伙。但根本没有人。最近的人离我大约 15 英尺远。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产生了幻觉，听到那种声音。然后我发现其他人肯定也听到了。

早上九点的莱克星顿大道是个相当繁忙的地方。有很多人匆匆来往，孩子们去上学，地铁在你身下呼啸，汽车和公交车在鸣笛。和现在不一样。你听不到一丝声响。每辆车都停在了原地。人行道上的人似乎一下子僵住了，差点跌倒。

离我最近的人走了上来。他穿着得体，和我差不多大，四十出头。他怀疑地盯着我，好像我该对整件事负责。我想我也在用同样的方式看着他。

“你听到了吗？”他问我。

“是的。”我说。

“是你干的吗？”

“不，是你吗？”

“当然不是。”他气愤地说。我们站了几秒钟，只是看着对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骗局。我的意思是，星星消失了。

一个穿着皮衣的漂亮女孩向我走来。她很年轻；她看起来很害怕，而且非常桀骜。

“你听到了吗？”她问我们。

“是的。”我说，那人也点了点头。

“她有可能是在用扩音器操作吗？”女孩问道。

“她？”我们都问。

“那个女人的声音。”女孩说，看起来有点生气。“是个年轻女子在说话，说什么‘居民的审判——’”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男人说，“我肯定。”他看着我，我点了点头。

“哦，不。”女孩告诉我们，“是个女孩，她甚至有轻微的新英格兰口音，这是毫无疑问的。”她环顾四周寻求支持。

列克星敦大道上的人们聚集成一小群一小群。按我所看到的，人行道上上下下都是成群结队的人。汽车仍然没有开。大多数司机都出来询问其他人关于声音的事。

“我说，对不起。”一个人对我说，“我听到了什么，还是你听到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是这样。似乎每个人都听过。但每个女人都确信这是女人的声音，每个男人都确信这也是男人的声音。我终于离开了，去了我的商店。

女售货员米妮和我的伙计弗兰克已经在那里了。收音机被他们打开了，但他们正在谈论那个。

“喂，奥斯特森先生，”我走进来时，弗兰克喊道，“你听到了吗？”

我坐下来和他们讨论了这件事，但我们告诉不了对方太多内容。弗兰克听到声音时正在商店里。米妮刚刚走进来，手还放在门把手上。米妮确信这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大约是她自己的年龄，带着一丝布朗克斯口音。弗兰克和我坚持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我确信这个男人四十上下，弗兰克则肯定是一个年轻人，大约二十或二十二岁。

我们终于注意到了收音机。它一直在广播，但我们没有注意到。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今天上午九点零三分，全国各地都听到了声音。这个声音，据说是——呃，那个，上帝宣布审判日的声音——在全国各地都听见了。”

声音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代替我们通常的节目，我们现在请约瑟夫·莫里森牧师来，他将继续讲话——”声音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恢复了活力。“约瑟夫·莫里森牧师！”

我们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听收音机。约瑟夫·莫里森牧师似乎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困惑，但他随后发布了新闻公告。这个声音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听到，就他们所能听到的。它用每种语言、每种方言和土语说话。

当报告积累起来时，米妮看起来很茫然，弗兰克看起来很震惊。我希望我看起来和平常一样面无表情。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决定给妻子打电话。打不了。我甚至找不到接线员。

“……这可能是一场骗局，”一个声音从收音机里以说，语气不怎么能令人信服，“大规模的幻觉绝非不存在，必须考虑其可能性。在中世纪……”

我们正交谈着，从刺耳的收音机里声音又传来了，犹如刀划过黄油。

“对地球居民的审判将在五天后举行。请为最后的考察和离开做好准备。此通知将重复播报。”

离开！我想。我们要去哪里？

“听！”弗兰克喊道，“你听到了，那是一个年轻人！”

“你疯了！”米妮朝他尖叫。她的头发耷拉到了眼睛上；她看起来像一只热情的可卡犬。

“你疯了！”弗兰克喊道。他们站在那里怒目而视。米妮似乎准备用收银机扔他。

“现在放松。”我说，“看起来，它——这个声音似乎用每个人的语言说话，而且听起来就像每个人都会知道的音色。”

“但这怎么可能？”弗兰克问我。

“我不知道。但这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这个声音只是用拉丁语、希伯来语或英语说话，没有一个阿拉伯人会听懂。或者亚美尼亚人。所以，虽然它说的是每个人的语言，但它也可以同时说每个人的方言。”

“我们应该管它叫它吗？”弗兰克低声问道。他回头瞥了一眼，好像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复仇的天使。“我们不应该把它称为上帝吗？”

“你是说她。”米妮说，“老式的男性观念认为上帝必须是一个男人，这是一种自我洗脑。为什么，女性原则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在别的时候也说他呢，比如在——比如在——”

米妮的想法从来都不太强烈。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着，气喘吁吁地把头发往后推。

过了一会儿，我们平静地谈论了这件事，并听了广播。有更多的发言者和对听到第二次公告的国家的另一项调查。两点钟我告诉他们回家。那天想完成任何工作都办不到。此外，也没有顾客。

当我到达 BMT 时，地铁已经恢复运行了，我坐车回了皇后区的家。

“你肯定也听到了？”我妻子在门口问我。

“当然。”我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一丝皇后区口音对吗？”

“是的！”简说，“谢天谢地我们能在什么事上达成一致！”但我们当然没有。

我们整个晚饭期间都在谈论这件事，晚饭后也在谈论。九点钟，公告再次从我们肩膀和背后传来。

“对地球居民的审判将在五天后举行。请为最后的考察和离开做好准备。此通知将重复播报。通知结束。”

“嗯，”简说，“我想她是认真的。”

“我想他是。”我说。然后我们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了，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其他人也一样。但无论世界末日与否，重返工作岗位似乎都没错。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围着那家商店转，我想在那儿多待一天。虽然我知道这毫无必要，但还是有点想把我的事情收拾好。

乘坐地铁简直要我的命。纽约一直都是一个拥挤的城市，但似乎整个美国的人都进来了。地铁拥挤不堪，门都关不上了。当我终于下车时，街道从一个路口到另一个路口都挤满了。交通已经停了，汽车和公共汽车停在任何地方，人们从中涌出，加剧了街道的拥堵。

弗兰克和米妮已经在商店里了。我想他们对收尾这种事有相同的想法。

“哎呀，奥斯特森先生，”弗兰克说，“我说，你认为他会对我们的罪过做什么？”弗兰克二十一岁，我看不出他会犯什么罪过。但他很担心他们。他皱着眉头走来走去的样子，他自己可能就是魔鬼。

据我所知，米妮心里没有任何罪过。她现在穿的一定是她最好的衣服——不是在我的店里买的，她的棕发比昨天稍微深一点。我怀疑她想在全能者面前表现得最好，不管那个全能者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们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罪过，还听广播。广播里讲了很多关于罪过的话，但没有哪个演讲者同意别人的看法。

午餐时间左右，奥利·伯恩斯坦来了一趟。

“嗨，前竞争对手，”他站在门口说，“生意怎么样？”

“我卖了五打光环。”我告诉他，“你的怎么样？”

“有什么用？”他问，从门口侧过来，“审判日前四天，谁在乎？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吧，前竞争对手。”

奥利和我从来都不算朋友。我们卖的东西价格差不多，我们的商店离得太近了，不然还可以相互安慰。而且，他很胖，我一直都不相信胖男人。但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他。几年来我都没有认识到他的扎实品质，这似乎是一种遗憾。

我们去了洛托私房，那是东 73 街的一个高档饭馆。我们本来希望去上城区能避开一些人群，但估计出错了。洛托私房里人们挤得满满当当，我们站了三刻钟才等上一张桌子。

坐好后，我们点了烤鸭，但不得不改要了汉堡牛排。服务员告诉我们，一上午都有人进来点烤鸭。

洛托私房这儿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收音机，一位牧师或拉比在讲话。他的讲话被一则新闻打断了。

“印度支那的战争结束了。”播音员说，“今天早上 7 点 30 分宣布的和平。此外，蒙古和坦噶尼喀已宣布全面停战。”在印度支那，叛军似乎已经把国家让给了法国人，宣称所有人都应该和平生活。法国人立即宣布，他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撤军，为他们准备飞机。每个法国人都将在巴黎度过审判前的最后三天。

有一刻我真希望自己在巴黎。

播音员还表示，俄国人的空军已同意送法国人回国。

到处都一样。每个国家都在让步，放弃这个和那个，向邻国提供土地，向不太幸运的地区运送粮食等等。

我们干掉了一瓶摩泽尔酒，那天早上所有的香槟都喝完了。我想我有点兴奋。无论如何，我往走时胳膊里抱着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们向对方保证和平，这太棒了。

它的重点就是那个。

我早早就回家了，以免碰上晚高峰。不过仍然不好走。当我走到门口时，我对我的妻子咧嘴笑了笑，她也笑了笑。简也有点嗨。

第二天，我带妻子进城。还剩三天，如果你不算那一天的话，还剩两天，我们想我们应该搬进一家好酒店，买一大堆古典唱片，然后举行我们自己的私人、安静的庆祝活动。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得的，尽管我可能错了。

我们到那里时，弗兰克已经在商店了。他打扮得漂漂亮亮，随身带着一个手提箱。

“怎么了，弗兰克？”我问。

“好吧，奥斯特森先生，”他说，“只剩下两天了，我要坐一次飞机。我要飞往德克萨斯州。

“哦？”我问。

“是的。”弗兰克说。他拖着脚，好像知道自己在做傻事。但他的脸色很严肃。他在等我告诉他不要去。

“我要去能骑马的地方。奥斯特森先生，我一直梦想着去得克萨斯州骑马。不仅仅是骑马，我也想坐飞机，我想看看那片土地是什么样子。我原打算今年夏天度假的时候去，但现在我要去了。”

我走到商店后面，打开保险箱。我在那里有四千美元；其余的在银行里。我回来交给弗兰克两千块。

“给，孩子。”我说，“给我买匹马。”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冲了出去。没什么好说的。此外，这是一个简单的表示。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不妨看看其他人玩得开心。

只有这一次，我妻子似乎同意我的观点。她笑了。

弗兰克一离开，米妮就进来了。她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另一件不在我店里买的衣服。她身边有一个年轻人。他既不好看也不丑，就是那种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人。但从米妮抓住他的手臂的方式来看，她似乎觉得他很特别。

“你也要去得克萨斯吗？”我问。

“哦，不。”她说，“我要结婚了。

“哦？”简问道。

“是的，夫人。”米妮说，“赫伯和我本来打算等到他完成牙科学校的学业，那样他就不会靠父母生活了。但现在——”我必须说，她看起来很可爱。她的头发是浅金色的。在她头上很好看。

“给，米妮。”我妻子说，她从我手里拿了另外两千块给了米妮，“最近几天玩得很开心。”

“嘿！”米妮和她的小伙子走后，我说，“我们呢？我们永远进不了银行。我们该怎么办？”

“别担心了，”简和我说，“你不相信年轻的爱情吗？”她在我们为顾客准备的地方选了张舒适的椅子，然后坐了下来。

“我过去太小心了。”看到我看着她时，她说。

“我明白了。”我说。

“至于钱。”她继续说道，“你难道没有信心吗？上帝会提供的。”

“我倒没意见。”我说，然后坐在她旁边。门开了，一个矮小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年纪大了，穿得像个银行家，但我马上就on知道他的衣服是往外面试穿的那种。试穿的衣服不太一样，你总能一眼看出来。

“没什么生意？”他问道。

“不多。”我想了想，今天——还有昨天——一整天都没有顾客。

“可以理解，”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在往大商店、昂贵的商店里跑。每个人都想在最后的日子里穿最好的衣服。”

“听起来合乎逻辑。”我说。

“合乎逻辑，但不完全正确，”他严肃地说，那眉头皱得，简直能用个小钳子夹住，“为什么大又昂贵的商店要把中产阶级的零售商赶走？我是作为邦泽利的代表来这里，为你报销经济损失。”说完，他把一个厚厚的马尼拉信封扔在柜台上，微笑着离开了。

“邦泽利，”我妻子冷静地评论道，“它们——挺贵的。”

信封里有八千美元。

这还没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陌生人上门送钱来。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把它递回去。我沿着街区来到奥利·伯恩斯坦的商店，纸袋里装着两万美元。我在路上遇到了他。他有一大把钞票。

“我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前竞争对手，”他说。那是大约一万五千美元。每个有钱的人都会把钱交给别人，然后从别人那里拿回。

“我有个主意，”我说，“不幸的人呢？”

“你是说布朗克斯服装店？”他问道。

“不，我是指那些被遗弃的流浪汉。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分享？”

“算我一万五。”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讨论了一下。去贫民窟发钱的计划似乎不太好。街道仍然不可行，我不想离开简太久。最终我们决定把它交给最近的教堂。他们会看到它落入合适的人手中。

65街和麦迪逊街交叉口的教堂最近，所以我们就去那里，排在队伍的最后。队伍延伸到了街区的一半，但移动速度很快。

奥利说：“我不知道会是这样。”他摇了摇头。汗水从他身上滴下来。他比他一生中为挣钱所做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是什么教堂？”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轻拍面前的男人，“这是什么教堂，老兄？”

那人转过身来。他几乎和奥利一样胖，但年纪更大，看起来更累。“我怎么知道？”他说，“我从布鲁克林来。”

我们到达教堂内部，一个人拿走了我们的钱。他没有时间感谢我们；后面的人太多了，嚷嚷着要他们也有机会。那个人只是把钞票扔在桌子上。另一个牧师之类的人，来回走动，捡起一把又一把，然后又回来拿更多。我们跟着他，只是出于好奇。我毫不怀疑他们会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它，但一个人喜欢知道他的慈善事业将走向何方。此外，简可能会问我。

在教堂的侧入口，有一排衣衫褴褛的红脸男子。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但脸上却闪闪发光。牧师递给每个人一把钞票，然后又赶回来拿更多。

“如果他们在里面排队，就更简单了。”当我们返回商店时，我对奥利说，“只要让有钱的人在没钱的人面前排队，速度更快。”

“听着，”奥利说，“你总得有一个中间人。无法避免。”他咳嗽了三四次。我可以看出他有点紧张。像奥利这么大的人不应该那样到处乱发钱。

在我回商店的路上，有人递给我五千美元。他只是咧嘴一笑，把它塞到我手里，然后匆匆忙忙地走了。是刚才其中一个拿到钱的流浪汉。

回到商店，柜台上的钱堆得更多了。我妻子仍然坐在那张椅子上看杂志。

她说：“自从你离开后，又积攒了很多。”。

我把我的五千块扔在了钱堆上。

“你应该听到收音机的声音，”她说，“国会在这个小时通过了大约二十多条法律。它们赋予了每个人你能想到的一切权利，还有一些权利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这是普通人的年代。”我告诉她。

我站在门口发了一个小时的钱，但这完全是在犯蠢。街道上挤满了发钱的人。每个人都想把它送人。这是一场比赛；富人把钱给了穷人，穷人转身把钱还给了富人。到两点钟，就不可能分清谁富谁穷了。

在此期间，简向我通报她通过收音机了解的事情。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在尽快通过无义务法案。在截止日期前两天，这个普通人的年代真的到了。

简和我三点钟出发吃午饭。我们都知道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看到这家商店。作为最后一个致意，我们在柜台上堆了五万美元左右，然后把门打开。这似乎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我们在东六十三街的一家餐馆吃饭。原来的厨子已经离开了，但人们会从街上闲逛进来，煮一会儿饭，吃完就离开。简为我们俩准备了小几十份俱乐部三明治，然后我们吃了起来。下一个问题是在哪里睡觉。我确信所有的酒店都会客满，但我们不得不尝试。如果情况不允许，我们可以睡在商店里。

我们走进了纽约最大的酒店之一斯坦顿卡勒酒店。前台后面有一个年轻人，正在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还有空房间吗？”我问他。

“这是通用钥匙，”他说，“随便找个空房间。”

“多少钱？”我扇着几千美元的钞票问。

“你在开玩笑吗？”他说，然后注意力又回到书上。他看起来像一个非常严肃的年轻人。

我们在十五楼找到了一个空房间，一进屋就坐下了。简立刻又跳了起来。

“唱片，”她说，“我想在审判日前一天听好听的音乐。”

我累得要命，但我也想要那个。简和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听所有我们想听的音乐。不知怎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简想和我一起，但我想，纽约现在太拥挤了，如果我一个人去会更容易。

“锁上门，直到我回来，”我告诉她，“可能离审判就一天了，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天使。”她向我眨了眨眼。她已经好几年没有眨眼了。

我匆匆穿过人群来到一家音乐商店。这里空无一人。我拿起了一台唱片机和所有我能携带的唱片。然后我回来了。我不得不走到15楼，因为有人占着一部电梯里上下移动，其余的电梯都有人在用。

“放德彪西的曲子。”我和简说。我回来后就瘫在了扶手椅上，我很高兴我的脚还在。

我们白天的剩余时间还有晚上就是这么度过的。我们放唱片。我听了巴赫、德彪西、莫扎特、海登和其他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音乐家的作品。那天我听的音乐比五年来听的还要多。

第二天我们很晚才醒，大约是下午一点半。我感到内疚。在审判前一天睡懒觉似乎是不对的。

“看起来和其他试过方式一样好。”简说。也许她是对的。无论如何，我们都饿得要命。简的脚起了水泡，因为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她就再没怎么动过。

“别动，”我说，“你的闪耀骑士会给你带来午餐。这是我最后的善举。”

“你的第一个。”她笑着和我说。

“门锁上。”我说，然后离开了。我只是不太信任别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在审判的前一天，我也无法相信每个人。

当我终于下来时，街上空空如也。几个人在周围走动，紧张地看向自己的肩膀。还有一些人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但是街道上几乎没什么人。小汽车、出租车和公共汽车随意地停在街上。红绿灯仍在闪烁，但没有交通管制。

我没有看到警察的影子，我记得在通知发布后不久，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警察，但我想他们也是人，可能也喜欢和家人一起度过最后的日子。再说了，谁会偷东西？

我想，去教堂祈祷也许是个好主意。并不是说这会有什么影响，我甚至不是特别想这么做。但我想简会喜欢我做的。我找了三个教堂，但都挤满了人，几百人在外面等着。现在我知道人们都去哪儿了。

我想我可能也要在那等等，但简在等她的午餐。我去了一家餐馆。

我带着一捆食物回来，路上有五个人拦住我，试图给我钱。他们似乎绝望了。他们解释说，他们必须把它扔掉，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为其工作了一辈子之后，仅仅扔掉它似乎是不对的。现在没有人会接受。他们真的很困惑。

有一个人让我特别感动。

“请收下它，伙计，”他说，“很不幸，我积累了这么多，几乎不可能全部处理掉。我不想把它放在我的手上。我真的不想。你不接受一部分吗？”

我认出了他。他是一位演员，还挺有名的。我一直很喜欢看他演的戏，所以我从他手里拿下一堆钞票，放在酒店的桌子上。那个一直在读叔本华的年轻人已经不在在了。

简和我吃了东西，又听了一些音乐。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听，没怎么说话。临近傍晚，简的眼睛变得柔和。我知道她在回想我们的生活。我也回想了一下。似乎没那么糟。没有。我是犯了一些错误，但还没那么糟。

夜幕降临，我们用剩饭充当晚饭。我们什么事都不想出去做，也不想睡觉。

“天刚亮它就会来。”简说。我试图告诉她你无法预测全能者的方式，但她不会为了任何事情出卖她女人的直觉。她很确定。

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不是一个很好的那种。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告位上的囚犯。这不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但我很害怕。我想每个人都是。

站在窗前，我看到了虚假黎明的第一缕曙光。纽约的这一天将是美好的一天。看不到任何星星，但城市里的每一盏灯都亮着，形成了自己的星星。这座城市似乎在为未知的一刻点燃蜡烛。

“再见，简。”我说。我知道她是对的。通知将在黎明时分发布。我希望米妮在她丈夫的怀里；弗兰克——我觉得他可能正骑在一匹马上，站在陌生的马鞍上望向东方。我希望他如此。

“再见，亲爱的。”简说，吻了吻我。从打开的窗户吹来凉风，天空漆黑一片。那一刻很美。它应该就这样结束。

“在解决地球居民的事务时，会略有延迟，”那个声音从我的肩膀后面传来，一如既往地愉快而遥远，“最后的考察和离开将在十年后的今天举行。”

我站在窗前，搂着简。我们大概有十分钟什么话都没说。

“好吧，”我最后对她说，“好吧，好吧。”

“嗯。”她说。我们又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她又说：“好吧。”

没有别的可说的了。

我看着窗外。在我的脚下，城市灯火通明；太阳出来了，一切都静得要命。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电灯的嗡嗡声。听起来像一个坏了的闹钟，或者像一个定时炸弹。

“你得回去工作了，”简说，她哭了起来，“虽然我希望十年只是永恒的一秒钟。只是对她来说是一秒钟。”

“不到一秒，”我说，“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秒。甚至还短。”

“但对我们不是。”简说。

它当然应该就此结束。审判日本该到来的，无论它是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世俗物品都被处理掉了，在纽约，和世界其他地方。但十年太长了，对善良的压力太大了。

我们本能够继续下去，没有理由不这样做。我们本可以回去工作的。农民们还在农场里，杂货商和店员们还在附近。

我们本可以做得如此出色。我们本可以自豪地指着那十年，说：“你看！我们有记录了数千年的贪婪、残忍和仇恨的历史并不是全部。十年来，我们都是善良、干净和高尚的。这十年里，我们是兄弟！”

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农民们不想回到他们的农场，杂货商也不想回到自己的杂货店。哦，有些是的。有一段时间，很多人这样做了。但没有做太久。每个人都在谈论崇高的理想，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就像以前一样。

六个月来，简和我一直在挣扎，吃不到多少东西，被纽约周围涌动的暴徒吓坏了。最后，我们决定搬走。我们加入了离开纽约的大军，漂流穿过宾夕法尼亚州，向北前进。

这个国家中断了一段时间，但它又重新振作起来，马马虎虎吧。数千人挨饿，然后是数百万人。有些人有食物，但他们不太愿意分享。他们想，如果他们分享食物，十年后会做什么。他们仍然会用篮子分发钱。这毫无价值。九个月，一百万美元买不到一个烂萝卜。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工作岗位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得到的钱什么也买不到。此外，为什么要在大限将至的时候工作？为什么要为别人工作？

大约一年内发生了保加利亚事件。一名美国人在索非亚失踪了。他消失了。美国大使馆抱怨。他们被告知回家。保加利亚人在生存的最后九年里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此外，他们补充说，他们不知道这名男子在哪里。也许他们说的是实话。人们甚至会在这里消失。

无论如何，在我们第三次最后通牒之后，我们轰炸了他们。这次袭击发生在中国对我们发动轰炸的同时，中国认为我们在干扰他们与日本的贸易。

英国被炸了，也炸了别人。每个人都开始轰炸其他人。

我带简离开了我们住的城市，前往开阔的乡村。在飞机的轰鸣声中，我们跌跌撞撞跑过田野。我们躲在沟里。简在一次冲刺中被机枪子弹击中。也许她是幸运的。她错过了一周后的原子弹和两周后的氢弹。

他们扔氢弹时我不在身边。我当时在加拿大中部，正前往国境开放的国家。但我听到了声音，我看到了烟雾。他们轰炸了纽约。

之后，每个人都尽可能快地向任何可能被称为目标的东西投掷他们所拥有的最大的炸弹。放射性尘埃随之而来，细菌随之而来。汽油弹被使用了，一些东西在地面上飘了好几天；只有一两场特大风暴才能把它吹走。

这时我正往北走。人们大部分都在往南边去，因为北方发生了饥荒。但我想我宁愿饿死，也不愿冒着细菌和灰尘的风险。事实上，细菌几乎把我传染了。我病了一天。病得想死。如果我有枪，我会开枪自杀。但我活了下来，细菌再也没有碰过我。

我加入了靠近北极圈几个人组成的小队，但不得不离开他们。其中一个在我加入一天后生病了，然后又一个人也病了。我想我是个传染源，所以我在晚上离开了，仍然继续向北走。

他们也轰炸了北方，以确保没有人得到沥青铀矿。我穿过树林；我躲在山洞里。晚上，我会看着月亮，以及天空中留下的点点星光。

第四年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人类了。我没时间去看。我一整天都在填肚子。这是一份全职工作，工作内容只是收集草，也许还能用石头打死一只兔子。我对石头很在行。

我甚至不知道这十年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总而言之，我不认为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肯定还有其他人，躲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洞穴里，在岛屿上、山顶上等着。如果你能找到他们，你可以向他们核实我的故事，但我想你会发现它相当准确。

至于我……

我想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罪，但这要由你来判断，阁下。

我叫亚当·奥斯特森。XX年6月，我出生在缅因州的松林……

原文文本来源：古登堡

翻译：巴别砖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1921-2006)，波兰著名作家、哲学家。作品多聚焦哲学主题，如科技对人类的影响、人类认知的局限。知名作品有《索拉里斯星》《德康托发明了魂灵》等。

莱姆为补贴家用而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火星人》(Człowieka z Marsa)创作于 1946；但最先发表的小说是同年的《外星人》(Obcy)，发表在《新闻周刊》(Tygodniku)上。

A.E.范·沃格特

A. E. van Vogt(1912-2000)，加拿大作家，后移民美国。

1932 年开始发布作品。1938 年改写科幻，经过拒稿后，《黑色毁灭者》(Black Destroyer)刊登发表在次年的《惊悚》(Astounding)期刊上。

超级杀手

科尔继续觅食。没有月亮、几乎没有星星的黑夜很不情愿地退去了,一道恐怖的红色曙光从他的左边缓缓升起。这道光模糊、乏味。除了一束阴凉的、扩散的光线,没有丝毫温暖、舒适的感觉。在这光线中慢慢地展现一片恶梦般的景象。

当一个浅红色的太阳最后在奇形怪状的地平线上露出来时,黑色的、凹凸不平的岩石和黑色的、荒无人烟的平原展现在他的周围。只是此刻科尔突然意识到:他在一片熟悉的土地上。

他突然停下来,神经高度紧张,肌肉也紧张起来。他巨大的前腿——比他的后腿长一倍——抽搐起来,那相连的剃刀一样尖利的爪子也抽动起来。从肩上长出来的那双厚厚的触手停止抖动,由于焦虑、警惕而绷紧了。

当时,他完全吓坏了。他的耳朵由头发状小卷毛组成。当这些小卷毛疯狂地摆动起来时,他那大猫似的脑袋左右扭动起来。他在测试每一阵无定向的风,每一种空气中的振动。

但是没有反应,他那复杂的神经系统没有感到任何刺激性的振动,没有迹象表明在某个地方存在着对他来说必不可少的 ID。科尔蹲伏下来,他的轮廓像巨大的猫科动物,在暗红色的天际显现出来。

他知道这一天会来的。经过这么多世纪无休止的搜寻。这一天已隐约出现,更近、更黑、更令人恐怖——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他必须回到一个 ID 几乎枯竭的世界里开始他系统的搜寻。

这个事实像一种无休止的、有节奏的痛苦,一波又一波地撞击他的内心。开始时,每 100 平方英里就有一些 ID 生物。只在这最后一刻,科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一个 ID 也没漏过。再也没有可以吃的 ID 生物了。在这他通过无情占领而据为己有的几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里——直到没有另外一个附近的科尔敢于怀疑他的权威性——已没有 ID 来补充他的身体所需要的永无止境的能量了。

他踱着方步。现在他认出正前方的那堆岩石和右边的那座黑色的岩石桥。那座桥形成一个奇怪的、卷曲的坑道。正是在这个坑道里,他呆了好几天,等候那些蛇状的、头脑简单的 ID 生物从洞里钻出来晒太阳——这是他认识到有必要进行有组织的灭绝后第一次开杀戒。

他舔舔嘴唇,沉浸于短暂的、得意洋洋的回忆中,在那一刻 i 他那垂涎欲滴的嘴把猎物撕成珍贵、美味的碎片。但是对于没有 ID 存在的宇宙,使他有种模糊的恐惧;这消除了他此刻甜蜜的回忆,只留下确信无疑的死亡。

他大声咆哮起来,一种蔑视的、残酷的声音在空气中振动,在岩石丛中回荡,又传回到他的神经——他用这种令人讨厌的方式来表达他想活下去的本能。

然后,ID 生物突然来了。

科尔看到一个发亮的小点从远处向下的长长的斜坡上出来,最后越来越大,是一个金属球。这个巨大的闪光球体发着“嘶嘶”声从科尔头上掠过,速度迅速地减下来,已隐约可见。这个球体快速飞跃到右边黑色的山,在空中一动也不动地停留一秒钟,然后下降到视线之外。

科尔从惊恐的呆立中爆发起来。以虎的速度飞快地穿越岩石。他黑色的圆眼睛燃烧着一种可怕的欲望,在他体内成为一种痛苦。他耳上的卷毛捕捉到一种信息:有这么多数量的 ID,以致于他的身体由于极度的饥饿而感到恶心。

当科尔从岩石堆后爬上来,从阴影里看这一片倒塌的巨大城市废墟时,那个红色的小太阳是深紫色天空中一个深红色的球。那个银色的球,尽管体积庞大,在巨大的仙境一般的废墟的映衬下显得不太显眼。然而,银球的周围充满活力,一种静止的活力,以致于,过了一会儿,银球显得那么突出,显现在它前面的土地上。一个巨大的、压碎岩石的金属球体停在它自身重量形成的摇篮上,周围是从死寂的首都郊区展开的一片无情的、荒芜的平原。

科尔盯着这种奇怪的两足动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站在飞船底部闪闪发光的出口处。他的喉咙由于迫切需要变得粗起来。他的头脑由于疯狂的欲望变得一片空白。他想向这些动物猛烈开火,打倒这些脆弱的、无助的、身体中发出 ID 信息的动物。

当仅仅是静电涌过他身体时,模糊的记忆遏止了他疯狂的愿望。记忆带来恐惧,使他身上流过一种虚弱的酸流,流过了他的神经,损坏了他积蓄的力量。他有时看清这些动物的身体上穿着衣服,是用闪闪发光的透明材料做成的,在阳光下闪着奇怪的、灼烧的光。

其他记忆也突然涌上心头,在那些昏昏沉沉的日子里,脚下延伸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人类正处于光辉的年代。在那些持火焰枪的人了解到:对幸存下来的人来说,ID 将会越来越少,在一个世纪后这种光荣便在火焰枪面前毁灭了。

正是对枪的这些记忆使他停在那里,并在扫过他理智的恐怖中退缩。他看到他自己被金属球撞击、被烈焰燃烧。

他们来得真狡猾——当他意识到这些动物的存在时,科尔第一次思索起这一点,他们可能是来自另一星球的科学考察队员。在以前,这些“科尔”人也曾想航行宇宙,但灾难来得如此快,以致于这种想法仅仅只能是一种想法。

科学家意味着考察,而不是毁灭。科学家他们本身就是傻瓜。基于这一点,科尔变得大胆起来,走到开阔地。他发现那些人也意识到他了。这群人转向人群中个子最小的那人并盯着他,只见他从一个剑鞘中拔出一根闪闪发光的金属棍棒,并

把它随意地握在手中。科尔跳起来,想逃回洞里去,但已太迟了。

船长黑尔·莫顿听到化学家小乔治·肯特在笑,笑中带有尴尬的咯咯声,这表明他内心的疑惑。他看到肯特拨弄着纺锤形的金属武器。

肯特说:“这样的庞然大物,我可不想冒险。”

莫顿船长让他自己的低沉的笑声顺着通话器传出去。最后他咕哝着说:“那是你能呆在这个考察队的原因,因为你从不冒险。”

他的笑渐渐隐入沉寂中。当他看见那个庞然大物穿过黑色的岩石平原向他们靠近时,他本能地向前移动,直到他走到其他人的前面。他那巨大的身形使透明的金属外套显得更大。其他人的谈论通过无线电通话器“嗒嗒”地传到他耳中。

“我讨厌黑夜里与这家伙狭路相逢。”

“别傻啦,很明显,这是一个有智力的动物,可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看起来,它除了像一只大猫外什么也不像。如果把它肩膀上伸出来的触手,看作前腿的话。”

“它的体形进化,”一个声音说,莫顿认出是那个心理学家西德尔在说话,“说明只是一种动物对环境的适应性,而不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另一方面,它这样向我们走来并非是一种动物的行为,而是具有能够识别我们身份能力的动物行为。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行动僵硬呆板,意味着它小心谨慎,这表明它的恐惧,它发现了我们的武器。我想好好看一看它的触手末端。如果它们逐渐变细成手样的、能够抓取物品的附肢,那么结论无疑是:它是这个城市居民的后代。如果我们能与它建立联系,那将大有帮助,即使外貌表明它已退化成为历史的原始人。”

离最前面的人还有 10 英尺时,科尔停了下来。对 ID 的渴望是不可遏制的,以致于他的头脑到了浑沌的边缘。由于当时对 ID 的渴望像打雷一样流过全身,他发现他的肢体好像沐浴在融化的液体里,他的眼前的影像不太清楚。

那些人——除了那个手持闪闪发光的金属棒的人,都越来越近了。科尔看到他们坦率地、好奇地观察他。他们的嘴唇在动,他们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卷毛中形成单调的、无意义的振动。同时,他感到高频波的刺激,·这波跟他的联络频率一致,只是这波像机器发出的嗒嗒声一样震动他的神经。为了清楚地表达友好,他从他的耳朵卷毛中传输出了他的姓名,同时用一只弯曲的触手指着自己。

通讯主管格尔雷慢吞吞地说:“当他摆动头发时,我的无线电感到一种静电干扰,莫顿,你是否认为——”

“看起来似乎如此,”船长回答了那个没有问完的问题,“格尔雷,这表明你

有了一项新的工作。如果它通过无线电波讲话,那么你可以通过它的振动,产生一些电视图像,或者你教它摩尔斯电码,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啊!”西德尔说,“我是对的,每个触手可变成7个结实的手指。假设它的神经系统足够复杂,那么这些手指经过训练,可操作任何机器。”

莫顿说:“我想我们还是进去吃午饭。以后,我们会很忙的。材料管理员将搭建好机器设备,开始在这颗行星收集数据,看看有否什么金属等等。其他人可做一些仔细的探索。我希望得到这个种族的建筑和科技发展的记录,特别是发生了什么,竟使这个星球的文明毁灭。地球上的文明一个接一个地毁灭,但总是有一种文明从废墟中建立起来。在这里为什么不会发生呢?有问题吗?”

“是的。那个猫咪怎么样。看,它想跟我们一起进来。”

莫顿船长皱眉,这更突出了他脸上的苍白,这是因为在深沉空间呆得太久缘故。“我希望我们有办法可以带它进来,不必用暴力抓住它。肯特,你怎么认为?”

“我想我们首先要确定它是动物还是人类,称‘它’还是称‘他’。我倾向于它是人。至于把它带到我们的飞船里”,那个小个子的化学家坚定地摇摇头,“不可能,这里空气中28%是氯气。我们的氧气对它的肺将是炸药。”

船长暗笑,“很明显,他不信。”他看着那个猫样的庞然大物跟着最前面的两个人穿过大门。那两个人与它警惕地保持距离,然后迷惑地望着莫顿。莫顿挥手道:“好吧。打开第二道锁,让它呼吸一下我们的氧气吧,那会治愈他。”

过了一会儿,他因自己的惊讶而责怪起自己来。“老天,它根本没注意到空气的变化。这表明它没有肺,要不它的肺不呼吸氯气。让它进来!你打赌它能进来。史密斯,这对生物学家来说是一个宝库——如果我们小心一点,那将不会有危险。我们可以控制它。但是它的新陈代谢多奇怪啊!”

史密斯是一个漂亮、高瘦、长脸,但有忧郁表情的小伙子,他用一种奇怪的、富有说服力的声音说:“在我们所有的旅行中,我们只发现两种生命的高级形式。那些呼吸氯气的和呼吸氧气的——氯气、氧气这两种物质支持着氧化过程。我以我的名誉保证:没有一种复杂的有机体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同时适应两种气体。一想到这,我得说这是一种特别高级的生命形式。在很久以前,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已经发现了生物学的真相,而我们只是刚开始对此作出猜测。莫顿,我们不应该让这动物逃走,如果我们办得到的话。”

“如果它想进来的愿望是有任何目的,”莫顿船长笑道,“那么我们的困难将是怎样除掉它。”

他跟科尔和其他两个人进入闸门中。自动机械系统发出嗡嗡声,几分钟后他

站在一连串通向生活区的电梯底部。

“它会上来吗？”其中一个人朝巨兽的方向轻弹大拇指。

“最好把它独自送上来,如果它会进来的话。”

科尔没反对,直到他听到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个关闭的笼子急速上升。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然后旋转起来,他的理智随着旋转混乱起来。一跳,他猛抓门,在他的冲击下,门弯了,这绝望的疼痛也使他发狂。现在,他完全是一只掉入陷阱的野兽。他用爪猛抓金属,使金属像锡一样很容易弯曲起来。科尔用他坚实的触手把大的铁杆拉松,机械发出阵阵尖叫。尽管外墙由凸出的钢管组成,随着那无限巨大的力量一个劲地拉那笼子时,电梯剧烈地颠簸,然后停下来。科尔抓住门上剩余的铁条,冲进走廊。

科尔等在那里,直到莫顿和其他人手持拔出鞘的武器出现。“我们都是傻瓜,”莫顿说,“我早该向他显示电梯是怎么工作的。他以为我们欺骗它。”

莫顿向那巨兽作手势。当莫顿用详细的手势来表明开门、关门,表明电梯如何运作时,怪兽乌黑的眼里狂野的光退去了。

科尔跑进右边的一个大房间,结束了他对人类的教训。他躺在凹凸不平的地板上,克制着静电对神经和肌肉的刺激。因为刚才的抗争消耗了能量,他身上的狂怒渐消。对他狂躁的大脑来说,他已丧失了以一个温和的、无危险的动物形象出现的长处。他的力量一定使飞船上的人感到恐惧和惊慌。

这意味着:他必须完成的任务所面临的危险更大,那就是杀死飞船上的每一个人,然后乘上飞船回到飞船出发的地方,去寻找无限的 ID。

科尔躺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两个人的行动,他们正在这个又大又旧的建筑物的金属门口清理碎石,他的全身因充满对 ID 的饥饿而感到痛苦。那种欲望穿透了他颤抖的肌肉,就像一个动物在他的大脑里跳跃。当两个人走连那个城市之后,他的神经颤抖得几乎受不了。其中一个人,他知道,是单独走的。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科尔还在克制着它自己,一直伏在那里观察着,意识到人们知道他在观察。在第三个人的指引下,两个人把一台金属机器从飞船上搬到岩石丛中,那岩石挡着那扇巨大的半开的门。这些人手指的每一个动作都逃不过他严厉的注视。这机器操作很简单,渐渐地他看明白了,一种轻蔑油然而生。

他知道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当这片火焰剧烈燃烧起来时,他可以在大岩石后面贪婪地吃。然而尽管他有这些预感,科尔还是故意跳起来,咆哮一声,对于前面的白色热源似乎很害怕。科尔的耳卷毛听到人的笑声,他们对他假装的不安表示好奇和喜悦。

门开了,莫顿和那走在前面引导搬运的那个人走进来,那个引导搬运的人摇摇头说:

“这是一座废墟。你可以看到物质的漂移。很明显,他们用原子能,但……但它是旋转形式的原子能。这是一种特殊的发展。在我们的科学中,原子能只带动非旋转的机器。可能他们已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能够造出一种新型的旋转的机器。我希望他们的图书馆要比这个保存得好,否则我们将永远找不到答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文明如此消失了?”

从通话器中传来了第三个人声音:“我是西德尔,我听到了你的问题,潘恩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讲,一个地方变成无人居住的地方的唯一原因是缺少食物。”

“但他们科学如此先进,他们为何不造宇宙飞船去别处觅食呢?”潘恩斯问道。

“去问甘莱·莱斯特吧!”莫顿插进来说,“在我们着陆前,我就听他解释过一些理论。”

甘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仍需要查证这些事实·但这个荒芜的世界是围绕着那个悲惨的红太阳旋转的唯一行星。没有月亮,连个小行星也没有。最近的星系离它有 900 光年远。”

“统治这个世界的种族面临的问题如此多,以致于他们不仅要解决星际间的问题,而且还有星系间的宇航问题。你们想我们的发展多慢——首先是月球,然后是金星——每一次成功都导致另一次成功,几个世纪后才到最近的星星上去;最后我们乘上能适应银河系航行的抗加速器——看看这一切,我坚持认为:没有实践经验,任何人类都不可能创造这种航行器。另外,由于最近的星离这里这么远,他们也没有为了获取经验而进行宇宙探险的动机。”

科尔轻快地小跑到另一组人的地方。但现在,由于饥饿正在折磨着它,他藐视人类,不再管人们在于什么了。鉴于过去经历,促使他立即行动。他体内的一种涌动不断发展成更强烈的渴望。

他飞跑过一组又一组人,由于可怕的饥饿,形成一种神经系统的刺激——烦躁、恶心。一辆小轿车开过来,在他前面停下来,一架可怕的相机呼呼地转着,同时给他拍下一张照片。在一大堆岩石上,正对着科尔,架着一架巨大的望远镜。附近,一台原子粉碎机正吐着高温的火焰向下钻孔,这个孔不断加深,向下,向下,一直向下。

当科尔随意观察时,头脑里闪过模糊的一系列事情,当他知道他不能再受这种行动的折磨时,这一刻变得更迫切。一阵不可抗拒的焦虑占据了他的大脑;他的

身体被渴望的狂乱灼烧着,他跟随那个人独自进了城。

科尔再也忍受不住了。他口内弥漫着绿色泡沫,使他发疯。他看到,这一刻,没人在注意他。

像一颗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科尔沿着重重岩石的阴影迅速地跃过去。一会儿,高低不平的地面遮住了宇宙飞船和两条腿的人。

科尔忘记了飞船,除了目的忘记了一切,就好像他的大脑被一个具有魔力的、能刷去记忆的一个刷子刷干净了。科尔大大地转了一圈,然后他奔进城,沿着废弃的街道,穿过年代久远的危墙缺口和崩溃建筑物的长长走廊时,他熟练地看上一眼。当他的耳卷毛听到 ID 的振动时,科尔开始矮下身子大步快跑。

突然,科尔停下来,从一堆散碎的岩石看出去,那个人正站在原来可能是窗的位置,正对着屋里面阴暗的部分打上闪光灯在拍照,闪光灯随咔嚓声一明一暗。那个人,体形高大,强壮有力,他走得又快又小心。科尔不喜欢这种小心,这预示着危险,意味着他必须对危险作出快速的反应。

科尔一直等到那个人在一个角落里消失,然后蹑手蹑脚地进入了露天。他现在跑起来,比一个人走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他的计划在脑子里一清二楚。像幽灵一样,他飞快地跑过另一条街,穿过一个长长的街区。他以最快的速度跑过第一个拐角,然后,他爬进房子与一片废墟之间的半阴暗地带。街前面被碎石堵住了,使这条街像山谷一样,末端似狭窄的瓶颈口,瓶颈口的出口正处在科尔的下面。

他的耳卷毛捕捉到低频波的振动。这声音震动了他的身体,突然恐惧占据了他的大脑。那个人可能有枪,假如能够在科尔发出致命的攻击之前,那个人发射一下原子枪——就一下,后果不堪设想。

一阵小石块扫过科尔眼前。现在这个人在它下面了。科尔伸出手,对准那闪闪发光的透明宇航服发出致命一击。紧接着是金属的碎裂声,鲜血喷涌而出,那个人手脚蜷曲起来,似乎他身体的某些部分被压扁了。就一会儿,他的骨头、腿和肌肉奇迹般地组合起来,那个人又站立了一下,然后他的宇航服内发出唧唧声,整个身子崩溃了。

科尔现在一点都不怕了,科尔从隐藏的地方飞快地冲出来,他朝金属宇航服猛击,把里面的身体打成碎片,地上散满了大块金属。从宇航服里掉出来的碎肉食,科尔一嚼骨头,便发出卡嗒卡嗒的声音,一嚼肉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调整 ID 的振动是容易的,从压碎的骨头里吸取化学物质也是容易的。那 ID,科尔发现,大部分是骨头。

科尔感到轻松了。

3 分钟过去了,科尔离开了,像一个逃离厄运的动物。小心翼翼地,他从反方向

向那个发光的球体接近。人们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科尔轻轻地跑过来,在别人不注意时走到人们跟前。

莫顿恐惧地望着他脚边岩石上被撕成碎片的血肉和金属,他感到喉咙一紧,说不出话来。他听到肯特说:“他竟一个人去,他妈的!”那个小个子化学家控制着自己抽泣地说。莫顿记起来肯特和佳维(即死者)是多年的好朋友,以一种两个人能处得最好的方式相处着。

一个人战栗着说:“最坏的是:这好像是一场事先一无所知的谋杀。佳维的尸体像一堆无光泽的果子冻,但看起来身体各部分都在那里。我打赌我们把这里所有的碎片称一下,在地球重力下,仍就有 175 磅。这里大约是 170 磅。”

史密斯冲进来,他一脸悲痛说:“那个杀手袭击了佳维,然后发现他的肉来自另一个星球——不能吃的。正如我们那个大猫样怪物,它不知我们给它的任何东西——”他的话突然顿住了,然后是一片奇怪的宁静。然后他缓缓地说:“哎!那个怪物怎么样?它身形巨大,身体强壮,即使用它的小爪,也能把佳维杀死。”

莫顿皱眉道:“这仅是一种猜想而已。毕竟它是我们所见到的唯一的生物。我们不能因为怀疑就处死它。当然——”

“另外,”其中一个人说,“它从来也没离开过我们的视线。”

在莫顿接下去说之前,心理学家西德尔不耐烦地说:“你肯定吗?”

那个人迟疑了一下说:“它可能离开过几分钟,它一直走来走去,目光看着一切。”

“确实如此,”西德尔满意地说。他转向莫顿继续说,“你瞧,船长,我也有印象它一直在周围;然而,往回一想,我发现了破绽。有一会儿——可能好几分钟——它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肯特突然情绪激动地插进来说:“依我看,别错过机会,在它继续作恶前,杀了这个畜生。”

莫顿的脸陷入沉思中,然后他缓缓地说:“高立德,你一直与克兰塞和凡·霍恩在一起。你认为这大猫是这个地球上统治阶级的后裔吗?”

那个高个子的日本考古学家眼睛盯着天空,好像在整理他的思路。“莫顿船长,”高立德最后恭敬地说,“这其中有一个奥秘。看一看那建筑以天空为背景映出的轮廓,请注意建筑物的歌特式外形,尽管他们创造出宏伟的建筑,但这些人与土地紧密相连。这些建筑物的装饰并不简单,它们本身内部也装饰好了。这些建筑像多力克柱、埃及金字塔,歌特式城堡,拔地而起。这些建筑物在这个星球中是重要的、高大的。如果人们把这个孤独的、荒芜的世界看作是地上万物之母,那么在

这个星球的人类认为: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温暖的、神圣的地方。”

“弯弯曲曲的街道更加强调了这个事实。街道的构造证明他们是数学家,但他们首先是艺术家,所以他们所建造的城市的几何设计并不像世界大都会那样复杂。里面体现出一种具有艺术目光的扬弃。建筑物的曲线和大道都不合数学逻辑的安排,给人一种广博、神圣的感觉。这并非是一种颓废的、白发苍苍的文明,而是一种年青的、生机勃勃的文明,自信而且目标明确。

“然而,文明停止了,突然停止了,好像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外来的侵略,使文化像古代穆罕默德的文明一样突然毁灭了。或者经过一次跳跃,跃过几个世纪,进入竞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间大概是公元前 480 年至公元前 230 年之间;这个时间末期秦统一了中国。埃及历史上的这段时间是在公元前 1780 年到公元前 1580 年之间,在这段时间的最后一个世纪是荷克塞斯——历史上没提到这段时期。了般国家经历这个过程从切罗尼——公元前 338 年,这是历史上最恐怖的时期,从格拉钦——公元前 113 年——到艾克铁姆——公元前 31 年,来自西欧的美国人在 19、20 世纪有这种文化断层,且现代历史学家都同意:一般来说,我们是 50 年以前进入这个时期,但是,当然,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船长,你可能会问:我说的这一切跟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答案是:这里并没有文明突然进入战争时代的记录。常常是一种缓慢的发展;第一步是对那些过去一度神圣的观念提出怀疑。内部的肯定性不存在了,并在科学家的分析、探索下消失了,怀疑论成为人类的主要思想。”

“我是说:这种文化在它最发达时突然终止。这种灾难带来的社会影响是道德突然沦丧,社会向残忍的犯罪行为报复,人们的理想毁灭了,对死亡无动于衷。如果这个……这个大猫是这个种族的后裔的话,那么它将是一个狡猾的动物,一个在晚上活动的偷偷摸摸的窃贼,一个冷血的杀手。像它那样的畜生,为了得到它想要的东西会割掉它兄弟的喉咙。”

“够了!”肯特急促地说,“船长,我来当刽子手。”

史密斯突然插进来:“听着,莫顿,到目前为止,你还不该杀死那只大猫。即使它有罪,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宝库。”

肯特与史密斯怒目相视。莫顿皱眉看着他们,沉思了一下,然后他说:“高立德,我倾向于接受你的理论作为工作基础。但我有一个问题,大猫来自一个比我们要早得多的时代吗?那就是说,我们正进入我们文化的高度发展阶段,而它们在文化最有生命力的时候一下子变得没有历史了。但它的文明,这个星球的文明,比银河系范围内我们所取得的文明更先进一点,是吗?”

“确实如此,它可能处于它的世界的第 10 个文明阶段的中期,而我们的文明

正处于从地球上建立起来的第 8 个文明阶段的末期。当然,10 个文明阶段中,每一个文明都是在前一个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在那种情形下,那个使我们有可能发现它是一个罪犯和谋杀犯的怀疑论,那个大猫可能一无所知。”

“不,它不知道。因这对它来说,实际上像魔术一样。”

莫顿笑了一下说:“那么我想,史密斯,你如愿了。我们将让这只大猫活下去;如果再有什么灾祸,既然我们了解它了,这就是我们谨慎。当然,也有可能,我们错了。正如西德尔所说的一样,我也有这样的印象:它一直在周围,但现在——我们不能让可怜的佳维像这样躺在这里,我们要把它放进棺材里,埋了它。”

“不,我们不埋!”肯特吼叫起来,他的脸涨红了。“我请你原谅,船长,我并不是故意这样。我一直认为大猫想从这个尸体上得到什么东西。看起来,尸体各部分都在那儿,但肯定有一些东西丢了。我要把它找出来,来证实凶手就是大猫。这样你们就可冰释疑虑,相信我的话!”

当莫顿从书中抬起头来,看到肯特从通往下面实验室的那扇门走过来时,已是深夜了。

肯特手端一个大大的、扁平的碗,他的疲倦的眼睛在莫顿脸上掠了一下,然后用疲倦而又尖利的声音说:“现在,看吧。”

他向科尔走过去,科尔此时正手脚伸开地躺在地毯上,假装睡着了。

莫顿阻止他说:“等一等,肯特。其他时候,我不会对你的行动产生疑问,但你看上去脸色不好。你太激动了,你拿着什么。”

肯特转过身,莫顿发现他的第一印象是肯特似乎已了解到一些真相。肯特——那个小个子的化学家的灰色眼睛下是黑色的眼袋——他的脸神色严峻、肌肉下垂,眼睛狂热地盯着莫顿。

“我找到了尸体上失踪的东西,”肯特说:“是磷,在佳维骨头里连一平方毫米的磷都没剩下了。他身上的每一滴磷都被吸干了——我不知道被什么超级的化学物质吸走了。从人体中提取磷有多种方法。举个例子说吧,在那个帮助我们建造飞船的工人身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记得吗?他掉进了 15 吨融化的金属里——至少,他的家人是这样说的——但只有将金属经过分析,发现里面含有磷的百分比很高时,公司才支付赔偿金。”

“那碗食物又怎么样呢?”有人插了一句,其他人都把杂志和书放在一边,都饶有兴趣地看着肯特。

“这是人体器官里的磷。它会闻到磷的味道的,或者不管它用什么办法,它会知道是磷。”

“我想它能感觉到其他东西的振动。” 格尔雷懒懒地插了一句。“有时,当它摆动那些触须,我的无线电便会感到远远的静电干扰。然后,又没反应了,似乎它在波的频率范围内上下移动。看起来,它好像能自如地控制振动。”

肯特不耐烦地等到格尔雷的最后一个字,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说:“好了,那么,当它感到磷,如果它对磷的反应像野兽一样,那么——好,我们就能从它的反应中做出决定,莫顿,我能行动吗?”

“你的计划中有三:点错误,” 莫顿说,“第一,你似乎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动物;第二,你似乎忘记了,它可能不是由于饥饿而跟着佳维;第三,你似乎认为它不具有怀疑能力。但先把碗放下,它的反应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当肯特把碗放在科尔面前时,科尔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碗。它的耳卷毛立刻捕捉到了碗里发出来的 ID 的振动——它连看都不再看它一眼。

科尔认出这两条腿的人就是那天早上手持武器的那个人。危险!它发出一声咆哮,站起身子,并用长满卷毛的触手末端那个手指一样的附肢抓住那个碗,然后把碗里的东西向肯特的脸上猛倒过去,肯特发出一声惊叫向后闪开了。

科尔愤怒地把碗掷在一边,伸出粗缆绳般的触手抱住这个万恶人的腰,它并没有去碰挂在肯特腰带上的枪。科尔感到——这不过是一支振动的枪,子弹是原子能的,但不是原子粉碎机。科尔把手脚挣扎的肯特扔到了最近的长椅上——发出了不安的嘶嘶声,他意识到——他该把肯特的武器卸了。

并不是那支枪是危险的——但是,当肯特用一只手愤怒地擦去脸上的粘液时,肯特的另一只手去拿武器了。当肯特慢慢地举起枪,对准科尔的大脑袋喷射出一束白光时,科尔向后蹲伏下去。

当他们把枪收起来之后,他的耳卷毛发出嗡嗡的声音。当他看到人们拿起金属枪时,他的圆圆的黑眼睛闪了起来。莫顿的声音急促地在寂静中响起。

“停下!”

肯特咔嚓一声收起他的武器;科尔蹲伏下来,愤怒得身子颤抖起来,对着这个迫使他展现它的力量的人。

“肯特,” 莫顿冷漠地说,“你不是那种会失去理智的人。你故意要杀死大猫,而你知道我们中大部分人想让它活着。你是知道我们的原则的:如果有人反对我的决定,他必须当时提出来。如果大部分人反对,我的决定就被否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你反对,所以,你把法律置于你手中的行为是最应受严责的,同时自动取

消你一年的选举权。”

肯特不高兴地看着周围的那些脸。“高立德说我们正处于高度文明的时代，他是对的。这个时代是颓废的。”他的声音尖利刺耳、情绪激动，“我的上帝啊，有没有一个人，他能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佳维几小时前才死去，而这个畜生，我们都知道它有罪，却没戴镣铐躺在这里，计划着它的下二次谋杀，而下一次的牺牲品正在这个屋子里。我们是群怎么样的人——傻瓜，玩世不恭的人、食尸鬼——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文明太发达了，以致于我们能够同情地望着一个谋杀犯。”

肯特把沉思的眼睛对着科尔，“你是对的，莫顿，它不是畜生。它是一个魔鬼，来自被人类遗忘的星球，它生活在这个星球最深层的地狱里，而这个星球孤独地绕着一个垂死的太阳旋转。”

“不要对我们讲话太夸张，”莫顿说，“据我看来，你的分析全错了。我们并非食尸鬼或玩世不恭的人，我们仅仅是科学家，而这个大猫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既然我们怀疑它，怀疑它有伤害我们的能力。那么它连百分之一的机会也不会有。”他向周围看一看，问道：“我的观点代表众人吗？”

“不代表我，船长！”是史密斯在说话。莫顿惊奇地看着史密斯，史密斯继续说，“由于激动和片刻的困惑，似乎没人注意到：当肯特扣动他的激光枪时，那光束直对大猫的脑袋，而大猫却一点也没受伤。”

莫顿神色惊讶，目光从史密斯身上移到科尔身上，然后又转到史密斯身上：“你确信枪打中了它？正如你所说的，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大猫没受伤，我简单地认为肯特没打中它。”

“肯特打中了它的脸，”史密斯肯定地说，——一支激光枪，当然，甚至不能立刻杀死一个人。但。至少可使他受伤。大猫身上没有受伤的痕迹，甚至连一根头发都没伤着。”

“可能它的皮肤能隔绝各种热量。”

“可能，但由于我们不能肯定，我想我们最好把它锁在笼子里。”

当莫顿皱着眉头陷入沉思时，肯特大声说：“你说得有理，史密斯。”

莫顿问：“如果我们把它关在笼子里，那你满意了，肯特。”

肯特考虑了一下，最后说：“是的，如桌 4 英寸的微型钢也关不住它，我们就得把飞船给它了。”

当人们走进走廊时，科尔跟着。当莫顿准确无误地做手势示意它进入它从没看到过的那扇门时，科尔顺从地跑了过去。他发现他自己进入了一个方形的、结实

的钢结构的房子里。门在它身后“哐当”一声关上了。当电子锁咔嚓一声锁上时,他感到浑身力量在身上奔流,跃跃欲试。

当他意识到这个陷阱时,他咧开嘴唇,脸上现出憎恶的表情,但他再也没有其他外露的表现。这对他来说,几个小时前,他还是一个心存恐惧地进入电梯的极原始的动物,而现在,他已大大进步了。现在,他的大脑里关于他的力量的记忆复苏了;他十分狡猾的本性,经过几年的弃之不用,又成为他的个性中的一部分。

好一会儿,他静静地坐在地上,整个身体倚在那低矮的、重重的臀部上,他的身体蜷缩起来,他的耳卷毛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最后,他躺下来,眼中闪着蔑视的光。他想到:这些傻瓜!这些可怜的傻瓜。

大约一小时后,他听到那个人——史密斯在他的头顶上面摸索,振动涌到他身上,就在那一刹那,他害怕了。由于恐惧,他跳起来,然后意识到:振动仅仅是振动而已,而非核爆炸。有人在对着他的身体各部分拍照。

他又蹲伏下来,但他的耳卷毛摆动着,他傲慢地想到:当他们洗印这些照片时,这些傻瓜会惊讶的。

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就走了。在以后的好长时间内,人们在远处忙碌的嘈杂声不断传来。这嘈杂声,也渐渐地消失了。

当他感到整条飞船都安静下来时,科尔躺在那里等着。很多年以前,在那个永恒的曙光之前,那些科尔们,他们在晚上也睡觉。当他看到飞船上有些人打瞌睡时,这个记忆复苏了。最后,唯一在他耳卷毛边上振动的仅仅是两双脚,永无止境地来来回回所引起的振动。

他紧张地倾听着这两个看门人。第一个人慢慢地走过笼子的门。然后在他身后大约 30 英尺,第二个人走过来。科尔感到那两个人保持着警惕;他知道,当他们分开行走时,他永不可能袭击其中的一个,这意味着——他必须加倍小心。

15 分钟后,他们又来了。当他们通过的一刹那,他把他对人们振动的接收范围调到更大、更高。核能振动威力对他的大脑结巴地讲述一个轻柔的故事,发电机嗡嗡地响。科尔能感到强电通过铁笼子墙上的电线和门上的电子锁时的声音。科尔竭力控制身体的颤动,他正在捕捉“滋滋”作响的能量振动的频率。突然,他的耳卷毛和谐地摆动起来——他感到振荡变成了强波的尖锐噪声。

突然,传来一声金属相互碰撞所引起的刺耳声音。他的附肢轻轻一碰,科尔把门打开了,然后飞快地进入灯光昏暗的走廊。这一切,他感到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当他想到那些愚蠢的动物胆敢与一个科尔斗智。这一刻,他突然想到其他科尔。一种奇怪的、狂喜的感觉涌遍全身。几个世纪以来,科尔对无情的竞争感到非常痛恨。由于他为即将成为整个宇宙的未来统治者而感到自豪,因此对这种痛恨勉强消退了。

突然,他感到被自己的孤独感压倒了,需要其他的科尔——经过权衡,为了永恒的、明亮的天空,他的贪婪、野心蠢蠢欲动。如果他失败了,就永远没机会——没有时间来修复早已锈坏的机器,没时间去解决宇宙航行的奥秘。

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穿过走廊——进入另一个走廊——来到第一个卧室的门口。门半开着,科尔出手敏捷,他的一只手迅速挥舞着,扼住了那个毫无戒备的熟睡人的喉咙,用力猛压。那个无生命的脑袋就发疯般地转动了几下,身体挣扎了两次。

7 间卧室,7 具尸体。正是杀了第 7 个人后,他心中单纯的、不可遏制的杀人欲望突然复苏了。千年以来形成的杀死含有珍贵 ID 生物的习惯又回到了他身上。

当第 12 个人抽搐着死去时,科尔从杀人的狂喜中突然清醒过来,他发出了脚步声。

那些人不在附近——恐惧的感觉一波又一波地向他盘旋而至,他的大脑突然变得一片混乱。

那个看门人正沿着走廊向笼子的门走过来,科尔就被关在那笼子里。片刻之后,那个管理员就会看到打开的门——然后他会发出一声惊叫。

科尔恢复了他残存的理智。他顾不了会不会发出声音,疯狂地沿着走廊,沿着卧室的门,穿过沙龙,进入第二个走廊,行动畏缩,惧怕核光束会刺伤它的脸。

那两个人在一起,并排站在一起。这一刻,科尔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当它看到第一个在打开的门前停下来时,第二个人像一个傻瓜一样跑过来。他们向里一瞧,看到的是尖利的爪子,强壮的附肢,凶残的猫头,和满含怨恨的眼睛,这一切像恶梦般可怕,他们瘫痪了。

第一个人去拔枪,但第二个人,被所看到的恶梦般的景象吓得不敢动弹,他发出一声尖叫,一声恐惧的尖叫在走廊徘徊——最后只能听到汨汨的流血声。科尔用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两具尸体抛到走廊的另一端。他不想让人们在笼子边发现尸体,这是他的愿望。

科尔浑身肌肉、神经颤抖着,当时由于没能把思绪连起来,此刻他意识到他所犯的错误。他钻进笼子,门在它身后轻轻地关上了。电流又通过了电子锁。

当科尔听到很多人向他跑过来时,他紧张地蹲下来,假装睡着了。他捕捉到了人们激动的声音引起的振动。他知道有人开动笼子的微型门,向里面看了一下。那么,再过一会儿,另一些尸体也将被发现。

“西德尔不见了。”莫顿麻木地说：“没有西德尔,我们怎么办?还有布莱克力奇!还有考尔特和——哈力伯!”

他用手捂着脸,过了片刻,当他盯住周围这些神色严峻的脸时,他抬起头,目光严厉,神色严峻,他厚重的下巴向前凸出来:“如果有人对此有什么看法,说吧!”

“太空疯狂症。” “我也曾想到这一点。但 50 年来,并没有一个宇航员发疯的病例。当然,艾格特医生会检查每一个人。现在,他正查看那些尸体,仍以为具有这种可能性。”

当他说完时,他看见医生穿门而入。人们向两边挤,为他让出一条路。

“船长,我听见了你的话,”艾格特医生说,“我想我现在可以说太空疯狂症是不可能的。这些尸体的喉咙被捏成果子冻一样。在不使用机器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莫顿看到医生的视线一直注意着走廊,他摇摇头,咕浓着说:“医生,怀疑大猫是没有用的。大猫在笼子里走来走去,很明显他听到了我们的吵嚷声,而且——人还活着。你不能怀疑他。这个笼子确实可以关住任何东西——这是用 4 英寸厚的微型钢制成的——而且门上也没有擦痕。肯特,即使你也不能说,‘因为他可疑,就把它杀了’,因为这里不存在疑点,除非有一种新科学,我们可以想得更远些——”

“正好相反,”史密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所需要的证据都有了。我对它使用了电莹石——你知道我们在笼子上面作了安排,想拍一些照片。底片上模糊一片。当电莹石一亮,大猫就跳起来,好像它感到了振动。”

“你们都知道格尔雷以前说过的话吗?很明显,这个畜生能接收和发出任何波长的振动。它能抵抗肯特激光枪的火力,这证明它具有干扰振动波的特殊能力。”

“我们他妈的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其中一个人吼了一声,“哎,如果它拥有那种能量,那么什么也不能阻止它把我们全杀掉。”

莫顿急促地说:“这证明,它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要不它早已这么做了。”

他非常小心地向那个控制笼子的机械系统走过去。

“你不会把门打开吧!”肯特喘气着说,一边用手去拔枪。

“不,但如果我拉这个开关,电源就会通到地板上,可以用电刑处死它。我们以前不必使用这种方法,所以你可能已经忘了。”

他猛地一拉那个开关,蓝色的火焰从金属里窜出来,他头顶上的一排保险丝“砰”地一声熔掉了。

莫顿皱着眉说：“这真奇怪,这些保险丝竟会熔断。现在,我甚至不能往里看一看,也不能看一看那个损坏的音频装置。”

史密斯说：“如果它能对付电锁,能开门,那么它就能察知每一个危险。你拉那开关时,它就能抵御。”

“至少,这至少证明:在我们发出核能攻击时,这是易受损害的。”莫顿冷酷地笑着说,“因为它认为这些核能是无害的。最重要的是,它现在被关在用最结实的、4英寸厚的钢制成的笼子里。作最坏的打算,我们可以把门打开,用激光把它射死。但首先,我想我们可以试着使用萤光电报……”

从笼子里传来的混乱声打断了莫顿的话。一个重重的身体向墙撞过去,接着是一声沉重的响声。

“它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史密斯向莫顿咕哝着,“我敢打赌里面是一头病猫。那畜生走回笼子,它可真是一个傻瓜,它意识到了赔。”

紧张的气氛松弛了,人们神经质的笑着。对于史密斯所描绘的那怪物的窘相,人们发出一阵一本正经的笑。

“我想要知道的是,”工程师潘恩斯说:“为什么当大猫发出那噪声时,那个遥控的笼子猛烈地跳起来,并不停摇晃。这一切都发生在我鼻子底下,那个笼子像着火的房子一样跳了起来。”

笼子外一片安静,然后莫顿说:“这可能意味着它想出来。退后,每一个人,把枪准备好。如果大猫认为它能征服100个人,它真是傻瓜。但到目前为止!它是银河系里最难对付的动物。它可能会走出那扇门,而不会像老鼠一样死在陷阱里。它非常强壮,有可能要与我们中的几个人同归于尽——如果我们不小心。”

人们绷直了身子渐渐地后退。

有人说:“这多有趣,我想我听到电梯声了。”

“电梯!”莫顿回答说,“喂,你确信?”

“刚才我是这么想,”那个说话的人是一个船员,他犹豫着说:“当时我们都在慢慢地移动。”

“带上任何一个敢于跑来跑去的人,去看一看。”

当整个巨大的飞船船体在他们身子底下倾斜时,传来一声巨响,一声令人恐惧的巨响。飞船剧烈地振荡起来,莫顿被一阵几乎使他晕眩的振荡甩到地上。他挣扎着醒过来,意识到其他人都躺倒在他身边,他大嚷道:“谁他妈的开动了那些发动机?”

这个折磨人的加速运动继续着,他用力移动他的双脚,当他摸索到最近的控制模板时,他按了主机舱的号码,迅速涌到荧屏上的大量图片使他发出一声大吼:“是大猫!它在主机房——而我们正一直向外部空间的方向移动。”

甚至当他还在说话时,荧屏变得一片空白,他什么也看不到。

是莫顿第一个摇摇晃晃地穿过沙龙走到藏有宇航服的供应室。他在黑暗中摸索到自己的宇航服,去除了身上折磨人的加速反应,并把宇航服拿给其他躺在地上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人。片刻之后,其他人也帮助他。然后,过了一会儿,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宇航服。上面的抗加速马达正在半速运转。

也是莫顿,当他第一个看了笼子之后,打开门,静静地立着。其他人挤在他周围,盯着后墙上的那个大洞。那个洞参差不齐的缺口,以及严重变形的钢条非常吓人,而且它的开口在另一走廊。

“我发誓,”潘恩斯轻声说,“这是不可能的。连机械商店里十吨重的斧子也不可能一下子在 4 英寸厚的钢材上砸一个凹痕——而我们仅听到一声重击,即使我们使用原子粉碎枪做这件事也至少要花掉一分钟。莫顿,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动物。”

莫顿看到生物学家史密斯在检查墙上的残破的痕迹。他抬头说:“如布利克力奇没死,多好啊!我们需要一个冶金学家来解释这一切,看!”他摸着金属破碎的边缘。一片金属在他手指中碎了,化为一片灰尘纷纷落到地上。莫顿第一次注意到地上有一堆金属碎片和灰尘。

“你打中了它。”莫顿点头道,“力量没有产生奇迹。这怪物仅使用它的特殊能力来抵卸电流,来支持金属。这也解释了潘恩斯为什么能注意到莹光索链的消耗。那怪物把这种能量作为转换媒介,撞穿了墙,跑过走廊进入电梯升降机井,一直向下到了主机房。”

“同时,船长,”肯特平静地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控制我们飞船的超人,它完全控制了我们的主机房和飞船无限的能量,现在它已占据了机械室里最重要的部分。”

当其他人考虑化学家肯特的话时,莫顿感到一片平静,他们担忧的是:摆在眼前的有形东西。他们意识到他们已处于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感觉溢于言表。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中,甚至更严重。莫顿说出了每个人脑子里的想法:“如果它赢了,它是完全无情的,可能手中握有控制银河系的力量。”

“肯特错了,”轮机长吼起来,“那大猫并没控制主机房。我们仍拥有控制室,这使我们在控制器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所有的机械构造。但,既然它能使我们失去联系,我们可以把主机房的开关全关掉。船长,与其让我们都

穿上宇航服,不如关掉电源。至少,你能调整飞船的加速。”

“有两个原因,”莫顿回答道,“单方面说,加速到宇航服能承受的范围,我们更安全。而且我们不该仓促行动而放弃我们的优势。”

“优势,我们还有其他优势吗?”

“我们了解它,”莫顿答道,“现在,我们先做个试验。潘恩斯,选派5个人分别到主机房的4个入口。用原子粉碎机摧毁那个大门。我注意到门都关了。它把自己锁在里面。”

“斯兰斯基,你向上走到控制室去,关掉除主机以外的一切设备,把它们开到主开关位置,然后立刻把它们关掉。但,有一条——让加速开关合上,使加速器全速运转。在飞船上,不得使用抗加速设备,听懂了吗?”

“是,阁下。”飞行员斯兰斯基边敬礼边说。

“如果任何机器又开始运转了,要通过通话器向我报告,”他面向众人说,“我带人去主要出口。肯特,你去第二个门;史密斯第三个;潘恩斯,第四个。我们现在得立刻找出:我们面对的是无限的科学,还是和我们一样有局限性的动物。我认为是第二种可能。”

当他身穿透明的宇航服,高大的身子沿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管(金属管就是通往主机房的走廊)向前移动时,莫顿有一种这段路走不完的空旷感。理智告诉他:那野兽已露出马脚。然而他头脑里总有一种感觉:里面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动物。

他对着通话器说:“蹑手蹑脚地靠近它没有用,它可能连一根针落地也听得到。所以你们得快速前进。它在主机房里呆的时间不长,还不能做出什么事。”

“正如我所说的,这主要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首先,在它准备好对抗我们之前,如果我们不努力征服它,我们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除了我们能立刻毁灭它的可能性之外,我有一个理论。”

“这个观点是这样的:这些门造出来时,具有防止突然核爆炸的能力,而用原子粉碎枪来打开这扇门,需要15分钟。在这段时间内,那怪兽将没有力量,真的。主机将继续运转,但这是直接的核爆炸。我的理论是:它不能像那样接触东西,我希望几分钟后,你们会明自我的意思。”

他的声音变得干脆起来:“准备好了吗,斯兰斯基?”

“是的,准备好了。”

“那么关掉主开关。”

那走廊——整个飞船,莫顿知道——一下子陷入黑暗。莫顿咔嚓一声打开了他

宇航服上耀眼的小灯,其他人也打开灯,他们脸色苍白,脸绷得紧紧的。

“起爆!”莫顿对准通话器喊道。

整个移动的飞船振动起来,原子火焰喷涌而出,泻到门的厚重金属上。

第一片融化的金属沫勉强卷起来,但并没掉下来,而是向上附着在门上。

第二块则正常得多,它先是摇摇晃晃,终于落地。

第三块向旁边翻卷过去——因为这仅仅是力量,并不受重力影响。

其他点滴金属沫纷纷飘落,直到好多股融化的金属水在地上静静地但不平整地向各个方向流淌开去——这是多么可怕的闪闪发光,像上等宝石一样亮丽的金属水流。当闪闪发光的、愤怒的核焰突然歪曲时,金属水流活跃起来,似乎由于痛苦,盲目地向各个方向飞泻开去。

时间一分一秒走得很慢,最后莫顿大声问:“斯兰斯基?”

“还没发现什么,船长。”

莫顿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那怪兽一定在干什么,它不可能像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斯兰斯基,是吗?”

“看不到什么,船长。”

7分钟过去了,8分钟过去了,9分钟,12分钟……

“船长!”这是斯兰斯基的声音,显得很紧张,“它使主机运行起来了。”

莫顿深吸一口气,听到其中一个船员说:“这真有趣,我们不能深入了。船长,看一看这个。”

莫顿看了。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属水流已凝固了。由于金属突然变得无懈可击,原子粉碎枪的威力已不能在门上打开缺口了。”

莫顿叹口气说:“我们的试验结束了。留两个人看守每个通道。其他人上控制室。”

他在巨大的控制键盘前坐下来。“据我看,试验成功了。我们知道:在主机室所有的机器中,对怪兽来说,最重要的是发电机。当我们在门口时,它一定由于恐惧,才在里面狂乱地操作。”莫顿说。

“当然,要看它所做的事也很容易。”潘恩斯说:“一旦它成功了,它就增加了门到目的地的电流强度。”

“主要是这,”史密斯插进来说,“只有在考虑它的特殊能力的情况下,它才

通过振动而起作用,而能量一定来自身体外部。单纯的原子能形式,不是振动,它与我们一样不能区别处理不同的东西。”

肯特闷闷不乐说:“就我看来,它阻止了我们的进程,使我们寒心。它对振动的控制阻止我们打开门,知道了这一点,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不能用原子粉碎机打开门,我们就完了。”

莫顿摇摇头说:“还没完——但我们得计划一下。首先,我来开动这些发动机。当机器运转时,它要控制它们是困难的。”

他猛地把主开关推到启动的位置。当 100 英尺下面的主机房里的许多机器突然启动时,飞船里响起一片嗡嗡声。噪声降低成持续的振动。

3 个小时后,人们聚集在沙龙里,莫顿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他的黑发没梳过,坚毅的脸一片苍白,这使他的下巴显得更突出。当他说话时,他低沉的声音非常干脆利落,近乎尖利:

“为了确保我们计划的充分协调,我要求各位专家轮流概述各自制服怪兽的任务。潘恩斯,第一个。”

潘恩斯马上精神抖擞地站起来,他个子并不高大,莫顿想,但他看起来很高大,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现出权威的神情。这位船员知道发动机以及发动机的历史。莫顿听过他讲述一台机器的发展过程:从一个简单的玩具,到非常复杂的现代化仪器设备。他已研究了一百多个地球上机器的发展历史。对于机械的基本问题,确实无所不知。潘恩斯讲话时,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 1000 个小时,但仅仅稍微触及他的主题。当人们听到他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讲述时,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我们已经在控制室里装了一个继电器,来间歇地开动和停止每一台发动机,操纵杆的断、开的速度是每秒 100 次,可产生大家能描绘的各种各样的振动。但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会有一台或多台机器烧坏——这同战士步伐一致地通过一座桥,桥梁断了一样道理。你们听说过那个古老的故事,毫无疑问——但据我所见,这种坚固的金属不可能爆炸。这主要是为了破坏那怪兽对我们的干扰,并且把门撞开。”

“格尔雷·第二个。”莫顿大叫。

格尔雷懒懒洋洋地爬起来。他看上去睡意朦胧,似乎他对整个事情感到有点厌倦。然而,莫顿知道:格尔雷希望人们认为他懒惰,是一个无用的、笨拙的人。他每天昏昏欲睡,晚上他打瞌睡,他的头衔是主联络员。但他知识渊博,广至每一个领域。除了肯特之外,他可能是飞船上思路最敏捷的人。他说话慢吞吞的,莫顿注意到——声音里蕴含着经深思熟虑后的自信,对每个人都有一种镇静作用——大家脸上焦虑的神情松弛了,身体放松地向后靠着。

格尔雷说:“一旦进入里面,我们就建起单纯的振动屏幕,那屏幕就能阻挡它

所发出的任何振动。它的工作原理是反射,所以它所发射的任何波将反射到它身上。另外,我们有许多备用电能,我们就可从移动的铜杯发射到它身上。它身上这些隔绝的神经对能量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限度。”

“斯兰斯基!”莫顿喊道。

飞行组长已站了起来,似乎他早已在等候莫顿的召唤。莫顿看到:就是这个人,他的神经像岩石一样的稳定,这是对控制一个巨大飞船的主要驾驶者的第一要求,然而这稳定性好像是甘油炸药,在主人的决断下,随时可以起爆,他并不是一个学问优长的人,但他对各种刺激的反应如此快,以致于看起来他经常处于期待中。

“我对这个计划的印象是:它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当那怪兽感到它不能忍受时,在这一刻,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加它的麻烦和困惑。当对它的扰乱增至最高点时,我就关闭抗加速器。船长与甘莱、莱斯特都认为那怪兽对抗加速器一无所知。这是星际飞行科学的一种单纯的、简单的发展,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发展——我们想:当这怪兽第一次感到抗加速器的作用时——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月进入太空时,你们感到的进入洞穴的感觉——这怪兽不知道想什么和做什么。”

“高立德,你说。”

“我只能给你一点鼓励,”那个考古学家说,“根据我的理论,这怪兽具有一个任何文明早期的罪犯的所有特征,因为它的返祖现象,而使这个特征更复杂。根据史密斯的建议:这怪兽的科学知识是令人迷惑的。这只能意味着:我们正在与一个实际的居民打交道,而并不是我们所参观的那个死亡城市居民的后裔。这使我们的敌人实际上是无敌的,这种可能是因为它具有呼吸氧和氯两种气体的能力——或两者都不吸——即使这样也没什么不同。它来自于它们文明的某个时代;它已退化了,以致于它的想法大部分是它的那个时代的记忆。”

“尽管它的身体具有各种能力,但它在第一天早晨进入电梯时,失去了理智,直到它记起来为止。它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迫使它显示它抵抗振动的特殊能力。它在几个小时前制造了多起谋杀案。实际上,它的整个记录表明它是一个低级的、狡猾的原始动物,它以自我为中心,这使它没有意识到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组织。

“它好像是古代的德国士兵,自我感觉比古老的罗马学者优越,然而古罗马学者是当时伟大的文明的组成部分,而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对这个文明充满敬畏。”

“你们可能会认为:德国人在后来对罗马的劫掠可驳倒我的观点;然而,现代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劫掠’是一次历史上的事件,并不是这个词本身意义的历史,像海外人们的扩张运动,公元前 1400 年,发动反对埃及文明的运动,由于克兰

顿岛国的情况才成功的——他征服利比亚和凤凰海岸,同时伴随北欧海盗舰队的失败,像匈奴人攻击中原帝国失败一样。罗马在任何一个事件中都可能被废弃,辉煌的萨马拉文明在 10 世纪时变得荒芜。帕特帕曲拉阿索卡的伟大首都,当中国旅行家唐僧在公元 635 年去参观时,是一片无限广大的、荒芜人烟的废房子。”

“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原始动物,而这个原始动物在离地球很远的外层空间,完全脱离了它原来的家。要我说,让我们进去,制服它。”

当高立德讲完时,其中的一个船员抱怨道:“你可以说:对罗马的劫持是一次事故,说这个怪兽是一个原始动物。但事实总是事实,据我看来,罗马文化好像要再一次被毁灭;并不可能不是这些原始动物干的,这个怪兽拥有无比的力量。”

莫顿威严地向这个船员笑着说:“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在巨大机器发出来的耀眼的光照下,科尔在做苦工。那有 40 只脚、雪茄形状的宇宙飞船也几乎快建成了。随着“呼噜”一声用力,他艰难地完成了发动机的安装,停下来看看它的手艺。

从外墙上的一個小孔可看到飞船的内部,非常的小。实际上除了机器之外,已没有空间,而且为他也只剩下一个狭窄的空间了。

当他听到人们走过来的声音时,他又疯狂地投入工作中。机器发出的暴风雨一般的雷声突然发生了变化——变成有节奏的一会儿开动,一会儿关闭的嗡嗡声,与先前低沉的持续的震动声相比,声音变得更尖利,更干脆,更折磨人的神经。突然,人们的原子粉碎机对着那巨大的外层门又开始工作起来。

他挣扎着消除这些噪声的影响,但并不停止它的工作。当他背负巨大的工具、机器和仪器,把它们放到它临时凑合的飞船上时,他强壮身体的每一块有力的肌肉都拉得紧紧的,没有时间把这一切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了,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了——没时间——没时间了。

这种想法沉重地打击他的理智,在他漫长的、生机勃勃的一生中,他第一次感到一些奇怪的厌倦。他最后拼命地一使劲,他把那巨大的金属放到了飞船的裂开的缝隙上——稍微镇定一下,他站在那里等候那可怕的一刻。

他知道门快要被撞开了。六七支原子粉碎枪正对准一个地方,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威力。虽然缓慢,但正在把门的剩下的部分融化掉。他喘息了一声,把注意力从门那里挪开,集中每一分注意力来对付那个一码厚的外层墙,他造的飞船有一个粗短的鼻子,那鼻子正对着那堵墙。

电从发电机传出来,穿过他的耳卷毛,进入那坚固的墙,他的身体畏缩起来,他感到五脏如焚,他知道他已接近危险境地,再这样,他将不堪重负。

但他仍站在那里,因为极度的痛苦而颤抖起来,用他那附肢牢牢抓住那松开的金属盘。他的巨大的脑袋对着那座坚固的墙,认为这堵墙具有令人畏惧的魔力。

他听到主机室一扇门向里倒下了,人们大吼着,原子粉碎机继续向前射击,人们愤怒的力量无法估计。当原子能发出的射线把挡路的一切东西撕成碎片时。科尔听到主机房的地板发出嘶嘶的抗拒声。原子粉碎枪的射线更近了,他的背后响起了谨慎的脚步声。几分钟后,他们将到达分隔主机房与机能的那道轻而薄的门。

突然,科尔感到满意了。眼中闪着复仇的凶恶的光芒,他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低头进入了他那小飞船,好像是电梯的升降机一样,把那个金属盘往下拖到了它的合适位置。

当他把周围金属的边缘弄得光滑一点时,他的耳卷毛发出嗡嗡声。片刻之后,那金属比焊接的还要合适——它是飞船的组成部分,是无缝、无铆钉的一部分。除了前后两个透明的部分,整个飞船是一个坚固的、不透明的金属体。

他的附肢非常轻柔地拥抱发电机。他的易碎的机器有向前的冲击波,正对着机舱的巨大外墙。那 40 英寸长的飞船鼻子接触了墙,墙在闪闪发光的飞沫形成的雨中分解了。

科尔感到最微弱的阻力,然后他把飞船推到冰冷的外层空间,绕了一圈,就与那大飞船在这几个小时里一直行驶的同一个方向飞回去了。

穿着宇航服的人们站在边缘参差不齐的洞口,这洞口与巨大金属球的距离近了一些。那些人和那大飞船变小了,然后那些人也看不见了,只见那飞船的一千个舱口模模糊糊、灯光闪耀。那个球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小了,太小了,以致于单个观察口已看不到了。

几乎向正前方行驶时,科尔看到一个微小的、暗淡的、红色的球体——它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太阳,它全速地向它靠近。太阳上有洞穴,它可躲在那里,而且可以和其他科尔秘密地制造一艘宇宙飞船,利用宇宙飞船,他们可安全地到达其他星球——既然他已知道怎样做。

他的身体由于加速而感到极度痛苦,但他丝毫不放松。他向后一望,又陷入害怕中,那金属球仍在那里,那球是黑暗宇宙中一点小小的光,突然光闪了一下变黑了。

在这瞬间,科尔有了一种空虚、恐惧的感觉。正当这种感觉消失前,飞船移动了,但什么也看不见。他不能摆脱这种想法,那就是人们已经把所有的灯关了,正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向他靠拢。他又焦急又不确定,通过前面透光的盘向前看着。

一种不安的战栗传遍全身。他看到那暗淡的红太阳正向它靠拢,并没有变大。

此刻,它正变小,在以后的 5 分钟里,它变得明显地小了,变成了天空中一个淡红色的小点。

恐惧感又上来了,一阵眩目的冲击波对准科尔,横扫了他的身体,使他冷得失去了知觉。他对着前面的天空,疯狂地瞪了好几分钟,寻找一些明确的目标,但只有远处的星星才隐约可见,它们是浩瀚宇宙中,天鹅绒般光滑的夜空上不闪烁的小点。

等一等,其中一个点正在逐渐增大。科尔的浑身肌肉、神经都紧张起来,它看到小点变成一个大圆点——一团亮光——白色的光,小点渐渐增大,增大,突然,那红光闪烁,变白了——它面前是宇宙飞船,光线在飞船的每个舱口闪烁着。这就是那艘几分钟之前它看到的在它身后消失的飞船。

此刻科尔身上出了点事,他的脑袋像个飞轮似地旋转起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不连贯。突然那飞轮碎成 100 万个疼痛的碎片,像一只发疯的野兽一样,当他在它狭小的空间里大怒时,他的眼睛几乎要从眼孔里脱眶而出。

他的附肢抱住那些宝贵的机器设备,无意识地乱扔它们,他的爪子朝飞船的舱壁愤怒地撞过去。最后,理智的光在他脑中一闪,他知道它无力面对那不可抗拒的原子粉碎枪的火焰。

要发生一阵猛烈的瓦解,把生命器官里的每一滴 ID 释放出去,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飞船上的人们发现它躺在一堆磷中,死了。

“可怜的大猫,”莫顿说,“我想知道,在它自己的太阳消失之后,它看到我们出现在它前面的那一刻,它是怎么想的。由于对抗加速器一无所知,它不会知道我们在宇宙中暂作停留,而它则要化三个多小时来减速。同时,它将被拖离它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它不能停下来弄明白我们以每秒几百万英里的速度飞速超越它。当然,它一旦离开了我们这艘飞船,它就没机会发现这一点,在它看来整个世界好像颠倒了。”

“别那么同情它,”他听到肯特在他身后说,“我们现在有事做了——去杀死悲惨世界里的每一个大猫。”

高立德轻柔地自言自语道:“这将会很简单。它们仅仅是原始动物;我们只要坐下来,它们会狡猾地向我们走来,企图欺骗我们。”

史密斯插进来说:“你们这些人让我恶心!那大猫是我们曾对付的最厉害的野兽。它拥有打败我们的一切——”

当高立德温和地插进来时,莫顿微笑着。肯特说:“我亲爱的史密特,除了它具有它们那类动物的生物应激性外,确实如此。当我们根据它处于它们文明的某一

个时代,就准确无误地分析出它是一个罪犯时,它的失败早已预见了。”

“是历史,尊敬的史密斯先生,是我们的历史知识打败了它。”那个日本考古学家说着,它又恢复了日本民族的古老的谦恭。

翻译: 楼薇宁

文本:《科幻之路》(第二卷)作者: [美] 詹姆斯·冈恩

录入: Xinty665



库尔特·冯内古特

库尔特·冯内古特(1922-2007)，美国作家，作品风格为黑色幽默。以科幻作品进入主流文学的作家，主要知名作品有《泰坦族的海妖》《猫的摇篮》和一系列短篇小说。反战人士，但在珍珠港事件后入伍。德累斯顿大轰炸幸存者之一，此悲惨经历促成了其风格最突出的作品《五号屠场》。

1950 年，首部短篇《关于巴恩豪斯效应的报告》(Report on the Barnhouse Effect)发表在《科利尔》(Collier's)周刊上。首部长篇作品《自动钢琴》(Player Piano)出版于 1952 年。

巴恩豪斯效应的报告

我认为，有种力量是确实存在的，众所周知，有的人玩骰子，要比其他人幸运得多。巴恩豪斯教授的研究表明，这种“运气”，是一种可测定的力，而且这种力可以变得无比巨大！许多人把巴恩豪斯视为一个超自然的人。洛杉矶第一座巴恩豪斯教堂里的信徒已数以千计。其实，他在外貌和智力上都不象天神。这位解除了世界武装的人是个单身汉，比一般的美国男子略为矮些，身材粗壮，不喜运动，他的智商为143，虽高，但决不至于骇人听闻。他是个普通的凡人，快过四十岁的生日了，是一位与世无争、腼腆的人。他在学院中不善于与人交际周旋，宁愿在书籍和音乐中去寻求自己的知音。

他同他的力量都没有超出自然力的范围。他的动力精神辐射受制于许多已知的物理法则。同太阳黑子和电离层变化会影响辐射这一理论正相反，现今几乎没一个人没在家中的接收器上听到过“巴恩豪斯静电干扰”的噪音。

然而，他的辐射在几个重要方面都与普通的无线电波不同，辐射的全部能量可以集中到教授所选择的任何一点上，而且不会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弱，作为一种武器，动力精神比起细菌和原子弹来有着显著的优点：除了可以不花分文，它还能使教授挑出关键的人或物，无需在维护国际均衡的使命中大肆屠杀无辜。

说来有趣，“巴恩豪斯现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发现的。那时，列兵巴恩豪斯不时被他的战友邀请去聚赌，尽管他对此种游戏一窍不通。有一天晚上，由于感情难却，他同意掷骰子玩。

“掷七点，鲍普。”有人说。

鲍普掷了七点——一连十次，把整座营房都囊括一空。

教授回到他的铺位上，作为一种数学归纳，在一张洗衣单据的背面算开了，他惊异地发觉，成功的命中率本来约为千万分之一！他感到困惑不解，就从邻床的伙伴那里借来了一付骰子，他想再掷出个七点来，可得到的只是杂乱无章的各种数字，他在床上躺了一会之后，又玩起骰子来，他连续十次又掷出了七点！

他完全可以轻轻吹着口哨把这现象置之度外。可教授不然，他仔细推敲起他两次运气特佳时的情况来，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他掷骰子之前，两次都有同样的思维流闪过他的头脑。就是那种思维流把教授的脑细胞调准成迄今为止地球上威力最强的武器。

邻床的士兵是第一位对动力精神表示敬意的人。那士兵说，“鲍普，你比一支两美元的手枪还厉害。”

不久，他渐渐认识到了动力精神的另一个惊人的特点，它的力量随着使用而增强。六个月之内，他能控制隔了营房的人掷的子，一九四五年他退伍时，已能

把三英里外烟囱上的砖击落下来。

有人声称，巴恩豪斯可以易如反掌地赢得上次战争，只是他不愿干，这纯属无稽之谈。那次战争结束时，教授的威力和射程相当于一尊 37 毫米的大炮——不会再强了，在他退伍回到韦昂道特学院之后，他的动力精神威力才开始超出轻兵器的范围。

教授在研究生院工作之后的两年里，我考进了该院。出于偶然，他被指定为我的论文指导教师。对这项指定，我深感不快，因为教授在同事和学生的眼里是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他有时忘了去讲课，有时在讲课中思想开小差。事实上，我进校时，他的缺点已从滑稽可笑变得令人不能容忍了，

“我们把你分给巴恩豪斯，只是暂时的安排，”社会学系主任抱歉地对我说，“我想，巴恩豪斯是位绝顶聪明的人，他回来之后，也许人们不理解他，可他战前的工作给我们这学校增光不少。”

我第一次去教授实验室时，见到的比谣传的更令人懊丧。屋里每件东西上都积满了灰尘：书籍和仪器已有好几个月没人动了。我进门时，教授正坐在书桌旁打瞌睡，桌上是三只装得满满的烟灰缸，一把剪刀和一张晨报，头版上剪下了几则报道。

他抬头看我时，我发现他倦眼朦胧。“你好，”他说，“昨晚怎么也睡不好。”他点了支烟，手有些颤抖，你就是让我指导论文的那位年轻人？”

“是的，先生。”我说。不一会我的疑虑担忧就变成了惊骇。

“你在国外当过兵？”他问道。

“是的，先生。”

“对那儿有什么留恋吗？”他皱了下眉，“喜欢上次战争吗？”

“不，先生。”

“你看还会来一次战争吗？”

“看样子会有，先生。”

“那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看来毫无办法。”

他凝视着我：“听说过国际法、联合国这类东西吗？”

“只在报纸上读到一些。”

“我也一样。”他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剪贴簿，里面贴满了剪报。“过去我对国际政治从不注意，现在我研究它，就象我过去研究在迷宫中的老鼠一样。

人人都对我说同样的话，‘看来毫无希望’。”

“除非出现奇迹——”我说。

“你相信魔法？”他厉声问道。教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个骰子，“我来掷两个二，”他连续三次掷出两个二，“大约四万七千次中才有一次机会。这就是你要的奇迹。”一瞬间他脸上绽出了笑容，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他说他还有课，他的课已经开始十分钟了，

他没有很快就信任我，也不再提及掷骰子的事，我以为那些是灌铅骰子，也不去想它了。他给我安排了课题，观察雄老鼠穿过带电的狭长金属板去找食物。这实验在三十年代已做得令人满意了，仿佛我这种无的放矢的工作还不够使我懊恼，教授还进一步用毫不相干的问题来打扰我。“你认为我们该不该在广岛上扔原子弹？”或是“你以为每项新的科学发现都是对人类有益的吗？”

然而，这段难熬的日子并不长。我同他在一起快一个月时，一天早晨他对我说：“让那些可怜的动物度个休假吧。我想请你帮我研究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也就是我的神志正常问题。”

我把老鼠关到了它们的笼子里。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他轻轻地说，“盯着我书桌上的墨水瓶看。要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就告诉我，我会悄悄地——也可以说宽心地——到就近的疗养院去。”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他锁好实验室的门，拉上窗帘，“我知道，我有些古怪，”他说，“我对自己的恐惧使我变得古怪起来。”

“我发现，你也许有些特别，可肯定说不上——”

“要是那只墨水瓶没什么异常的话，我只不过是想入非非罢了。”他打断我的话，目光转向房顶上的灯，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让你知道一下我是多么地古怪，我得告诉你，在我该睡着休息时，我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在想，也许我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我在想，也许我能够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富裕的国家，永远消灭战争，我在想，也许我能够一夜之间在丛林中开出道路，灌溉沙漠，建造堤坝。”

……瞧着墨水瓶。

我心怀恐惧地瞧着。墨水瓶仿佛发出了一种尖利的嗡声，接着又震动起来，最后在桌面上跳来跳去地转了两圈。它停下了，又发出了嗡嗡声，闪烁着红光，之后蓝光一闪，砰地裂成了碎片。

可能我已毛发直竖，教授轻轻地笑了笑。“磁铁？”我终于迸出了这么一句。

“我真希望是磁铁。”他咕哝着。就在那时，他告诉了我动力精神这回事。他只知道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他也解释不清。“只有我一个人有，太可怕了。”

“我倒要说，这太令人惊异，太精彩了！”我喊起来。

“要是我只能使墨水瓶跳跳舞，我对整个事件只是在捕风捉影，那真是愚透了。”他郁郁不乐地耸肩，“可我不是玩具，我的孩子。如果你愿意，我们到附近去兜一圆，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告诉我，在校园附近方圆五十英里之内，那些被击成粉末的圆石，势开的橡树和成了一片废墟的无人居住的农舍。“我就坐在这儿干了所有这一切，只是想想而已，甚至没全神贯注！”

他神经质地搔头：“我至今还不敢全神贯注地干，生怕会造成损失。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只要念头一转就等于一颗巨型炸弹。”一阵令人沮丧的停顿，“直到几天之前，我还认为最好保守我的秘密，以免为人用。现在我意识到，我没有权利占有它，正如一个人没权利拥有一颗原子弹一样。”

他在纸堆中翻了一阵。“我想，这上面已讲得清清楚楚了。”说着他递给我一封致国务卿的信的底稿。

亲爱的先生：

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使用它无需花费分文，它也许比原子弹更为重要。我希望看到它最有效地用于和平事业，因此我想听听您对如何最好地来利用这种力量的建议。

您忠实的，

阿·巴思豪斯

“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些什么。”教授说。

随之而来的三个月，犹如一场连续不断的梦。全国的政界和军界的首脑人物，不分昼夜地赶来饶有兴致地观看教授的表演。

信寄出后五天，我们突然被带到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附近的一幢老式住宅里安顿下来，有刺的铁丝网和二十名警卫把我们与世隔绝，我们的代号是“如愿泉计划”，属绝密级。

昂纳斯·巴克将军和国务院的威廉·克·卡斯雷尔给我们作伴，对教授所谈的通过人人富裕达到和平的观点，他们只是宽容地笑笑，谈论的大都是实际的措施和现实的想法

有一次，将军兴致勃勃，神采飞扬地宣布：“靶舰正在驶向卡罗琳群岛，共有一百二十艘。与此同时，在新墨西哥州，十门 V-2 已调整好准备发射，五十架无线电操纵的喷气式轰炸机正在待命对阿留申群岛进行一次模拟攻击、你们就想

想吧！”他愉快地复述着命令，“下星期三上午十一点整，我命令您全神贯注；教授，尽您最大努力去击沉靶舰，在 V-2 发射之前把它们摧毁，在轰炸机飞抵阿留申群岛之前把它们击落！您能办到吗？”

教授的脸色发白了，他闭上了眼睛：“我以前已告诉过您，我的朋友，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大能耐。”他忿忿地加了一句，“至于这次‘智能风暴行动’，根本就没同我商量过，我认为这行动不仅幼稚傻气，而且耗资巨大，简直是发疯。”

巴克将军生气了：“先生，”他说，“您的专长是心理学，我不打算在那方面给您提什么忠告。我的专长是国防。我有着三十年成功的经验，教授，我请您别对我的判断信口雌黄。”

教授转向卡斯雷尔先生求援：“听着，”他恳求地说，“我们要消灭的难道不正是战争和军备吗？让我表演把云层移到干旱地区去之类的事，不是更有意义得多，而且所需费用也要少得多吗？卡斯雷尔先生，我愿意在没煤炭或水力资源的地区使发电机运转起来，使沙漠得到灌溉，啊，您能想象得出，各国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需要些什么，我可以为它们提供所需的东西，并且不用花美国纳税人一文钱。”

“自由的代价是时刻保持警惕。”将军煞有介事地说。

卡斯雷尔先生不以为然地向将军投了一瞥：“可借的是，将军自有其道理，他说，我真希望，世界能接受您这样的理想，可是它还不行。并非四海之内皆兄弟。”

教授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从桌边站起身来：“我请你们原谅，先生们，总之，在判断什么对国家最为有利这种事方面，你们要比我更胜任。我悉听尊命。”他阴沉着脸回楼上自己的卧室去了。

在弗吉尼亚，执行“智能风暴行动”的那天，凉爽得有些反常。屋内，壁炉里圆木燃烧得啪啪作响，火光映照在屋里擦得锃亮的厨柜上闪闪发光。屋内古色古香的家具只剩下了一只维多利亚时期的双人沙发，安放在屋子的中央，面对着一架电视接收机。又给我们十个享有特权的人搬来了一条长凳。三张电视屏幕从左到右分别显示出一片沙漠，这是火箭的目标；一支试验舰队，以及阿留申群岛的一部分天空，由无线电操纵的轰炸机群将从那里呼啸而过。

零点前几十分钟，无线电报告，火箭也集结完毕，观察船已撤离到安全区域，轰炸机正朝目标飞去，这一小批弗吉尼亚观众按身分地位在长凳上就坐。一支接一支抽烟，谁也不发一言，巴思豪斯在自己的卧室里。巴克将军在屋内东奔西跑，忙碌得象一位在为二十个客人准备感恩节宴会的女主人。

只有十分钟了，教授走进屋内，将军紧跟在后面。教授穿着整洁，一双轻便

运动鞋，灰色的法兰绒长裤，蓝色厚运动衫，一件散领白衬衫、两人并排坐在双人沙发上。将军脸色严峻，额头冒汗：教授却心情舒畅，神采奕奕。他看了看每个屏幕，点燃一支烟，坦然自若地靠在沙发背上，

“发现轰炸机！”阿留申群岛的观察员喊道。

“火箭已发射！”新墨西哥无线电兵大声报告。

我们很快地扫了一眼壁炉架上方的大电钟，教授微微一笑，仍注视着电视屏幕，将军用一种嘶哑的声音数着剩下的几秒钟。“五……四……三……二……一……屏息出击！”

巴恩豪斯教授闭上眼睛，厥起嘴，抚摸着太阳穴。这种姿势只保持了一分钟。电视图象就变得杂乱无章，无线电信号淹没在巴恩豪斯静电干扰的噪音之中。教授吁了口气，睁开眼，微笑着。

“您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军疑惑地问道。

“我毫无保留。”教授回答、

电视图象又出现了，夹杂着无线电中传出的观察家们的惊呼声。阿留申群岛上空弥漫着缕缕黑烟，轰炸机成了团团火焰，尖叫着坠入大海。与此同时，火箭目标的上空出现了一簇白色的烟雾，伴随着隐约的雷声。

巴克将军欣喜地摇着头，得意洋洋地喊道：“太好了，先生，天哪！”

“瞧！”坐在我旁边的海军上将喊出声来，“舰队——未受损失。”

“炮筒好象下垂了。”卡斯雷尔先生说。

我们从凳上站起来，聚到电视机前仔细地观察着损失的情况。卡斯雷尔先生说得一点不错。船上的大炮向下扭曲，炮口已触到了钢甲板。我们七嘴八舌成一团，连无线电的报告也听不清了，事实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上面，把教授忘了，直到两声短促杂的巴恩豪斯静电干扰，才使我们惊得一下静了下来。无线电中断了。

我们忐忑不安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教授不见了。一名惊惶失措的卫兵从外面冲进门来大叫，教授逃走了，他朝大门方向挥舞着手枪，大门敞开着，已扭曲变形，远处，一辆超速行驶的旅行汽车已翻过山脊，消失在对面的峡谷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味，地面上的一切车辆都在熊熊燃烧。追捕是无济于事的。

“他到底见了什么鬼？”将军咆哮着。

冲出前门的卡斯雷尔先生，这时无精打采地返了回来，他把一张铅笔写的字条塞到我手里：

“先生们，”我高声念道，“作为第一件有良心的超级武器，我不愿成为你

们的国防贮存，我想在军备方面，创造个新的先例，我的不辞而别，基于人道的理由。阿·巴恩豪斯。”

从那天起，教授就一直在有系统地消灭世界上的武装力量，以至现在除了用石头和削尖的棍棒来武装部队外，再没有任何其它物件了，他的话不能说完全导致了和平，而是引起了一场不流血的、有趣的、可称之为“告密者的战争”：每个国家都充斥着大批间谍，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探明军事设施的地点，一经把它公布于报纸，引起教授的注意，它立刻就给摧毁了。

正如每天都有被精神动力化成灰烬的军事装备的消息，对教授的隐身之处也日有谣传，单讲上个星期，有三份杂志发表了文章，各自证实，他藏身于安第斯山印加人的皮媾内，在巴黎的下水道中、在卡尔斯巴德大洞穴未经探索过的地下室里，我熟悉教授，因此认为此种藏身之地过于浪漫蒂克，尽管有许多人想杀死他，然而一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愿意保护他，给他安身之处。我认为他正住在这样一个人的家中。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在写此报告时，教授还活着。不到十分钟前，巴恩豪斯静电作用还干扰过广播。他销声匿迹至今十八个月中，有关他死亡的报道已不下六、七次。每次都由一位容貌酷似教授的无名男子的死亡，加上有一段时间静电干扰消失而引起的。报道了三次之后，重新武装、诉诸战争等言论立刻又盛报一时，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过早地对教授之死幸灾乐祸是多么地鲁莽轻率。

许多勇敢的“爱国者”，在宣布巴恩豪斯的独裁暴虐统治已告结束之后的一刹那，自己就已被压在倾塌的检阅台的碎木板和破旗下了，而那些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的人愠怒地等待着那必然会来到的一刻——巴恩豪斯教授的去世。

教授知道，自己在世时间不会久长。那张圣诞节前夕留在我信箱里的纸片，就证实了这一点。那便条总共十句话，用打字机打在一张肮脏的纸片上，没署名。前面九句，每句都是使人伤透脑筋的心理学术语和那些鲜为人知的书籍的引文，我念第一道时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第十句，同那些不一样，结构简单，用词浅显，可是它不合逻辑的内容使它成了最古怪难懂的句子，

过了几个星期，我才意识到这便条确实意味深长，前九句破译出来，可以看作是种指示。对第十句我还是一筹莫展。直到昨天晚上，我才发现它同其余句子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当我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教授的骰子时，这句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

巴恩豪斯教授迟早会死的。因此，对今天，甚至明天的黠武主义者，我要正告一句：请记住，巴恩豪斯效应决不会随之消失。

昨天晚上，我又一次遵循了那纸片上拐弯抹角的指示，我取来教授的骰子，接着，那最后一句梦魇式的句子闪过我的脑海，我连续五十次掷出了七点。再见。

(翻译: 金国嘉)

(插图: 刘晓钟)

(文本: 《科学文艺》1986年01期)



阿瑟·克拉克

阿瑟·查尔斯·克拉克(1917-2008)，英国科幻作家，题材以远未来为主，在军队的无线电职业经历使得其小说中的相关描写令人信服。“黄金时代科幻三巨头”之一。主要作品有“太空漫游”系列、“拉玛”系列等。晚年移民斯里兰卡并逝世于彼。

1937 年开始，克拉克开始在同人期刊上发表作品。1945 年战争结束前夕，正在伦敦附近的他根据原子弹的时事写了《漏洞》(Loophole)，后来发表在次年的《惊艳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上，这为他赢得了第一份科幻写作的稿费。1948 年，其中篇小说 Against the Fall of Night 出版，并随后扩充为了第一部长篇。

漏洞

1946 年 4 月首次发表于《惊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

收录于《远征地球》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科幻在英国并未兴盛，它的精神故乡仍然是美国……在战争还有几个月就要结束的时候，还在皇家空军服役的我把最早的几篇故事卖给了《惊奇》(后来的《类比》)的约翰·坎贝尔。他最先买下的是《救援队》——不过稍晚些时候才卖掉的《漏洞》倒是先被发表。卖出这些故事的时候(一九四五年)，我就驻扎在斯特拉福城(位于伦敦北方 50 多公里处的英格兰沃里克郡——译者注)外，我还记得当时我虚心地认为，我的故事还是非常应景的。

发件人：主席

收件人：科学家理事会秘书

我被告知，地球上的居民已经成功地释放了原子能，并一直在开展火箭推进实验。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态。马上给我一份完整的报告。这次的报告要简短。

K.K.四世

发件人：科学家理事会秘书

收件人：主席

事实如下。几个月前，仪器检测到地球上有着强烈的中子放射，然而当时对无线电节目的分析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三天前又发生了第二次放射，不久之后，地球上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宣布，在目前的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译员还没有完成对广播信息的解读，但是这些炸弹的威力似乎相当大。到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了两枚。炸弹结构的一些细节已经公布，但是它们利用的元素尚未确定。更全面的报告将尽快送来。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地球上的居民已经释放了原子能，不过暂时只能是爆炸性的。

我们对地球上的火箭研究知之甚少。自从一代人之前探测到无线电发射以来，我们的天文学家一直在仔细观察地球。可以肯定的是，地球上存在着某种远程火

箭，因为在最近的军事广播中多次提到它们。但是，他们还没有认真地尝试进入星际空间。战争结束后，预计地球上的居民可能会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将非常仔细地关注他们的广播，并将严格执行天文观测。

根据我们对该星球技术的推断，地球应该还需要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才会研制出能够穿越太空的原子能火箭。有鉴于此，现在似乎应该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基地了，以便在这种实验开始时能够对其进行密切的监督。

特雷斯康

[在手稿中添加]

地球上的战争现在已经结束，这显然要归因于原子弹的投入使用。这不会影响上述论点，但这可能意味着，地球居民可以比预期更快地重新投入纯粹研究中去。一些广播已经提到了将原子能应用于火箭推进。

特

发件人：主席

收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你已经读到特雷斯康的备忘录了。

立即向地球的卫星安排一支考察队。它要密切监视地球，如果有火箭实验正在进行，要立即报告。

必须对我们在月球上的存在保密。你要亲自负责此事。每年向我报告一次，如有必要，可更频繁地报告。

K.K.四世

发件人：主席

收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地球的报告呢？！

K.K.四世

发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收件人：主席

抱歉发生了延误。这是运送报告的船只发生故障造成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任何火箭实验的迹象，地球上的广播中也未曾提及。

兰西

发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收件人：主席

您会看到我每年向令尊提交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进展，但是刚刚收到了来自我们月球基地的以下信息：

火箭发射物，显然由原子能驱动，今天从北方陆块离开地球大气层，进入太空高度相当于地球直径四分之一，然后受控返回。

兰西

发件人：主席

收件人：国务部长

请谈一下看法。

K.K.五世

发件人：国务部长

收件人：主席

这意味着我们传统政策的终结。

安全的唯一希望在于防止地球人在这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根据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这将需要施以压倒性的威胁。

鉴于较高的重力使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降落，我们的行动范围受到了限制。近一个世纪前，安瓦尔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结论。我们必须立即按照这个思路采取行动。

F.K. S.

发件人：主席

收件人：国务部长

通知理事会，明天中午召开紧急会议。

K.K.五世

发件人：主席

收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二十艘战舰应该足以让安瓦尔的计划付诸实施。幸运的是，不需要武装它们——就目前而言。每周向我报告建造进度。

K.K.五世

发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收件人：主席

目前已完成十九艘船。第二十艘飞船因船体故障仍被推迟，至少一个月后才能完工。

兰西

发件人：主席

收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十九艘就够了。我明天会和你一起检查作战计划。我们的广播稿准备好了吗？

K.K.五世

发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收件人：主席

随函附上草稿：

地球人！

我们，被你们称为火星的行星的居民，多年以来，一直在观察你们为了实现星际旅行而进行的实验。这些实验必须停止。对你们种族的研究使我们确信，基

于你们文明的现状，你们不适合离开你们的星球。你们现在看到的悬浮在你们城市上空的飞船有能力彻底摧毁它们，而且将会那么做，除非你们停止穿越太空的尝试。

我们已经在你们的月球上设立了一个观测站，可以立即发现任何违反这些命令的行为。如果你们遵守这些命令，我们就不会再干涉你们。否则，每当我们观察到火箭离开地球大气层时，你们的一座城市就会被摧毁。

奉火星总统和理事会之命令。

兰西

发件人：主席

收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批准。翻译可以开始了。

我毕竟不会与舰队同行。回来后立即向我详细汇报。

K.K.五世

发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收件人：主席

我谨报告，我们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前往地球的航行平安无事：来自该星球的无线电信息表明，我们在相当远的距离之外就已经被发现。在到达之前，我们已经引起了地球人极大的兴奋。舰队按计划被分散部署，我广播了最后通牒。我们立即离开，未遭到攻击。

我将在两天内呈上详细报告。

兰西

发件人：科学家理事会秘书

收件人：主席

心理学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报告，报告附后。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一开始我们的要求激怒了这个顽固而高傲的种族。他们的自尊心定然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

然而，在几个星期内，他们发言的语气发生了相当令人意外的变化。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正在截获他们所有无线电通信，有些信息是直接向我们播放的。他们表示，他们已经同意按照我们的意愿，禁止一切火箭实验。这既出乎意料，又值得欢迎。即使他们想欺骗我们，由于我们已经在大气层外建立了第二个站，我们也是绝对安全的。他们不可能在我们看不到他们或者探测不到他们的管辐射的情况下研制宇宙飞船。

对地球的观察将按照指示继续严格执行。

特雷斯康

发件人：外行星安全局局长

收件人：主席

是的，在过去的十年里，确实没有再进行火箭实验。我们当然没有想到地球会如此轻易地屈服！

我同意，这个种族的现在对我们的文明构成了永久的威胁，我们正在按照您的建议开展实验。由于地球的面积很大，我们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爆炸物是不值得考虑的，而某种放射性毒药似乎是成功的最大希望。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拥有无限制的时间来完成这项研究，我会定期报告。

兰西

[文件结束]

发件人：亨利·福布斯少校，情报处，特别太空部队

收件人：麦克斯顿教授，牛津大学哲学系

路径：二号转送站(经斯克内克塔迪)

上述文件和其他文件发现于据信是火星首都的废墟中。(火星坐标KL302895。)对指代“地球”的表意文字的频繁使用表明，它们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希望它们能够被翻译出来。其他文件将很快呈上。

福布斯少校

[在手稿中添加]

亲爱的麦克斯：

很抱歉之前没有时间联系你。我一回到地球就去见你。

天哪！火星上真是一片混乱！我们的坐标非常准确，炸弹都落到了他们的城市正上方，就跟威尔逊山的孩子们预测的一样。

我们通过两台小机器发回了很多东西，但是在大大发射机实现之前，我们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而且我们当然都不能返回。所以要抓紧时间！

很高兴我们又可以研究火箭了。我可能是个老古董了，但是以光速在太空中被射来射去这种事情并不吸引我！

仓促奉上，

亨利

(译者：秦鹏)

(文本：《阿瑟·克拉克科幻短篇全集 1：岗哨》，读客文化/文汇出版社，2021)

H.G.威尔斯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 英国著名小说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开启了诸多题材的先河, 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除科幻小说外, 其社会学著作同样精彩。一生创作一百余部作品, 涉及社会和政治和各个方面。

威尔斯的第一部小说是著名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出版于1895年。

时间机器(节选)

第一章

时间游客(这样称呼他是为了方便起见)正在给我们讲解一个深奥难懂的问题。他灰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炯炯有神,往常苍白的面孔此刻红光焕发。壁炉里炉火熊熊,白炽灯在银制百合花灯盘里射出柔和的光亮,照在我们玻璃杯里跳动的气泡上。我们坐的椅子,只有他才有,它们与其说是供我们坐的,不如说是在拥抱我们,抚慰我们。晚饭后的气氛舒适惬意,人们的思绪在这时候往往会不求精确,从容地驰骋奔流。他就这样一边用纤细的食指划着要点,一边在向我们讲述这个深奥的问题,我们都懒洋洋地坐着,钦佩他在这个新谬论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表现出的认真态度和丰富的创造力。

“你们一定要仔细听我讲。我要反驳一两个几乎是公认的观点。比如,你们在学校里学的几何就是建立在错误的概念上的。”

“要我们从这里听起,范围不免大了点吧?”菲尔比说。他头上长着红头发,喜欢与人争辩。

“我不是要你们接受什么无稽之谈。你们很快会承认我需要你们承认的内容的。你们自然知道,数学上所谓的一条线,一条宽度为零的线其实并不存在。这个你们在学校是学过的吧?数学上所说的平面也是没有的,这些纯粹是抽象的东西。”

“不错。”心理学家说。

“仅有长、宽、高的立方体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

“我反对这种提法,”菲尔比说,“固体当然可以存在。一切实在的东西……”

“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可你听我说,一个瞬时的立方体能存在吗?”

“不懂你的意思。”菲尔比说。

“一个根本没有持续时间的立方体能够真正存在吗?”

菲尔比陷入了沉思。“很清楚”,时间游客继续道,“任何一个实在的物体都必须向四个方向伸展:它必须有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持续度。但由于人类天生的缺陷,这点我待会儿再解释,我们往往忽视这个事实。实际上有四维,其中三维我们称作空间的三个平面,第四维就是时间。然而,人们现在总喜欢在前三者和后者之间划上一条实际并不存在的区分线,因为我们的意识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正是沿着时间的同一方向断断续续朝前运动的。”

“这，”一个年轻人说着，哆哆嗦嗦地在灯火上重新点燃了他的雪茄烟。
“这……一点确实很清楚。”

“是啊，许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时间游客继续说道，他的兴致更浓了。“实际上这就是第四维的内涵，虽然有些人谈论第四维时并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其实只是看待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时间和空间三维的任何一维之间都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是我们的意识是沿着时间向前运动的。可有些笨蛋把这个观点的意思搞颠倒了。你们听过他们有关第四维的高见吗？”

“我没听过。”地方长官说。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数学家的看法，空间有三维，人们可以分别称其为长度、宽度和高度，而且始终可以通过成直角的三个平面把它们表示出来。但是，有些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总要问为什么偏偏是三维，为什么没有另一维来同其他三维形成直角呢？他们甚至试图建立四维几何。西蒙·纽科姆教授大约一个月前还在向纽约数学协会解释这个问题呢。你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在只有两维的平面上表现一个三维的立体图。同样，他们认为能够通过三维模型来表现四维的东西，只要他们能够掌握透视技法。明白了吧？”

“我想是的，”地方长官轻声说道。他紧锁眉头思考起来，双唇一动一动，好像在重复什么神秘的话。“是的，我想这下明白了。”他过了一会儿说，脸上陡然间露出了喜色。

“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事这四维几何的研究已有些时候了。我得出的有些结论很稀奇。比如这是一个人8岁时的一张肖像，这是15岁的，这是17岁的，还有一张是23岁的，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段，是用3维表现出来的4维生命，这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时间游客停等了片刻，以便大家能够充分理解他的话。接着他说，“思想严谨的人十分清楚，时间只是空间的一种。这是一张常见的科学示意图，记录天气变化的。我手指着的这条线表明气压的变化。昨天白昼气压这么高，夜里又降下去了，今天早上又上升了，慢慢地一直升到这里。气压表里的水银绝对不是在公认的空间三维的意义上勾划出这条线的？可它又确确实实勾划出了这样一条线。因此，我们必须断定，这条线是沿着时间维的。”

“可是，”医生说话时双眼紧盯着炉火里的一块煤。“如果时间真的只是空间的第四维，它为什么现在而且历来都被认为是别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时间里自由活动，就像我们在空间的其他三维里那样活动？”

时间游客笑了。“你肯定我们能在空间中自由活动吗？我们左右能动，前后也可任意活动，人们历来就是这样活动的。我承认我们在两维中能够自由活动。可上下能动吗？地球引力把我们限制在地面上。”

“不完全是，”医生说，“用气球行。”

“但是在气球发明之前，除了间歇式的跳跃和路面高低不平外，人是不能任意垂直运动的。”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能够上下运动的。”医生说。

“向下要比向上容易，容易得多。”

“而在时间里根本不能动，你无法离开现在这一时刻。”“我亲爱的先生，你错就错在这里，这也正是全世界的错误所在。我们始终是在脱离现在，我们的精神存在就是非物质的，并且是无维的，它沿着时间维匀速向前，从摇篮走向坟墓。这就像我们的生命，如果从离地 50 英里的高空开始，我们就必定向下降落。”

“可主要的问题是，”心理学家插话说，“你能够朝空间的任何一个方向运动，而你在时间里无法走来走去。”

“这个想法就是我伟大发现的契机。但是，你说我们在时间里不能运动是错的。比如，如果我在形象地回忆一桩事，我便回到了它的发生时刻。就像你们说的，我变得心不在焉了。我一下子跳了回去，当然我们的双脚无法退回去呆上一段时间，就像一个野蛮人或一头动物无法呆在离地 6 英尺的空间。但是，文明人在这一点上要比野蛮人强，他可以乘气球排除地球引力向上升。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就不能指望自己最终能沿着时间维停止运动或加速运动，甚至逆向运动呢？”

“哦，这，”菲尔比开口道，“是完全……”

“为什么不行？”时间游客问。

“这不合情理。”菲尔比说。

“什么情理？”时间游客问。

“你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菲尔比说，“可你永远说服不了我。”

“也许不能，”时间游客说，“但你现在开始明白我钻研四维几何的目的了。很久以前，我就粗粗构想过一种机器“去穿越时间！”那个年轻人大叫起来。

“它将随心所欲地在空间和时间里运动，完全由驾驶员控制。”

菲尔比笑得前仰后合。

“可我有实验证明。”时间游客说。

“这对历史学家实在是太方便了，”心理学家提示说，“譬如，他可以回到过去，去核实人们公认的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的记载！”

“难道你不觉得有点过于引人注目了吗？”医生说，“我们的祖先可不太能容忍年代出差错。”

“人们可以直接从荷马和柏拉图的嘴里学习希腊语了。”这是那个年轻人的想法。

“那样的话，他们一定会给你的考试打不及格。德国学者已经在希腊语上做了许多改进。”

“还有未来呢，”年轻人又说，“想想吧！人们可以把他们所有的钱投资下去，让它在那里生息赚钱，接着再朝前赶。”

“去发现一个社会，”我说，“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社会。”

“尽是些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心理学家说。

“是的，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从不谈论此事，直到……”

“直到实验证明！”我大声说道，“你能证明它吗？”

“用实验来证明！”菲尔比喊道。他已开始感到头昏脑胀了。

“反正要让我们看看你的实验，”心理学家说，“虽然这全是胡说八道，这你清楚。”

时间游客朝我们大家笑笑。接着，他仍然面带微笑，双手深插在裤袋里，慢吞吞地走出了房间。我们听见他跟拉着拖鞋，沿着长长的过道向实验室走去。

心理学家望着我们。“我不知道他想搞什么名堂？”

“还不是想要耍花招。”医生说。菲尔比正准备给我们讲他在伯斯勒姆看到的一个巫师，可还没来得及讲完开头，时间游客就回来了。菲尔比想讲的那被轶事只得告吹。

时间游客手里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架子。架子和一只小钟差不多大，做工十分考究，里面镶有象牙和一种透明的东西。现在我必须把看到的一切都交代清楚，因为接下去的事情——除非他的解释被接受——绝对是无法理喻的。他把扔在房间里的一张八角形桌子搬到壁炉前，桌子有两条腿就搁在炉前地毯上。他把那个机械装置摆在桌上，拖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桌上仅有的另一件东西是一盏罩着灯罩的小台灯，明亮的灯光照在这个模型上。周围还点着十几支蜡烛，两支插在壁炉架上的铜烛台上，另几支插在壁上的烛台上，所以说房间里灯火通明。我在最靠近炉火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随即又向前挪了挪，几乎把自己摆到了时间游客和壁炉的中间。菲尔比坐在时间游客背后，两眼朝他肩膀前面张望着。医生和地方长官在右侧注视着，心理学家坐在左侧，年轻人站在心理学家的后面，

我们个个都全神贯注。在我看来，任何构思巧妙手段高明的花招要在这种情况下瞒天过海都是不大可能的。

时间游客看看我们，又看看机械装置。“好吧？”心理学家说。

“这个小东西”，时间游客说，他用胳膊肘撑住桌子，两手按到仪器上，“只是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让机器穿越时间。你们会注意到这东西看上去是歪斜的。这根杆的表面闪闪发光，样子很古怪，似乎有点像是假的。”他说完举手指了指，“另外，这是一根白色的小杠杆，这边还有一根。”

医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睛紧盯着机器。“做得真漂亮。”他说。

“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做出来的。”时间游客汇报说。当我们都跟着医生站起来时，他又说，“现在我要你们知道，这根杠杆一按下去，就把这架机器送进了未来。另一根杠杆操作逆向运动。这鞍子充当一个时间游客的座位。我马上就按这根杠杆，机器会飞离出去。它将慢慢消失，走进未来的时间，最后无影无踪。请你们好好看看这玩意儿，再检查一下桌子，确保这中间没有任何花招。我可不想浪费了模型还被人骂是江湖骗子。”

大概有一分钟时间过去了，没人作声。心理学家似乎正想对我说什么，可他又改变了主意。接着时间游客举起手指伸向杠杆。“不，”他突然说，“让我借用你的手。”他转向心理学家，握住他的手，叫他把食指伸出来。因此，是心理学家亲手把时间机器送入漫无止境的旅程的。我们都目睹了那根杠杆的转动，我百分之百肯定这里面没有耍花招。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灯火扑扑跳动起来，壁炉架上的一支蜡烛吹灭了。那台小机器打着转转，越飞越远，顷刻间在视野里成了个幻影，像一个闪着微光的黄铜和象牙转出来的旋涡。它走了——消失了！桌子上除了那盏孤灯已一无所有。

大家沉默了片刻。接着菲尔比说他真是该死。

心理学家从恍惚中恢复过来，突然朝桌子底下看去。时间游客乐得哈哈大笑。“怎么说？”他学起了心理学家的说话腔调。随后他起身走到壁炉架上的烟叶罐前，背着我们开始往烟斗里塞烟丝。

我们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我说，”医生说，“你这是当真的？你真的相信那架机器走到时间里去了吗？”

“当然。”时间游客说。他弯腰在壁炉火上点燃了一支纸捻，然后他转过身来，边点烟斗边望着心理学家的脸。（心理学家为了故作镇静，自己拿起一支雪茄，连烟屁股都没掐掉就点了起来。）“此外，我那里还有一台大机器即将完工。”——他指了指实验室——“安装完毕后，我打算自己去旅游一趟。”

“你是说那架机器已走进来？”菲尔比问。

“走进了未来还是过去，我不敢肯定。”

隔了一会儿，心理学家来了灵感。“如果说去了什么地方，那它一定是走进了过去。”他说。

“为什么？”时间游客问。

“因为我相信它没有在空间里移动。如果它已进入未来，那它现在肯定还在这里，因为它必定要穿过现在才能走进未来。”

“可是，”我说，“如果它已走进过去，我们刚进房间时就该看见它。上星期四我们在这里，还有上上个星期四，依此类推！”

“有力的反驳。”地方长官评论道。他转向时间游客，摆出一副公平论事的样子。

“毫无道理，”时间游客说着转向心理学家，“你想想，这个你能解释。这是反应点下的表象，是冲淡的表象，这你知道。”

“当然。”心理学家说。他还再次向我们保证说，“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简单问题。我应该想到这个道理，它够明显的，并且有助于说明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我们无法看见这架机器，也欣赏不到它，这就像我们无法看到旋转的轮辐和在空中飞过的子弹。如果机器在时间中旅行的速度比我们快 50 倍或者 100 倍，如果它走一分钟我们才走一秒钟，它的速度产生的印象当然就只是它本做时间旅行时的五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用手在原来摆机器的地方摸了摸。“明白了吧？”他笑着问道。

我们坐在那里，两眼盯着空荡荡的桌子看了一会儿。这时，时间游客问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切。

“这一切今天晚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医生说，“不过要等到明天再下结论，等明早大家神智清醒时再说。”

“你们想看看真正的时间机器吗？”时间游客问。说完他手里拿着灯，领我们沿着通风的长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我清楚地记得那闪烁的灯火，他那大脑袋的侧影，舞动的人影，记得我们如何一个个跟着他，心里迷惑不解可又不愿轻信，如何在实验室目睹了就在我们眼前消失的那架小机器的大号翻版。大机器的有些部件是镍制的，有些是象牙做的，还有些是用水晶石挫成或锯成的。机器已大体完成，但是水晶曲棒还摆在凳上的几张图纸旁，没有完工。我拿起一根曲棒仔细看了看，发现好像是用石英做的。

“我说，”医生问道，“你这是完全认真的？还是骗骗人的——就像去年圣诞节你给我们看的那个鬼？”

“坐这架机器，”时间游客高举着灯说道，“我想去探索时间。清楚了吧？我这辈子还从未这样认真过。”

我们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他的这句话。

我的视线越过医生的肩膀和菲尔比投来的目光相遇了，他表情严肃地朝我使了个眼色。

第二章

我想我们当时谁也不太相信时间机器。事实上，时间游客是个聪明得让人不敢相信的人。你从未感到看透过他，你总是怀疑他坦率的背后还有所保留，还另有用心。要是让菲尔比展示这台机器并用时间游客的话来进行解释，我们就不会这样疑虑重重，因为我们一定会看穿他的动机，连杀猪的都能理解菲尔比。但是，时间游客不仅仅是有几分异想天开，而且我们都不相信他。可以让一个不如他聪明的人名声大振的事情到他手里就成了骗人的把戏。事情做得太容易实在是个错误。那些不和他开玩笑的严肃认真的人从未感到摸，透过他的行为。他们反正也知道，虽然他们擅长判断，可轻易相信他就如同用蛋壳般易碎的瓷器去装饰托儿所。所以，我想我们在那个星期四到下一个星期四的这段时间里，谁也没有多谈时间旅行的事，不过我们大多数人的脑子里无疑还惦记着它虽然可疑却有潜在可能性。这就是其表面上可能而事实上不切实际，也就是造成年代颠倒和天下大乱的可能性。我自己则一心想着机器里面的鬼花招。我记得星期五在林尼安遇上医生后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在蒂宾根见过类似的事情，并且特别强调了蜡烛被吹灭的现象。但花招是如何耍的，他没法解释。

接下来的星期四我又去了里士满——我相信我是时间游客的常客之一——由于到得晚，我发现四五个人已聚集在他的会客室里。医生站在壁炉前，一手拿着一张纸，一手握着一块手表。我朝四周看看，想寻找时间游客。“现在已经7点半了”，医生说，“我看我们最好先吃饭吧？”

“怎么不见……”我问着说出了我们主人的名字。

“你刚来？真是怪事，他一定是耽搁了。他留了张便条，叫我7点钟还不见他回来就先带大家吃饭。他说他回来后再跟大伙解释。”

“有饭不吃似乎有点可惜。”一位著名日报的编辑说。医生随后摇了摇铃。

除了医生和我，心理学家是唯一出席上次晚餐会的人。其他几个人分别是上面提到的那位编辑布兰克，一位记者，还有一位是个留着山羊胡子、内向怕羞的男子，这人我不认识。据我观察，他整个晚上没开口说一句话。用餐时，大家都在猜测时间游客缺席的原因，我半开玩笑地提到了时间旅行。编辑要我们解释一下，心理学家主动要求对我们那天目睹的“巧妙的怪事和把戏”做一番如实的描

述。他正讲到一半，通走廊的门慢慢地、悄然无声地打开了。我是朝门坐的，第一个看到了眼前的情境。“你好！”我说，“终于回来啦！”我惊叹一声。这时门开得更大了，时间游客站在我们面前。

“天哪！老兄，怎么回事？”医生大声问道。他是第二个看见他的，全桌的人都转身朝门口望去。

他显得狼狈不堪，外套又灰又脏，袖管上沾满了青兮兮的污迹，头发乱七八糟，好像变得更加灰白了——如果不是因为头发上的灰尘和污垢，那就是头发真的比以前更白了。他脸色如土，下巴上留着一条还没有完全愈合的棕色口子。他神情憔悴，面容枯槁，好像吃尽了苦头。他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仿佛被灯光刺花了眼。随后，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房间，像是我见过的那些腿酸脚痛的徒步旅行者。我们静静地望着他，等待他开口说话。

他一声不吭，费劲地来到桌前，朝酒瓶做了个手势。编辑斟满一杯香槟，推到他面前。他一饮而尽，这下好像来了点精神，因为他朝桌旁的人望了一眼，脸上又掠过了一丝应有的微笑。“你到底上哪儿去了，老兄？”医生问。时间游客好像没听见。“我不来打扰你们，”他说，声音有点颤抖，“我没事。”他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伸出杯子又要了点酒，又是一口喝了个精光。“不错。”他说。双眼越来越有神，面颊上也泛出了淡淡的红晕。他用迟钝的赞许的目光朝我们脸上扫了一眼，接着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兜了一圈。随后他又开口说话了，好像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去洗个澡，换换衣服，然后再下来向你们解释……给我留点羊肉，我都要饿死了。”

他朝编辑看了一眼。编辑是位稀客，他希望编辑一切如意。编辑提了个问题。“马上就告诉你，”时间游客答道，“我这模样——太可笑了！不过隔一会儿就好了。”

他放下酒杯，朝楼道门走去。我再次注意到了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和软绵绵的脚步。我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在他出门的时候看清了他的双脚。他的脚上只套了一双血迹斑斑的破袜子，连鞋都没穿。这时门在他身后关上了，我真想跟他出去帮帮他，可一想到他讨厌别人为他的事情大惊小怪又打消了念头。我一时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这时，我听见编辑说“著名科学家的惊人之举，”他(出于习惯)又在考虑他的文章标题了。我的注意力又被拉回到了气氛热烈的餐桌上。

“这是玩什么游戏？”记者说，“他一直在扮演业余乞丐吗？我真不明白。”我和心理学家目光相遇，我从他脸上看出来，我俩的理解是相同的。我想起了时间游客一瘸一拐爬楼的痛苦模样，以为其他人一个也没注意到他的脚不好。

第一个从惊讶中恢复过来的是医生。他摇摇铃——时间游客不喜欢让仆人站在餐桌旁——示意上热菜。这时编辑咕咕着拿起了刀叉，那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跟着拿起了刀叉。晚饭继续进行。桌上的谈话有段时间竟变成了叫喊，还不时冒出

几声惊叹。这时编辑再也按捺不住他的好奇心了：“我们的朋友是有旁门左道来弥补他不高的收入呢？还是在学尼布甲尼撒二世呢？”他问道。“我肯定这和时间机器有关。”我接过心理学家叙述的我们上次聚会的话题答道。新来的客人显然不相信；编辑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时间旅行究竟是什么？一个人总不会在奇谈怪论里滚得满身是泥吧？”说着他想起了什么，于是就讽刺挖苦起来，“难道未来人连掸衣刷都没有？”记者也是死不相信，他站到了编辑的一边，对整个事情横加嘲弄。他俩都是新式的新闻工作者——那种生性快乐又缺乏礼貌的年轻人。“我们的《后天》报特约记者报道说，”记者正说着——其实是喊着——时间游客回来了。他穿着普通的夜礼服，除了面客依旧显得慌怀，刚才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样子已无影无踪。

“我说，”编辑兴高采烈地说，“这些家伙说你刚才到下星期旅行去了！跟我们讲讲小罗斯伯里的事，好吗？你觉得他的命运如何？”

时间游客一声不吭地来到留给他的座位旁，和以往一样安详地笑了。“我的羊肉呢？”他说，“刀叉上又能叉上肉真是享受啊！”

“故事！”编辑喊道。

“去他妈的故事吧！”时间游客说。“我想吃点东西。我不填饱肚皮是什么也不会讲的。谢谢，把盐递一递。”

“就讲一句话，”我说，“你去时间旅行了吗？”

“是的。”时间游客嘴里塞满了东西，他边点头边回答。

“我愿出每行字一先令的价，买下记录稿。”编辑说。时间游客把玻璃杯推向那位沉默者，并用指甲敲敲杯子。两眼一直望着时间游客的沉默者吓了一跳，赶忙为他斟满酒杯。随后吃饭的气氛是令人不快的。就我而言，问题不时地冒到嘴边，我敢说其他人一定也有同感。新闻记者讲起了海迪·波特的轶事趣闻，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时间游客一门心思只顾吃饭，胃口大得像个流浪汉。医生点燃香烟，眯眼望着时间游客。沉默者似乎比平时更笨口拙舌，他不停地闷声喝着香模酒，借以掩饰内心的紧张不安。时间游客终于推开盘子，朝我们望了一眼。

“我想我应该道歉”，他说，“刚才我实在是饿极了。我的经历太惊人了。”他伸手取了一古雪茄烟，切去烟屁股。“还是去吸烟室吧，故事太长了，总不能在这油兮兮的盘子前讲吧。”他顺手摇了摇铃，领大家走进隔壁房间。

“你对戴希、乔士和布兰克讲过时间旅行机器的事吗？”他一边问我一边靠上安乐椅，点出了这三位新客人的名字。

“可这种事情纯属胡扯。”编辑说。

“今晚我无法辩论。我愿意把经过告诉你们，但我不相辩论。如果你想听，”他继续说道，“我就把我的遭遇全告诉你们，但不能打断我的话。我很想把这个

故事讲出来，大多数内容听起来像是谎话，可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真的——绝对是真话。我4点钟还在实验室，随后……我度过了8天时间……这是谁也不曾有过的日子啊！我现在真是精疲力竭，可我不把事情告诉你们是不会睡觉去的，讲完了再睡。但不许插话！都同意吗？”

“同意。”编辑说。我们其他人也跟着说了声“同意”。于是，时间游客开始讲述我下面记录的这个故事。他先是靠在椅子上，讲话像个劳累过度的人，后来越讲越起劲。记录时，我特别感到笔墨的欠缺，尤其是我自身能力的不足，无法把这故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我想，你们会聚精会神地去读的，但是你们无法亲眼目睹讲述者在小灯照射下的那张苍白而又严肃的脸，也无法听到他的讲话声调。你们也无法知道他的表情是如何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这些听众大多坐在灯影里，因为吸烟室里没有点蜡烛，灯光只照到了记者的脸和那位沉默者的小腿。起初，我们不时地相互望望，过了一会儿，就再也无暇顾及别人，只是两眼盯着时间游客的脸。

第三章

“上星期四我对你们中的一些人讲过时间旅行机的工作原理，还带你们参观了车间里那架尚未完工的机器实体。机器现在就在那里，旅行后确实已有点破损，一根象牙棒裂开了，一根铜横杆也弯了，但其余部分完好无损。我原指望上星期五能完工，可星期五组装即将结束时，我发现一根镍棒整整短了1英寸，只得重做一根。因此，整台机器直到今天上午才告完成。我的第一架时间机器是今天10点钟开始旅程的。最后我拍拍机器，拧紧所有的螺丝，又在石英杆上加了一滴油，然后坐上鞍座。我想，我当时就像一个举枪对着脑袋想自杀的人，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一手握住启动杯，另一只手摸着制动杆，先按了按启动杆，随即又按了按制动杆。我好像感到头晕目眩，像是在恶梦中坠入深渊。我朝四周张望，实验室和原来没有两样。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怀疑是自己的脑袋一时糊涂，这时我注意到了钟，刚才好像还指在10点1分的地方，可现在都快3点半了！”

“我吸足一口气，咬紧牙，双手猛抓启动杆，机器“砰”的一声出发了。实验室里雾气腾腾，黑了下来。瓦切特夫人走进来，朝花园的门走去，显然她没有看见我。我想她走过去该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可我觉得她好像是火箭般穿过房间的。我把启动杆推到底，夜幕像熄灯似的突然降临了，再一转眼，已到了明天。实验室一片昏暗，雾气弥漫，接着越来越暗。明晚的黑夜来临了，接着又是白天，黑夜白天，越变越快。机器旋转的嗡嗡声震耳欲聋，一种奇怪而又莫名的慌乱感爬上我的心头。

“恐怕我无法表达时间旅行中的种种奇怪感受。那是极其令人难受的，就像人们在环滑车上——只得听天由命，一直朝前冲！我也有那种自己马上就要粉身碎骨的预感。我加速后，昼夜的交替快得像一只黑翅膀在拍打。模糊不清的实验室好像立刻就要离我而去。我看见太阳快速跳过天空，每隔1分钟跳一下，每分钟标志着新的一天。我想实验室肯定给毁了，我已进入露天。我好像隐隐约约见到了脚手架，可我的速度已经太快，无法看清移动中的物体，连行动最慢的蜗牛也在我眼前一晃而过。黑暗与亮光的飞速交替使我眼痛难忍，在时断时续的黑暗中，我看见月亮飞转，穿梭似地由缺变圆，我还恍惚看到了旋转的星星。我继续前行，速度还在加快，昼夜的跳动很快变成了一片不变的灰色，天空呈现出迷人的深蓝色，犹如黎明时分的灿烂光辉。暮然升起的太阳在空中划出一道火光，一座辉煌的拱门，月亮也变成了一条暗淡的飘带。我没有看到什么星星，只是看到蓝天里不时出现一道明亮的光环。

“景色朦朦胧胧看不清楚。我还在这所房子坐落的山腰上。山峰高耸在我上面，灰蒙蒙的，模糊不清。我看见树木的生长和变化像一团团雾气，时黄时翠。它们成长、伸展、凋零、枯萎。我看见巨大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影影绰绰，又像梦幻似地一掠而过。地球的整个表面好像都变了——一切都在我的眼前溶化流动。刻度盘上记录我速度的小指针越走越快，我立刻注意到太阳形成的火光带晃来晃去，不过一分钟时间已从一个季节晃到了另一个季节。因此，我的节奏已高达每分钟走过一年的速度。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在过去，白雪掠过大地又消失了，接踵而来的是明媚而短暂的春天。

“开始时那种难受的感觉现在不那么强烈了，它最终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喜悦。我的确感到了机器笨拙的摇晃，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可我脑子昏沉沉的，哪有心思去多管。就这样，我怀着越来越狂乱的心情直冲未来。起先，我几乎没想到要停下来，只是想着这些新奇的感受，其他什么也不想。但是别的新印象也随即在我心中出现了——一种好奇心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最后它们完全控制了我。难以捉摸的朦胧世界在我眼前掠过，此起彼伏。要是我走近去看这个世界，我想，人类无数奇特的成就和我们原始文明的伟大前景都不可能在眼前出现。我看到宏伟的建筑在我身边升起，比我们自己时代的任何建筑还要壮观，可它们仿佛是建筑在虚无缥缈中的海市蜃楼。我看见一片比刚才更浓的绿色涌上山腰，停留在那里，郁郁葱葱，丝毫没有冬日的侵扰。即便我的双眼被美丽的风景迷惑了，可地球在我看来似乎仍然无限美好。于是我想到要停下来。

“停下来的特别危险是，我可能会发现我或者时间机器所占的空间里已经有东西存在。只要我高速穿越时间，这就无关紧要了。换句话说，我变得稀薄了，像水蒸气一样在纵横交错的物质空隙间游动！但停下来就会把我的一个个分子撞在挡我路的东西上，也就是说使我的原子同障碍物的原子发生紧密接触，以致产生庞大的化学反应——可能是一次大爆炸——把我和我的机器炸到九霄云外，炸进未知世界。制造这台机器时，我常常想到这种可能性，可我欣然接受了这种可

能性，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危险，是人们不得不冒的危险！现在这危险已无法避免，我的心情也不再乐观。事实上，这绝对不可捉摸的一句，机器的噪声和摇晃，尤其是长时间下坠的感觉已弄得我心慌意乱。我告诫自己决不能停下来，可一气之下我又决定立即停下来。我像个不耐烦的傻瓜，狠拉操纵杆，机器顿时飞转起来，把我双脚朝天摔了出去。

“耳边传来一声巨响，我可能被惊了一下。无情的冰雹在我周围嘶嘶作响，我发现自己坐在翻倒的机器前的一片软草地上。一切东西似乎仍旧是灰色的，可我立刻发现耳边的轰鸣声消失了。我看看四周，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个花园里的一小块草坪上，草坪周围全是杜鹃花。我发现终紫色的杜鹃花在冰雹的吹打下纷纷落下。跳动的冰雹挂在机器上空的云中，像一团烟雾掠过大地。转眼功夫，我已浑身湿透，‘这对一位走过无数岁月前来看你的人’，我说，‘真够殷勤的！’”我立即想到这样让自己淋湿真是太傻了。我站起身环视四周，雾蒙蒙的风雨里，一座显然是用白色石头雕成的塑像依稀矗立在杜鹃花后面。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的感受很难描述。冰雹渐稀后，白色塑像看得更清楚了。塑像很高，一棵白桦树才接到它的肩膀处。塑像是用大理石雕的，样子有点像长着翅膀的斯芬克斯，不过它两旁的翅膀没有垂着，而是伸展着的，好像在翱翔。据我看，底座是青铜铸的，上面已生了厚厚一层铜绿。塑像的脸正巧面对着我，两只根本看不见的眼睛好像在注视我，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塑像饱经风吹雨打，显露出一副叫人难受的病态。我站在那里打量了一会儿——半分钟，或许是半小时。雕像随着冰雹的疏密好像在前移和后退。最后我朝别处看去，只见雹幕绽裂，天空放晴，太阳就要出来了。

“我再次仰望蹲伏着的白色塑像，突然觉得我的这次旅行非常草率。这雾蒙蒙的天幕拉开后会出现什么呢？这时的人会怎么样呢？要是大家都残忍成性会怎么样呢？人类这个种族要是在这段时间里已失去人性，变成了非人，变得冷酷无情、凶猛无比，这又会怎么样呢？我也许会变得像古老世界的一只野兽，只会比它们更加可怕和可憎——像一只该立即宰杀的畜生。

“我看到了别的庞然大物——栏杆交错、立柱高耸的巨大建筑穿过就要停息的风雨，和林木茂密的山腰一道朝我悄悄爬来。我感到一阵惊恐，猛然转身，跑到时间机器旁边，竭力想把它翻正过来。就在这时，阳光穿破了雨幕，灰蒙蒙的雷雨被驱赶到一边，像魔鬼的长袍一样消失了。头顶上，几丝淡褐色的云彩跑得无影无踪。矗立在我周围的巨大建筑清晰地突现出来，在雨后的阳光下闪烁，尚未溶化的冰雹把它们衬托得更加洁白耀眼。我感到自己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无依无靠，也许就像一只晴空中的小鸟，知道老鹰在盘旋，随时都会扑下来。我的恐惧慢慢变成了疯狂。我吸了一口气，咬紧牙关，连手带脚，再次全力扳动机器。

机器终于抵挡不住，翻过身来，还在我的下巴上重重地打了一下。我一手抓鞍座，一手抓杠杆，气喘吁吁地摆好了再次登上机器的架势。

“但当我从仓猝撤退中清醒过来的同时，我的勇气也恢复了。我更加好奇而又无所畏惧地望着这个遥远未来的世界。我看见不远处一幢房子的高墙上的一个圆门里，有一群身穿华丽软袍的人，他们也看见了我，一个个朝我这边张望。

“接着我听见有声音传来，只见白色斯芬克斯像边的树丛里人头攒动，许多男人在奔跑，其中一个出现在一条小路上，这条小路直通我和时间机器所在的那方小草坪。他是个弱小的家伙——也许才 4 英尺高——身穿紫袍，腰里束了条皮带，脚上穿的是凉鞋还是靴子我看不清楚。他裸露着小腿，头上也没戴帽子。这时我才注意到天气是多么温暖。

“他是个非常漂亮又文雅的人，可脆弱无比，这使我很吃惊。他那红润的面孔使我联想到更加漂亮的肺病患者——就是我们过去经常听说的那种肺病美人。看到他的这副模样，我突然又恢复了自信。我松开了抓着时间机器的双手。”

(制作: Xinty665)



筒井康隆

筒井康隆(1934-), 日本科幻小说家, 主要作品有《穿越时空的少女》《日本以外全部沉没》《红辣椒》《家族八景》等。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写作, 创办了同人杂志《Null》。1964 年出版的《东海道战争》为其处女作品集。

小松左京

小松左京(1931-2011)，日本小说家和剧作家，擅长科幻小说和恐怖小说。
代表作：《日本沉没》。

1961-1962 年，在早川书房主办的两空想科学小说竞赛中小松左京分别取得名将。1962 年，他在《SF 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蜀仙回乡记》。

罗伯特·海因莱因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1907-1988)，美国科幻作家，题材以未来为主，行文简洁明快，语言机敏。思想偏右，一半人认为他是爱国主义者，另一半人认为他是军国主义者。“黄金时代科幻三巨头”之一。主要作品有《严厉的月亮》《星船伞兵》等。

1939 年，海因莱因的第一篇小说《生命线》刊登在了科幻期刊《惊异》上。

生命线

会议主席拼命敲击桌子，请大家保持安静。有几个人自告奋勇充当维持秩序的“警卫官”，劝那几个头脑发热的人坐下来。讲台上，坐在会议主席旁边的演讲人泰然自若，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他那张白皙的略带傲气的脸毫无表情。会议主席转向他，用几乎不加掩饰的恼怒口气对他说：

“皮尼罗医生，”会议主席故意把“医生”两字说得很轻，“我恳请您原谅，真想不到您的话会被这样一阵不体面的大叫大嚷所打断。我的同事竟然打断一个演讲者的讲话，干出这种有失科学家身分的事，实在令我吃惊。无论，”他略顿片刻，双唇紧闭，“无论人们多么激怒，”皮尼罗脸上微微一笑，笑中含有某种公然的蔑视。可以看出会议主席在竭力忍住性子，他继续说：“我极力希望议程能在良好的秩序中体面地结束，请您把话讲完。不过，请您千万别用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思想来冒犯我们的理智。”

皮尼罗把他那白白胖胖的手摊开，手心向下按在桌上。“如果我不首先去掉你们的错误思想，我怎么能把一个新思想灌进你们的脑袋呢？”

听众一阵骚动，窃窃议论。大厅后排有人喊道：“把这个江湖骗子哄出去！我们听够了。”

会议主席使劲敲着小木槌，“先生们，请安静！”然后转向皮尼罗，“要不要我提醒您，您不是本团体成员，我们也没有邀请您？”

皮尼罗扬了扬眉毛。“是吗？我似乎记得收到过一张印有科学院名字的请帖。”

会议主席咬了咬下嘴唇，回答说：“不错，那张请帖是我亲自写的。但是，那是在一位受托人的要求下写的。他是位热心公共事务的好人。可他不是位科学家，不是本科学院的成员。”

皮尼罗令人不快地一笑。“是吗？我早该料到。合并人寿保险公司的老比德威尔。不是他吗？他要他训练的海豹来揭穿我是个骗子，是不？因为如果我能告诉人们各自的死期，谁也不会再去买他那些可爱的保险单了。但是，倘若你们不愿听我把话说完，你们怎样来揭穿我呢？呸！他派了些豺来跟狮子斗。”皮尼罗故意转过身背对听众。

会场里哄闹之声大作，而且言词十分激烈凶狠。会议主席嘶声力竭地叫喊，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但无济于事。前排站起了一个人。

“主席先生！”

会议主席抓住他的话头，大声喊道：“先生们！请范·莱因斯密特医生发言。”骚动渐渐平息下去。

范·莱因斯密特医生清了清喉咙，理了理他那白色的漂亮额发，把一只手插进他那做工考究的裤子的边袋，摆出一副在妇女俱乐部演说的架势。

“主席先生，科学院的各位同仁，让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即使是一个杀人凶手，在国家将他正法之前，尚且有发言权。即使我们理智上完全可以断定判决的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难道因此就剥夺他的发言权吗？我同意给予皮尼罗医生任何一个非本团体的同行应该从本庄严团体得到的一切照顾，即使——”他朝皮尼罗微微一鞠躬，“我们不熟悉授予他学位的那所大学。如果他要说的不是事实，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害处；如果他要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应当了解。”他口若悬河娓娓动听地一个劲地往下讲。“如果杰出的皮尼罗医生的态度似乎有点不那么礼貌，不太符合我们的口味，那么我们必须记住，皮尼罗医生可能出身于一个不太讲究这些小节的阶层。现在我们的好朋友、大恩人要求我们让这位医生把话说完，然后仔细衡量一下他的主张的价值。让我们一起洗耳恭听。”

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坐下。他洋洋自得，深知他的发言提高了他在知识界中的身价。明天，报纸上又要提到“美国最漂亮的大学校长”的通情达理、循循善诱的品质了。谁说得上呢？老比德威尔或许真的会把他那座游泳池赠送给他们哩。

鼓掌停止后，会议主席转向骚乱引起者坐的地方，双手交叉放在他微微突出的腹部，脸色平静。

“皮尼罗医生，请您继续讲下去。”

“为什么？”

会议主席耸了耸肩。“您不是为此而来的吗？”

皮尼罗站起来。“不错，一点不错。但是我真怀疑我上这儿来是否明智。这儿有没有那种胸怀若谷、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呢？我看没有。甚至那位请诸位听我把话讲完的如此好心肠的先生也已经给我下了结论，宣告我有罪。他要的是秩序，而不是真理。如果真理蔑视秩序，他会接受吗？你们会接受吗？我看不会。不过，如果我不讲下去，你们就能因我放弃辩论而赢得胜利。我可不能让你们这么便宜，我要把话讲完。

“我把我的发现再重复一遍。简单说来，我发明了一种能够断定一个人还能活多久的技术。我能告诉你阎罗王什么时候召你去。我能告诉你死神什么时候降临到你的头上。用我的仪器，我能在五分钟之内告诉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你还有多少日子好活。”他顿了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时没有一个人发言。听众开始不耐烦了。最后会议主席插话了。

“皮尼罗医生，你的话完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发明的仪器是如何工作的。”

皮尼罗扬起眉毛。“你是说我应该把我的研究成果给小孩子去玩耍？这是很危险的知识，我的朋友。我只让懂得它的人使用，我本人使用。”他拍拍自己的胸脯。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你的狂言后而到底有多少货色呢？”

“这很简单。你们派出一个委员会来观看我的实验表演。如果是成功的，那很好。你们承认它，并向全世界宣布。如果不成功，那我出丑，我向大家道歉。我，皮尼罗也会道歉的。”

大厅后排有一个驼背的瘦子站起来。会议主席一眼认出了他，请他发言。

“主席先生，这位杰出的医生怎么能提出这样的建议？难道他要让我们等上二、三十年，看到被试对象死去来验证他的预言吗？”

皮尼罗未等会议主席应允，直接回答说：

“呸！一派胡言！你难道对统计学如此一无所知，不知道在一大批人中至少总有一人在不久的将来死去。我来提个建议：让我对大厅里的每个人进行测试，我就能说出你们之中谁将在两星期内死去，说出他的具体死期。”他的目光狠狠地扫视了一下大厅。“怎么，你们同意不同意？”

有一个矮胖子站了起来，他慢条斯理地说：“鄙人就不赞成这样的试验。作为一名医生，当我在许多年事已高的同事身上看到严重的心脏病的明显迹象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如果皮尼罗医生知道这些症状(作为医生他可能知道)，如果他选择这些人中的一位作为牺牲品，那么，不管杰出的皮尼罗医生的死期预测机是否灵验，被选中的人很可能如期死去。”

另一位发言者立即支持他的论点。“谢泼德医生说得太对了。我们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巫术玩艺上。我认为，这位自称是医生的皮尼罗，想借本团体让自己的声明带上权威性。如果我们参与这出闹剧，那么正中他的下怀。我不知道他想搞什么鬼名堂，但我敢担保，他想出了某种法子利用我们为他的计划做广告。主席先生，我提议，我们按会议的常规议程开下去。”

他的提议在热烈的欢呼声中通过。可是皮尼罗没有坐下来。在“安静！安静！”的叫喊声中，他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野蛮人！低能儿！蠢驴！有史以来就是你们这种人拒不承认又一个伟大的发现。这样无知的一批群氓使伽利略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后排那只肥胖的

蠢猪摇唇鼓舌自称是位医生。称他为巫医还差不多！还有那只形秽的秃顶小僵猪，你，你自诩是个哲学家，在那里侈谈什么生命和时间。可你知道个啥？真理就在你面前，际却不屑一顾，这样你怎指望有半点长进？呸！”他狠狠地往台上唾了一口。“这哪里是个科学院，完全是殡仪员的麋集之地，只知道给你们双手沾满血迹的前辈的思想搽防腐香油，妄想使之万古不变！”

他停下来喘一口气，两名主席团成员一边一个将他架住，从舞台侧面拖了出去。几位记者急忙从记者席上站起来，尾随着他。会议主席宣布休会。

当皮尼罗从后台门口走出来时，那几位记者快步赶上了他。他步履轻快地走着，口中还吹着一支小曲，一扫刚才那种好战的姿态。记者们一窝蜂围了上去。“医生，采访一下好吗？”“你对现代教育有啥看法？”“你把他们搞得够呛的了。你认为人死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医生，把帽子摘掉，看着照相机。”

他朝所有的人笑了笑。“一个一个来，伙计们，别连珠炮似的。我曾经也当过记者。上我家去谈谈怎么样？”

几分钟以后他们来到皮尼罗的乱七八糟的卧室兼起居室，各自找位置坐定，点燃起雪茄烟。皮尼罗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笑问：“伙计们，想喝什么？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波旁威士忌？”他给大家斟毕酒后就开始谈正经事。“嗯，伙计们，你们想了解什么？”

“医生，坦率告诉我们，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发明？”

“我年轻的朋友，我确实实有所发现。”

“那么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这里你再用对付教授们那一套就没啥意思了。”

“对不起，我亲爱的仁兄。这是我的发明，我还想靠它赚笔钱呐。你能指望谁向我第一个提出我就告诉给他听吗？”

“医生，你听着，如果你想在晨报上碰上好运气，那么你总得透露一点东西？你用的什么玩艺？一个水晶球？”

“不，根本不是。你们想看看我的仪器设备吗？”

“当然。这才有点意思哩。”

他把他们引进隔壁一间房间！用手指了指，“看，这就是，伙计们。”映入他们眼帘的那套设备跟医院里用的X光透视机差不多。这套设备显然是用电控制的，上面的一些仪表刻度盘用常见的符号和数字标定，除此之外，初看之下看不出这套设备的真正用途。

“医生，你的原理是什么？”

皮尼罗噘着嘴巴考虑了一会儿。“生命实际上是电，这是老生常谈，你们无疑都熟知这种说法，是吧？嗯，这种老生常谈一个子儿也不值，但是，这种说法有助于你们了解我的原理。你们也知道时间是第四维这种说法，你们或许相信，或许不相信。人们千百次地这样说，所以这种说法已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它已经完全成为陈词滥调，被那些夸夸其谈者用来哗众取宠。但是，我现在要你们想象出它，真切地感受到它。”

他走到其中一位记者跟前。“假如我们现在以你为例。你的名字叫罗杰斯，是不？好，罗杰斯，你是一个四面时空连续体。你不到6英尺高，大约20英寸宽，可能有10英寸厚。在时间方面，你后面或许一直伸展到1916年，从而构成了一个时空连续体。在这里我们从时间轴的垂直角看去，看到这个时空连续体的横断面，其厚度现在这么厚。在远处那一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婴孩，戴着围涎在吃他的早餐，把东西糟蹋得不成样子。在另一头可能是一个生活在八十年代某一时候的老头。请想象一下，这个我们叫做罗杰斯的时空连续体，这条很长的粉红色的虫子，连续不断地伸展及几十个年头，一头在他母亲的子宫里，另一头在坟墓中。它打这里经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横断面，看上去好象是一个孤立的躯体。但这是假象。这条粉红色的虫子是一个连续体，横贯整整一生的时间。事实上，以这样的观点看，整个人类也是个连续体，因为这些粉红色的虫子是另一些粉红色的虫子生出来的。这样，整个人类就象葡萄藤，纵横交错，生出新枝，如果我们只看葡萄藤的一个横断面，那么我们就产生假象，以为这些新枝是孤立的，就象我们把一个个人看成是孤立的那样。”

他停下来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其中有一位脸色严峻、神情执拗的家伙插问道：

“皮尼罗，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好极了。不过，你讲了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

皮尼罗毫无不满的表示，冲他微微一笑。“请耐心点，朋友。我请你们把生命看成电。现在请把我们这些粉红色的小虫看成是电的一种导体。你们或许听说过，电气工程师使用某种仪器呆在岸上也能测知横贯大西洋的一根海底电缆在哪一个确切位置断开了。我能对我们这些粉红色的小虫进行类似的测试。使用这房间里的仪器对你们这些横断面进行测量，我就能说出哪里断链，也就是说能够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死。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能告诉你链的开头在什么地方，即说出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过，那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生日。”

那个执拗的家伙冷笑说：“医生，这下我可把你抓住了。如果你把人类比作葡萄藤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你就说不出一个人的生日，因为一个人的出生是与整个人类联接起来的。你所说的导体通过母亲一直延伸到人类的远古时代。”

皮尼罗说道：“不错，你很聪明，朋友。可惜你把我的比喻引伸得太远了点。我测量的方法并不跟测量导体长度的方法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方法跟用回声测量一条长走廊的长度差不多。在出生时走廊里有一种扭动，而用合适的测度我能测出这种扭动的回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测不出，那就是当一个妇女怀孕时，因为此时我讲别不出哪是母亲的生命，哪是未出世的孩子的生命线。”

“让我们瞧你证明它。”

“行，我亲爱的朋友。你来做试验对象如何？”

其中一位大声说：“他要你摊牌了，卢克。要末干，要末闭口。”

“我干。要我怎么样？”

“先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你的生日，把它交给你的一位同事。”

卢克照做不误。“接下去干什么？”

“把你的外衣脱掉，站到磅秤上去。告诉我，你有过比现在瘦或胖的时候吗？没有过？你出生时多重？十磅？真够大的啊。现在的婴孩出生时都没有这么重了。”

“说这些胡话干吗？”

“我在估计我们这条粉红色长导体的平均横断面，我亲爱的卢克。现在请你坐到这儿来，然后把这根电棒放进嘴里。不必害怕，没有什么危险，这根电棒的电压很低，不到一微伏，但是接触一定要好。”皮尼罗医生离开他，站到仪器后面。他在握住控制器之前先把自己的头用块头兜蒙住。某些露在外面的仪表显示器活动起来了，机器发出低低的嗡嗡声。嗡嗡声停止了，医生从头兜下钻出来。

“我得到的时间是1912年2月。谁拿着那张写有卢克生日的纸条？”

纸条拿出来，打开来，中人念道：“1912年2月22日。”

房间里立刻一片寂静。在外围的一个记者问：“医生，我可以再饮一杯吗？”他的问话打破寂静。

紧张的空气顿时松弛下来。几位记者异口同声地说：“医生，给我试试。”“先给我试，医生。我是个孤儿，我真的想知道自己的生日。”“医生，给我们每个人都随便试一试。怎么样？”

皮尼罗医生微笑着允诺了。他象只地鼠钻洞似地一忽儿钻进头兜，一忽儿钻出头兜。不一会儿大家手中都拿着两张类似的写着生日的纸条，从而证明皮尼罗医生测试得很准确。大家沉默了很久后卢克开了腔。

“皮尼罗，你做给我们看看如何预测死期好不好？”

“如果你们希望我这样做，行啊。谁来试试？”

没有一个人回答。有几位用肘将卢克往前搽了搽。“去啊，自作聪明的家伙，是你自己要自讨苦吃。”卢克走过去坐到那把测试用的椅子上。皮尼罗调换了电键，然后钻进头兜。机器的嗡嗡声停止后，他钻出来，急速地搓动双手。

“好了，伙计们，就这么一些，够不够写遍报道？”

“喂，预测结果呢？卢克什么时候‘完’？”

卢克面对着医生。“是啊，结果如何？你的预测是什么？”

皮尼罗看上去很痛苦。“先生们，我对你们感到吃惊。人家给我钱我才告诉他预测结果。再说还有个职业规矩，对他人保守秘密。我只把结果告诉当事人，从来不透露给其他人。”

“我不在乎，说吧，告诉大家。”

“非常抱歉，我真的不能讲。我只答应做给你们看如何测试，没有答应告诉你们结果。”

卢克把烟头往地下一掷，用脚碾灭。“这是骗局，伙计们。他可能查过城里每个记者的年龄，好演出今天这一幕。你的理由站不住脚，皮尼罗。”

皮尼罗悲伤地凝视着他。“你结婚了吗？有没有什么近亲？”

“没有。怎么啦，你想收养我还是怎么的？”

皮尼罗悲伤地摇了摇头。“我为你伤心，我亲爱的卢克。你活不到明天。”

“科学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收场”

“预言家说博学的学者是大笨蛋”

“死亡冲印在上下班时钟上。”

“新闻记者按医生的内部预言死去”

“科学院长声称是‘骗局’”

“……皮尼罗的奇怪预言说出不到二十分钟，卢克·蒂蒙斯沿百老汇大街走回他工作的《每日先驱报》办公室路上，突然朝地上跌去。

“皮尼罗医生拒绝发表评论，但是证实下述消息，他用他的所谓维生素精密计时器预言了蒂蒙斯的死期。警察局长罗伊……”

你对自己的未来担心吗？？？？？

不要白白把钱让算命先生骗去

去请教雨果·皮尼罗医生，生物顾问医生，

用绝对可靠的科学方法

他能帮助你安排未来

没有咒语

没有“圣灵”的旨意

寄来 10, 000 美元契据一张

担保预言

不灵即被没收

通函承索即寄

时代寿命股份有限公司

巍峨大厦，700 号房间

(广告)

法 律 通 告

致有关列位，问候列位：我，温特罗帕——温特罗帕——迪特玛斯——温特罗特公司的律师约翰·卡博特·温特罗帕三世确认，本城的雨果·皮尼罗确实交给我美国的合法货币一万美元，指示我将契据交给由我选择的一家特许银行保存，假如下列条件完成，即为受让人所有：

如果雨果·皮尼罗和/或时代寿命公司的哪一位委托人，其寿命第一个超出雨果·皮尼罗预言的寿命的百分之一，或者其寿命第一个短于他预言的寿命的百分之一，无论是实际死期先来到，还是预言的死期先来到，该契据即被没收，付给这位委托人。

我进一步确认，至今我一直把这张契据连同以上有关指示存放在本市衡平法——第一国立银行，由其保管着。

约翰·卡博特·温特罗帕三世签字和宣誓

1951年4月2日

在我面前签字和宣誓

本州和本县知名人士

阿伯特·M·斯旺森

本人的代理权于1951年1月17日失效

“晚上好，诸位男女广播听众们，让我们一起去报社！快讯！雨果·皮尼罗，这位从天而降的奇迹人物已经完成第一千个预言，至今无人要求领取那笔他赏于任何一个抓住他预言不灵验的人的款子。他的委托人中已有十三人死去，从数学上可以肯定，他与阎罗殿有秘密电话联系。这种消息在事情发生之前本人不想知道。你们的奔走于东西两岸的记者决不去做预言家皮尼罗的主顾……”

法官平板乏味的男中音穿透法庭里呆滞沉闷的空气。“威姆斯先生，请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本法庭同意你提出的暂时限制命令的祈求，现在你要求使命令成为永久性的。在驳回中，皮尼罗先生声称，你没有提出理由，所以要求取消禁令，故本人命令你的委托人停止企图干预皮尼罗称为是显然合法的营业。由于你不是在跟一个陪审团讲话，所以请你免去那些华丽的词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应该同意皮尼罗先生的祈求。”

威姆斯先生的下巴神经质地急速转动了一下，他下巴下边松弛下垂的灰色皮肉擦过他的高高的硬领子，他又重新继续说下去：

“是否请尊敬的法庭容许我代表——”

“请停一下，我想你是代表合并人寿保险公司出庭的。”

“是的，阁下，从正式的意义上是这样。但是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也代表其他几家大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金融机构，它们的股东、保险单持有人，他们构成了公民的大多数。此外，我们感到，我们在保护全国人民的利益，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没有发表意见的以及其他方面未受到保护的人。”

“我认为我代表公众，”法官冷冰冰地说道，“我恐怕只能把你看作代表你的诉状委托人出庭的。不过请讲下去，你的论点是什么？”

那位年迈的律师先咽了一下口水，接着又开始说话。“阁下，我们认为，有两点相互独立的理由要求这一禁令应当永久化。此外，每一个理由本身是充足的。

首先，此人从事预言活动，这是习惯法和成文律都禁止的一种职业。他是一个普通的算命先生，一个利用公众容易上当受骗这一弱点的江湖医生。他比一般的吉卜赛看手相人、占星术家和桌子占卜者更聪明，同时也更危险。他声称用的是现代科学方法，借此给他的魔术涂上一层虚假的庄严色彩。在这个法庭上我们有科学院的主要代表以专家身份作证，证明他声称的发明是荒谬的。

“其次，即使此人声称的发明是真的——为了便于辩论姑且假设这种荒谬的事是真的，”威姆斯先生抿嘴微微一笑，“我们认为他的活动违背一般公众的利益，特别是非法地损害了我的委托人的利益。我们准备拿出由合法保管人保管着的许多证据，证明此人确实发表了，或者促使发表了力劝公众不要享受无价的人寿保险恩惠，从而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福利，并给我们委托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皮尼罗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阁下，我可以说几句话吗？”

“你要讲什么？”

“如果允许我作一个简短的分析，我相信我能使事情变得非常简单。”

“阁下，”威姆斯打断说，“这太不合常规了。”

“耐心点，威姆斯先生。你的利益将得到保护。依我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需要多一些见解，少一些吵嚷。如果皮尼罗医生此时发言能够缩短程序，我倾向于让他发言。讲吧，皮尼罗医生。”

“谢谢阁下。让我首先谈一谈威姆斯先生的最后一个论点。我准备认定，我发表过他所说的那些言论——”

“停一下，医生。你决定做自己的律师。你是否有把握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准备碰碰运气，阁下。我的朋友们能很容易地证明我认定的一切。”

“很好，你讲下去吧。”

“我认定，许多人由于我的发明而不买人寿保险单，但是，我要求他们提出证据证明，哪一个人因为这样做而蒙受了损失或损害。不错，由于我的活动，合并人寿保险公司少做了生意，但是，这是我发明带来的自然结果，因为我的发明使人寿保险单象弓箭那样过时了。如果据此为理由而对我的发明实行禁令，那么我将建造一片煤油灯工厂，然后要求对爱迪生通用电器公司实行禁令，禁止他们生产白炽灯泡。

“我认定，我从事预言死亡的营生，但是我否认我在玩魔术花招，不管是何种形式的魔术。如果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进行预测是非法的，那么，合并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统计员多年来一直在犯罪，因为他们确切地预测了在一个特定的大集

体中每年的死亡率。我预测个体的死亡，合并人寿保险公司预测总体的死亡。如果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我的行动怎么能是非法的呢？

“我承认，我能否做到我声称能做到的事这一点，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我认定，从科学院来的那些所谓专家证人将证明我做不到。但是他们对我的方法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不可能提供真正行家的证据——”

“停一下，医生。威姆斯先生，你的专家证人是否真的不熟悉皮尼罗医生的理论和方法？”

威姆斯先生看上去很犯愁。他用手指接连不断地敲击桌面。“法庭可否允许我再发表几句？”

“当然可以。”

威姆斯先生和他的同伴交头接耳匆匆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面对法官席。“我们有一个程序建议，阁下。如果皮尼罗医生站到证人席上作证，解释他宣称的方法的理论和实践，那么，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就能告诉法庭他声称的发明是否确实。”

法官以询问的目光朝皮尼罗看了看，皮尼罗回答说：“我不愿同意这一建议。不管我的过程真实与否，让它落到这些傻瓜和骗子手中是很危险的——”他用手朝坐在前排的那批教授一挥，顿了顿，狞笑了一下。“——这些先生是深知这一点的。再说，要证明我的过程是否有效也不必要一定知道我的过程。为了观察母鸡生蛋是不是一定要懂得生物繁殖的复杂奇迹？为了证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难道要我对这一整批自诩的智慧监护人进行再教育，去消除他们天生的迷信吗？在科学中只有两种形成观点的方法。一种是科学实验方法，另一种是学究方法。人们要末根据实验判断，要末盲目地接受权威的说法。对于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实验证明，而理论只是为描述提供方便而已，一旦不适用就加以抛弃。对于学究式的人来说，权威是一切，当事实跟权威定下的理论不符事实时反而被抛弃。

“正是这种观点——学究头脑死抱住不能成立的理论不放——阻碍了历史上知识的每一次进步。我准备用我的实验证明我的方法，象伽利略在他的法庭上那样，我坚持，‘它仍然在运动！’”

“在此之前我曾经对这同一批自诩的专家提供证明，可他们拒绝了。现在我再次提出要求，让我对科学院的成员进行寿命测量。请他们指派一个委员会判断测量结果。我将把我预测的结果封在两套信封里。在一套信封的每个信封外面写上一个成员的名字，在里面写上他的死期。在另一套信封的每个信封的里面写上每个成员的名字，在外面写上他的死期。由委员会把这些信封放在一个保管库内。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拆开那些适当的信封。在这么多的一大群人中，总有某些人死去。如果合并保险公司保险统计员的计算靠得住的话，一、二个星期内总有人死

亡。这样，委员会能很快地积累起材料来证明皮尼罗是个扯谎者，或者根本不是。”

他停住了，胸脯挺得高高的，几乎和他微微突出的肚子成了一直线。他狠狠盯着那些直冒冷汗的学者。“怎么样？”

法官扬起眉毛，他的目光恰巧与威姆斯先生的目光相遇。“你们接受吗？”

“阁下，我认为他的建议非常不合适——”

法官即刻打断他。“我警告你，如果你们不接受，我将作出对你们不利的裁决。你们也可以提出同样合理的搞清是非的方法。”

威姆斯张了一下嘴，但又改变了主意，他打量了一下那些专家证人的脸，然后面向法官席。“我们接受，阁下。”

“很好。具体细节由你们自己去安排。禁令暂时取消，皮尼罗医生的营业不得受到干扰。要求永久禁令的请求书法庭在积累证据期间以不损害合法权利为原则推迟作出裁决。在我们结束这件事之前我想对你，威姆斯先生，在声称你的委托人遭到损失时提出的理论发表一点看法。在这个国家里，在某些集团的思想中滋长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若干年来从公众那里赚取了利润，他们就以为政府和法庭有义务保证他们将来一直赚下去，即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和违背公众的利益仍然要这样做，这种奇怪的理论既没有成文法律也没有习惯法的支持。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都无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到法庭上来要求让时钟停转，或者将时钟倒转。我的话完了。”

比德威尔在烦恼地咕哝。“威姆斯，假如你再想不出更好的对策，合并人寿保险公司得换一个新的首席律师。你输掉禁令那件案子已经有十个星期了，那个小矮胖子象开了造币厂那样穷赚钞票。与此同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保险公司都正在走向破产。霍斯金斯，我们的损失率是多少？”

“很难说，比德威尔先生。每况愈下。这星期我们付了十三张高额保险单，都是皮尼罗开始营业后取出的。”

一个瘦小个子朗声说道：“喂，比德威尔，我们联合人寿保险公司在核实申请者确实没有请皮尼罗测试过之前，不接受任何新的保险申请。我们能不能等到科学家揭穿他后再作计议。”

比德威尔哼了一声。“你这该死的乐天派！他们不可能揭穿他。奥尔德里奇，你得正视事实，那个小矮肉疣有两下子，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这是最后的斗争。如果我们等待，我们就完蛋。”他把他的雪茄掷进痰盂。狠狠地咬了一支新的。

“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我要以自己的方法处理这件事。你，奥尔德里奇，也给我滚出去。你们联合人寿保险公司去等待吧，合并人寿保险公司可不干。”

威姆斯胆怯地清了清喉咙。“比德威尔先生，我相信你在作任何重大政策变动之前将和我商量是吗？”

比德威尔哼了一声。他们鱼贯而出。他们都走后，比德威尔关上门，然后打开公司办公室之间的对话机。“好，叫他进来。”

靠外面的门开了，一个瘦小精干的身子在门坎站了一会。在进来之前他那双黑色的小眼睛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屋内，接着轻捷地走到比德威尔跟前。他用平板冷漠的语调和比德威尔说话。他的脸毫无表情，只有那双野兽般的眼睛在滴溜溜转动。“你找我有事？”

“是。”

“什么事？”

“我们坐下来谈。”

皮尼罗在办公室内间的门口迎接那对年轻夫妇。

“请进，亲爱的，请进。请坐。请不要拘束。现在请告诉我，你们要皮尼罗为你们干什么？这样年纪轻轻当然不会为死担心罗？”

那丈夫年轻纯朴的脸上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嗯，你瞧，皮尼罗医生。我叫埃德·哈特利，这是我的夫人，贝蒂。我们不久就要有，呃——贝蒂不久就要生孩子，嗯——”

皮尼罗慈祥地笑了笑。“我懂。你要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以便以尽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为孩子的未来作准备。想得很周到。你们两人都测试，还是仅你本人测试？”

那妇女回答：“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测试一下。”

皮尼罗对她笑了笑。“不错，我同意。目前对你测试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些情况，等你养了孩子后再补充一些情况。亲爱的，现在到我的实验室里去，让我们开始测试。”他打电话询问了他俩的病史，然后领他们到他的实验室去。“哈特利夫人你先请。请你到那个屏风后面去，脱掉鞋子和外衣，记住，我是个老头，你就好象请一个内科医生看病那样在请我这个老头看病。”

他走开去，将他的仪器作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埃德朝他的夫人点头示意，她溜到屏风后面，不一会儿走了出来，身上仅穿着薄薄的两层丝织衣服。皮尼罗抬头朝她望去，看到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体态和动人的羞涩神情。

“上这儿来，亲爱的。我们先得称你的体重。现在到那边去。站到这个台上去。把这个电极放在口中。不，埃德，她口中含着那个电极时你不可和她接触。一会儿就好，保持安静。”

他钻到机器的头兜下面，仪表盘的指针立即活动起来。不一会他又钻出来，神色很不安。“埃德，你有没有碰到她？”

“没有啊，医生。”皮尼罗又钻进头兜，呆了较长一会。这次他钻出来后，他叫那妇女下来穿好衣服。他转向她的丈夫。

“埃德，请准备好。”

“医生，贝蒂的测试结果怎样？”

“有点困难。我要先测试你。”

他对那年轻人测试过后从头兜下面钻出来，神色从来没有显得这样焦虑。埃德询问其原因。皮尼罗耸了耸肩。勉强装出笑容。

“跟你无关，孩子。我想机器出了点小毛病。不过今天我不能给你俩测试结果，我要检修一下机器。你们明天再来好吗？”

“行，我想没问题。噢，我真为你的机器惋惜。但愿毛病不重。”

“不严重，我敢肯定。到我办公室去吃一点怎么样？”

“谢谢你，医生，你真好。”

“埃德，我们得去见埃伦，你忘了？”

皮尼罗以他品格的全部力量对她施加影响。“我亲爱的夫人，你陪我一会儿吧。我老了，喜欢和年轻人作伴，从年轻人那里汲取点活力。我的活力可不多了。请吧。”他轻轻地把他们推进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们坐下。接着他叫人送来了柠檬水和小甜饼，给他们递上雪茄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

四十分钟后，皮尼罗医生正讲述他年轻时在地拉德尔弗哥的冒险故事，尽量把故事越拉越长，埃德听得入了神，可贝蒂显然越来越心神不安，急切地想离开这儿。医生停下来点他的雪茄时，她站了起来。

“医生，我们真得走了。我们能不能明天再听下去？”

“明天？明天没有时间罗。”

“可今天你也没有空呀。你的秘书已经打了五次电话来催你。”

“你们能不能再听我讲几分钟？”

“今天实在不能，医生。我有个约会。有人等着我。”

“真的没办法将你留下？”

“恐怕不行。埃德，走吧。”

他们走后，皮尼罗医生走到窗前，朝窗外眺望。不久他看到两个小小的身影走出大楼。他看着他们匆匆走到转角，等待绿灯信号，然后穿越马路。他们走到马路中间时只听得一声喇叭尖鸣，两个矮小的身影迟疑了一下，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停住，转过身来。紧接着那辆汽车撞了上来。汽车立刻嘎然刹住。他俩从汽车底下被拉出来时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两具散了架的尸体，看上去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而已。

皮尼罗医生立刻从窗旁走开，接着拿起电话，对秘书说：

“今天预约的测试全部取消……不……一个也不接待……不管是谁。统统取消。”

他坐到他的椅子上，他的雪茄烟灭了。天黑了很久，他还坐在那里，手中拿着熄灭了的雪茄。

皮尼罗坐在餐桌上，沉思地望着放在他前面的精美菜肴。他特地叫了这么一桌好菜，比平时提早一点回到家中，好美美地享受一番。

过了一会儿，他把高山植物花卷饼上面的几滴糖浆送到嘴里，慢慢咽下去。香馥浓郁的糖浆润热着他的嘴，使它似乎闻到了那种高山植物小花的香味，他长长叹息了一下。这是一顿美餐，一顿精美的晚餐，正配这异国风味的美酒。大门口传来一阵吵闹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的年迈的女仆在大声抗议，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打断她。骚动移到大厅里，餐室门被推开了。

“圣母玛利亚！别进去，主人在吃饭！”

“不打紧，安吉拉。我有空接待这些先生。你去吧。”皮尼罗面对闯入者中那个一脸横肉的发言人。“你找我有事，是吗？”

“当然有事。你他妈的那些胡说八道，正派的人听腻了！”

“那又怎么样呢？”

来访者不立刻回答。一个矮小一点的瘦个子从他背后走出来，面对皮尼罗。

“我们最好还是开始吧。”委员会主任把钥匙插进那只有锁的匣子，打开匣子。“温泽尔，请你帮我拣出今天的信封。”有人在他的胳膊上碰了一下。

“贝尔德医生，你的电话。”

“好，把电话机给我拿来。”

电话机拿来了，他拿起电话听筒放在耳边。“喂……是啊。说吧……什么？不，我们什么也没听说……你说机器被砸了……死了！怎么会……没有！没有声明。不用谢……等一会再打电话给我……”

他把电话听筒砰的一声搁下，将电话从他身边推开去。

“出了什么事？——谁死了？”

贝尔德举起一只手。“安静，先生们，请安静！皮尼罗几分钟之前在自己家中被谋杀了。”

“谋杀了？！”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暴徒同时闯进他的办公室捣毁了他的仪器。”

没有人第一个发言。委员会成员面面相觑。似乎没有人急于抢先发表评论。

最后有一个发言了。“把它拿出来。”

“把什么拿出来呀？”

“皮尼罗的信封，在那里面，我看到过。”

贝尔德找到了那个信封，慢慢拆开。他打开里面的那页信纸，扫视了一下。

“喂，念出来！”

“下午一时十三分——今天！”

室内一片寂静。

坐在贝尔德桌子对面的一个委员会成员伸手去取那个带锁的匣子，从而打破了这孕育着暴发力的平静。贝尔德挡住他的手。

“你要干什么？”

“关于我的预言——在那里面——我们的都在里面。”

“是啊，是啊，我们的都在里面，把它们统统拿出来。”

贝尔德双手按住那匣子。他直勾勾地逼视着他对面那人的眼睛，一言不发。他舔了舔嘴唇。他的嘴角在抽动。他的手在颤抖。他仍然不开口。对面那人颓然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当然，你是对的。”他说。

“给我把那废纸篓拿来。”贝尔德的声音很低，很压抑，但又很坚定。

他接过废纸篓，把里面的废纸倒在炉边地毯上，然后把那只洋铁废纸篓放在他前面的桌上。他把六、七个信封一撕两半，擦了一根火柴点着，投进废纸篓中。接着他大把大把地撕起来，不断投入火中。冒出来的烟呛得他直咳嗽，刺得他的眼睛淌出了泪水。有人站起来去打开了一扇窗。当他烧毕后，他把废纸篓从他身边推开去，向下看了看，说：

“恐怕我把这台面给搞坏了。”

翻译：金岭

OCR: ken777

厄休拉·勒古恩

厄休拉·勒古恩(1929-2018)，美国科幻奇幻作家，主要作品为探讨两性社会关系的“伊库盟”系列和奇幻“地海传说”系列。美国邮政“文学艺术”系列邮票中的第 33 枚主人公。

作家早期作品(如 Folksong from the Montayna Province, 1959 和 Andie Musik, 1961)并非纯粹的科幻或奇幻，而是发生在虚构的地方奥西尼亚。她发表的首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是《巴黎四月天》(April in Paris)，刊登于《了不起的科幻小说》(Fantastic Science Fiction)杂志 1962 年第 11 期。

巴黎四月天

这是我第一篇领到稿酬、第二篇获得出版的故事，想来应该也差不多是我写的第十三或第十四篇小说。自从我哥哥泰德受够了身边有个不识字的五岁妹妹，开始教我阅读后，我便开始写诗和小说。到了大约二十岁左右，我开始将作品寄给出版社，有些诗是付梓了，但在三十岁前，我并没有系统性地寄出我的小说，倒是持续有系统地被退稿。

我在一九四二年时替《惊奇科幻杂志》(*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写了篇有关地球生命起源的故事，但不知为何没被采用(我和约翰·坎贝尔的电波向来不合)，而《巴黎四月天》正是我那时开始完成的第一篇“类型”小说——意指明显是奇幻或科幻小说的作品。十二岁时，只要能收到一封货真价实的退稿通知，我就觉得要开心地飞上天了。但等到三十二岁，能收到支票我会更高兴。“专业”并非一种美德，而仅仅是业余者出于兴趣而做、但你能得到报酬的一份差事。然而，在以金钱为主的经济体系中，获得报酬意味着你的作品将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得到读者阅读。它是一种交流沟通的方式，而这正是艺术家的目的。一九六二年，赛莉·高德史密斯·拉里买下了这篇故事。她是科幻杂志有史以来最力求突破、也最慧眼独具的一位编辑，我十分感激她替我打开了这扇大门。

贝瑞·潘尼威德教授坐在冰冷阴暗的阁楼里瞪着眼前的桌子。桌上搁着本书和一块面包边。面包是他的晚餐，书则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晶，而两者都同样枯燥乏味。潘尼威德博士叹了口气，打了个哆嗦。尽管老屋的低层空间相当雅致，但每年只要到了四月一日，无论气候是暖是冷，就一定会切断暖气，今天已是四月二日，屋外偏又下着冻雨。只要潘尼威德博士稍稍抬起头，就可以看见巴黎圣母院的两座方塔朦胧巍峨地矗立于窗外的薄暮之中，近到几乎伸手可触。他所居住的圣路易岛宛如一艘被拖往下游的小小驳船，飘荡于圣母院所在的西堤岛后方。但是他没有抬起头。他太冷了。

雄伟的塔楼没入黑夜，潘尼威德博士陷入沮丧的心情之中。他恨恨地瞪着自己的著作。这本书让他得以前来巴黎居住一年——要不出版，要不就完蛋，教务长这么说，而他也确实成功出版了，奖赏就是得到留职停薪一年的机会——蒙森学院负担不起支薪给无担任教职的教师。因此，他靠着辛苦攒来的积蓄回到巴黎，再次过起学生般的生活，以阁楼为家，待在图书馆阅读十五世纪的手稿、欣赏大道两旁的栗子花。只是日子没有想像中美好，他四十岁了，年纪已经大到无法再享受阁楼的孤独。冻雨会打坏正在绽放的栗子花，他也受够自己的著作。谁在乎他的论点呢？那个有关诗人弗朗索瓦·维庸在一四六三年神秘失踪的潘尼威德理论？没有人在乎。他关于那个可怜的维庸、史上最伟大的一名青少年罪犯的所有理论，都不过是推测。事情距今已整整五百年，永远无法被证实。没有任何论点

能被证实。况且，他到底是死在蒙福孔的绞刑台上或(据潘尼威德推测)在前往意大利途中，死于里昂的妓院，又有什么重要？没有人在乎，除了他以外，没有人会如此在意维庸，也没有人在意潘尼威德博士，就是潘尼威德博士都不喜欢自己。为什么要喜欢呢？他不过是个孤僻、独身、薪水又少的可怜迂腐学究，独自坐在一间没有暖气的破旧阁楼出租屋里，试图再写一本不值一读的著作。“我太天真了。”他说，又叹了口气，又打了个哆嗦。他起身，拿起床上的毛毯，裹在自己身上，包得严严实实地坐回桌前，企图点燃一支高卢蓝烟。打火机点不起来，他又叹了口气，两次起身，拿了罐呛鼻的法国制打火机油，重新坐下，裹回自己的茧里，装满机油，然后“嚓”一声扳下打火机开关，方才装油时漏了不少出来，打火机点燃，潘尼威德博士手腕以下也随之着火，“该死的！”他惊叫，蓝色火焰在他指节上飞跃，他跳了起来，疯狂拍打自己手臂，大喊：“可恶！”并狠狠诅咒命运，没有一件事顺利，这一切有什么用？此时正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夜晚八点十二分。

一间冰冷挑高的房内，一名男子正坐在桌前，他身后的窗外，圣母院的两座方塔森然起矗立在春日薄暮之间，他面前的桌上搁着块厚厚的乳酪，以及一本栓着铁扣的巨大手抄本，那本书叫做《四元素之首——火》(书名为拉丁文)。作者恨恨地瞪着它，一只蒸馏瓶在附近一个小铁炉上加热着，查汉·雷瓦不时把椅子机械地挪至炉边取暖，但他的思绪一直在考虑更深层的问题。“见鬼！”他终于说了一声(用中世纪晚期的法语)，砰得合上了书，然后站了起来。如果他的理论是错误的呢？如果水是最基本的元素呢？你怎么能证明这些？必须有某种方法——某种模型——这样人们才能确定、绝对确定，这个单一的事实！但每一个事实都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可怕的纠结，当局之间发生了冲突，无论如何，没有人会读他的书，甚至连索邦大学的那些可怜的学生也不会。他们会闻到异端的味道的。有什么用？当他什么都没有学到，只是猜测和理论的时候，这一生在贫穷和孤独中度过有什么好处？他怒气冲冲地在阁楼上大步走来走去，然后站着不动了。“好吧！”他对命运说。“很好！你什么都没给我，所以我要什么就拿什么！”他走到把大部分地板盖住了的那摞书中，猛地从底部掏出一本(上面的书一下子崩塌了，皮革做的书皮划伤了，他的指节也擦伤了)，拍在桌子上打开，开始研究其中的一页。然后，他仍然带着一副叛逆的冷酷表情，准备好了东西：硫磺、银、粉笔。尽管房间里尘土飞扬，乱七八糟，但他的小工作台布置得整整齐齐。他很快就准备好了。然后他停了下来。“这太荒谬了，”他喃喃自语道，瞥了一眼窗外，现在一片黑暗，人们只能猜到那两个方形的物体是塔楼。一位看门人从楼下走过、大声喊着时间，现在是一个寒冷晴朗夜晚的八点钟。静得很，他能听到塞纳河的拍打声。他耸了耸肩，皱起眉头，拿起粉笔，在桌子旁边的地板上画了一个工整的五角形，然后拿起书，开始用清晰但不明其意的声音读：“嘿呀，嘿呀，听吾之言……”这是一个很长的咒语，大部分内容都是胡说八道。他的声

音低了下去。他无聊而尴尬地站着。他匆匆读完最后几句话，合上书，然后靠在门上倒了下去，张着嘴，凝视着五角星内那巨大模糊的身影，它只有那对炽热的爪子被在挥舞着的蓝色闪烁所照亮。

贝瑞·潘尼威德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把双手埋在裹在身上的毯子的褶皱里，把火扑灭了。他没有被烧到，但心烦意乱，他又坐了下来。然后他看了眼他的书。然后他盯着它看。这本书不是薄薄的灰色的《维伦的最后岁月：可能性调查》。它厚厚的，是棕色的，书名是 *Incantatoria Magna*。他桌上的是一份价值连城的1407年手稿，其现存唯一一份未损坏的手稿在米兰的安布罗西亚图书馆。他慢慢地环顾四周。他的嘴慢慢张开。他看到一个炉子，一个化学工作台，两三堆难以置信的皮装书，窗户，门。他的窗户，他的门。但蹲在他门前的是一只矮小的生物，黑乎乎的，看不出形状，发出着干巴巴的嘎嘎声。

贝瑞·潘尼威德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他是一个拉多纳人。他认为自己失去了理智，于是他很稳重地说：“你是魔鬼吗？”

那生物颤抖着，发出嘎嘎声。

教授试探地朝那隐没的圣母院瞥了一眼，画了个十字。

那身影见状抽搐了下，没有退缩，只是抽搐。接着它说了些什么，声音微弱，但听得出是清晰流利的英文——不，是清晰流利的法文——不，是种古怪的法文。“Mais vous estes de Dieu.” 它说。

贝瑞起身，盯着它看。“你是谁？”他质问。它抬起一张与人类无异的面孔，温言回答：“查汉·雷瓦。”

“你在我房间里做什么？”

一阵短暂沉默。原本跪蹲在地上的雷瓦站直身，原来他实际上有近一公尺六十公分高。“这是我的房间。”他最后终于开口，只是口吻十分礼貌。

贝瑞望向周遭的书本和蒸馏瓶，房内再度陷入静默。“我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我带你来的。”

“你是个博士吗？”

雷瓦自豪地点点头，气势完全改变。“没错，我是个博士。”他说，“是我把你带来这里的。若自然不愿赐我任何知识，我就征服自然。我可以施展奇迹！去死吧，科学。我原本是个科学家——”他横眉竖目地瞪着贝瑞，“但再也不是了！他们笑我是傻瓜，把我当异端分子。是，我吓，我比那还要糟！我是个巫师，

黑魔法巫师,我是黑魔士查汉!魔法才管用,不是吗?科学不过是浪费时间,哈!”他说,但脸上并无多少得意之色。“我本以为它不会起作用的。”他放缓了语气,轻轻说道。

“我也是,”客人说。

“你是谁?”雷瓦挑衅地抬头看着贝瑞,尽管他们的身高差了将近三十公分。

“贝瑞·A.潘尼威德,我是印第安纳州芒森学院的法语教授,正离院在巴黎继续研究中世纪晚期法语——”他停了下来。他刚刚意识到雷瓦有什么口音。

“这是哪一年?多少世纪?拜托了,雷瓦博士——”法国人看起来很困惑。单词的含义和发音都会发生变化。“谁在统治这个国家?”贝瑞喊道。

雷瓦耸了耸肩,法式耸肩(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路易斯是国王,”他说。“路易十一,肮脏的老蜘蛛。”

他们像木头做的印第安人一样站在那里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雷瓦首先开口。“那你就是人了?”

“是的。听着,雷瓦,我想你的咒语一定是你把它什么地方弄错了。”

“显然,”炼金术士说。“你是法国人吗?”

“不是。”

“英国人?”雷瓦恶狠狠地瞪着他,“你是那些卑鄙的下流胚子吗?”

“不、不,我是美国人,我来自——未来。公元二十世纪。”贝瑞脸红了起来,这话听起来好蠢,而他可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但是他知道这并非幻觉,他所处的这间房间——他的房间——看起来还很新,并没有五个世纪那么旧。尽管脏乱,可是不旧。他膝边那本大阿尔伯特的抄本也是新的,以柔软温润的小牛皮装订而成,金色字体闪闪发亮。而雷瓦就穿着一袭黑袍(不是道具服,并非变装)站在那儿,他自个儿的家中……

“请坐,这位先生。”雷瓦说,随后又补了一句,有如穷困的学者般彬彬有礼,却又心不在焉,“这旅程是否让你感到疲累了呢?我有面包和奶酪,不知有无荣幸与你分享?”

两人坐在桌边,嚼着面包和奶酪。起初,雷瓦试着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使用黑魔法。“我受够了,”他说,“真的受够了!打从二十岁开始,我就隐世独居,埋头苦干,为的是知识,为了学习自然的奥秘。可是它们是无法学习的。”他将刀子猛力一插,没入桌面一公分多,吓了贝瑞一大跳。雷瓦身材瘦小,但显然性情刚烈暴躁。尽管面孔苍白削瘦,却五官英俊,看起来聪明、警醒,又有活

力。他的模样让贝瑞想起某位知名的原子学家，直到一九五三年前都能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不知为何，这相似感促使他脱口而出：“有些知识是可以被学习的，雷瓦。我们学会了不少，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例如什么？”炼金术师半信半疑又好奇地问。

“这个嘛，我不是科学家——”

“你们能制造黄金吗？”他咧嘴笑问。

“不，我想不行，不过他们能制造钻石。”

“怎么做？”

“用碳——就是煤，你知道的——经过极高的压力和温度，我想。煤和钻石都是碳组成的，同样的元素。”

“元素？”

“就像我刚说的，我不是——”

“哪个才是主要元素？”雷瓦大声吼问，一双眼像要喷出火来，刀子在手里蓄势待发。

“这世上大约有一百种元素。”贝瑞用冰冷的语气回答，掩饰自己的惊慌。

两小时后，雷瓦从贝瑞身上榨光了他在大学化学课学过的一切，旋即冲进夜色，不多久便带着瓶酒回来。“喔，我的好大师啊，”他嚷嚷道，“我竟然只端出了面包和奶酪！”那是瓶一四七七年的勃艮地醇酒，极好的年分。在共饮一杯后，雷瓦说：“如果我有办法回报你就好了……”

“可以。你知道诗人弗朗索瓦·维伦吗？”

“是的，”雷瓦有些惊讶地说，“但他只写法语垃圾，你知道，不用拉丁文写。”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或者什么时候死的吗？”

“哦，知道；在蒙福孔被绞死的，64年还是65年，和一伙跟他一样坏的家伙。为什么？”

两个小时后，瓶子干了，他们的喉咙也干了，守夜人在一个寒冷的晴朗的早晨叫了三点钟。“查汉，我累坏了，”贝瑞说，“你最好把我送回去。”炼金术士太客气了，太感激了，也许也太累了，什么也没说。贝瑞僵硬地站在五角星里面，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子身影裹在棕色毯子里，抽着高卢蓝烟。“再见，”雷瓦悲伤地说。“再见，”贝瑞回答。雷瓦开始倒读咒语。蜡烛闪烁，他的声音柔和了。“吾之言听，嘿呀，嘿呀，”他读着，叹了口气，抬起头来。五角星是空

的。蜡烛闪烁着。“但我学到的太少了！”雷瓦向空荡荡的房间喊道。然后，他用拳头打了一下打开的书，说：“还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抽了贝瑞留给他的一支烟——他马上就开始抽这烟。他坐在桌子旁睡了几个小时。当他醒来时，他沉思了一会儿，重新点燃了蜡烛，抽了另一支烟，然后打开焚香炉，开始大声朗读：“嘿哈，嘿哈……”

“哦，感谢上帝，”贝瑞说着，快速从五角星里走出来，抓住雷瓦的手。“听着，我回到了这个房间，还是这个房间，查汉！老多了，老得可怕，空荡荡的，你不在那里。我想，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我会出卖我的灵魂回到那里，回到他身边。我能用我学到的东西做些什么？谁会相信？我怎么证明？我到底能告诉谁？谁在乎？我睡不着，我坐着哭了一个小时。”

“你会留下来吗？”

“是的。听着，我带了这些，以防你真的召唤我。”他羞怯地展示了八包高卢蓝烟、几本书和一块金表。他解释道：“这可能值点钱。”他说，“我知道法郎纸币不会有什么用。”

一看到印刷的书，雷瓦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但他站着没动。“我的朋友，”他说，“你说过你会出卖你的灵魂……你知道……我也会这样做。但我们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都是人。没有魔鬼。没有血腥的契约。两个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人……”

“我不知道，”贝瑞说。“我们以后再想吧。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查汉？”

“把这里当作你的家吧。”雷瓦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说道。在房间里，书堆，蒸馏瓶，蜡烛渐渐变白。窗外，圣母院的两座高塔拔地而起于灰蒙蒙中。此时正是四月三日，黎明时分。

早餐后(他们吃了面包边和奶酪皮)，两人出门，登上南侧的塔楼。大教堂的外型看起来一如既往，只是比一九六一年干净。那景色倒是让贝瑞大为震撼。他俯瞰下方小小的城镇，两座小岛上房舍林立。右岸边，许多屋子栉比鳞次地塞在坚固的筑墙内。左岸上，几条街道循着学院外围蜿蜒。仅此而已。石鬼像间，可以听见鸽子在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砖石上吱吱喳喳。早已见过这景象的雷瓦在胸墙上刻着日期(他用的是罗马数字)。“我们来庆祝一下吧。”他说，“去乡间，我已经两年没有离开城市了，就去那儿——”他指向一座雾霭氤氲的青翠丘陵，上头隐隐可见几间小屋和一座风车。“——去蒙马特你觉得怎样？听说那儿有些好酒吧。”

生活很快安顿下来，培养出一种轻松的步调。起初，要踏进拥挤的街道，贝瑞还有些紧张，但换上雷瓦多出的一件黑袍后，他便不再像异邦人般古怪突出

——除了身高之外。他恐怕是十五世纪法国最高的一个人。这年代的生活水准低下，虱子跳蚤无可避免，不过贝瑞从来也不是讲究舒适的人，他真正怀念的只有早餐的咖啡。等买好床和刮胡刀(贝瑞忘了带上自己的)并向房东介绍说他叫做 M.拜瑞，是雷瓦来自奥弗涅的表亲后，家务的安排就算是完成了。贝瑞的手表替他们换来了大笔财富，足足有四枚金币，够用上一整年。两人宣称它是来自伊利里亚的一种神奇新式定时器，并卖给了一名宫廷管家，后者正在寻找一份精美的礼物送给国王，他看着铭文——1881 年纽黑文市汉密尔顿兄弟，洞悉一切似地点了点头。不幸的是，在赠送礼物之前，他被关在了路易国王的一个笼子里，这些笼子设在图尔，专门关不听话的朝臣们用的，而那块手表可能仍在普莱西斯废墟中的某块砖块后面；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两位学者。早晨，他们漫步游览巴士底狱和教堂，或拜访贝瑞感兴趣的各種小诗人；午饭后，他们讨论电、原子理论、生理学和其他雷瓦感兴趣的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小的化学和解剖学实验，但通常都不成功；晚饭后，他们只是聊天。几个世纪以来的无休止的、轻松的谈话总是在这里结束，在阴暗的房间里，在他们的友谊中，窗户对着春天的夜晚。两周后，他们可能对彼此的一辈子都熟悉了。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利用从彼此身上学到的东西。在 1961 年，贝瑞如何证明他对老巴黎的了解，在 1482 年，雷瓦如何证明科学方法的有效性？这并没有困扰他们。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被倾听，他们只是想学习。

所以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幸福；事实上，这种快乐使某些之前曾屈服于知识的欲望开始觉醒。“我猜，”一天晚上，贝瑞隔着桌子说，“你没想过结婚吧？”

“嗯，不，”他的朋友疑惑地回答，“我是说，它的重要性不太高……似乎无关紧要……”

“而且很贵。此外，在我的时代，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女人会愿意和我过日子。美国女人太沉稳、高效、迷人了，可怕的生物……”

“这里的女人又小又黑，像甲虫一样，牙齿不好。”雷瓦忧郁地说。

那天晚上他们不再谈论女人了。但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谈了；以及接下来的一天；再接下一天，为了庆祝成功解剖了一只怀孕青蛙的主要神经系统，他们喝了两瓶七四年的蒙哈榭，喝得酩酊大醉。“让我们召唤一个女人吧，查汉，”贝瑞用好色的声音低声说道，嘴咧得像个滴水鬼。

“如果这次我召了个魔鬼呢？”

“差别真的很大吗？”

他们狂笑，画了一个五角星。“嗨呀，嗨，”雷瓦开始说；当他打嗝时，贝瑞帮他说完。他读了最后一句话。一阵散发着沼泽气息的冷气袭来，五角星上站着一个长着黑色长发、赤裸尖叫着、眼睛狂野的生物。

“女人，天哪。”贝瑞说。

“真的？”

真的。“来，拿上我的斗篷。”贝瑞说，因为那个可怜的家伙现在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抖。他把斗篷披在她的肩上。她机械地把它绕在身上，喃喃自语道：

“Gratias ago, domine.”

“拉丁语！”雷瓦喊道，“一个说拉丁语的女人？”他比波塔花了更长的时间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她似乎是北高卢副省长家中的一名奴隶，住在泥泞的小岛镇子卢泰亚上。她说的拉丁语带着浓重的凯尔特方言，她甚至不知道当时谁是罗马的皇帝。“一个真正的野蛮人。”雷瓦轻蔑地说。她就是这样，一个无知、沉默、谦逊的野蛮人，头发乱糟糟的，皮肤白皙，有一双明亮的灰眼睛。她从熟睡中醒来。当他们让她相信她不是在做梦时，她显然认为这是她全能的外国主人兼副县长的恶作剧，并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一情况。“我能为你效劳吗，我的主人？”她问，证据怯生生地但无不情愿，从一个看向另一个。

“不是我，”雷瓦咆哮着，用法语对贝瑞补充道，“去吧，我睡储藏室。”他离开了。

波塔抬头看着贝瑞。没有高卢人、也很少有罗马人如此高大；没有高卢人和罗马人说话如此和蔼可亲。“你的灯（——这是一支蜡烛，但她从未见过蜡烛）快烧没了，”她说，“我把它吹灭好吗？”

一年多付了两个苏，房东同意他们把储藏室当成第二间卧室，雷瓦现在又一个人睡在阁楼的主房间里。他怀着沉思的兴趣观察着朋友的田园诗，却并不嫉妒。教授和奴隶女孩以喜悦和温柔相互爱着。他们的喜悦在在波波保护性的喜悦中传到了雷瓦身上。波塔过着残酷的生活，一直被当作女人对待，但从未被当成人。在短短的一周内，她盛开绽放，活了过来，在她温和的顺从之下，她展现出开朗聪明的天性。“你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巴黎人，”一天晚上，他听到贝瑞指责她（阁楼的墙壁很薄）。她回答道：“如果你知道我不总是为自己辩护，总是害怕，总是孤独……”

雷瓦坐在床上沉思。大约午夜，当一切安静下来时，他站起来，悄悄地准备了一撮硫和银，画了五角星，打开了书。他轻声念咒语。他的脸上带着忧虑。

五角星上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小狗。它畏缩着，垂下尾巴，然后害羞地走上前来，嗅了嗅雷瓦的手，用流泪的眼睛抬起头来看着他，发出了几声哀求声。一只迷路的小狗。雷瓦抚摸着它。它舔了舔他的手，在他身上跳了一圈，如释重负。它的白色皮领上刻着一块银牌匾，“朱莉，杜邦，巴黎第六大道塞纳街 36 号”。

朱莉咬了一块面包皮，蜷缩在雷瓦的椅子下睡着了。炼金术士再次翻开书，读了起来，仍然是轻声细语，但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所以没有丝毫恐惧与扭捏。

早晨，贝瑞踏出他的那间储物室兼卧室兼蜜月套房，却在门口猛然止步。只见雷瓦坐在床上，一面摸着只小白狗，一面专心地和一名坐在床脚的人交谈。对方是名一身银衣的高挑红发女子。小狗吠了起来，雷瓦开口道：“早！”女子嘴角扬起，笑靥如花。

“我的主耶稣啊。”贝瑞(用英文)喃喃道，然后说，“早。你是哪个时代来的？”听见这句话，她又笑了，神韵宛若丽泰·海华丝，或说端庄版的丽泰·海华丝——或许可说是海华丝加上蒙娜丽莎？

“我是从牛郎星来的，距今约七千年之后。”她回答，笑得更加灿烂。她的法文发音比领奖学金的大一橄榄球队新生还要糟。“我是名考古学家，正在挖掘巴黎三区的遗迹。不好意思，我的法文很差。不用说，毕竟我们只在刻文上读过。”

“你是从牛郎星来的？那颗恒星？但你是人类啊——我想——”

“我们的星球大约从四千年前开始受到地球殖民，也就是现在开始算起的三千年后。”她笑了起来，明艳不可方物，然后朝雷瓦瞥了一眼。“查汉全都和我说了，但我还是有些疑惑。”

“再次尝试是件危险的事，查汉！”贝瑞指责他。“你知道，我们非常幸运。”

“不，”法国人说。“运气不好。”

“但毕竟你玩的是黑魔法——听着——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夫人。”

“绮思克，”她说。

“听着，绮思克，”贝瑞毫不犹豫地说，“你的科学一定是非常先进的，有魔法吗？它存在吗？自然界的法则真的会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被打破吗？”

“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一个经过认证的魔法案例。”

“那怎么回事？”贝瑞咆哮着。“为什么那个愚蠢的古老咒语对查汉、对我们、那个咒语，对这里、对其他地方、对其他人，在五年——不、八年——不、一万五千年的历史记录中起作用？为什么？为什么？那只该死的小狗从哪里来的？”

“小狗迷路了，”雷瓦说，他黝黑的脸上表情严肃。“这房子附近的某个地方，圣路易斯岛上。”

“我在整理陶片，”绮思克严肃地说，“在D区4号坑2号岛的一处宅基地里。一个可爱的春天，我讨厌它。厌恶它。这一天，工作，我周围的人。”她

又一次凝视着瘦弱的小炼金术士，长时间安静地看了看。“我昨晚试着和查汉解释过了。我们改良了人类这支种族，让所有人都变得非常高、非常健康，而且外型美观姣好，再也不用补牙。我们在所有早期美国人类的头骨上都发现了补牙的痕迹……我们有些人拥有棕色的肌肤、有些拥有白色的肌肤、有些拥有金色的肌肤，但都同样美丽、同样健康，而且适应力高、积极进取、顺利成功。我们的职业和成就都在国家幼儿学园里预先规画好了，但偶尔还是会出现基因上的缺陷。拿我来说吧，我会受训成为考古学家，是因为老师们发现我不喜欢人群、不喜欢活生生的人类。人类让我厌烦。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外表，骨子里却天差地远。当世上一切看起来都没有两样时，哪里才是家……？可是现在，我亲眼见到一间连暖气都不够用的脏房间、一座还未成为废墟的教堂，还认识了个满口坏牙、脾气暴躁、比我还要矮的男人，我终于觉得回到家了。在这里，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终于不再孤独！”

“孤独。”雷瓦轻声对贝瑞说，“嗯。寂寞是吗？寂寞就是魔力的来源，寂寞的力量更强大……想想，这真的没什么好奇怪的。”

波塔披着一头纠结的黑发，红着脸在门口窥探。她露出羞赧的笑容，彬彬有礼地用拉丁文向新来的访客道早安。

“绮思克不懂拉丁文。”雷瓦带着极大的满足说，“我们非得教波塔些法文不可。毕竟，法文是爱的语言，不是吗？来吧，我们出门买些面包。我饿了。”

绮思克将她那身银衫藏在平凡又实用的斗篷之下，雷瓦则套上他那件被蛾蛀得坑坑洼洼的黑色长袍。波塔梳头，贝瑞若有所思地在脖子上抓了一口虱子。然后他们出发去吃早餐。炼金术士和星际考古学家首先说法语；高卢奴隶和印第安纳州的教授紧随其后，说着拉丁语，手牵手。狭窄的街道拥挤不堪，阳光明媚。在他们上方，圣母院耸立着两座方形的塔楼，与天空相映。在他们身边，塞纳河轻轻地荡漾着。正是巴黎的四月，河岸上的栗子开着花。

部分文本自《巴黎四月天》（《風的十二方位》，木马文化，2019年）

翻译：刘晓桦

（另有部分文本由巴别砖进行翻译）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

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1925-1991)和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1933-2012)两兄弟绝大多数作品为合作发布，跨越了苏联的整个后期，主要作品有《路边野餐》和“二十二世纪正午世界”系列等。除原创小说外，两人同样有(英语和日语)译作、奇幻小说和剧本方面的成果。

目前已出版的小说里，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最早创作的小说是 Песчаная горячка(1955 年)，但最早出版的小说是 1958 年第 8 期《知识就是力量》上发表的《自发反射》(Спонтанный рефлекс)。

自发反射

乌尔姆觉得无聊了。

实际上,无聊是对单调、缺少变化的情况的反应,或者是内心对自己的不满、对生活失去兴趣,是人类和某些动物独有的特征。这么说吧,要感到无聊,你必须有一些无聊的东西——一个组织完全且运作良好的神经系统。你必须能思考,或者至少能忍受。乌尔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神经系统,也不会思考。它甚至不知道如何受苦。它只感知、记忆和行动。然而,它还是觉得无聊了。

问题是,在主人离开后,周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供它记忆了。同时,积累新的体验,这本身就是指导和鼓励乌尔姆研究并开展活动的主要动力。它有着无尽的好奇心,渴望尽可能多地感知和记忆。如果不存在未知的事实和现象,就必须去找一些来。

但对乌尔姆来说,周围的环境它熟悉到了连最隐秘的角落和影子都一清二楚。从它有记忆开始,就在这个巨大的正方形房间里,还有灰色的粗糙墙壁,低矮的天花板和铁门。这里总是有股热金属和绝缘油的气味。从上面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种奇怪的低沉的嗡嗡声——没有特殊的仪器的话人们是听不到的,但乌尔姆听得很清楚。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已经灭了,不过,乌尔姆还是借着红外线和定位器脉冲看到了房间。

因此,乌尔姆觉得无聊了,它决定去寻找新的体验。距主人离开已有半个小时。经验告诉乌尔姆,主人不会很快回来。这非常重要,因为有一回乌尔姆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在房间里走了走,主人发现后,就将乌尔姆设置为甚至连雷达定位器的角都不能移动的状态。现在看来,不用担心这个了。

乌尔姆身子晃了晃,踩着重重的步子向前走去。水泥地板在它厚厚的橡胶鞋底下嗡嗡响,乌尔姆停下来听了一会儿,甚至弯下腰来。但在水泥振动发出的声音里,没有一个陌生的声音,乌尔姆再次冲向对面的墙壁。它走近墙边,闻了闻。墙壁闻起来有股湿混凝土和锈铁的味。没什么新鲜的。然后乌尔姆转过身来,用锋利的钢肘挠着墙壁、斜穿过房间,停在门前。开门并不是那么容易,乌尔姆开始并没有一下子想到如何做到它。然后,它伸出齿钳状的左手,巧妙地抓住锁杆,转动了它。随着微弱而悠长的吱吱声门开了。这太有趣了,乌尔姆花了几分钟反复开关门,有时快,有时慢,倾听并记忆。然后它跨过一道高门槛,来到了楼梯前。楼梯很窄,有石阶,相当长。乌尔姆立刻数出了到第一个平台——那里的灯亮着——有十八级台阶。然后它慢慢地上楼去了。平台上面还有一段楼梯,是木制的,有十级;右边则是一条宽阔的走廊。乌尔姆犹豫了一下,转向了右边。它不知道为什么。走廊并不比楼梯更有趣。不过,可能乌尔姆不喜欢木制台阶。

走廊里散发着温暖,红外线照亮了它。红外线是从地板低处悬挂的球形圆柱

体里辐射出来的。乌尔姆以前从未见过蒸汽散热器，他对这个带栏杆的圆柱体很感兴趣。它弯下腰，用两只爪子抓住其中一个。随着一声短促的金属撕裂和摩擦声，一团厚厚的滚烫的蒸汽云就升到了天花板上。乌尔姆的脚下，一股沸水喷涌而出。乌尔姆把圆筒抬到头上，仔细检查，并观察了管子被撕裂的边缘。然后圆筒就被扔到一边，乌尔姆的脚底踏着水坑走过。乌尔姆走到走廊的尽头。一个红色的铭文在低矮的门上闪过：“危险！未着特殊服装者禁止入内！”乌尔姆读到。它知道“危险”这个词，但也知道这个词总是用在人身上的。对于它，乌尔姆，这个词并不适用。它伸手推开了门。

是的，有很多有趣的新东西。它站在一个巨大大厅的入口处，大厅里摆满了金属、石头和塑料物品。在大厅的中央有一米高的圆形的混凝土结构，像是个扁平的基座，上面覆盖着铁或铅做的防护板。许多电缆从那延伸到墙上，又在墙壁经过许多大理石防护板，防护板上面有闪亮的仪器和闸刀。混凝土柱子周围是一道铜丝栅栏，天花板上挂着荡来荡去的闪亮棍子。棍子的末端是钳子和爪子，和乌尔姆的手一样。

乌尔姆静静地踩在瓷砖地板上，靠近铜网，绕着它转了一圈。它站起来，又绕了一圈。网没有留出通道。然后乌尔姆抬起腿，毫不费力地穿过了网。撕裂的铜网挂在了它的肩膀上。但它还没走到离混凝土柱两步远，就停了下来。它那圆圆的脑袋像学校的地球仪一样，小心翼翼地左右旋转，硬橡胶帛的声音接收器的外壳突了出来、一动一动，雷达的角颤抖着。底座上的铅盖发出的红外线即使在这个加热了的房间里也能看到。但此外，它还散发着某种超辐射。乌尔姆在 X 射线和伽马射线中看得很清楚，在它看来，盖子是透明的，盖子下面是一口狭窄的无底洞，洞里装满了发光的尘埃。一个命令从乌尔姆的记忆中浮现出来：立即离开这里。乌尔姆不知道这个命令是何时、由谁下的。也许乌尔姆在出生时就已经知道它了，就像它知道的很多其他事情一样。但乌尔姆没有服从命令。它的好奇心更强了。它俯身在底座上，伸出爪子，用力地抬起盖子。

伽马射线照得它看不见了。大理石防护板上的红灯令人不安地闪了起来，警报器响起。它透过变透明的手看见了混凝土洞的内部，然后丢下盖子，用一种低沉沙哑的声音宣告：

“危险！该法尔！丁哲！阿巴斯纳斯气！阿布纳伊！”

响亮的回声在大厅里回荡。乌尔姆把上身转了 180 度，急忙朝出口走去。在控制表中的放射性粒子流冲击使它远离混凝土柱。当然，无论是最强烈的辐射还是强大的粒子流都不会对乌尔姆造成丝毫伤害；即使留在反应堆堆芯里它也不会有严重后果。然而，在创造乌尔姆时，主人还是希望它能尽可能远离高强度辐射源。乌尔姆走到走廊里，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然后跨过被扯下来的蒸汽散热筒，回到楼梯平台。在那里，它立即看到一个人匆匆走下木楼梯。

这个人比主人小得多。他穿着宽松的浅色衣服，头发过长，还是金色的。乌尔姆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它吸了一口气，闻到了熟悉的白丁香的气味。主人的气味也是这样，但要弱得多。

平台上一片漆黑，姑娘身后的楼梯灯光明亮，所以姑娘并没有马上认出来乌尔姆巨大身材的笨重轮廓。不过，听到它的脚步声，她停了下来，愤怒地喊道：

“谁在那儿？是你吗，伊瓦舍夫？”

“你好吗？”乌尔姆声音沙哑地说。

姑娘尖叫起来。闪闪发光的脑袋，玻璃一样的凸眼睛，过大的装甲肩膀，还有粗壮的带关节的手臂，都从黑暗中出现向她靠近。乌尔姆踏上木楼梯的第一阶，姑娘再次尖叫起来。

它的问候还从来没有不被回应的时候。但这种奇怪的高音，刺耳，尖锐，而且毫无疑问没有含义，不符合乌尔姆所知道的答案标准。乌尔姆产生了兴趣，坚定地跟在了正离开的姑娘后面。木制台阶在他脚下裂开了，吱呀作响。

“退后！”姑娘喊道。

乌尔姆停了下来，低头听着。

“退后，你这个混蛋！”

乌尔姆知道“退后”命令。要完成这个命令，需要旋转身体的上部，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几步，直到收到“停止”命令。但通常情况下，命令是主人发出的，而且乌尔姆也想探索。它又站起来，发现自己原来正站在一间明亮的小房间的门口。

“退后！退后！退后！”姑娘尖叫道。

乌尔姆没有再停下来，尽管它走得比正常情况慢多了。它对这个房间很感兴趣——这里有两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块绘图板、一个放着书和厚厚的文件夹的书柜。它拉出抽屉，解开文件夹上的绳索，大声朗读用黑色墨水清楚标在图纸边缘的文字，与此同时，姑娘溜到了隔壁房间，躲在沙发后面，抓起了电话。乌尔姆看到了这些，它后脑勺上有一个光学接收器，但它已经对这个长头发的小个子不感兴趣了。它踩着散落在地上的文件，继续前进。在他身后，一个姑娘对着电话喊道：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我——伽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乌尔姆闯入了我们的房间。乌尔姆。你的乌尔姆！乌尔姆！窝屋——乌，鹅耳——尔，摸武——姆……你听到警报声了吗？是啊。我不知道……我遇到了它时，它刚走出大反应堆大厅……是的，是的，它在反应堆室……什么？显然没有。在中心已经知道……”

乌尔姆不再听了。它走到休息室里，停下了脚步，好像被困住了一样，使劲地移动着雷达的黑色角。对面墙上挂着一个又大又亮又冷的东西。在红外线下，它看起来像一个灰色的、无法穿透的正方形，在普通的光线下则闪闪发光，泛着银色，但这并没有使乌尔姆感到困惑。在一个奇怪的正方形里，站着一个黑色的怪物，头像学校的地球仪一样圆，上面有角在动，但乌尔姆不知道它在哪里。视觉测距仪立即告诉他，距离未知物体只有十二米零八厘米，但雷达否认了这一消息。“没有物体。有一个光滑的、几乎垂直的表面，距离……六米零四厘米。”到目前为止，乌尔姆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雷达和视觉接收器也从未给过它如此矛盾的读数。从一开始，它的身体就有必要让任何接触的东西都清晰易懂，因此它果断地向前走，顺便指出并记住了一个既定的公式：“视距仪给的距离等于定位器给的距离乘以二”……它闯进镜子。在一阵叮当作响中，玻璃被打碎，下起了一片碎片雨，乌尔姆碰到了墙，停了下来。显然，这里没有别的事可做了。乌尔姆抓了抓泥灰，闻了闻气味，转过身来，无视了像纸一样白、正在死按警报器的值班民警，嘎吱嘎吱踩着碎玻璃向出口的大门走去。雪和暴风雪包围了它。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挂断电话时，皮斯库诺夫已经在前厅里急匆匆披上大衣了。

“你要去哪里？”

“去那儿，当然……”

“等等，我们得决定该怎么做。如果这机器开始在发电厂各处嬉戏……”

“如果只是在发电厂那就太好了，”里亚布金打断了他的话，“实验室呢？仓库呢？如果它来这儿，来镇上？”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苦苦思索。皮斯库诺夫不耐烦地两条腿变换着重心，抓住门把手。

“我们必须一起赶去那里，”科斯金科怯懦地说，“找到它，然后……呃，然后抓住它！”

皮斯库诺夫皱了皱眉头，里亚布金在衣架上寻找他的多哈毛大衣，愤怒地喊道：

“说得不错——抓住它！——你倒说说看用什么抓？用棍子吗？拳头有半吨重，发出的冲击力足有三千公斤。胡说些什么！科斯金科，你是新来的，所以保持安静……”

“就是这样，”科罗廖夫说，“让我们这么做吧。我要打电话给宿舍，把实习生们都叫起来。你，里亚布金，跑去停车场……哦，见鬼，可能每个人都在俱乐

部里……无论如何，跑吧，至少找到三个司机。我们必须把拖拉机推土机开出来……就这样吧，皮斯库诺夫？”

“是的，是的，要尽快。只是……”

“皮斯库诺夫，你去研究所。一找出乌尔姆在哪里，立刻就打电话给停车场。科斯金科，跟他走。都明白了吗？见鬼，要是它没出大门就好了！”

他们相互推挤，踩和被踩，跳到了门廊上。里亚布金滑倒了，头撞到科斯金科的背上，把科斯金科撞了个四脚朝地。

“该死！真该死！”

“怎么了，眼镜吗？”

“不，一切都好……”

地上的干雪云被狂风吹离了地面，高压电线杆上的铁花被吹得嗡嗡作响。从小屋的窗户里透出的模糊的黄色矩形光落在雪堆上，剩下的一切都陷入无法穿透的黑暗之中。

“好吧，我走了，”里亚布金说，“到那儿小心点，伙计们，没时间东张西望了。”

他又绊倒了，在雪堆里挣扎了一分钟，咒骂着该死的暴风雪、猪一样的乌尔姆，还有所有与事故有关的人。然后，他明亮的多哈在门口闪过，消失在了打着转的雪花中。

皮斯库诺夫和科斯金科被单独留下了。

科斯金科冻得发抖。

“我不明白，”他说，“为什么要用拖拉机？”

“那你有什么建议？”皮斯库诺夫问道。

“不，我只是不明白……你们想毁了乌尔姆吗？”

皮斯库诺夫叹了口气。

“乌尔姆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是实验控制论研究所过去几年的创造性成果。明白吗？我怎么会希望毁掉它呢？”

他从地板上拿起多哈，爬过雪堆。科斯金科既尴尬又害怕，跟在他身后。前面是一片被雪覆盖的田野，再过去是公路。在公路的另一边有一个发电厂。

为了缩短路程，皮斯库诺夫从公路上一拐，进入一片荒地，从秋天开始，这片荒地就为一座新建筑铺设了基坑。科斯金科听到皮斯库诺夫在一堆结冰的砖块

和钢筋上跌跌撞撞，自言自语。路很难走。学院里难得见到的连锁灯光被暴风雪的面纱挡住后都差点看不见。

“等一下……” 科斯金科终于开口了，“哦，上帝，这太难了。让我们休息一下。”

皮斯库诺夫蹲在他旁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比学院里任何人都了解乌尔姆。这台宏伟机械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电极、每一块透镜经过他的手。他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计算和预测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那么问题来了。乌尔姆“擅自”走出地下室，在发电厂里走来走去。为什么？

乌尔姆的行为是由它的“大脑”决定的，那是一个由锆铂泡沫和铁氧体制成的极其复杂和精细的装置。如果一台普通的数字机器有数以万计的触发器——即接收、存储和发送信号的基本器官，那么乌尔姆的“大脑”中已经有大约一千八百万个逻辑单元。它们被编程为对许多情况作出反应，对各种环境变化作出选择，并执行大量不同的操作。是什么影响了“大脑”和“程序”？原子引擎的辐射？不，发动机被锆、镓和硼钢制成的强大保护装置包围着。实际上，没有中子或伽马量子可以突破这种防护。那是接收器？不，今晚接收器处于完美状态。那就是“大脑”本身的问题。程序。复杂的新程序。皮斯库诺夫亲自负责了编程和……编程……这就是问题所在！皮斯库诺夫慢慢地站起来。

“自发反射！”他说，“嗯，当然，这是一种自发反射！白痴！”

科斯金科惊恐地看着他。

“我不明白……”

“我明白。当然，但谁会想到呢？一切都那么顺利。”

“看！”科斯金科突然喊道。

他喘着粗气，跳了起来。研究所的上方，灰黑色的天空中闪烁着一道颤抖的蓝色闪光，在这道光辉的背景下，黑色建筑的轮廓从暴风雪的旋风中冒出来，清晰到令人惊讶，同时也有些不真实。与之相对，研究所围栏的稀有灯光闪了一下，熄灭了。

“是变压器！”皮斯库诺夫嘶哑地说，“变电站就在反应堆塔对面！乌尔姆就在那儿……还有警卫……”

“咱们跑吧。”科斯金科建议。

他们跑了起来。这并不容易。迎面而来的风把他们吹倒，他们摔进了干雪覆盖的车辙里，摔倒，起身，然后再次摔倒。

“快点，快点！”皮斯库诺夫催促道。

眼泪——风和兴奋的原因都有——淹没了他的脸，睫毛上的冰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抓住科斯金科的胳膊，拖着他，声音嘶哑着喃喃道：

“快点！快点！”

显然，镇上注意到了研究所上空的灯光。郊外，警报器发出警报，守卫所在的小屋的窗户亮了起来，一束刺眼的探照灯划过田野。他从昏暗的雪丘中出现，抓着高压电线杆的栅栏，顺着学院周围的石墙上滑行，最后爬进了大门。在门口，一些黑色的人影在匆忙地跑动着。

“那些……是谁？”他气喘吁吁地问科斯金科。

“守卫，民警，可能是……”皮斯库诺夫停了下来，揉了揉眼睛，他的声音都破音了，“大门……锁上了。太好了！所以……乌尔姆还在那儿。”

显然，慌乱开始了。现在，扫向研究所墙壁的探照灯不是一束，而是三束。可以看到夹着雪的旋风在蓝光中起着舞。风的喧哗声中传来喊叫声，有人在愤怒地咒骂着。终于，发动机轰鸣，履带吱吱作响。巨大的拖拉机推土机从停车场里开了出来。

“看，科斯金科，”皮斯库诺夫说，“仔细看。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围猎。仔细看，科斯金科！”

科斯金科斜眼看着皮斯库诺夫。他觉得工程师脸上流着眼泪。不过，可能是风吹的眼泪。

与此同时，履带的吱吱声不再是从后面传来，而是到了右边。拖拉机停在公路上。可以看到前照灯闪烁的光芒。有五盏灯。

“五对一，”皮斯库诺夫低声说，“它没有任何机会。自发电弧在这里没用。”

突然，周围发生了什么变化。科斯金科甚至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是什么变化。暴风雪仍在继续咆哮，干雪仍然在地上乱舞，拖拉机的发动机仍然猛烈而自信地咆哮着。但探照灯的光线不再滑过田野。它们全都聚集在了门口，一动不动。门开着，在附近没有人。

“什么鬼？”科斯金科说。

“是它……”

皮斯库诺夫还没说完，他们就跑向研究所。离大门不到二丰米，跑在前面的皮斯库诺夫撞上了一个拿着步枪撞的人。那人惊恐大叫着要躲开，但皮斯库诺夫抓住他的肩膀，拦住了他。

“怎么了？”

戴着警帽那人茫然地回过头，咒骂了一句，终于回过神来。

“它跑了，”他说，“它跑了。它把大门掀倒离开了。马基耶夫差点被压死。我去镇上找人帮忙。”

“它去哪儿了？”

民警不确定地向左边挥了挥手。

“在公路上……”

“就是说，现在它要遇上拖拉机了，咱们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们会记上一辈子。旋转的雪雾中，一个巨大、无形的东西突然靠近了他们，红色和绿色的灯光闪过他们的眼睛，一个生硬又低沉的声音说：

“你好吗？”

“乌尔姆，停下！”皮斯库诺夫绝望地喊道。

科斯金科看到民警跑了起来，皮斯库诺夫举起双手挥舞，然后一个巨大的身影，被蒸汽笼罩着，一个不祥的稻草人，高高抬起像木头一样的粗腿，从他身边走过，消失在了暴风雪中。

乌尔姆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只要门没坏，它一直都会这样做，它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声音、运动和辐射。夜晚闪耀着奇妙的五彩缤纷的无线电波，像万花筒一样。前面十三点米是一座低矮的楼房，宽阔的窗户被铁格栅覆盖着。墙壁散发出明亮的红外线。楼里传来了低沉而有力的嗡嗡声。上百万片雪花在空中飘荡着。当落在乌尔姆被原子引擎加热的几个侧面时，它们立即融化并蒸发了。

乌尔姆转过身来，它决定了最有趣且离它最近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对面的这座矮楼。它立刻发现了入口，注意到背风侧有一条小径。楼的四周都是低矮的树木，它停了一会儿，折断了一棵树，检查了一下。然后它开门走了进去。

狭窄的小房间里，有两个人本来坐在桌子旁，当它出现时，他们吓得跳起来，惊恐地盯着他。它把门关上（甚至拉上了门闩），站到了他们面前。

“你好吗？”它说。

“皮斯库诺夫同志？”一个人疑惑地问。

“皮斯库诺夫同志出去了。要留言吗？”乌尔姆冷漠地问。

人们引不起它的兴趣。它的注意力被一只贴在墙角的毛茸茸的小生物吸引了。“温暖，活泼，气味浓重，不是人类。”乌尔姆鉴定完，说：

“你好吗？”

“呜呜……”那生物带着绝望的勇气回道，露出锋利的白牙，往角落里挤得更紧了。

乌尔姆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狗身上，对民警巧妙地用桌子和衣柜把自己困住、并急忙解开皮套的情况视而不见。

小狗夹着尾巴，发出一声哀叫，从乌尔姆身边跳了过去。但乌尔姆比狗快得多。它比世界上任何动物都快。它的躯干突然无声地转了半圈，一只手像望远镜一样伸得长长的，抓住了狗的身体。就在这时，枪响了：一名民警的神经受不了了。子弹打在乌尔姆的背甲上，发出巨响，弹到了墙上。一块泥灰掉了下来。

“西多连科，住手！”另一个民警喊道。

乌尔姆放开了颤抖的狗，盯着人们，他们脸色苍白，但非常坚定，手持武器随时待命。它好奇地闻了闻。空气中弥漫着陌生的无烟火药味。小狗蜷缩在民警脚下，但乌尔姆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它转过身来，朝隔壁的门走去，门上画着被红色闪电刺穿的头骨和交叉的骨头。民警们惊讶地看着它伸出爪子般的手指摸索着锁的凸出的圆筒。门开了。这时他们两个都反应了过来，追了过去。

“停下！退后！不行！”

他们紧紧抓住它的侧甲，抓住热得像炉子一样的精腿，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一想到这个铁怪物会对变压器里做什么，他们就吓坏了。但乌尔姆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的努力没有给它留下有印象。他们可以试着阻止行驶中的拖拉机。然后其中一个人把同伴推开，直接从下面向上地把整个弹匣的子弹射向乌尔姆的头。变电站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响起了枪声。

乌尔姆摇晃了一下。右侧声音接收器的硬橡胶外壳裂开了。定位器的弧形角连着电线掉了下来。玻璃天花板发出破碎的声音。

乌尔姆从未遭到过袭击。它没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没有与人类对抗的经验。但是，乌尔姆可以比较实际情况，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选择安全性最高的行为方案。它花了零点几秒钟的时间做了所有的思考操作。下一刻，它转过身来，伸出了可怕的爪子，威胁似的向人们走来。

民警们分开了。一个跑到配电盘后，另一个跳到附近变压器的巨大钢壳后面，急忙重新给手枪装弹。

“西多连科！去值班室，打电话，报警！”他喊道。

但西多连科无法到达门口。乌尔姆的移动速度比人快得多，当西多连科从配电盘后面伸出身子时，乌尔姆就在他面前两步远。两人同时决定离开。这是不可能的：乌尔姆以高速列车的速度从配电盘冲向变压器。

在乌尔姆笨拙的推动下，配电板裂开了，风呼啸着只过窗户和玻璃天花板上的弹孔。

最后，乌尔姆厌倦了这个游戏，他决定让人们安静下来。它突然停在变压器前，果断地把手放在外壳下面。民警们抓住了这个机会，赶紧迅速进了值班室。就在同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裂声响起，周围一切都被一道耀眼的蓝色闪光照亮，灯光都熄灭了。大厅里弥漫着金属焦味、烟雾味和热漆的刺鼻气味。震惊之下，沮丧的民警们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值班室被沉重的脚步踩得震动，一个生硬的声音在黑暗中说：

“你好吗？”

门闩打开了。门吱吱作响地开了，在一个模糊不清的长方形里，一个铁怪物的粗壮轮廓出现在了里面，一秒钟后，门又关上了。

乌尔姆穿过研究所里的范围，陷入雪地里，高高抬起双腿。研究所陷入了黑暗之中，就连乌尔姆的红外视力在这黑暗中几乎没有帮助。它只能分辨出自己腹部和腿周围有几丝微弱的光芒，在上面雪花融化并蒸发。一些微弱的磷光人影在建筑物之间闪过。乌尔姆没有在意他们。它沿着雷达的指示前进，虽然由于一个雷达角被子弹击中的关系，现在无法精确确定距离。

乌尔姆对小镇远处的灯光很感兴趣，在暴风雪中这些灯光几乎看不到闪烁。另外，明亮的蓝色探照灯也是从那里射出来的。它走到墙前，犹豫了一下，转身朝左走。它很明白，墙上总是有门的。很快它就到了门口。大门很大，是铁的。但最重要的是，大门被锁上了。门外传来人们惊慌的声音，一道明亮的蓝光从门缝里射了进来。

“你好。”乌尔姆说，然后使劲往大门上靠。门一动不动。它锁得很紧。远处传来金属的铿锵声。在门口，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乌尔姆更用力地推，然后走远，把头抬起，用带着装甲的胸部猛击大门。门外的声音停止了，然后有人不确定地喊道：

“退后！嘿，当心，别开枪射那个魔鬼！”

“你好吗？”乌尔姆说，它又跑开，又打出一拳。大门塌了。结果证明，门闩比嵌在混凝土墙里的铰链更牢固，门像地板一样平铺在了雪地上。乌尔姆经过了从它身边逃跑的民警们，陷入了正肆虐在旷野里的暴风雪中。

它走在被雪海之中，在松软的地面上摇摇欲坠，勉强保持着平衡。有一次，它脚踩进一个大坑摔倒了。雪在它身下沙沙作响。它从来没有摔倒过，但在下一分钟，它把手放在地上伸到最长，把脚放回了下面。

它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在前方，小屋的灯光闪烁着。在左边，很近的地方，有三个人身影，再远一些，汽车轰鸣着，排成一行朝大门驶去。乌尔姆向左转。

当他经过那几个人时，向他们打了招呼，并立刻认出其中一个是主人。主人可以剥离它的移动能力。乌尔姆记得很清楚，于是走得更快了。主人在身后消失在了暴风雪中。

它走到一处被轧的平平坦坦的地方。一道耀眼的光芒把它从头到脚照亮了。几只笨重的金属怪物愤怒地哼了一声，拿着沉重的盾牌向它扑来，又停了下来。

乌尔姆站在离前面的推土机五步远的地方，把圆圆的脑袋左右转动，重复道：

“你好吗？”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科罗廖夫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司机惊恐地喊道：

“你要去哪里，工程师同志？”

就在那一刻，皮斯克诺夫出现在了公路上。他狼狈不堪，头发直竖（帽子丢在荒野里的某个地方），双手深插进敞开的多哈的口袋里，他穿过推土机，停在乌尔姆面前。他们之间不到五步远。乌尔姆像一座塔楼一样耸立在工程师头顶，它那有棱角的侧面在车灯灯光下闪闪发光，腹部蒸汽包裹着、湿漉漉的，圆圆的头上有一双大玻璃眼睛，有听觉接收器和定位器的角看起来像一个可怕又有趣的南瓜面具，就是村里的男孩们吓唬女孩们的那种。它的头有规律地摆动着，眼睛注视着皮斯克诺夫的每一个动作。

“乌尔姆。”皮斯克诺夫大声说。

头一动不动，铰接的双手紧贴着躯干。

“乌尔姆，听我的命令！”

乌尔姆回答说：

“我准备好了。”

有人紧张地笑了。

皮斯克诺夫走上前去，把一只戴手套的手放在乌尔姆的胸前。他的手指在盔甲上匆匆忙忙地爬着，摸索着最重要的东西——断路器，乌尔姆大脑的计算-分析部分和力量-运动系统就是靠它连接的。在这时，一件出乎所有人——皮斯克诺夫除外，他一直在担心这种情况成真——的事情发生了。似乎在乌尔姆的记忆中，有一些联想将主人的这种动作与突然失去行动能力联系在一起。皮斯克诺夫的手指才碰到开关，乌尔姆就突然转过身来。一只装甲手臂迅速越过皮斯克诺夫的头，皮斯克诺夫已经躲开了，乌尔姆不急不忙顺着公路往回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嘿，伙计们！”他喊道，“推土机从右边和左边过去！把它去大门的路封

上……皮斯库诺夫！嘿，皮斯库诺夫！”

皮斯库诺夫没听。当推土机散开到公路两侧、扎进雪云中时，他去追乌尔姆了。

“停下，乌尔姆！”他用嘶哑的声音高喊着，“停下，你这混蛋！退后！退后！”

他喘不过气来了。乌尔姆走得越来越快，他们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大。皮斯库诺夫终于停了下来，手插进口袋，头缩进肩膀，目光跟着它。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里亚布金跑到他跟前。最后是科斯金科。

“你要去哪儿了？”科罗廖夫生气地说。

皮斯库诺夫没有回答。

“它不服从，”他说，“你明白吗，科里亚（尼古拉的小名）？不服从。显然，这是一个自发的反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点了点头。

“我也猜到了。”

“可这，”里亚布金喊道，“同样算是成功，你可以放手让铁路列车自己选择时间和路线……”

“什么是自发反射？”科斯金科怯懦地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

“不过，不管怎样，这还是很了不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擤了擤鼻涕，把手帕塞回怀里，“它不服从！应该……”

“咱们走吧！”皮斯库诺夫坚定地说。

与此同时，几台推土机呈半圆形围在了乌拉周围，乌尔姆正在公路上缓缓动着。一辆推土机拦在它前面的公路上，尾冲大门，另一辆从后面追来，另外三辆从侧面接近——左边两辆，右边一辆。当然，乌尔姆早就注意到它被包围了，但可能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它继续在公路上前进，直到胸部碰到推土机。它一推，拖拉机稍微摆动了一下，司机面带紧张地抓住了杠杆。乌尔姆后退了一下，跑着撞了上去。铁与铁铿锵交错，在头灯的直射下，可以看到，明亮的火花划破了雪雾。与此同时，后推土机的推土铲紧抵住乌尔姆的背。乌尔姆一动不动，只有头慢慢地绕着轴线转，就像学校里的地球仪一样。两辆推土机从右边和左边驶来，紧紧地封死了最后的逃跑路线。乌尔姆被困住了。

“工程师同志们！皮斯库诺夫同志！下一步该怎么办？”第一辆车的司机喊道。

“皮斯库诺夫同志出去了。要留言吗？”乌尔姆说。

它猛挥手，击打着推土铲。然后又一下。它打得很均匀，就像训练中的拳击手一样，每次出拳时都会稍稍偏离方向，在它锤子一样的手底下，火花四溅，砰砰作响。

皮斯库诺夫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里亚布金和科斯金科的陪同下急忙赶过去。

“我们必须尽快做点什么，否则它会伤害到自己的。”里亚布金焦急地说。

皮斯库诺夫默默地爬上拖拉机的履带，但里亚布金抓住他，把他拉回来。

"怎么了？"皮斯库诺夫烦躁地问。

里亚布金说：

“你是唯一一个了解乌尔姆各个细节的人。如果它打了你……这个工程可能会多拖上几个月。必须让别人去。”

“没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急忙说，“我去。”

工程师周围的工人们里辰一个打断了工程师的话：

"你要不从我们里面选一个吧？我们更年轻，更灵活……"

“我。”科斯金科皱着眉头说。

“这没门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别放皮斯库诺夫进来。”

他脱下大衣，爬上了拖拉机。然后皮斯库诺夫挣脱了里亚布金的怀抱。

“放开我，里亚布金。”

里亚布金没有回答。科斯金科走到另一边，紧紧地抓住皮斯库诺夫的肩膀。

乌尔姆怒不可遏。它的下半身被推土机紧紧地夹在一起，但上半身还能自由活动，它像闪电一样来回转动，挥舞铁拳猛击着铁板。在一片雪雾中，一缕缕蒸汽在它头上盘旋。“拳头的冲击力足有三千公斤。”科斯金科回忆道。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咬紧牙关，蹲在乌尔姆腿上的推土机之间，等待合适的时机。铿锵声和隆隆声吵得耳朵疼。他知道乌尔姆注意到了他——那双闪烁着警惕的玻璃眼睛时不时会转向他。

“安静，安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用一只嘴唇低声说。“乌尔姆，亲爱的，安静！安静点，你个混蛋！”

一个新的声音在击打中出现了，什么东西裂了——要不是乌尔姆的钢臂，要不是推土机的推土铲。不能再拖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俯冲到乌尔姆的拳头下，紧紧地靠在它的侧面。然后乌尔姆又打了一下，它的手垂了下来。隆隆声停止了，

田野上的暴风雪和拖拉机发动机的呼啸声又能听到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脸色苍白，汗流浹背，他挺直身子，把手放在乌尔姆的胸前。咔嗒一声。乌尔姆肩上的绿灯和红灯就熄灭了。

“结束了。”皮斯库诺夫喊道，闭上眼睛。

人们顿时特别大声地说话，笑声和笑话从人群中爆发出来。司机们帮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乌尔姆身下出来，拥抱着他。皮斯库诺夫抱住他，亲吻他。

“现在，”他简短地说，“去研究所。咱们开始工作吧。这需要一个星期，一个月……我们必须把这毛病改掉，使它仍然是乌尔姆（Урм）——通用工作机器（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рабочая машина）。”

“那乌尔姆是怎么回事？”科斯金科问，“什么是自发反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一个不眠之夜后疲倦而憔悴，他说：

“你看，乌尔姆是为星际通信部设计的。因此，和别的最复杂的控制论机器不同，它是被设计用在即使是最聪明的程序员也无法准确预测的环境里的。比如说，金星。谁知道那里有什么条件？可能覆盖着海洋，也许是沙漠。或者丛林。不可能派人去那里，太危险了。我们将把乌尔姆送过去，几十个乌尔姆。但是怎么编程呢？不幸的是，以目前的控制论水平，还不能教会机器抽象地“思考”。

“什么意思？”

“对机器来说没有狗的整体概念。对它来说只有这条狗、另一条狗、第三只狗。如果遇到第四条和前三个不一样的，机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粗略地说，如果乌尔姆被编程为对土狗有特定的反应，它也不会对哈巴狗做出相同的反应。这例子有点简单，当然，但我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最聪明的机器和最愚蠢的人的主要区别之一——能不能使用抽象类别进行操作。因此，皮斯库诺夫试图通过创建一个自编程机器来弥补这个缺点。乌尔姆的‘大脑’被赋予了一个反射电路，本质上是填充自己空虚的记忆单元。皮斯库诺夫希望乌尔姆在‘积累印象’后，能够在无人帮助下为每一个新的情况选择最有利的行为方式。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意识模型。但结果出人意料。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皮斯库诺夫允许这种现象发生，但实际上……简单说吧，新的反射弧引起了几十个程序员都没有预见到的二级反射。皮斯库诺夫把它们叫做自发反射。随着它们的出现，乌尔姆不再按它的主要程序行事，开始‘放飞自我’。”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走另一条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伸展身子，打了个哈欠，“我们将改进‘大脑’和接收器系统的分析能力……”

“那么自发反射呢？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吗？”

“哦！皮斯克诺夫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当然，乌尔姆仍将会第一个去未知的行星和未知的海洋深处。人们不必冒险。听着，科斯金科，咱们去睡觉吧，嗯？到我们这里工作的话，你会知道一切的，我向你保证。”

原文、插图：俄版《知识就是力量》1958年08期

翻译：巴别砖



六根火柴

前来调查这次事件的劳动保卫局监察员雷布尼克夫把拍纸簿放到一旁，说：

“列曼同志，这真是一个复杂的事件，一个奇怪的事件。”

“不见得。” 研究院院长说道。

“不见得？”

“是的，在我看来一切都很清楚。”

院长很冷淡，扭转脸目不转睛地望着窗下面空无一人的、充满了阳光的柏油广场，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异见。院长年轻，自尊心强，他很清楚地知道监察员是指什么而言的，但他却认为监察员没有权力干预事件的这一方面。监察员的那种镇静而倔强的性格很使他生气。“他在作进一步的考查，”院长生气地想：“一切问题都已经清清楚楚，可是他还硬要进一步考查！”

“我并不完全清楚，”监察员说道。

院长耸了耸肩，看了看表，就站起身来。

“请原谅，雷布尼克夫同志，”他说，“5 分钟以后我要到实习班去讲课。如果您不需要我的话……”

“请吧，列曼同志。可是我很想同那个……‘私人实验员’再谈一谈。他大概姓高尔琴斯基吧？”

“是姓高尔琴斯基。他还没回来，只要他一回来，就请他来见您。”

院长点了点头，就走出去了。监察员眯缝起眼睛，望着他的背影。“亲爱的，您有点过于轻率了。”他想。“好吧，这个事件早晚要你负责的。”

的确，冷眼看来，一切问题都似乎很清楚了。劳动保卫局监察员雷布尼克夫现在本来已经可以着手写“大脑中央研究院物理实验室主任安德列·安德列也维奇·考牟林事件的总结报告”了。安德列·安德列也维奇·考牟林用自己进行了一系列危险的实验，他仰着脸昏昧不醒地躺在病床上已经有四天了。在他那刚刚生出短发的圆圆的头颅上，留下了许多奇怪的环形的青伤痕。他已经不能讲话。医生们不断给他注射各种强壮剂。在会诊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祥的字眼：什么最严重的种经衰弱、记忆中枢神经疾患、发音神经和听觉神经中枢疾患等等。

在考牟林事件中，劳动保卫局所感兴趣的一切，监察员已经全都清楚了。他清楚地加道，这个事件和机器的故障、操纵机器不轻心、工作人员不熟练等毫无关系。他也知道，这里面并没有违犯安全条例的情况。最后他也知道，考牟林是秘密用自己进行实验的，研究院里任何人都不知道，甚至连考牟林的“私人实验员”

亚利山大·高尔琴斯基也不知道，尽管实验室里有些工作人员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现在监察员所感到兴趣的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位监察员不仅仅是监察员，他还是一个老科学家，他敏感地觉察到，在他所掌握的有关考牟林工作的片断材料的背面，在考牟林这个奇怪的不幸事件的背面，隐藏着一个不寻常的科学发现。监察员把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各种供词在脑子里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之后，更确信这一点。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他认为有必要把考牟林的研究和实验以及他的发现搞清楚。

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的三个月以前，实验室制成了一种新的仪器。他们管这仪器叫中微子发生器。这是一种能产生中微子和聚合中微子束的装置。正是由于中微子发生器的出现，在物理实验室里便开始发生一连串的工伤事故，可是研究院的负责同志没有及时加以重视，结果便造成了这次不幸的事件。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考牟林怀着显然是兴奋的心情，把自己承担的那个研究项目的全部未完成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助手。而他呢，却整天把自己关在中微子发生器的屋子里。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准备一系列预备性的实验。过了几天，考牟林忽然离开了自己的小屋，同往常一样，把整个实验室巡视了一遍，作了三次公开的严厉批评，签署了一些文件，并让自己的助手坐下来写半年来的工作总结。第二天他又把自己关在“中微子室”里，不过这一次他和实验员亚历山大·高尔琴斯基在一起。

至于他们在那里进行了些什么工作，仅仅在不久以前，也就是在不幸事件发生的两天前，当考牟林(和高尔琴斯基一起)作了一次著名的、“震动了医学基础”的关于中微子针刺法的报告以后，大家才稍微有些了解。可是在利用发生器进行研究工作的三个月中间，考牟林曾有三次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

一天，安德列·安德列也维奇把脑袋剃得光溜溜的，戴着一顶黑色的教授帽来到实验室。可是在一小时之后，高尔琴斯基蓬散着头发，脸色苍白，从“中微子室”里跑了出来，正如有些人形容的那样，好象“着了火”似的，慌慌张张地向实验室的药房里奔去。他从药房里拿出几个急救包，急忙跑回“中微子室”，随手关上了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员发现，考牟林站在小窗旁边，光着亮亮的脑袋，用右手扶着左手。他的左手上沾满了黑糊糊的东西，看样子象是血。傍晚，考牟林和高尔琴斯基默默地从“中微子室”里走出来，谁也不理睬，向实验室的门口走去。他俩人的面色都黑得非常阴郁沮丧，而考牟林的左手上包扎着血迹斑斑的绷带。

另外一件引起别人注意的事情发生在这件事情之后的一个月。一天傍晚，见习实验员约捷聂耶夫在高鲁包依公园的一条幽静的林荫路上遇见了考牟林。这位实验室主任坐在长条凳子上，膝上放着一本厚厚的破书，两眼凝观着前方，嘴

里不住地小声嘟哝着。约捷聂耶夫同他打了个招呼，便坐到他的身旁。考牟林立刻停止嘟哝，向他转过脸来，奇怪地伸了伸脖子。他的两眼有点象“发了霉”似的。约捷聂耶夫本想立刻走开，可是又觉得立刻走开有点不好意思，于是他便随口问道：

“您在看书吗，安德列·安德列也维奇？”

“在看书，”考牟林说，“我在看施耐庵的《水浒传》。非常有趣儿。比如说……”

约捷聂耶夫由于年轻关系，还几乎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古典作品，因此他就更加觉得不对劲。可是考牟林突然合上了书本，把它递给约捷聂耶夫，并请他随便翻开一页。约捷聂耶夫迟疑了一下，便照样作了。考牟林往那一页上看了一眼(仅仅一瞥)，点子点头，说道：

“请您看好原文。”

接着他就响亮而清晰地开始讲述这一页的内容：呼延灼怎样挥舞着钢鞭向解珍和解宝冲去，以及矮脚虎王英和他的妻子“一丈青”……仅仅在这时代约捷聂耶夫才明白，考牟林是在背诵那一页书。实照室主任没漏掉任何一行，没说错任何一个名字，把那一页书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一遍。复述完了之后，他问道：

“有错误没有？”

约捷聂耶夫摇了摇头，他对考牟林惊人的记忆力简直吃惊得目瞪口呆。考牟林哈哈一笑，从他手里接过书，便走开了。约捷聂耶夫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把这件事情请给了几个同志听，大家一致劝他去找考牟林本人，让他给解释一下。可是当考牟林在幽静的林荫路上又一次遇见约捷聂耶夫的时候，巧妙地躲回避了约捷聂耶夫的问题，把谈话扯到其它问题上去了。

然而，最令人奇怪的事情却是发生在这次不幸事件的几个小时之前。

在那一天的傍晚，考牟林显得额外兴奋、爽朗，他表演几个魔术。观众共有四个人：亚历山大·高尔琴斯基和三位年轻的女实验员——莲娜、杜夏和卡佳。姑娘们下班后没有走，是为了准备第二天工作用的图表。

魔术表演得极为精彩。

开始的时候考牟林说他要对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施用催眠术，可是大家都拒绝了。于是考牟林便讲了一个关于会催眠术的魔师和外科医生的笑话。而后他说：

“莲娜，我能够立刻猜到你在桌子抽屉里藏的几件什么东西。”

抽屉藏的三件东西中他已猜对了两件，这时杜夏说他偷看了。考牟林反驳说他根本没有偷看，可是姑娘们却同他开起玩笑来。这时他又对大家说，他能表演

用目光熄灭火焰。杜夏立刻拿起一盒火柴，跑到屋子的一角，擦着了火柴。可是火柴着了之后忽然熄灭了。大家都非常惊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考牟林。他以职业魔术师的姿势，双手交叉在胸前，皱着眉头，站在那里。

“您的肺真有力量！”杜夏怀着敬意说，她以为考牟林是用口吹熄的，从她那儿离考牟林至少也有十步远。这时考牟林提议把他的口用手帕扎住。当扎好了之后，杜夏又擦着了一根火柴，而火柴随即又熄灭了。

“难道您能鼻子吹气不成？”杜夏吃惊地说，而考牟林解下手帕，哈哈笑起来，挽起杜夏的双手，在屋子里跳了一圈华尔兹舞。

接自他又表演了两个魔术：他从上面扔下一根火柴，火柴不直往下落，却往一旁落，每次都与垂直线形成一个很大的角度。“您又在吹……”杜夏犹犹豫豫地说。而后他把一个钨的螺旋线圈放在桌子上，而螺旋线圈便有趣儿地哆嗦着沿着玻璃向前爬，最后落到地板上去了。当然大家都非常惊讶，高尔琴斯基凑近到他跟前，想叫他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儿。可是考牟林忽然变得很严肃，提议他要用心算来乘几个多位数。

“六百五十四，二百三十一，还有十六，”卡佳胆怯怯地说。

“请用笔记下来！”考牟林用紧张得奇怪的声音吩咐说，接着他便开始口授：“四——八、一……”这时他的声音忽然低下来，低到刚能听到的程度，接着他很快的念道：“七、一、四、二……自右向左。”

他忽然转过身去，使姑娘们感到吃惊的是他立刻垂下了头，拱起背来，仿佛他的个子也变矮了似的，踉踉跄跄地回到“中微子室”，随手关上了门。高尔琴斯基诧异地从后面望了他一会儿，说，考牟林算对了：如果把他念出的数字自右往左念，那就会得出 241，7184。”

姑娘们工作到 10 点钟的时候就在门外同他道了晚安，各自回家去了。第二天早晨考牟林就被送进了医院。

就这样，考牟林三个月来研究工作的“公开”结果就只是那个“中微子斜刺法”——这是一种以中微子来对大脑照射为基础的治疗方法。这种新治疗方法就其本身说来的确非常有趣儿。然而，考牟林那只受伤的手同中微子针刺法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考牟林那种不寻常的记忆力呢？其次还有那些用火柴、螺旋线圈的魔术和心算的表演呢？

“他隐瞒了，他隐瞒了一切人，”监察员自言自语地嘟哝道。“真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奇怪的事件。”

视现电话克嚓地响了一声。萤光屏上出现了女秘书的面孔。

“请原谅，雷布尼克夫同志，”女秘书说。“高尔琴斯基同志在这儿等待您的召请。”

“请他进来吧，”监察员说。

* * *

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姿，穿着卷袖的格布衬衫。在他那强壮有力的双肩之间伸着一根粗壮的脖子，上面生着一个黑发油油的脑袋。从他的头发之间露出了两块不大的秃顶。他和院长一起走进办公室。

院长坐到沙发上，默默地凝视着窗外。高尔琴斯基站在监察员面前。

“您请……”监察员刚开口。

“谢谢，”实验员以低沉的声音说，两手支着膝盖坐了下来，并以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盯着监察员。

“您是高尔琴斯基吗？”监察员问。

“我是高尔琴斯基。”

“很高兴。我是雷布尼克夫，劳动保卫局的监察员。”

“我很……高兴，”高尔琴斯基顿了一下，说。

“您是考牟林的‘私人实验员’吗？”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是大脑中央研究院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员。”

监察员向院长瞟了一眼。他觉得院长的眼角闪灼着恶意的微笑。

“好吧，”雷布尼克夫说。“最近三个月来你们研究了一些什么问题？”

“研究了中微子针刺法的问题。”

“请详细一点。”

“这里有一份报告，”高尔琴斯基有力地说。“一切材料都写在上面。”

“可是我仍然请您讲得详细一点，”监察员很镇静。

他们互相凝视了几分钟，而后实验员慢慢地眯缝起眼睛。

“好吧，”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可以讲得详细一点，我们研究了聚合起来的中微子束对大脑灰质和白质的作用，同时也研究了它对实验动物整个机体的影响……”

高尔琴斯基语调很低沉，毫无表情。

“在记录整个机体的病理变化和其它变化的同时，还测量了各种组织中的动作电流，差动减少率和曲线以及测定神经球朊和神经核蛋白的相对数量……”

监察员仰到沙发的靠背上，很高兴地想：“好，你给我等着……”院长仍然望着窗外，用指头敲着桌子。

“高尔琴斯基同志，请您讲一讲，您的手怎么了？”监察员突然问道。他喜欢进攻。

高尔琴斯基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上面到处是伤，结满了青紫色的伤疤。而后他的手活动了一下，似乎是想把手插到衣袋里去，可是他没有这样作，只是慢慢地握紧了他那硕大的拳头。

“在养猴笼子里被猴子抓了。”他含糊其词地说。

“您只是用动物进行实验的吗？”

“是的，我只是用动物进行实验的，”高尔琴斯基说，稍微把“我”字说得重些。

“两个月前考牟林怎么了？”监察员进一步问道。

高尔琴斯基耸了耸肩。

“我不记得。”

“我给您提示一下，当时考牟林割伤了手，那是怎么回事儿？”

“割伤就是割伤了呗！”高尔琴斯基粗暴地说。

“亚历山大·包利索维奇！”院长警告他说。

“请您去问问他自己好了。”高尔琴斯基说。

监察员那双明朗的大眼睛紧紧地眯缝起来。

“高尔琴斯基同志，您使我很感奇怪。”他安详地说。“您认为我想从您口里探出一些会不利于考牟林……或者不利于您和您的其他同志的材料吧。事实并不如此。问题在于我不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专家，我是光学幅射专家。事实不过如此而已。我没有权力凭自己的印象来判断问题。我担负这个工作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了解实际。可是您却在对我神经过敏地支吾搪塞……”

随之出现了一阵的沉默。院长忽然明白了这位镇静而又倔强的人的力量的所在。显然，高尔琴斯基也明白了这一点，因为他终于谁也不看地开口说道：

“您想了解一些什么呢？”

“中微子针刺法是怎么一回事儿？”监察员说。

“这是考牟林的发明，”高尔琴斯基无精打彩地讲道。“用中微子束照射大脑皮质的某些部位，就会增强机体对各种化学毒剂和生物毒剂的抵抗力。受疾病感染和中毒的狗在经过两三次中微子针刺以后就会痊愈。它的作用就同针灸疗法的作用相似。这种治疗方法便是由此而得名的，因为中微子束起着针的作用。当然，我所说的相以，仅仅是在形式上的……”

“具体的作法呢？”监察员问道。

“首先把动物的头颅剃光，在剃光的头皮上按上中微子吸盘……这是一些不大的用来聚合中微子束的装置。中微子束必需聚合到一定的灰质层中才起作用。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可是更复杂的是在大脑皮质上找到能引起使吞噬细胞作定向活动的部位或点。”

“很有意思，”监察员很真诚地说，“用这种方法能够治什么病呢？”

高尔琴斯基沉默了一会儿，答道：“能够治疗许多种疾病。考牟林认为中微子针刺法能激起机体中某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不是吞噬细胞的活动，也不是神经的兴奋，而是某种更加强有力的力量。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实验……他曾经经过，中微子针刺法能够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中毒、心脏病、恶性肿瘤……”

“癌？”

“是的，还有烧伤……至可以使丧失作用的器官复原。他说过，机体中的稳定力量是巨大的，而激起这些力量的关键在于大脑皮质。问题是如何在大脑皮质上找到针刺点。”

“中微子针刺法，”监察员慢慢念道，他好象在咀嚼这几个字的味道似的。接着他蓦地醒悟过来，“太好了，高尔琴斯基同志。我很感谢您。现在再请您费心一下，您是怎样发现考牟林的，据说您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

“是的，我第一个发现了他。我早晨来上班，发现考牟林……是躺在写字台后面的沙发上……”

“是在‘中微子室’里吗？”

“是的，是在安设中微子发生器的屋子里。他的脑袋上还安着一套中微子吸盘。发生器还在开着。当时我认为考牟林是死了。我急忙叫来了医生，就是这样。”

“您是否知道，当时考牟林在进行什么实验？”

“我不知道，”高尔琴斯基低声说，“我不知道。在考牟林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实验用的天秤和两盒火柴。一盒火柴倒在外面……”

“且慢，” 监察员回头看了看院长，又看了看高尔琴斯基。“火柴？火柴……这是干什么用的？”

“是火柴，” 高尔琴斯基重复说道，“火柴都堆在一起，还有一些火柴两根或三根地粘在一起。在天秤一端的秤盘上放着六根火柴。那里还有一张，上面写着一个数字。考牟林曾经称过火柴。这一点可以肯定，我曾检验过，和数字正相符合。”

“火柴，” 监察员低声说道。“他干么需要火柴，我很想了解……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没有？”

“没有，” 高尔琴斯基说。

“您的一些同事曾经讲过……” 监察员若有所思地揩了揩额角，“他曾经表演过一些魔术，……也是用火柴……显然，除了中微子刺法以外，考牟林一定还在研究一些别的问题。不过，是些什么问题呢？”

高尔琴斯基默不作声。

“他用自身实验不只作过一次了。他的头皮上简直到处都是你们那些吸盘的痕迹。” 监察员。

高尔琴斯基仍然默不作声。

“以前您从来发现过考牟林有迅速心算的能力吗？我是指在他给你们表演魔术以前？”

“没有，” 高尔琴斯基说。“没有发现过，从来也没发现过他有类似的才能。现在，我所知道的一切，您全都猜到了。是的，考牟林用自己作过实验，用自己实验过中微子针刺法。是的，他曾用剃刀割伤过自己的手……他想用自身试验一下中微子针治疗刀伤的效果，可是没有成功……在这同时他还背着大家研究另外的一个问题，也背着我。他究竟在研究什么我是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只是这个问题，也和中微子照射有联系。”

“除您之外是否还会有别的人能知道这一点呢？” 监察员问。

“不，不会有人知道。”

“这么说，您确实不知道在您不在场的时候考牟林作了些什么实验？”

“是的。”

“好吧，” 监察员说，“您可以走了。”

高尔琴斯基站起来，头也不抬地转身向门口走去。监察员望着他的后脑勺。在他的后脑勺上有白色的秃点，正如他最初发现的那样，不是一块，而是两块。

院长仍然望着窗外，一架不大的直升飞机低低地悬在广场的上空。机身闪着银光，轻轻地摇摆着，慢慢转了一圈，便降落下来。机舱的小门打开了，穿着灰色联合服的驾驶员从里面钻出来，敏捷地跳到柏油地上，接着便向研究院走来。他边走边吸着纸烟。院长认出，这是监察员的直升飞机。“大概是去加油了”院长心不在焉地想。

忽然监察员问道：

“中微子针刺法会不会引起精神病呢？”

“不会的，”院长回答说。“考牟林确信是不会的。”

监察员向沙发的靠背上一仰，开始凝视着灰色的天花板。

院长小声说：

“高尔琴斯基今天已经不能再工作了。您白白地浪费了他那么多时间……”

“不对，”监察员反说，“不是白白的，请原谅，列曼同志，您也很使我奇怪。依您来看，一个正常的人能有几块秃顶呢？还有他手上的那些伤痕……真地地道道是考牟林熏陶出来的好学生。”

“人们都是热爱自己工作的。”院长说。

监察员默默地把院长打量了几秒钟。

“他们对工作热爱得太不妥当了，”他说，“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列曼同志。而您对他们这些人的爱护也是不够的。我们是富足的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我们可以供给他们以任何机械，任何供实验用的动物，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干么你们这样轻率地乱用人作实验呢？”

“我……”

“您为什么不执行中央委员会四月的指示呢？您为什么不执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决呢？最后，这种混乱情况多久才能停止呢？”

“在我们研究院里这只不过是第一次事故而已。”院长气愤愤地说道。

监察员了摇头。

“在你们研究院里……可是在别的研究院里呢？在其它各个企业里呢？，考牟林事件是近半年来的第八次事故了。有的钻到自动火箭里，有的钻到自动探深器里，又有的钻到临界状态的反应器里……”他勉强地笑了笑。“他们企图找到真理，找到战胜大自然的捷径，因此牺牲了。这并不是偶然的。你们的考牟林已经是第八个了。难道这种情况能够容忍吗，列曼教授？”

院长固执地皱起眉头说：“这种情况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您可以回忆起某些医生曾把霍乱菌、鼠疫菌接种到自己身上的事情。”

“这对我来只是一些历史上的事情……您要记得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时代！”

接着出现了一阵沉默。傍晚来临了，办公室里离窗较远的角落已经出现透明的朦朦胧胧的暗影。

“可是，”忽然院长开口说，他没有望着谈话的对方，“我曾吩咐人打开了考牟林的保险柜。他们给我送来了他的工作笔记。我想您对它也会感兴趣的。”

“当然，”监察员说。

“不过，”院长笑了笑，“其中有许多许多……专门性的东西。我略微看了其中几部分，我怕您很难能看得懂。我今天先把它带回家去，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打算给您编写个提纲……”

监察员坦率地笑了。

“不过您不要对我抱着过大的期望。”院长立即提醒说。“这个中微子针……对任何人说来部是个晴天霹雳。任何人，甚至连想都想不到这一点。在这方面考林是世界上的首创先锋。因此，对这些问题我可能也搞不清楚。”

院长走去了。

考牟林的笔记或许会有些用处。监察员非常希望这些笔记能有些用处。他设想了一下当时考牟林的情形。在他那光光的秃头上按着一套中微子吸盘，他在称着粘在一起的几根火柴。不，这决不是什么针刺法。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研究项目。他背着同志们来进行这些可怕的实验，显然，他自己还不够自信。

“这是一个光荣的时代，美好的时代！他们已经是共产主义者的第四代了，都是一些勇敢的，不怕自我牺牲的人。可是他们仍然不知道自爱，相反，他们却一年比一年地更加敢于冒险，要想制止他们的冒险行为，还需作巨大的努力。人类不应该踏着这些优秀代表者的尸首前进，而应该利用强有力的机器和最精密的仪器来取得对大自然的统治，因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监察员在想着。他沉重地站起来，慢慢向门口走去。他的血气不足，年纪颇大，还有，他的腿脚也不灵便。

“旧伤复发。”他喃喃道，右腿紧随着左腿的步子。

第二天清晨，一直没能弄清楚考牟林得病的原因的医生们，忽然高兴地发现，患者考牟林的说活能力恢复了。正就在这一时刻，雷布尼克夫和列曼又坐在那张空无所有的大写字台的两旁。监察员的膝上放着那本拍纸簿，而院长面前放着一

迭纸张——记录、图表、图纸以及一些插图——这是安德列·安德列也维奇·考牟林的工作笔记。

院长的话讲得很快，有时甚至语无伦次。他用那双一夜没睡熬得发红的眼睛望着监察员，断断续续地说着。监察员仔细听着，于是这些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每一片段之间的联系，对他变得越来越清楚。下而便是他所了解到的。

考牟林研究用中微子束照射大脑并不是偶然的。第一是，在当时来用中微子束照射大脑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没有弄清楚。而“实用”密度的中微子束的创造方法还刚刚出现不久，因此，在制成中微子发生器之后，考牟林便立刻决定用它来实验。

第二是，考牟林对这些实验的期望很大。因为高能量的射线(核子、电子、 γ 射线)能破坏大脑蛋白的分子结构和核结构。它们能破坏大脑。它们除了能使机体发生病理变化之外，不能引起任何其它变化。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可是中微子却不同。考牟林认为，中微子的作用既不会损害大脑组织，也不会引起分子结构的改变。中微子将会在脑蛋白核中引起适度的兴奋，同时还可能会在脑髓中引起一种完全新的、在科学上还没发现过的矢量场。结果，考牟林的全部假定被完全证实了。

“我对这些笔记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完全的，”院长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对有些东西我简直不能够相信。因此，我所讲的只是一些主要的问题和一些能揭破那些魔术的秘密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从一开始用动物进行实验的时候起，考牟林便立刻产生了中微子针刺法这个念头。有一只实验用的猴子伤了一只爪子。在用了中微子针刺法之后，伤口收口和愈合的非常迅速。它肺上的一些结点——结核病的痕迹也同样迅速地消失了。这种结核病是猴子所常有的。

对中微子针刺法的研究进展得非常顺利。当时曾用各种不同的生物毒剂使几只狗中了毒。可是中微子针刺法很快就把它们治好了，当时拍摄的彩色照片证明，几乎全部毒剂都被它们一点一点地排泄了出来。考牟林针(高尔琴斯基这样称呼这种方法)治疗猴子结核病的效果要比最有效的抗生还要好上几十倍。

在这一阶段考牟林还没有更深入地研究过这种治疗方法，而仅仅证明了这种方法在原则上是能够实现的。因此，当时也就没有直接利用人进行实验。考牟林在他那著名的报告中曾提出过关于在人和动物的机体中存在着某种有益健康的潜在力量的假设。这些力量虽然至今科学界还不知道，但在用中微子针刺法所进行的实验中已经证明这种力量的存在。他详细地叙述了由动物实验过渡到人体实验的计划。这个计划极为慎重，考虑到了可能发生的各种错误，并规定要由一些最简单的和非常安全的中微子针刺，逐步过渡到较为复杂的互相配合的针刺。他计划吸收大批的医生，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参加这些实验。但是……

监察员的看法没有错。考牟林不仅仅在研究中微子针刺法。不久以后，他用中微子发生器所进行的实验证明，用中微子束照射大脑，能使这种机体内的有益健康力量大大增强。用来作过实验的动物有时表现出了一些奇怪的行为。高尔琴斯基仅仅看到动物的一些有趣儿而又令人莫解的恶作剧，可是这些令人莫解的恶作剧却使考牟林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小狗根卡忽然产生了一些新的爱好，它喜欢表演几个任何人都没教给它的杂质项目：用后腿走路，甚至会用前腿走路，会“打招呼”。一天，高尔琴斯基看见它正在作一个奇怪的表演。小狗坐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一点，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便微微抬起身来，汪汪地吠几声，而后就又坐下来。当时它已经不认识高尔琴斯基了，向他大声吠起来。

使考牟林感到惊奇的是狒狒克拉的一件事情。克拉在经过中微子照射之后立刻在实验室里同考牟林坐到一起，并温和地同他“交流”起来。突然间这只猴子好象受了电击一般，好象在屋角上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它可怕而又可怜地嚎叫起来，并开始向后退去。不论怎样抚慰，丝毫不起作用。克拉跑到对面的屋角上，缩成一团，两眼始终注视着那个无形的东西，不时地发出哀号，就这样蹲了整整一小时之久。而后便又恢复了正常。可是考牟林却怀着惊讶的心情发现，从那一天起，克拉每逢在实验室之前都要仔细地望望那个倒霉的角落。

又有一次，高尔琴斯基忽然跑到考牟林那里，连声喊道：“快点！快点！”便拖着他向养猴舍跑去。在猴舍的一个小屋里蹲着一只山魈(狒狒的一种)，它正在嚼着香蕉。不论在香蕉上，不论在山魈身上都没有任何令人奇怪的地方。可是看守人和高尔琴斯基却异口同声地硬说，他们亲眼看到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他们说，他们看到山魈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过一张小纸块。这张小纸块会不慌不忙地，但却执拗地沿着地板向它爬去。山魈向纸块伸出一只爪子，就在这个时候高尔琴斯基跑去找考牟林去了。看守人证实说，猴子把块吃到肚子里去了。不管怎样，他们在猴舍中始终没能找到那张纸块。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想使这个离奇的现象重演一遍，但是没有成功。

“关于这个问题考牟林写下了这样几句话，”院长说着把一张耗方格纸递给了监察员。

监察员念道：“这是群众的幻觉呢？还是一个新的发现呢？这个群众的幻觉既然又和刚做过实验不久的山魈有关，其中必有文章。利用这些野兽——猴子和狗是什么也了解不出来的，它们不会说话。需要亲身实验。”

从那时起考牟林便开始用自己进行实验。不久高尔琴斯基知道了这回事，他也立刻跟着自己的主任作起来。看来，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之间曾有过争论。结果高尔琴斯基答应不再继续用自己进行实验，而考牟林也答应只作些简单的，时间

不长而又安全的针刺。因此，高尔琴斯基只知道考牟林在做中微子针刺试验，不知道他背着人在试验另一个研究项目。

“很遗憾，”院长继续讲道，“在考牟林的笔记中，有关他那令人惊奇的实验结果的材料保存得太少了。他的笔记往后越来越不连贯，越不易懂。可以觉察出，考牟林常常找不到恰当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印象，因此，他所作的结论往往有失严整和完全。”

在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几页纸上，考牟林描述了他的一次实验之后所产生的哪种非凡的记忆力，他写道：“我只要对某个东西看上一眼，不论是转过脸去还是把眼闭上，那个东西的一切详细情况都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只要把某一页书略微一瞥，而后我就能根据印在我脑子里的‘影象’把它读出来。大概‘水浒传’中的几章和整个四位对数表从头至尾我将终生地记住了。真是巨大的潜力啊！”

在笔记中也可看到一些一般性的论断。“记忆，许多反射和习惯，”考牟林用有力的笔迹写道，仿佛他还有点犹豫似的，“都是有着一定物质基础的。这是起码知识，不过这个物质目前来讲我们还不很清楚。中微子束能透过这个基础，创造新的记忆，新的反射和新的习惯。也许这不是创造，而仅仅是间接地促使它们产生。根卡、克拉和我自己的情况便是如此。”

最后，在用回纹针别在一起的几页纸上，考牟林描写了他的一项最有趣儿而又最奇怪的发现。院长拿起这几页纸，把它举到头上。

“在这里面，”他很严肃地说，“有着您所发生的疑问的答案。这是某种类似提纲的东西或者是他未来的报告底稿。要读一下吗？”

“读一下吧，”监察员说道。

“想做某一个动作，如果不让肌肉运动，无论这个愿望如何迫切，也是不能实现的。神经系统只不过起着传递神经脉冲的作用。直到有了微小的放电，肌肉才会收缩。肌肉收缩能移动几十公斤的物体，能做出比神经脉冲的能量大很多的功。神经系统好比是火药库中的导火管，肌肉是火药，肌肉的收缩便是火药的爆炸。

“大家都知道：只要增强思维的过程，某些脑细胞中所出现的电磁场便会增强。这是生物电流。这是思维过程对物质发生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不是直接的。当我拿起积分学，大脑电场就随之增强，测量大脑电场的仪器的指针就会移动。这不是一个精神的发动机能是什么么呢？”

“我产生了能迅速计算的能力。我是怎样作的，我却说不出来。我只是计算而已。 $1919 \times 237 = 42,4703$ 。根据计秒表来看，我只在4秒内就能把它算出来。

这真是太妙了。电磁场会大大地增强，如果同时还存在其它的力场，它将会怎样呢？当这个力场加强了的时候，怎样控制它呢？

“成功了，一个钨的螺旋线圈，重量为 4.732 克，把它悬在真空中的尼龙线上，我只要用眼注视着它，它便会离开原来的位置倾斜 15 度以上……这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了。发生器的状态是……”

“我同高尔琴斯基谈过，”院长念完了一连串的数字之后，说道。“是在昨天的夜间谈过的。他说他曾看见过一个真空罩子，里面悬着一个螺旋线圈。后来这个仪器不见了，大概是被考牟林拆散了。”

“这是精神动力场，”院长继续念下去，“如果能加以适当地利用，它能大大增强；就象肌肉在有微小的放电时，立刻收缩，发出巨大的力量一样。这个精神动力场就相当于大脑的‘肌肉’。我能使螺旋线圈的位置偏移，就是这个精神动力场发生作用的结果。不过我不知道这是怎样造成的。这并不奇怪，比如说怎样才能使手臂弯曲这个问题，我相信谁也回答不出。人会这样想，我想使手臂弯曲，我就使它弯曲罢了。手臂的二头肌是一个很驯服的肌肉，要它怎样便怎样，这是因为它受到不断的训练。我必需教会这个大脑的‘肌肉’收缩，可是怎样去做呢？

“有趣儿的是利用精神动力场我一样东西也提不起来。我只能使它们移动。但是却不能随心所欲。火柴和纸片永远向右移动。金属向我跟前移动。火柴试验的情况最好……”

“精神动力场能穿过玻璃罩子发生作用，但不能穿过报纸发生作用。因为要想精神动力场对某个东西发生作用，我需要能看见它。空气(据我所了解)能在动力场的一个着力点中开始作涡流式的移动。我能使蜡烛熄灭……”

“我确信大脑的潜力是取之不尽的，问题是需要加以训练使它活化。将来总有一天，人的心算要胜过任何计算机，能够在几分的时间内读完整个图书馆中的书籍。”

“这样作会使人非常疲劳。脑袋和碎裂了一般。有时候我仅仅能在不断照射的情况下工作，当结束的时候，我遍身是汗。但愿不要过劳，今天我要研究火柴。”

考牟林的笔记到此结束了。

监察员一边坐着，一边眯缝起眼睛想道：“也许考牟林的发现将来会收到巨大的效果。但是，这毕竟还是将来的事，可是此刻考牟林却因此而躺在病院里了。”监察员开了眼睛，他的目光落在那张耗方格纸上。“……利用这些野兽——猴子和狗是什么也了解不出来的。需要亲身实验。”他念道。

“也许，考牟林的看法是对的吧？”监察员在想。

“不，考牟林错了。他犯了双重错误。首先他本来就不应该去冒这样的险，尤其是更不应单枪匹马地去冒这样的险，即便是在机器和动物都丝毫无济于事的情况下(监察员又看了看那张耗方格纸)，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权力去同死亡赌博。而考牟林的所作所为正是这样的赌博。还有，列曼教授，您也将不是研究院的院长了，因为您不懂得这一点，看来，您还在称颂赞美考牟林。我要告诉你！我们不允许您去冒险。在我们的时代里，您，您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任何最大的发现还要宝贵得多。”

想到这，监察员出声说道：

“我认为现在可以写调查报告了。不幸事件的原因已经清楚了。”

“是的，原因已经清楚了，”院长说。“考牟林由于想利用精神动力场的作用把六根火柴提起来，由于过分疲劳而昏厥了。”

院长陪着监察员一同走到广场。在直升飞机跟前，亚利山大·高尔琴斯基追上了他们。他的头发蓬乱，脸色阴郁。监察员已经同院长握了握手，正在向机舱里攀去。

他笨手笨脚地。“老伤口，”他咕哝说。

“考牟林的病况大有好转。”高尔琴斯基说道。

“我知道，”监察员说着，就坐了下来，很高兴自己终于轻松下来。驾驶员来了，急急忙忙登上自己的座位。

“您会写报告吗？”高尔琴斯基问。

“我会写一份报告的。”监察员回答。

“好吧……”高尔琴斯基伸长脖子看着检查员的眼睛，突然高音问道，“请告诉我，您是不是 68 年在库斯纳亚因为等不及机器的到来于是自己擅自放电的那个雷布尼克夫？”

“亚历山大·包利索维奇！”院长警告他说。

“您的腿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高尔琴斯基，别闹了！”

监察员一言不发，他靠在柔软的座位上，敲了敲驾驶室的门。

院长和高尔琴斯基站在广场上，仰头望着。这个银白色的大甲虫发出一阵轻微的鸣声，飞上了研究院十七层粉红色大楼的上空，转瞬之间便消逝在傍晚前的蔚蓝色的天空中。

翻译：吴运广 节译自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

文本：《知识就是力量》1956年06期、1956年07期，录入时略有修改

刘慈欣

刘慈欣(1963-), 中国科幻领衔人物。主要作品有“三体”系列、《全频段阻塞干扰》等。小说《带上她的眼睛》收入部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

处女作《鲸歌》发表于《科幻世界》1999 年 06 期。

鲸歌

沃纳大叔站在船头，望着大西洋平静的海面沉思着。他很少沉思，总是不用思考就知道怎样做，并不用思考就去做，现在看来事情确实变难了。

沃纳大叔完全不是媒体所描述的那种恶魔形象，而是一副圣诞老人的样子。除了那双犀利的眼睛外，他那圆胖的脸上总是露着甜蜜而豪爽的笑容。他从不亲自带武器，只是上衣口袋中装着一把精致的小刀，他用它既削水果又杀人，干这两件事时，他的脸上都露着种笑容。

沃纳大叔的这艘三千吨的豪华游艇上，除了他的八十名手下和两个皮肤黝黑的南美女郎外，还有二十五吨的高纯度海洛因，这是他在南美丛林中的提炼厂两年的产品。两个月前，哥伦比亚政府军包围了提炼厂，为了抢出这批货，他的弟弟和另外三十多个手下在枪战中身亡。他急需这批货换回的钱，他要再建一个提炼厂，这次可能建在波利维亚，甚至亚洲金三角，以使自己苦心经营了一生的毒品帝国维持下去。但直到现在，已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货一克都没能运进美国大陆。从海关进入根本不可能，自从中微子探测器发明以来，毒品是绝对藏不住的。一年前他们曾把海洛因铸在每块十几吨重的进口钢坯的中心，还是被轻而易举地查出来。后来，沃纳大叔想了一个很绝妙的办法：用一架轻型飞机，通常是便宜的赛斯纳型，载着大约五十公斤的货从迈阿密飞入，一过海岸，飞行员就身上绑着货跳伞。这样虽然损失了一架小飞机，但那五十公斤货还是有很大赚头。这曾经是一个似乎战无不胜的办法，但后来美国人建起了由卫星和地面雷达构成的庞大的空中监视系统，这系统甚至能发现并跟踪跳伞的飞行员，以至于大叔的那些英勇的小伙子们还没着地就发现警察在地面上等着他们。后来大叔又试着用小艇运货上岸，结果更糟：海岸警卫队的快艇全部装备着中微子探测器，只要从三千米之内对小艇扫描，就能发现它上面的毒品。沃纳大叔甚至想到了用微型潜艇，但美国人完善了冷战时期的水下监测网，潜艇在距海岸很远就被发现。

现在，沃纳大叔束手无策了，他恨科学家，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但从另一方面想，科学家也同样能帮助自己。于是，他让在美国读书的小儿子做这方面的努力，告诉他不要舍不得钱。今天上午，小沃纳从另一艘船上了游艇，告诉父亲他找到了要找的人，“他是个天才，爸爸，是我在加州理工认识的。”

沃纳的鼻子轻蔑地动了动，“哼，天才？你在加州理工已浪费了三年时间，并没有成为天才，天才真那么好找吗？”

“可他真是天才，爸爸！”

沃纳转身坐在游艇前甲板的一张躺椅上，掏出那把精致的小刀削着一个波萝。那两个南美女郎走过来在他肉乎乎的肩膀上按摩着。小沃纳领来的人一直远远站在船舷边看大海，这时走过来。他看上去惊人的瘦，脖子是一根细棍，细得很难

让人相信能支撑得住他那大得不成比例的头，这使他看起来多少有些异类的感觉。

“戴维。霍普金斯博士，海洋生物学家。”小沃纳介绍说。

“听说您能帮我们的忙，先生。”沃纳脸上带着他那圣诞老人的笑说。

“是的，我能帮您把货运上海岸。”霍普金斯脸上无表情地说。

“用什么？”沃纳懒洋洋地问。

“鲸。”霍普金斯简短地回答。这时小沃纳挥了一下手，他的两个人抬来一件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透明的小舱体，用类似透明塑料的某种材料做成，呈流线形，高一米，长两米，舱体的空间同小汽车里差不多大，里面有两个座位，座位前有带着一个微型屏幕的简单仪表盘，座位后面还有一定的空间，显然是为了放货用的。

“这个舱体能装两个人和约一吨的货。”霍普金斯说。

“那么这玩艺如何在水下走五百公路到达迈阿密海岸呢？”

“鲸把它含在嘴里。”

沃纳狂笑起来，他那由细尖变粗放的笑用来表达几乎所有的感情：高兴、愤怒、怀疑、绝望、恐惧、悲哀。……每次的大笑都一样，代表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妙极了孩子，那么我得付给那头鲸鱼多少钱，它才能按我们说的方向游到我们要去的地点呢？”

“鲸不是鱼，它是海洋哺乳动物。您只需把钱付给我，我已在那头鲸的大脑中安放了生物电极，在它的大脑中还有一台计算机接收外部信号，并把它翻译成鲸的脑电波信号，这样在外部可以控制鲸的一切活动，就用这个装置。”霍普金斯从口袋中拿出一个电视遥控器模样的东西。

沃纳更剧烈地狂笑起来，“哈哈哈哈……这孩子一定看过木偶奇遇记，哈哈……啊。……哈哈……”他笑得弯下了腰，喘不过气来，手里的菠萝掉在地上。

“……哈哈……那个木偶，哦，皮诺曹，同一个老头儿让一头大鱼吃到肚子里……哈哈……”

“爸爸，您听他说下去，他的办法真能行！”小沃纳请求道。

“……啊哈哈哈哈……皮诺曹和那个老头儿在鱼肚子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还在那里……哈哈哈哈……在那里点蜡烛……哈哈哈哈……”

沃纳突然止住了笑，他的狂笑消失之快，就象电灯关掉电源那样，可圣诞老人的微笑还留着。他问身后的一个女郎：“皮诺曹说谎后，怎么来着？”

“鼻子变了长了。”女郎回答说。

沃纳站起来，一手拿着削菠萝的小刀，一手托起霍普金斯的下巴，研究着他的鼻子，后者平静地看着他。“你们看他的鼻子在变长吗？”他微笑着问女郎们。

“在变长大叔！”她们中的一个娇滴滴地说，显然看别人的沃纳大叔手下倒霉是她们的一种乐趣。

“那我们帮帮他。”沃纳说着，他的儿子来不及阻拦，那把锋利的小刀就把霍普金斯的鼻子尖切下一块。血流了出来，但霍普金斯仍是那么平静，沃纳放开他的下巴后他仍垂手站在那儿任血向下流，仿佛鼻子不是长在他脑袋上。

“把这个天才放到这玩艺里面，扔到海里去。”沃纳轻轻地挥了一下手。当两个南美大汉把霍普金斯塞进透明小舱后，沃纳把那个遥控器拾起来，从小舱的门递给霍普金斯，就象圣诞老人递给孩子一个玩具那样亲切，“拿着，叫来你那宝贝鲸鱼，……”

哈哈。……“他又狂笑起来。当小舱在海中溅起高高的水花时，他收敛笑容，显出少有的严肃。

“你迟早得死在这上面。”他对儿子说。

透明小舱在海面上随波起伏，象一个汽泡那样脆弱而无助。

突然，游艇上的两个女郎惊叫起来，在距船舷二百多米处，海面涌起了一个巨大的水包，那水包以惊人的速度移动着，很快从正中分开化为两道巨浪，一条黑色的山脊在巨浪中出现了。

“这是一头蓝鲸，长四十八米，霍普金斯叫它波赛冬，希腊神话中海神的名字。”小沃纳伏在父亲耳边说。

山脊在距小舱几十米处消失了，接着它巨大的尾巴在海面竖立起来，象一面黑色的巨帆。很快，蓝鲸的巨头在小舱不远处出现，巨头张开大嘴，一下把小舱吞了进去，就象普通的鱼吃一块面包屑一样。然后，蓝鲸绕着游艇游了起来，那座生命的小山在海面庄严地移动，激起的巨浪冲击着游艇，发出轰轰的巨响。在这景象面前，即使象沃纳这样目空一切的人也感到了一种敬畏，那是人见到了神的感觉，这是大海神力的化身，是大自然神力的化身。蓝鲸绕着游艇游了一圈后，转向径直朝游艇冲来，它的巨头在船边伸出海面，船上的人清楚地看到它那粘着蚌壳的礁石般粗糙的皮肤，这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蓝鲸的巨大。接着蓝鲸张开了大嘴，把小舱吐了出来，小舱沿着一条几乎水平的线掠过船舷，滚落在甲板上。舱门打开，霍普金斯爬了出来，他鼻子上流出的血已把胸前的衣服湿了一片，但除此之外安然无恙。

“还不快叫医生来，没看到皮诺曹博士受伤了吗？！”沃纳大叫起来，好象霍普金斯的伤同他无关似的。

“我叫戴维。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庄严地说。

“我就叫你皮诺曹。”沃纳又露出他那圣诞老人的笑。

几个小时后，沃纳和霍普金斯钻进了透明小舱。装在防水袋中的一吨海洛因放在座位后面。沃纳决定亲自去，他需要冒险来激活他血管中已呆滞的血液，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刺激的一次旅行。小舱被游艇上的水手用缆绳轻轻放到海面上，然后游艇慢慢地驶离小舱。

小舱里的两个人立刻感到了海的颠波，小舱有二分之一露出水面，大西洋的落日照进舱里。霍普金斯按动遥控器上的几个键，召唤蓝鲸。他们听到远处海水低沉的搅动声，这声音越来越大，蓝鲸的大嘴出现在海面上，向他们压过来，小舱好象被飞速吸进一个黑洞中，光亮的空间迅速缩小，变成一条线，最后消失了，一切都陷入黑暗中，只听到卡地一声巨响，那是蓝鲸的巨牙合拢的撞击声。接着是一阵电梯下降时的失重感，表明蓝鲸在向深海潜去。

“妙极了皮诺曹，……哈哈……”沃纳在黑暗中又狂笑起来，表示或掩盖他的恐惧。

“我们点上蜡烛吧，先生。”霍普金斯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快乐自在，这是他的世界了。沃纳意识到了这点，恐惧又加深了一层。这时，小舱里一盏灯亮了起来，灯在小舱的顶部，发出蓝幽幽的冷光。

沃纳首先看到的是小舱外面的一排白色的柱子，那些柱子有一人多高，从底向头部渐渐变尖，上下交错组成了一道栅栏。他很快意识到这是蓝鲸的牙齿。小舱似乎放在一片柔软的泥沼上，那泥沼的表面还在不停地蠕动。上方象一个拱顶，可以看到一道道由巨大骨骼构成的拱梁。“泥沼地面”和上方的拱梁都向后倾斜，到达一个黑色的大洞口，那洞口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形状，沃纳又开始神经质地大笑了，他知道那洞口是蓝鲸的嗓子眼。周围飘着一层湿雾，在灯的蓝光下，他们仿佛置身于神话里的魔洞中。

小舱里的小屏幕上显示出一幅巴哈马群岛和迈阿密海区的海图，霍普金斯开始用遥控器“驾驶”蓝鲸，海图上一条航迹开始露头，它精确地指向迈阿密海岸沃纳要去的地方。“航程开始了，波塞冬的速度很快，我们五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霍普金斯说。

“我们在这里不会闷死吧？”沃纳尽量不显出他的担心。

“当然不会，我说过鲸是哺乳动物，它也呼吸氧气，我们周围有足够氧气，通过一个过滤装置我们就可以维持正常的呼吸。”

“皮诺曹，你真是个魔鬼！你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比如说，你怎样把控制电极和计算机放进这个家伙的脑子中？”

“一个人是做不到的。首先需要麻醉它，所用的麻醉剂有五百公斤。这是一个耗资几十亿元的军事科研项目，我曾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波赛冬是美国海军的财产，在冷战时期用来向华约国家的海岸输送间谍和特种部队。我还主持过一些别的项目，比如，在海豚或鲨鱼的大脑中埋入电极，然后在它们身上绑上炸弹，使它们变成可控制的鱼雷。我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可后来，国防预算削减了，他们就把我一脚踢出来。我在离开研究院的时候，把波赛冬也一起带走了。这些年来，我和它游遍了各个大洋……”

“那么，皮诺曹，你用你的波赛冬干现在这件事，有没有道德上的，嗯，困扰呢？当然你会觉得我谈道德很可笑，但我在南美的提炼厂里有很多化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常常有这种困扰。”

“我一点没有，先生。人类用这些天真的动物为他们肮脏的战争服务，这已经是最大的不道德了。我为国家和军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资格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既然社会不给，只好自己来拿。”

“哈哈哈哈……对，只好自己拿！哈哈哈……”沃纳笑着，突然止住，“听，这是什么声音？！”

“是波赛冬的喷水声，它在呼吸。小舱里装有一个灵敏的声纳，能放大外面的所有声音。听……”

一阵嗡嗡声，夹杂着水击声，由小变大，然后又变小，渐渐消失。

“这是一艘万吨级的油轮。”

突然，前面两排巨牙缓缓动了起来，海水汹涌地涌了进来，发出轰轰的巨响，小舱很快被浸在水中。霍普金斯按动一个按键，小屏幕上的海图消失了，代之以复杂的波形，这是蓝鲸的脑电波。“哦，波赛波发现了鱼群，它要吃饭了。”蓝鲸的嘴张开了一个大口，小舱面对着深海漆黑的无底深渊。突然，鱼群出现了，它们蜂拥着进入了大口，猛烈地冲撞着小舱，小舱中两个人面前，全是在灯光中闪着耀眼银光的鱼群，它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觉得这只是一个大珊瑚洞而已。卡地一声巨响，透过纷飞的鱼群，可隐约看到巨牙合拢了，但蓝鲸巨大的嘴唇还开着，这时响起一阵水流的尖啸声，鱼群突然倒退，退到巨牙的栅栏时被堵住，沃纳很快意识到这是鲸嘴里的海水在向外排，巨大的气压在把同鱼群一起冲入的海水压出去。他惊奇地看到，在鲸嘴产生的巨大压力下，水面垂直着从小舱边移过去。很快，鲸嘴里的海水排空了，吸入的鱼群变成乱蹦乱跳的一堆，堆在巨牙的栅栏前。小舱下的柔软的“地面”开始蠕动，这蠕动在“地面”上形成了一排排飞快移动的波状起伏，鱼堆随着这起伏向后移去。当沃纳？明白了这是在干什么时，恐惧使他从头冷到了脚。

“放心，波赛冬不会把我们咽下去的。”霍普金斯明白沃纳恐惧的原因，“他能识别出我们，就象您吃瓜子能识别出皮和仁一样。小舱对它进食会有一定的影

响，但它已习惯了。有时候鱼群很大，它在吃前可暂时把小舱吐出来。”

沃纳松了一口气，他还想狂笑，可已没有力气了。他呆呆地看着鱼堆慢慢地移过了纹丝不动的小舱，移向后面那黑暗的大洞，当二三吨重的那堆鱼在蓝鲸巨大的喉咙里消失时，响起了一阵山崩似的声音。

震惊使沃纳呆呆地沉默着，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霍普金斯突然推了推他：“听音乐吗？”说着他放大了声纳扬声器的音量。

沃纳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他不解地看着霍普金斯。

“这是波赛冬在唱歌，这是鲸歌。”

渐渐地，沃纳从这低沉的时断时续的轰鸣声中听出了某种节奏，甚至又听出了旋律……“它干什么，求偶吗？”

“不全是。海洋科学家们研究鲸歌有很长时间了，至今无法明了其含义。”

“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含义。”

“恰恰相反，含义太深了，深到人类无法理解。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音乐语言，但同时表达了许多人类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

鲸歌在响着，这是大海的灵魂在歌唱。鲸歌中，上古的闪电击打着的原始的海洋，生命如萤火在混沌的海水中闪现；鲸歌中，生命睁着好奇而畏惧的眼睛，用带着鳞片的脚，第一次从大海踏上火山还没熄灭的陆地；鲸歌中，恐龙帝国在寒冷中灭亡，时光飞逝，沧海桑田，智慧如小草，在冰川过后的初暖中萌生；鲸歌中，文明幽灵般出现在各个大陆，亚特兰蒂斯在闪光和巨响中沉入洋底……一次次海战，鲜血染红了大海；数不清的帝国诞生了，又灭亡了，一切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蓝鲸用它那古老得无法想象记忆唱着生命之歌，全然没有感觉到它含在嘴中的渺小的罪恶……

蓝鲸于午夜到达迈阿密海岸。以后的一切都惊人的顺利。为避免搁浅，蓝鲸在距海岸二百多米处停了下来。今夜月亮很好，沃纳和霍普金斯可清楚地看到岸上的棕榈树丛。接货的人有八个，都穿着轻便潜水服，很顺利地把这一吨货运到了岸上，并爽快地付了沃纳报出的最高价，还许诺以后有多少要多少。他们很惊奇这两个人和那个透明小舱能穿过严密的海上防线，甚至一开始不知他们是人是鬼(这时霍普金斯已操纵波赛冬远远游开了)。半小时后，接货的人已走远，霍普金斯唤回了蓝鲸，带着满满两手提箱美元现钞，他们踏上了归程。

“好极了皮诺曹！”沃纳兴高彩烈地说，“这次的收入全归你，以后的收入我们再按比例分成。你已经是一个千万富翁了皮诺曹！……哈哈……我们还要跑二十多趟才能把二十多吨的都出手。”

“可能用不了那么多趟，我觉得经过一些改进，我们一次可带二到三吨。”

“哈哈哈哈……好极了皮诺曹！”

在海下平静的航程中，沃纳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被霍普金斯推醒，他看看小屏幕上的海图和航迹，发现航程已走了三分之二，似乎没有什么异常。霍普金斯让他注意听，他听到了一艘海面航船的声音，在以前的航程中这已司空见惯，他不解地看看霍普金斯。但接着听下去，他知道事情不对：与以前不同，这次声音的大小没有变化。

那条船在跟着蓝鲸。

“多长时间了？”沃纳问。

“有半个小时了，这期间我变换了几次航向。”

“怎么会呢？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不会对一头鲸进行中微子扫描的。”

“扫描又怎样，鲸上现在并没有毒品。”

“而且，要想收拾我们，在迈阿密海岸最方便，为什么要等到这时？”沃纳迷惑不解地看看屏幕上的海图，他们已越过了佛罗里达海峡，现在接近古巴海岸。

“波塞冬要换气了，我们不得不浮上海面，只十几秒钟就行了。”霍普金斯拿起了遥控器，沃纳慢慢地点点头，霍普金斯按动遥控器，他们感到一阵超重，蓝鲸上浮了，很快，他们听到了一阵浪声，鲸在海面上上了。突然，声纳中传来了一声闷响，小舱里感觉到一阵振动。接着又一声同样的响声，这次蓝鲸的振动变得疯狂起来，小舱在鲸嘴里来回滚动，几次重重地撞在巨牙上，发出了一阵破裂声，两个人几乎被撞昏过去。

“那船向我们开炮了！”霍普金斯惊叫道。他用遥控器极力稳住了蓝鲸，然后发出了下潜的指令，但蓝鲸没有执行这个指令，仍在海面上无目标地狂奔。霍普金斯感到了一阵颤抖，那颤抖发自蓝鲸庞大的身躯，这是痛疼的颤抖。

“我们快出去，不然就晚了！”沃纳大叫。

霍普金斯发出了吐出小舱的指令，这次蓝鲸执行了，小舱从它的嘴里以惊人的速度冲了出去，并很快浮上了海面。朝阳已在大西洋上升起，阳光使他们一时迷起了双眼。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双脚浸在水中，刚才在鲸牙上的猛烈撞击已把小舱撞出了几个破口，海水涌了进来。整个小舱已严重变形，他们拼尽了全力也没能拉开舱门逃生。他们开始用一切可找到的东西堵口，甚至用上了手提箱中那一捆捆的钞票，但没有用，海水继续涌了进来，很快小舱中的水就有齐胸深了。在小舱下沉前的一刻，霍普金斯看到了那只船，那是一艘很大的船；他还看到了船头的那门形状奇怪的炮，看到了炮口火光一闪，看到了那发箭状的带绳子的炮弹击中了挣扎着的蓝鲸的脊背。

蓝鲸用最后的力气在海面翻起了巨浪，它的鲜血已使一大片海面变成了红

色……

小舱下沉了，在蓝鲸茫茫的红色的血雾中沉下去。

“我们死在谁手里？”当水已淹到下巴时，沃纳问。

“捕鲸船。”霍普金斯回答。

沃纳最后一次狂笑起来。

“国际公约早在五年前就全面禁止捕鲸了！这群狗娘养的！！”霍普金斯破口大骂。

沃纳继续狂笑着，“……哈哈哈哈……他们不讲道德……哈哈哈哈……

社会不给他们……哈哈哈哈……他们自己来拿……哈哈……自己来拿……

海水淹没了小舱中的一切，在残存的意识中，霍普金斯和沃纳听到了蓝鲸波塞冬又唱起了凝重的鲸歌，那生命最后的歌声穿透血色的海水，在大西洋中久久地回荡，回荡……

(完)

1998.08.23 于娘子关

(本文发表于《科幻世界》99.6)

文本：『乌拉科幻小说网』方舟计划存档

王晋康

王晋康(1948-), 中国主流科幻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十字》《与吾同在》《逃出母宇宙》等。作品风格沉郁苍凉。

首次发表和出版作品是《亚当回归》，发表在《科幻世界》1993 年 05 期。

亚当回归

“地球通讯社 2 月 30 日电；在全体地球人翘首盼望 202 年之后，第一艘星际飞船《夸父号》已于昨日即公元 2253 年 2 月 29 日回归地球。地球人委员会已决定，授予机长王亚当以‘人类英雄’的称号。”

七天后地通社播发一篇专栏文章，作者雪丽小姐，新智人编号 34R-64305。

“夸父号星际飞船于 2050 年 11 月 24 日发射，目的是探索十光年外的 RX 星系的类地文明。飞船为等离子驱动，历经 202 年又 3 个月后返回地球，乘员在途中采用超低温冷冻的方法暂时中止生命。飞船上原有四名乘客，其中三名不幸逝世，埋骨于洪荒之地。地球人委员会已追认他们为人类英雄，愿他们在茫茫宇宙中安息。

“近代科学揭示，若人脑冷冻期超过临界值(70~80 年)，则其人解冻后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个心理崩溃期。可惜 200 年前人类尚未认识这一规律，未能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因而在 RX 星系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造成三名乘员的非正常死亡。

“机上原科学顾问王亚当博士却以其卓绝的意志力和智力，艰难地挣出这道心理迷谷。他接任机长职务，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单枪匹马地把飞船驶回地球。对于他的功绩，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溢美。

“至于这次星际探索的结论则早已众所周知。非常遗憾，距地球至少十光年的范围内，肯定不存在任何类地生命。也许地球人是茫茫宇宙中仅有的一朵璀璨的生命之花，是造物主妙手偶成不可再得的佳作。这使我们在骄傲之余不免感到孤单。”

早上七点钟，王亚当努力睁开眼睛。他已经回到地球九天了，仍感到浑身乏力，心神恍惚，他知道这是一百年冷冻的后遗症。在 RX 星球上出现过更严重的痴迷状态，那时他们简直是麻木地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却象野兽怕火一样逃避思维和行动。后来是什么终于唤醒了他？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灵魂深处隐隐有回荡 5000 年的钟声……这次，这种痴迷状态又出现了。不过，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再加上雪丽小姐的心理训练，他差不多已经从这道心理迷谷中爬出来。

他想起登机前的另一位心理训练老师，一位美貌的日本女子美惠子小姐。她的话语和热吻都是不久前的事，天哪，怎么可能已经跨越了 200 年？伊人何在？

“进入冷冻期对于你们只是一场梦。”美惠子小姐曾谆谆告诫，“一觉醒来，你们已到达 10 光年外的陌生世界，不过这次不会在心理上造成太大的冲击，因为 RX 星球上不会有任何时间参照物，你们只会感到空间差而觉察不到时间差。等到第二觉醒来，你们将回到地球但却是 200 年后的陌生地球，这必将使你们

受到强烈的心理震撼。你们的所有亲人都已作古，包括你面前这位红颜女子也将变成一堆白骨。”她黯然看了王亚当一眼，“至于 200 年后的社会、还有人类本身会如何变化，是难以真切预测的。你们会象几位未开化的俾格米人闯进 2050 年那样，惶惑地面对 2250 年。”

逝者如斯夫……亚当默默地注视房间，他下榻在北京长城饭店，屋内设施一如往日。雪丽小姐告诉他，只有全球几家最著名的五星级饭店才保持几百年前的旧貌，也坚持不用机器人侍者。“人的怀旧心理是不可理喻的，不是吗？在 200 年前的核能时代，你们不也是在酒店里挂着兽头，点着蜡烛？”雪丽小姐用完美的汉语说道，她的笑容象蒙娜丽莎一样神秘。

他按响电铃，一个穿红色侍者服的老人推着餐车无声无息地走进来，把一份儿熟悉的中国式早餐摆在他面前。老侍者满头银发，面容慈祥，举止大度。这几天，王亚当一直在好奇地观察着他，总觉得老人身上有一种只可意会的帝王般的尊严。

老人推着餐车出门时，正好雪丽进来，她侧身退回去，老人点点头走了，雪丽目送他离开。亚当在她目光中也读到了隐而不露的尊敬，他与雪丽已经熟不拘礼了，就把这种看法告诉她。她微微一笑：

“很高兴你已经恢复固有的洞察力，”她略一沉吟，“你的观察完全正确。这位老人不是普通的侍者，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叫钱人杰，是地球科学委员会终身名誉主席，三届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新智人时代的到来多半得之于老人之赐。不过，请你务必用对待普通侍者的态度同他交往，这才是对他真正的尊敬。至于他的详细情况，明天我再告诉你。”

照例，雪丽要到室内游泳池裸泳片刻。她袅袅婷婷走过来，用毛巾擦干金发，斜倚在亚当对面的长沙发上。与往日不同，今天她用一块雪白的毛巾盖住隐处，这块毛巾反倒唤起了亚当的饥渴，一股火焰从小腹处升起。他以中国人的节制力，勉强抑止了拥抱她的愿望。

这一切逃不脱雪丽的目光，“心理全面复苏的重要标志，性心理已经复苏。”她想。

“亚当博士，今天是最后一天心理训练，我们随便聊聊好吗？”

“好的。”

“问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叫亚当？你是否准备在 200 年后返回地球时，面对一个蒙昧的世界？”

亚当心头掠过一阵苍凉，用同样的玩笑口吻回答：“不，我只料到我会变成未吃智慧果前的蒙昧的亚当，赤身裸体回到伊甸园，受耶和华庇护。”

雪丽撩人的一笑：“第二个问题，电脑资料显示你没有结婚。那么你有情人吗？她漂亮吗？”

“有，是我另一位心理导师。”他不禁想起那位贞静娴淑、但在床上又热情如火的女子。他们相爱很深。自然，他们从不言嫁娶之事，因为登机的那一天，便是生离死别的日子，他们只有用疯狂的作爱来驱散这种感伤。“她……非常漂亮。”

“那么我美吗？”

王亚当用目光刷过她的身体，不，她甚至不能称作美貌，应该说是完美。她的风度象服装名模一样冷艳，金色长发柔软飘逸，目光清澈，乳房挺立，皮肤如象牙般白润。还有浑圆的臀部和膝盖，小巧玲珑的双足，无一不是古往今来的雕塑家们梦寐以求的完美。她甚至过于完美了，让人觉得不真实。真见鬼，他想，尽管雪丽小姐一直在恰如其分地表达一个妙龄女子对人类英雄的仰慕，为什么在潜意识中，他对雪丽小姐常有一种仰视的感觉呢？”

雪丽小姐用光滑的手臂攀住他的脖子，他低下头把热吻印在她的嘴唇和乳峰上。柔软的肉感和美惠子一样醉人，只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他想起第一次吻美惠子时，那位女子浑身如电击一样颤栗。而雪丽小姐则大度而平静，更象母亲亲抚自己的儿子。

午饭时，老侍者照例沉默地走进来，摆好饭菜。知道了老人的真正身份，王亚当很难心安理得地接受老人的服务，不过想起雪丽的谆谆告诫，他尽量克制自己不使感情外露。

老人推着餐车出门时，投过来奇怪的一瞥。亚当敏锐地对此作出反应，在青花瓷碗下发现一张纸条：

“你愿意同一位老人谈谈吗？请单独到北京自然博物馆恐龙陈列室，下午5点。”

自然博物馆仍保持着旧日风貌，高大的恐龙骨架默然肃立，追思着它们作为地球之尊时的盛世。老人坐在一张木制长椅上沉思着，目光睿智而平静，超越了时空，连亚当的到来也没惊扰他。

他示意王亚当坐下。“你是中国人吧，”他缓缓地说，“我也是中国人。不是指血统，我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中国血统；也不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国籍，我出生时国界已经消亡了。在孩提时代，我从曾祖父那儿接受了一套过时的儒家道德，九十年来，它一直在冥冥中控制着我。那些操守如一、刚直不阿的中国士大夫，象屈原、苏武、岳飞、张巡、文天祥、史可法、方孝儒等，一直是我的楷模。尽管他们的奋争不一定能改变历史，甚至显得迂腐可笑……当然，我邀你来不是为了回顾历史。离开地球前，我想你一定看过一些二三流的科幻影片吧，比如机器人

占领地球之类的悲剧。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你肯定认为这些幻想浅薄而荒谬。那么，我告诉你，”

王亚当本能地感到恐惧，类似于进入超低温速冻时的感觉，冰冷麻木感从四肢末梢迅速向大脑逼近，老人的声音变得十分遥远：“这种悲剧实际上已经发生，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就是你面前这位罪孽沉重的老人。”

很久，王亚当才从震惊中清醒，他迷茫地注视着老人平静又苦涩的表情。他直觉到老人的话是真实的，这些话唤醒了几天来他潜意识中的不安：对他不露痕迹的隔离；雪丽小姐过于完美的身体--400 型带性程序的机器人？……

老人显然熟知他的心理过程。“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情形，”他说，“雪丽小姐的雪肤花貌下没有任何集成线路之类的东西。她完全是人类的身体，虽然也采用体外受精，DAN 修补的改良方法--可惜，仅仅是人类的身体。”

“这要从三十五年前说起。我领导的一个小组试制成功了生物元件电脑，其材料与入脑互容。第一代产品的综合智力即达到标准入脑的 100 倍，我们用 2BEL 级表示。体积很小，可以用一次十分钟的手术植入入脑，植入后经过短时期的并网运行，人就会习惯它，就象人们感不到左脑和右脑的差别一样--或者说，它很快熟悉自己的寄生载体并能指挥自如，似乎更为恰当。”他苦笑着说。

“公元 2018 年 10 月 13 日，我们作了第一例手术，称之为第二智能输入术。为了稳妥，被植入者是一名白痴。手术获得完全成功，直到现在，我仍能感受到成功带来的狂喜。愚蠢的喜悦啊！”：

老人摇摇头，接着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白痴以其卓绝的第二智能开辟了新时代，历史书上已命名为‘新智人时代’，宣告了旧时代即自然人时代的结束。而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智人之父。

“要知道，在自然人时代，人类改变世界时，其主体，即人脑的物质基础，是进展极微的，这就注定外部世界的变化只能以算术级数进行。而新智人时代中，其主体即人脑中的第二智能也在飞速发展，主客体相互震荡，波峰迭加，世界就以阶乘速率进展。35 年来的变化是原人类难以想象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你面前这位老人。坦率地讲，他曾是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素以自己远超常人的智力自负。今天呢，他的智力已经根本不能接受科学的新发展了，就象猿猴的脑子不能理解微积分一样。所以我坚决辞去地球科学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来这儿作侍者，这样多少可以满足痴呆老人的可怜的自尊心。”

老人停顿下来，让王亚当来得及咀嚼一番。他凝望着恐龙，稍顷，用目光向王亚当探询：可以继续吗？王亚当点点头。

“现在第二智能已发展到 13BEL 级了，即人脑的 10¹³ 倍，一个不祥的数

字。入脑与之相比，不仅信息存储、快速计算等能力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人类素常自负的创造性思维、直觉、网络互补能力也瞠乎其后。第二智能唯一缺乏的是感情程序，包括性程序。然而非不能也，新智能人只是更愿意在这方面保持自然人原貌，就象二十世纪的人们喜爱土风舞一样。

“尽管长期以来也一直在用种种方法改变自然人本身，并取得很大进展---你当然注意到雪丽小姐近乎完美的躯体，但其进展相对是很慢的。你可以想象，如此强大而日新月异的第二智能同柔弱停滞的自然入脑共存是什么局面。可以说，机器人借助于人体，在入脑的协助下，已经占领了地球，而我们象愚蠢的螟蛉一样，在自己身体上孵出果赢的生命。”

老人的痛苦、自责和无能为力的愤怒，经过三十年的冷冻，已经不那麼灼人了，不过亚当仍然能感受到它的沉重。

“其实，早在植入成功之前我就清楚的看到这种危险。”老人苦涩地说，“老实说，如果我能相信我的死亡可以中止这个进程，我会毫不犹豫地烧毁全部资料，开枪打碎这过于聪明的头颅。可惜我知道，即使我死了，或迟或早总会有另一个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我能作的是尽力为人类挖几道坚固的屏障。你知道著名的‘第二智能三戒律’吗？那是我起草的，在第一例植入术的当天即由地球人委员会通过。”

老人以平缓的语调背诵了《在人体内植入第二智能三戒律》：

1·任何第二智能的被植入者必须年满 15 岁，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签字确认本人自愿植入第二智能，并由至少一位处于自然人状态下的完全清醒的成年直系亲属副签；

2·植入人体的第二智能必须具备这样的功能：在运行十年后应能自动关机，使其载体处于完全的自然人状态，并保持该状态至少 100 天以上。第二智能是否重新启动应由被植入者自行决定；

3·自然人和植入第二智能的新智人有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可以通婚，但受孕时双方必须同时处于自然人状态。

“我想通过这三条戒律，至少保持自然人不致于被强迫成为新智人，保证他们植入第二智能后有回归自然人的自由，并使新智人在法律上永远是自然人的后裔。应该说，新智人以机器的精确，严格得近乎苛刻地执行了三戒律。单是有关‘完全清醒的自然人状态’的判断，其法律条文的信息容量就相等于几十套大英百科全书。如果不得不同新智人对簿公堂，我们也只能延请新智人律师才能胜任！”

两人相对苦笑。王亚当想插问一句，欲言又止。老人继续说：

“你大概想问，这些戒律是否确实对自然人起了保障作用？没有。因为自第

一例植入术以来，几乎没有人不愿植入第二智能，没有一个人在百日回归之后不愿启动第二智能，人类已经象迷恋毒品一样不可自拔，三戒律也就成为空设。现在，世界上残余的自然人不过百名，他们全是我的同事，是当年一流的物理学家、科学学家、生物学家、未来学家，只有这些人的卓绝的自然智力和对世界深刻的洞察力，才能预见到第二智能对人类的致命危险。顺便说一句，这一百人中华裔占了半数，大概民族性使然吧。他们目前难堪的境遇也大致同我相似。”

老人疲乏了，沉默下来。波涛后留下寂静的海滩，海滩上是历史大潮抛下的子遗物，只有恐龙的骨架同情地陪伴他们。亚当凝思无语，心灵深处，那种回荡5000年的钟声仍在响，缓慢、遥远，但却执着苍劲，他挽着老人的手臂，低声说：

“中国有句古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老人家，你有什么托付请讲吧。”

“不，我没有什么好讲的。”老人苍凉地说，“我不相信一个人能改变历史，更不相信自然人的智力能与新智人抗衡。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老了，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年轻的自然人。我把这一切告诉你，你好自为之吧。”

整整一天一夜，亚当把自己关进屋里，脑海中一片惊涛骇浪。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无望，那无异于一只猩猩向人类挑战。不过，他不能退却。在RX星球的荒漠上他真正感受到作为万物之灵的光荣，人类绝不能受机器人的奴役。甚至对雪丽小姐，他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有责任把这样美丽的胴体从机器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用什么方法？也许老人已经暗示，只有在获得第二智能后再去对付新智人，这种近乎卑鄙的方法恐怕是老人们不愿为之的，而他至少不缺乏必要的权变。但是天哪，他怎样才能作到这一点而不致引起新智人的怀疑？也许他计划周密的行动，在雪丽小姐的眼里只是象偷吃黄油后舔嘴唇的猫儿那样笨拙？

晚上，雪丽小姐翩然而来，照例裸泳之后躺在长沙发上。她笑容灿烂，拉过亚当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脯上：

“已经十天了，你是否面对我的身体一直无动于衷？那我可太伤心了！即使你是以死板闻名的中国人。”她揶揄地说，“来，让我吻吻你。但愿一个美貌的姑娘的亲吻是一帖有效的镇静剂，因为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料想不到的事情。”

她感觉到亚当的身体有刹那间的僵硬，仍不动声色的讲下去：“昨天我答应过，告诉你那位老人的详情……”

她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新智人的历史，对王亚当复杂的心理过程装做视而不见。她说：“我们不会让人类英雄仍处于蒙昧状态。地球人委员会已决定为你植入最新的13BEL级的第二智能，你可以在瞬间获得到今天为止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当然，根据三戒律，首先要看你是否自愿，希望你充分考虑后再回答。”

王亚当绝对想不到，事情的发展如此顺利。他尽力控制住感情庄重地说：“太突然了，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一定充分考虑。不过我想我一定会同意。”

雪丽小姐把他揽进怀里。“问题是三戒律的制定者没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你的所有直系亲属都已作古，当然……除了妻子。”她低声说，“你能接受一个崇拜者的爱情吗？”

王亚当紧紧拥抱她，心情十分复杂：对这位美貌女子的爱恋，对她头脑中第二智能的畏惧，让爱情为阴谋服务的内疚……这一切都被欲火暂时烧毁了，他揭开雪丽身上的毛巾。

“啊，不！”雪丽笑着捉住他的手，“请等一下，马上到零点了。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我想与你共享。”

她披上毛巾，按一下电铃，老侍者无声无息地走进来，把一盒生日蛋糕放到桌上。他和王亚当不动声色地对望一眼，悄然退出。

雪丽小姐正专心地用火柴点燃蜡烛，鲜艳的蜡烛花周围是 25 根小蜡烛，中央是一根硕大的红蜡烛。“你的 25 岁生日？”亚当问。

她正点燃最大的那根，笑着摇摇头：“不仅如此。”

亚当从她的目光里看到紧张的期待，这一瞬间，他才真正承认雪丽小姐是个女人。他突然大悟：

“你的回归日！”

时钟正敲响 12 点。她的目光忽然一阵迷茫，象是一道闪电瞬间击碎她的意识，片刻之后，目光又逐渐澄清。她吁一口气，微笑着用英语说：

“请不要用汉语，从现在起我只能用 15 岁以前的母语了。不错，这是我的第一个回归日，我现在也是一个自然人，同你一样。”

王亚当在刹那间很难理清自己的思绪。雪丽小姐在 100 天内不会有第二智能了，自己不必对她的“第三只眼睛”心存疑惧，从现在起她是一个在智力上和自己平等的真正女人。他激动的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

一阵狂风暴雨之后，雪丽安静地偎在他的胸膛上，亚当心体舒泰，轻声问：“你感觉怎么样？”雪丽茫然抬起头，亚当笑了，改用英语说：

“你们在植入前有什么感觉？害怕吗？”

“恰恰相反。我们急切地盼望这一天，只有在植入后，当我们瞬间获得如此沉重的知识后，才感觉到心灵的重负，所以我们非常理解那些老科学家拒绝植入第二智能的固执。”

王亚当沉吟片刻，小心地问：“那么，是否有人愿意恢复自然人状态？”

雪丽活泼地回答：“当然了！那个人不想无忧无虑地乐一阵子呢。不过，如果永远做一个傻 BABY，那就太幼稚，太不负责了。”

王亚当沉默了，他抚摸着雪丽光滑的脊梁，望着天花板。过一会儿，他轻声笑道：

“还要问几个傻问题。毕竟这是我生死攸关的大事，我又是 200 年前的自然人，智力低下是情有可原的，对不？”

雪丽在他耳边笑着：“不要忘了我现在也是自然人，200 年来自然人脑并无显著的变化，不必过分谦虚。”

“你们难道不担心，比如说，某一天所有的第二智能都被输入一个程序，使人类服从于某一个狂人？”

“地球人委员会对此有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与之相比，自然人保护核按钮的程序不值一提。即使如此，历史上也没有哪个狂人能引发核大战呀。”

“但你们要对付的对手也不同。”

雪丽安详的说：“即使河水中有一湾回流又有什么关系？自然人实际上也能被输入程序呀。比如文化革命的狂热，就在一段时期内输入到甚至多数人的头脑中。”

亚当再度沉默了。

凌晨四点，雪丽知道这是计算机选择的最佳受孕时刻。“来吧，”她悄声说，“我要为你生一个最聪明的孩子。”

这一瞬间浮现在亚当脑中的是三戒律第三款：

“受孕时夫妻双方必须处于自然人状态。”这使他的欢乐多少打了折扣。

50 天后。亚当夫妻签署了如下的文件：

“王亚当，30 岁，已婚。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确认，我自愿输入第二智能。

“雪丽，女，25 岁，新智人编号 34R-64305，系王亚当合法妻子。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确认，同意我丈夫植入第二智能。”

文件的副文是大法院关于两人清醒状态及自然人状态的认可证书，长达 103 页，证书编号 46S-27853。

离开长城饭店前往医院时，亚当瞥见老侍者远远地目送他，神色悲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想，一场胜负未卜的搏斗至此开始了。

十年后，

这一天，各报以通栏标题报道地球科学委员会终身名誉主席钱人杰博士逝世的消息，普通人多数人反应平淡，他们把这条消息储存于体内二级检索信息库中。

王亚当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夜空，从 270 层楼上鸟瞰，好象置身于星际，他感到孤单。儿子让雪丽接走了，她正处于第二个回归期，一般来说，在回归期内的母性本能要强烈得多。

后来他才知道，他与雪丽的婚姻是计算机精心选定的，这个选择很成功，他们生下一个神童，其自然智力的智商高达 220，健康指数 95，都创造了新记录。

至于婚姻本身则早已破裂，对破裂原因，亚当总是淡淡地说：“我比她早出生了 207 年。207 年的代沟自然较深了。”

亚当的第一个回归期马上就要结束，在这 100 天中，平时忽略的一些思绪和感情都复苏了。这并不奇怪，这是一种心理上短暂的“返祖”现象，为此他写过不少有影响的专著。但钱博士逝世以后，这种感情回潮越来越强烈，几至于把他淹没。他自嘲地想这只能归结于他作过三十年中国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的回音太强了。

墙壁上，钱博士和美慧子的巨幅照片平静凝视着。桌上放着一本线装“汉书”，这 100 天中他常常阅读这本书，尤其是苏武传。

十年前，他植入第二智能。他的感觉就象一下子扯掉蒙面的黑布，看到世界的真相，尽管真相有些残酷。他明白了，他和钱博士兢兢业业的努力，实际上完全是按照新智人的设计--所谓“亚当回归”计划进行，就象两只蜜蜂被蜜糖引进迷宫--具体洒蜂蜜的就是雪丽小姐。但在察觉上当的同时，他也理解了新智人的苦心，他明白拒绝植入先进的第二智能是何等幼稚可笑。自然人消灭了猿人，新智人消灭了自然人，这是不可违抗的。他和钱博士的所作所为，就象世界上最后两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

他现身说法，顺利地说服残余的自然人，特别是那些执拗的中国血统的老人，为他们植入第二智能--只有一个人除外。钱博士极度的固执使他啼笑皆非。他很可怜老人。

但回归期间，意识上不知怎么有些错格。他象李陵不敢正视苏武一样，对老人怀着歉疚，他能充分理解李陵不得不归属异类的五内俱焚的心情。他看了李陵报苏武书，很感慨即使李陵已死心塌地归属匈奴，他这篇喋喋不休的辩解书仍是为他的故族而发……如今钱博士已经死了，他也象李陵送别苏武一样，失去最后一个可以听自己辩解的同类，即使那人肯定不会原谅他。

电话铃响了，是雪丽打来的。

“亚当，明天我把儿子送来。”

“好的”。

“孩子过得很愉快，真舍不得送走。”

“是吗？”

雪丽沉吟片刻：“你的回归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吧。亚当，我有一个建议你是否考虑一下，我们可否把回归期都延长一些，当我们都作为自然人时也许能重温旧情。”

亚当沉吟一会儿。他知道重温旧情是不可能的，雪丽这种难得的温情不过是回归期间的感情回潮。他彬彬有礼地说：

“很感谢你的建议，我最近很忙，一个月后我们再进一步商谈，好吗？再见。”

你在回归期间积聚的荷尔蒙能不能保持一月之久？他有点刻薄地想。这时，儿子的声音在电话里传过来：

“爸爸，我想钱爷爷 …” 话语中带着哭声。亚当想安慰儿子，但他自己也哽住了。静默片刻后，他挂上电话，为报纸赶写一篇纪念文章。

第二天报上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是地球科学委员会本年度主席王亚当：

地球上最后一位自然人与世长辞了，终年 104 岁。他在最后的十年中一直与我、我儿子生活在一个中国式的小家庭中，他的去世又恰逢我的一个回归期，因此我的悼念有双重含义，是儿子对父亲、自然人对自然人的悼念。

我曾是他的抵制派的坚定成员，不惜牺牲自己，以骗取第二智能的方法试图恢复自然人的时代。由于这样的阴差阳错，我才没有落后于时代。

钱博士则始终抵制第二智能，就象满清时代的中国人抵制铁路一样。钱博士始终自认是中国人，其实，历史上中国人不乏大度开明的态度。在几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他们着眼于文化之大同，不计较血统之小异。新智人与自然人之异同不正与此类似吗？

我并不敢评判钱老前辈，他是一代科学之父，新智人之祖。他孤身一人坚持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这种节操使我们钦服。值得欣慰的是，晚年的钱先生已承认现实，在心境怡和与天伦之乐中安度余生。自始至终，他保持着敏锐的自然智力，保持着令人不敢仰视的尊严。我多么希望在 9 年的共同生活中，我儿子身上会烙下他祖父的印记。

世界太复杂了，越是深入了解世界，越是对造物主心怀疑惧。谁敢自封为历史的评判者？也许一个孩子能看到大人不能自视的后背，也许低等智能中一个佼佼者的直觉能胜过高等智能复杂而详尽的推理判断。不管怎么说，至少我们新智

人已丧失了很多自然人的生趣，多了一些机器的特性。我们不得不尊重计算机的选择去向某位姑娘求爱，我们在男欢女爱的同时，清醒地了解荷尔蒙与激情的数量关系--这实在是过于痛苦的清醒。我们在科学上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入智能的 BEL 级别，以及输入知识的结构类型，就象吃蜂王浆的工蜂会变成蜂王，这无疑是一种新的不公正……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将沿着造物主划定之路不可逆转地前进，不管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与恐龙不同的是，人类将始终头脑清醒地寻找路标，拂去灰尘，辨认字迹，然后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归宿。

20 分钟后，我将启动第二智能。届时，今晚这些暂时的心理迷乱和无用的感伤会烟消云散。谨以此文表示真诚的哀悼，愿科学之父的灵魂在天安息。

文本：『乌拉科幻小说网』方舟计划存档